



「大地的女兒」

史沫特列著  
林宜生譯

# 大 地 的 兒 女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初版

———一五〇〇

每册實價大洋壹元伍角

著者 史沫特列女士

譯者 林 宜 生

發行者 湖 風 書 局

上海七浦路七三四號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 序

史沫特列女士，是一個完全未受宗教勢力與道德觀念薰陶的野女子。紳士階級所稱頌讚歎的許多傳統思想與吃人禮教……史女士不幸——也可說是幸——竟不曾得着接受的機會。她真是個純潔質樸無法無天的野女子，但是她所經歷寄托的卻是一個金錢奴隸萬物人類自相殘殺的萬惡社會。這部「大地的女兒」，便是史女士從勞苦無告的家庭裏出來與饑寒法律禮教和其他一切黑暗勢力奮鬥的歷史，也可說是史女士半生的自傳。

女子在人類史上，自始便是屈服於男子統治之下的弱者。文明的進步，僅僅將野蠻時代的鎖鍊桎梏，換成表面似較美觀實際卻更殘酷的束縛——禮教與制度。男尊女卑的社會制度，和

男女不平的道德標準，不僅在老大的東方古國視為當然，便在號稱進步的歐美也至今存在。私產制度和貞操觀念，便是男子壓服女子的兩塊大石頭。幾千年來中外古今的女子屈伏蹂躪於男子鐵蹄之下，冤沉海底，永無翻身之日，都是這兩塊大石頭作祟。這兩塊石頭不拿去，女子的真正解放永不會實現，男女也永遠不能平等。許多提倡女權運動者：不從根本上謀剷除女子解放的障礙，只知道要求女子參政與女子承受遺產的權利。試問在一個男子可以無所不為，女子卻要從一而終，男子主持財產，女子終身依賴的社會裏，女子縱然得到參政權，除了少數人有做官的機會而外，女子縱然得到承受遺產權，除了少數人有分贓的機會而外，於大多數的婦女——尤其是勞動無產的婦女——有什麼利益？我絕對不願意看輕女子參政權和女子承受遺產權。牠們都是女子解放過程中向上的步驟，不過我希望一切提倡女權運動者——尤其是婦女們本身——不要把未來婦女的命運和人格，建築在貞節牌坊和金錢萬能上面。

婦女的經濟獨立，自然是婦女人格獨立的基礎，但是在封建道德與貞操觀念之下，婦女參加任何職業，都是遍地荊棘，動輒得咎。我們只要把丈夫拒絕妻子出外工作與各機關歧視女職

員的心理分析一下，便可以發現婦女解放運動的暗礁。一個精神不能自由的婦女，要達到經濟獨立與人格獨立的地位是很不容易的。

史女士是一個靠自己工作為生的婦女。她從做女兒做妻子，再回到獨身者的生活，嘗遍了現代社會給予獨立奮鬥婦女的苦辣。她鄙棄童貞與婦女貞操觀念。她瞧不起現代社會的妻子。她說妻子不過是長期的賣淫者，實際上妻子的自由，還不如娼妓。這句話當然過於偏激。但是我們若調查沒有情感專靠經濟或法律維繫的家庭中——尤其是中國的勞動階級——妻子的地位，我們祇有抽一口冷氣，對史女士的話黯然默認。現代社會中未必沒有純潔的夫妻戀愛，不過這種戀愛絕不是時時靠自己經濟勢力來侵犯壓迫妻子自由的丈夫所能了解。他們心目中的妻子，便是用聘金換來衣食養活的私產。妻子是丈夫的附屬品，對社會國家是沒有獨立人格的。

婦女的痛苦祇有婦女自己知道，但是許多壓迫在舊禮教之下的婦女，受毒過深，誤依賴為幸福，屈服為道德，有時竟會學了男子口吻來扶翼名教，反對解放。上面一些話，若由男子說出，或

許會受到侮辱女性的嫌疑，現在出之身歷其境的史女士口中，不但真切可信，並且格外有力。史女士的文筆犀利沉痛，一瀉千里，使讀者順流而下不能中輟。所以「大地的女兒」不僅是婦女運動的急先鋒，並且是最近革命文學上第一流的作品。原書爲英文，出版不到三年已經譯成德俄法西班牙荷蘭波蘭捷克斯拉夫七國文字。在翻譯或印刷中的尙有意丹麥瑞典四國文字。本書的價值，由此可見一斑。

史女士本打算爲中文譯本写一篇自序，後來聽說我正在作序，便把她的序稿寄給我，要我把她的意見採入序中。她所說的有一部份與我相同，但是大部份卻是她要對讀者與批評者說的話。我想最忠實的辦法，還是將她的序稿摘譯，作爲本序文的結論：

「自從本書出版以來，批評者議論紛紛。有的說這是個人主義者的奮鬥。有的說這是婦女向男子宣戰。也有說這是一個婦女主張自由性生活。也有說這是一個偏於精神的婦女，被非人的痛苦擊倒在地上。德國與蘇俄的批評者比較的客觀，認本書爲社會研究。中國某雜誌對於本書的批評結尾是「對於書中所表現的苦難如何救濟？作者不置答語，已經停筆。」

「我（史女士自稱，以下做此）可以簡單的答復這些問題。本書是我生活史的一部份。我是一個勞働婦女，我祇能描寫我所經歷的生活——美國勞働階級所過的生活。假使覺着這本書艱苦，這是因為勞働階級的事實本來艱苦。這些事實包括生活的各方面：如婦女宗教，兩性，與帝國主義等問題。但是這些問題，在我看來，不過是現代掠奪社會制度的反射。這種制度使一切人類關係墮落殘毀，因為這種社會的動機，完全爲的贏利。在這種制度之下，要希望男子與婦人間，男子與男子間，民族與民族間有健康的關係是絕對不可能。我不信在現代制度之下婦女的解放可以實現。從社會科學家如摩根（Morgan）恩格爾（Engels）拉法格（Lafargue）等著作中我們知道婦女的屈服是私產制度發展的背影。有了私產，童貞與貞潔的束縛，便單獨的加到婦女身上，男子們由此可以認清自己子孫來傳授遺產。婦女本身從此也變成私產。在勞苦婦女的背上壓滿了各式屈服的負擔。凡是有形的法律和習慣的勢力所不及屈服的地方，禮教便替牠們來屈服婦女的身體和精神。」

「照上面所說，似乎我的生活經驗已經將我毀滅了，或者使我變成一個偏於精神專求個



人完美的婦女。事實卻大不然。我的生活經驗，祇教導我深深地向前進！不是去尋求個人的快樂或完美，卻是去努力自覺的社會動作。

「我知道我這種信念，是不能使我進身上流社會或受外交家的歡迎。但是因此得與歐美各國的勞動階級和知識份子的思想接觸，現在更可得中國青年的考慮，使我感覺萬分榮幸！」

楊銓

二十年五月十七日

在我的前面，橫亘着丹麥的海洋。冷清清，灰澄澄，無邊無際。天地無垠。海洋和灰黯的天空融  
合而爲一了。一個飛鳥，張着兩翼，橫空而過。

我在這裏寄居幾個月了，凝望着海洋——寫着這一個人生的故事。我所寫下的不是一種  
美麗的著作，能使人高興一時的；也不是一種和諧的音樂，足以振起人的精神，使之從實際的煩  
悶境地中甦醒過來的。這不過是一個生活的故事，悲憤地，愁苦地敘述罷了。

我描寫着地球——就是我們全人類莫明其妙地偶然生存在那上面的地球。我描寫着卑  
賤人們的快樂和悲哀。孤獨。苦痛。和愛情。

這幾天，橫在我前面的天空，正和我的精神一樣的灰黯。荒茫無涯——也正和我的生活一  
樣。我活着三十年了，在這幾十年內我卻嘗遍了苦澀之泉。我會解戀愛，那一時間苦痛算是離開  
過我。可是有時候愛情本身就是苦痛的。

我現在正站在一種生活的盡頭，快要踏進另一生活的門檻。凝思着。考慮着。我的四周祇是些過去生活的殘痕毀迹。明白和毅力，祛除了我的盲從，我不再糊塗了，我現在有了從經驗中得來的智識；工作在它的範圍與意義上都是無窮盡的。這不是足以勝過愛情的嗎？

我注視着水面而凝想。有些時日似乎我的前途最好讓它汨沉海底。但是現在，我卻擇着別一途徑了。

我記得我母親曾經有過一條百柄的花被。她拿鮮豔美麗的零碎棉料鑲成的。她沒縫過一條堅固的藍被。我對那藍被是很少顧戀的，但那百柄的花被卻能使我不忍釋。這是一種冒險。我將搜集我這些生活的斷片，綴成那樣一條百柄的花被。織製成一種花樣有趣的鑲嵌細工——參差有致。這也是一種冒險能。

死，也有會是美的。但我不是那種會為美而死的。我是屬於這樣的一類，他們為着其他原因而死——貧乏而竭蹶的，財富與權威而犧牲的，企圖偉大目的而奮鬥的。有些少數的人們死於愛情的痛苦或愛情幻夢的銷失的絕望，但是對於我們多數的人們則「地震祇是開闢了新的

泉源。」因爲我們是屬於全地球的，我們的鬥爭就是這整個大地的鬥爭啊。

在我的生活當中，我所記得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一種愛情與神祕的奇異感覺。我那時是那末小的一個嬰孩，所以我現在祇記得一種感覺，此外就沒有別的了。我的父親緊抱着我貼近他龐大的身軀睡着。這是我記憶的初曙呢——還是一種夢境呢！

我一定還祇是一周歲的年紀——因爲那時候比起在一八九〇年代的中期，我和我的姊姊安尼在日光燦爛的草地上，枝葉扶疏的胡桃樹下玩耍的兒童時期來，還很早哩。在山頂上我聽見了我父親的聲音——深沉而柔美的聲音——那時他正在草田裏工作。我的母親她正在走着下山的悠長的仄徑，攜着兩桶水到我們山上木頭的小屋裏來。她是赤着足的；風吹着她的寬鬆的洋布衣裳，使牠緊緊貼上她的瘦弱的身軀。

假如越過井邊前行兩步，你會走近到一條給深密叢林和高聳榆樹蔭蔽了的壕溝。在那邊岸上，那深密叢林之下的很遠的後面，鮮花長得這般豐美和柔嫩，經不起一線太陽光就要使牠

們委謝啊！牠們幽靜地繁生着，花枝招展着。那是花的嬌柔玄秘的思維啊。在我童年的心靈裏牠們都是有生命的；我和牠們談話，正與我和那偃過垂在草地上的胡桃樹梢的風談話一樣。

我們很貧窮。但是我不知道。因為全世界似乎都恰恰和我們的家庭相像——至少橫亘北密蘇里河兩百哩內的我們的世界是這樣的。峯巒起伏，亂石嵯峨，這樣不情願生產的大地似乎遠出地界線之外而與太陽落山處的天空相接觸。在我們看起來這個世界一邊毗連着州廳所在的地方，一邊靠近密蘇里河。北面邊沿上是一個幾百人口的市鎮。南面止於——喔，我父親幻想所及的一個神祕城市叫做密蘇里河上的聖約瑟的。但在那時候他是一個充滿着漂泊者的心情和幻象的人物。人們靜着聽他的有聲有色的冒險故事，但都不完全相信。因為他不是他們一類的，實在的，他幾乎完全是一個外國人。他的家庭在我們的世界裏是不會了解的。他們不是農民。有些人說他們是不穩定的，不可靠的——一羣無法謀生的浪人；在他們的血管裏還帶有印度人的氣血……說起來你是從不會信任外國人或印度人的罷。

後來我們這世界的地界線擴張到堪薩斯城了。這是由於我的一個青年表兄弟的出走惹

起了全村的震驚而來的。三個月之內，他卻變成一個受過教育的人回來了。他學會了做理髮匠……而且他還穿着一套店家的衣裳哩！

我坐在這裏的時候，我就泛想着愛情……想着火……想着紅的顏色。那不是紅色的鳥飛向我們櫻桃樹上的嗎？那不是我孩提時代穿過的紅色的外衣嗎？……現在我記得，這是很久以前的事：

我正在生着一爐火——一爐可愛的火。我的爐子是石塊砌成的，但是它的背後一面就是我們的兩間房構成的木頭屋子的牆。我生火在靠近兩棵高大的中間懸着一些垂條在飄揚着的柏樹那邊。火是輝煌豔麗地燃燒着；假如不是我母親發見了，拿她的鋼鐵指套猛擊我的顛，這火定會燃燒得更豔麗。她常常拿硬鋼指套來敲我，激起我的憎惡。我的豔麗的火，光榮的火，被她發見了，她就將它撲滅……這好像撲滅我心中的什麼東西似的……火燄閃爍的時候，這是多末溫暖可親啊！現在我認識火和愛情的天性之間的精神的連鎖了。但是我的母親卻不懂得這

些。她祇進過學校裏的六年級。我的父親也不懂得——他僅僅祇進過三年級。他說一個男子不需要再多的學識了。教育祇適宜於那些執袴公子和貴族婦女的呢。

我記得我母親鋼指套的敲擊；我記得堅韌的小楊柳枝像刀那般地刺入肌肉。她爲什麼要這樣常常鞭撻我，我不知道。我懷疑她究竟會知道的。但是她說我生火而且撒謊。她究竟爲了什麼我是不能明瞭的。她的不快樂的結婚年代愈增加，兒童的生育愈增加，她愈加愈加鞭撻我了。原先我不知道我有時候能夠還擊那種故意要打我的人；但是逐漸我就明白了，只是因爲她身軀的高大，她才有權威搬弄我。我急切地盼望長大起來。

她更把她的鞭撻方法弄進步了：她站着把柳條握在手裏，令我走近她的面前。我只能申訴，哭號，或逃走。結果，我還是必須走近去。她並不捉住我，祇強迫我站在我自己願意站的地方。她從各方面鞭撻我。後來，我如果繼續像一般小孩的哭泣，她就勒令我停止，否則，就要「坑我到泥裏去。」我記得有一次我簡直不能忍住了，她猛力向我身上亂抓——頭上，背上，裸着的腿上，直至我創痛，恐懼地逃出了家裏，慘呼着我的父親。然而我能向父親告訴什麼——我太渺小了，不

能解說。他也不會相信。

我的母親繼續說我撒謊。其實我不知道撒謊。我從來就沒有明白。什麼是真理，什麼是幻想。我不能夠知道。在我則以為樹梢上的風確實帶來了故事。飛向我們櫻桃樹上的紅色的烏鴉確實告訴了我一些事情；叢林下豐美和柔嫩的鮮花向着我笑，我也把笑回答了牠們；田間的小牛和我作過長時間的談話。

但是後來，我由學習而知道什麼叫做撒謊；爲要騙上我母親停止打我，我要撒謊了——我會說，是的，我是撒了謊，要你饒恕我的，可是她仍然怪我不早承認；還是要鞭撻我。由時間上的經驗，我知道要免除鞭撻祇有對她說她所想要聽的事情。

「我唯有一個孩子最是執拗而又撒謊的，那就是瑪麗呀！她會這樣告訴生人和鄰居。起初，我因受着羞辱而至哭泣；逐漸逐漸我也習慣了；後來我竟承認這是事實，甚至也不企圖去否認。學習說真話這是我平生最大的奮鬥的一種。凡事不說真話差不多變成了一種天性。母親打在我天裏還沒有受到陶冶的重心上的一切，我免不掉要痛苦和眼淚中尋遺忘了。她縱打



我，我終是需要她的愛的。多少年數以來，要是她對我稍稍和氣一點，我的愛情便回復了。現在我  
可知道她和我的父親以及我們的處境都是阻礙着我的情愛和我的生活的。他們使我相信我  
是一個壞傢伙……我也就承認，和我承認說我撒謊一樣，因為他們看來總是不會錯的。然而這  
裏是有我永遠不會忘記的眼淚……兒童的眼淚據說是沒有意義的，兒童的痛苦據說是會忘  
記的。我是倦於惦念眼淚和痛苦了。

西方起着一塊碧藍的濃雲，朝着我們這個方向風也正在吹過來。雲變成漆黑的了，一道不  
祥的黃色光芒從中間衝出來對着牠捲掃着去。我們恐懼地注視着這道黃色光芒——我的姊  
姊安尼（六歲）我才學步的小妹妹貝德麗和我；因為這道黃色光芒是危險的。颶風正在起來  
了。

我的父親和母親都不在家裏。我在屋後面又生起火來了，安尼喊住了我。她就拉着我們穿  
過了一引大田，跑到一個很遠的農場屋子裏面，但是忽然她便站着不動，很歡悅地尖聲叫呼起

來。我們望着那邊，我的父親和母親來了，騎着兩匹我父親常常引爲非常自驕的雪白的馬。轉過一個很大的灣，從一條長的白色的小徑上疾馳着。從那小徑上下來，他們跑得比快要降臨的風暴還要快；我聽見那些馬蹄在硬的白色的路上飛跑的聲音，漸漸變成更響亮的了。他們搖搖擺擺行近門前，突進門裏；我母親就從馬鞍上跳下來，我父親脚也不停就趕着馬到馬房裏去。

一會兒我們就到地下的洞裏來了，我的父親隨後帶着草墊，羽毛牀，被單和斧頭下來。我的母親帶着尖聲叫他把新的縫紉機器和自鳴鐘帶進來——她的兩件最寶貴的家財——並且把屋子的門門好。快到的風暴雖還沒有實現，大風却已經括到我們這裏來了。我父親衝下等級，拉下洞門緊貼着平地，隨即把它揸牢。於是我們靜待着。

洞裏祇點着一盞燈。我們的周遭充滿着泥土的，罐頭水菓的，甜瓜的，蘋果的，甜蜜牛油的，陶器盛着的濃密乳酪的，種種潮濕氣味。這樣括着颶風，睡在這末柔和溫暖的羽毛牀上，聞着，聽着，看着，和感覺着一切的東西，深像正在享受着的野外聚餐嘍！

忽然起了一陣大的咆吼聲音，好似是從下雨括風來的，並且還有什麼猛碰着洞門。

「肅靜」父親對母親說。「要是我們被埋起來了，我還帶了斧頭哩。」

「猜猜看什麼東西落到氣眼上來了呢？」她朝上望着洞頂中間的木頭的小出氣眼了。

「我正對你說過，我會劈開路來給我們出去。沒有什麼事情發生，用不着你顛頭昏腦的。」我靜聽着他的聲音，知道我能夠激勵他去抵禦現在的任何颶風。

咆吼仍然繼續着。我父親的聲音從那過路經過等級傳到洞門口來了。「沒有颶風了，」他拔開門梢，從隙縫裏向外窺探。「屋子仍在立着，柏樹擋住了風。」一個長時間的靜默。「風漸漸息下來了。沒有危險了。」

「你從不能講出來。」

「我知道。我知道聖佐那邊所遭的颶風。它把那裏面的牛馬連人連屋連籬笆都吸起去了，一直捲到多少哩數以外呢。它對穿過鄉村地方六十哩路遠，他們企圖用爆炸火藥把它轟開來。你能看出它是從很遠的路上括來的一個長而又黑的煙囪……它把一處地方的一所燒火屋子也吸起了，拋擲到十呎以外，乾乾淨淨地轟在那裏像一個汽笛一樣。我想那裏一定會有將近

「一百的人在那次颶風裏面失蹤了。」

好久以後，我記得告訴我的一個女朋友說，有一次颶風把我們的燒火屋子連馬連家畜一起括走了，不過我們的屋子剛好拋在十呎遠的地方，乾乾淨淨地懸在那裏像一個汽笛一樣！將近一百的人都在那次颶風裏面失蹤了。我敘述着，並且還告訴她怎樣地那些屋子，籬笆，人和馬在我們四周的空間顛墜下來。

因為我是我父親的女兒呀！

隔山一些陌生的人走到我們農場上來，攜着一匹魁偉的雄馬。婦女都不能跟着男子到那邊放馬的草地上去的，我們小孩子祇許在那間屋子後面遊玩。那恰好很夠理由偏不要到那間屋子後面去遊玩的了。我的父親走到母親這裏，拿了錢，又回到草地上去。於是陌生的人攜着雄馬走了一切事情都存着神祕，一種沒有人肯談論的神祕。

幾日以前，一頭小牛生出來了，我會經看見。傳達這件事情的新奇消息的也就是我；但是我

父親和母親強制我，不許我再到那母牛和小牛所在的，和我在幾分鐘以前，還在那裏玩過的田場上去看我所看見的事情，我不應該去討「耳光」，我就不敢談論也不敢問了。

逐漸逐漸我知道性的羞恥和祕密了。因此我還知道一些別的事情——雄畜比雌畜更值錢，似乎還更寶貴呀！牡禽比牝禽更值錢，選擇也更留心呀！就是我的小弟弟將要誕生的時候，我們孩子們也都很張皇地被送到別的農場屋子裏去，祕密和羞恥像一塊膠黏牢了的破布一般籠罩了一切。日落的時候，一位婦人說話帶着一種勉強的歡悅和一種神密的音調，問我們可要一個小弟弟嗎？這好像一隻鸛鳥把牠送來了似的。但是這個婦人的一個十歲的小姑娘，對於世事很聰明的，卻把我們帶到鷄埘的後面，細細地解釋那鸛鳥的故事，帶上一些驚人的瑣事和充分的幻想。

第二天我父親到鎮上買了一盒雪茄煙回來分敬那些賀客，他們都是趕來慶賀他成功了什麼非常事情的一般。他們傳飲着威士忌酒。生了一個兒子啊！我覺得被藐視了；我跑近我父親，把手抱着他那柱石似的一隻腿的時候，他擺開我，要我走開去。彷彿我犯了什麼錯誤似……

這些事情刺激太甚，甚至使我要哭了。

「爲什麼呢？」我再三地問，但是終於得不到一點答覆。

我們的木頭屋子僅僅祇有兩個房間。一間鋪着我們的兩張牀；其他一間廚房，膳室，縫紉和工作室通通是在那裏。一張牀是我父親，母親和小弟弟睡的，其他一張，我的兩個姊妹和我睡的。

一天晚上，我被有些聲音攪醒了，翻來覆去地睡不着。聲音又來了。我躺在牀上非常緊張地害怕，我的眼睛雖然閉着，我仍惶恐地戰慄着。寄託在生存的根柢上的一種本能呈着最粗暴的色相，抬頭在我面前；我的心版上深深刻着一幅恐懼和感情陡變的畫圖，使得我一生最好的年代受着了毒害。從那一頃刻起，那萬善的母親在我眼中消失了。自此以後我看她好像是另外一個女人了。恩愛和獸惡的奇異情感在我的內心激戰；現在她鞭撻我的肉體的時候，她祇能激起我原始的怨恨。僅僅一忽兒以後，我就聽見她講些不真實的事情；從前我所認爲她的盡善盡美——雖則殘忍——可是煙消雲散了。自後許多年代，她和我便隔着一條怨恨的鴻溝而互相敵

視。她漸漸知道她的說話或期望對我是不起作用的了，於是她就用我父親來恫嚇我。她失敗了；因為他從來不曾打過我，而且我知道他永遠也不會要打我。她是容易錯誤，但他是不會的。他的說話對我很有力量——我很服從。學着和他一樣，趕馬和他趕的一樣，聚草堆和他聚的一樣，使他爲我而自驕，正如他爲我的新生的小弟弟喬治而高興驕矜一樣，這是我平生的一個願望。

又有一天，我們大家都坐在運貨的馬車裏，馬車在車轍縱橫的路上，一擡一擡地前進的時候，我的母親望着端端地坐在車牀板上的小喬治發笑。他的豐肥的面龐因爲車子的震盪而顫動；他看見我母親朝着他笑，眼淚就淌在他的臉上了。

「正是！朝着孩子笑！」我父親厲聲地叫道。

我心上覺得有些難過，我就爬到我的小弟弟那裏，把我的手臂環抱着他。他蹣跚在我身上，又很安穩的了。我父親看着我們，不再說話，我母親也就停止了笑。從那一時起，我的弟弟喬治對我的親愛竟超出一切之上。

我的外祖母是一個高大強健的婦人，一腦細繩般的灰色的頭髮飄在她的臉上，眼睛和沒有月亮的黑夜一般的漆黑。她赤着腳走路，抽着一根玉蜀黍的烟管，穿着飄鬆的寬闊長衫。自從我的外祖父慢慢地死於肺癆以來，她便管理了他們的農場，撫養五個成年的兒子和八個成年的女兒。她在這次結婚帶來了三個女兒和兩個兒子；其餘的都是我的外祖父同她生的。和我年紀一樣大的一個女兒彌兒德理也就是他倆這次結婚的結果。

我的這個外祖母，很奇怪，同時也就是我的姑母，因為她是我父親的姊妹。我的外祖父常常埋怨她的家世卑賤，特別是對於我的父親。他似乎沒有意思要和她結婚。他們的結合祇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我的父親和母親遇着了，幾乎一見面便鍾情；雖然我的母親那時還祇有十七歲，他們即時就私奔到一個很遠的鎮上去結婚了。外祖父非常憤恨地追趕他們，因為他決意不願讓他的女兒自己淪落到這樣一個人手裏，一個雜種印度人手裏！他在一個婦人的家裏找着了他們。這個婦人是一個寡婦，她和她的兒女熬着極窮苦的生活。這也許是不幸的，他是一個鰥夫而且是一個慈和柔順的懦夫。因為這個野性難馴的婦人立即勾引他到祭壇前，又這麼迅速平



安地，像我父親娶我母親一般，他和他結婚了。許久以後她就成了我的外祖母。這兩個家族也就這樣不期然而然地希望地變成混合的了；我永不能確切知道到底我應該叫她外祖母呢，還是姑母；叫她的兒女做表兄弟和表姊妹呢，還是舅父和姨母。終究我妥協了叫她做馬利姑母。

她是一個具有男子漢的體魄和氣概的婦人。一經結婚她就駕馭了他的新丈夫和他的一切所有。她的說話要是她自己的或他的兒女不聽的時候，她便動起手來。那是一隻粗大的手。她每天早上或晚上都要用着男子漢般的氣力和動作去搗牛乳。她攜着幾桶撇過乳油的牛乳，潑在豬的身上；他在搗粉做麵包烘的時候，她的手發出一種小鞭爆似的聲音，她手臂的活動像蒸汽活塞一樣。天剛亮她便叫醒這些男人，夜裏她規定他們應在什麼時候才准上樓去睡。她指揮着摘菓子——蘋果，梨子，桃子和各種的漿果，她還教她的女兒們怎樣去醃漬罐藏和晒乾這些東西留着冬天使用。秋天她料理着宰牛屠豬和把肉放在火爐房裏去燻。夏天甘蔗熟了，她看着刈割，並且還監督山下一個長而矮的蔗糖坊裏製糖。

她把她的管理能力擴張到她的兒女的愛情問題上去。她的兒子到別的農場上去求愛，那

她是不幸難得跟着去的。但她對於女兒卻就不同了。每逢她們的情郎來訪，她自己必須先看過客堂是否整齊，風琴有沒有好好地打開，藉此使那少年知道這是一個不可輕視的家庭。暗地裏她還給她的女兒教着許多關目；可憐蟲來了的時候，她自己把客堂門鎖上，叫我們小孩子到後面園庭裏去遊玩。等那少年訪過多次以後，她估量着那是任何人都應該下決心了的時候，他便親自走進客堂裏，探問他的主意。沒有那個除了表示他自己的光榮的意見以外，還能夠看着她的眼睛說出任何其他的意見。

她像一種侵略的軍隊在外國一樣。她和一切的侵略者一樣，簡直是一個專制魔王。星期日我們常常都在「她」的家裏——沒有那個不以爲這祇是「她的」家裏——吃飯。她坐在桌子的一端，我那溫和而多牢騷的外祖父坐在他的一端。他們隔得很遠互相叫喊着；因爲一邊坐着八個男人和女人，另一邊也坐着同樣多的人數，中間還夾着一些小孩子。我坐着挨近母親，勉力循規蹈矩地吃。有一天，我在一塊地已經切開了放在我牒子上面的烏藍莓食品裏面發見一個蒼蠅。我把牠推在一邊。她轉過黑眼睛來瞪着我，定下了一種使我永遠不忘的規例：

『蒼蠅是不會傷害你的，假好經過了好好地烹調！』滿桌都沉默起來，沒有那個敢說話。大家都望着我，活像我犯了罪一樣。我躊躇着，於是就連蒼蠅連烏釵莓一塊兒吃下去。

馬利姑母祇有兩個孩子是她不肯打的。一個是彌兒德理，她第二次結婚的女兒，一個下流姑息了的孩子。要是這個孩子想要我的或別個孩子的什麼東西，她總會得到她的頭髮又密又長；我的很稀，結成一條羸瘦的小辮垂着——很像馬利姑母的一樣。但是馬利姑母老是要我們兩人站在一塊來嘲笑我。

『我慢慢長大了，我也會有長頭髮的。』我祇得這樣說。但是她的嘲笑留下了深刻的創痕。每一星期日她總要問我，我的頭髮已經長好了沒有。

彌兒德理剛一長到可以接觸琴鍵，她就立刻教她玩風琴。音樂引起了我很深的情感，我會一個人偷偷地走入客堂裏，試試地輕輕彈着，使之沒人可以聽見。但是這個婦人她也會走進門來叫我不彈，不聽她就要給我『吃耳光。』

其他一個女孩子，我的外祖母從沒有碰過的，那就是她的繼女海倫，一個十五歲的姑娘，一

腦深青銅色的頭髮，到處戴着火亮的赤金。她敢無所顧忌地頂撞她繼母的盛怒。她甚麼人都不怕，任何人都敢公然威嚇。她把一種奇異而又文雅的滑稽來戲謔我，看着我淌眼淚就發笑。她會學熟幾個長的生字，把它們用到我身上來：『你是一個 *insurrection*（叛逆）』『你是一個 *Pillage*（強盜）』或者『你是一個 *unornamented freckle-faced Snickerfritz*（不事裝飾班痕滿面的小鬼）』給這些名詞亂叫，誰能聽了不會傷心痛哭呢！

海倫想離開家裏去作工。她遍着詢鄰近的農人，他們要不要僱用女孩。她將要賺一沓錢買衣服穿喲！終究她找到了一個位子，和她父親鬧過幾次以後，就在很遠的一個農家充當女傭了。三塊錢一個月——還有很大的希望哩。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自從那時候，我曾經看見她對於美的需求以後，她的生活的愛好，卻和着醜惡及一切與生活相反的事情攜手並進。我要問，爲什麼兩相反對的東西定要同時並進呢？爲什麼那些海倫很能辨別清楚的事情，竟要引誘她走上毀滅的境地呢？

今天一個婦人打我面前走過，她的微笑活像我的大姨母。我有一個姨母笑起來就和她一樣。有一次我們團團圍圍坐在她的食桌上。她是一個雅緻的已經四十多歲的人了。靠近她坐着一個瘦削面孔的男人；他是一個承他光降都是榮幸的貴客，因為他是一個牧師。他說話任何人都很尊敬地靜着傾聽。他對人的權威使我感着一種很深的印象。正在我們開始吃飯之先，我看見他把頭低下去對着盤子，他的兩手緊握着。各人都跟着他一樣做。同時他口裏喃喃地唸着，他們也就閉着眼睛傾耳恭聽。

「媽媽！我尖地聲叫起來，『他在做什麼？』」

「嘿，嘿！」她捉着我的肩膀搖搖我。

我羞答答地靜着吃，迷望着牧師，他吃了又吃又吃，他們還是很尊敬地勸他多吃一些。吃完了，他把椅子往後一推，大張其口打呵欠，渾身高興的張開身子躺着。其他的男人們也躺着相陪。但是女人這樣躺起來，那就是不許的啊。

我就是這樣介紹給基督教，也就是這樣的第一次遇着禱告。

這位牧師到我大姨母家裏來，因為她是自她丈夫犯了殺人案子入獄以後，全村裏都很聞名的。沒有那個經過這高築在山上的粉白莊屋的人不要借口進來歇歇；他們或是要一杯水，或是探問作物的情形；或是祇管跑來把一天的辰光消磨。他們一走出去便瞎談着，她神色怎樣和她說些什麼。他們把她的故事不厭千回百徧地傳述。

她和我大姨丈過了好多年的共同生活，替他生了七個兒女；她曾經確是一個賢妻良母。我會聽見過我母親和旁的婦人們談論，這個大姨母怎樣常常儻着去會她所眷戀的情人——一個名字叫做伍爾夫的，他已經有了妻室和兒女。他們姘着好多年了，他們的幽會是在一個小山谷裏一引麥田腳邊的一間長久不用的小茅屋裏。雖然她的一對雙生子還姓着她丈夫的姓氏，伍爾夫卻是他們真實的父親，現在他們十三歲了。但是他們說，任何人都能看得出來，黃色頭髮在這個家族裏是不會遺傳下來的。幾個月以來，他們苦心孤詣拚命地把這個故事張揚，我——

——並不注意地——靜聽着。我祇看着那引大的黃金色的麥田和在牠腳邊的那間小茅屋；那茅屋前面的小麥全都被摧折打平了，活像許多野獸曾經在那裏不斷地打過滾來一樣！故墓愈加傳揚，那塊滾平的地方也就愈加擴大了。

大姨丈設法打聽出那個幽會的地方。於是他戒備着廝守了幾天。最後伍爾夫趕着車子沿那條路到鎮上去。我大姨丈遠遠地看見他上山來了；便取出他那裝好了子彈的散彈鎗走下山去和他相撞。有人說他曾把爲什麼要鎗斃他的理由告訴了伍爾夫。有人又說，沒有，他祇是走上前去，扳動機子就開鎗了。

他是判決終身監禁做苦工的了。周圍幾哩的農民都趕到州城裏去旁聽審判。他們準備告訴大姨母，他們對她是作如何的感想；但是事情適得其反，他們發現她和她丈夫的愛情膠漆一般濃厚，好得使他們這些人和整個世界的人們都無從插嘴。判決宣佈之後，她用輕言細語去安慰他；他們聽見她對他說，她定會得到他的原諒，即使是那些歷年積下來的一切事情。

從此以後，她和平常一樣，恬靜平安地過着生活；她受了人們禮貌上的阿諛，感覺到她的令

人羨妬的地位。她的兒子永遠都很尊崇她和很勤懇地在田裏工作。人們走進來，總想偷着去看她的雙生子。她卻坦白驕傲地答覆了他們的詢問；她正在努力追求她丈夫的原諒，而他在監獄裏倒學着一門手藝。他寫了許多長信給她，她也給他答覆了。他做了這樣精美的皮靴，她頗拿他來自驕，好像他是在一家很遠的城裏的華美的店鋪裏似的。男人們讚美她，婦女們嫉妬她。那位先前從不想在她家裏稍停的牧師，現在卻從沒有一個禮拜日不到她家裏來吃飯。他吃着東西，和他的成年兒子談論農事，很嘉許地聽着她丈夫製靴事業的進步。他還把那雙飢餓的眼睛注視她。

她常常都在微笑；有人說，這不是微笑，這簡直是一種傳情罷了。

收穫期的跳舞會和晚餐會一天近似一天了；今年我們家裏是舉行這件事的會場，近幾星期以來鄰居幾哩的農民——太貧苦了不能僱用幫工——爲這一年一次的協作勞動聯合起來，走向一個一個的農場去收穫。我們家裏就是那最後的一家。



東方還在清寒灰白的時候，他們和他們的妻子趕着都到我們農場上來了。他們在那裏會見了一羣的農人和他們的婦人；雖然空氣還是帶着寒意，草上還是又冷又帶濕露，而他們的聲音卻已充滿了快活的期望。

這裏正是婦女的王國！獨自一個人在她們丈夫面前的時候，這些婦人都是牢騷的，服從的，滯鈍的，男人們也是沒有話說的，他們一到說話就祇堅守着他們歷代相傳對於性的權利和特權。但這時是一大羣的人了！啊！婦女們在怎樣地指揮着男子呀！男子們又怎樣地蹣跚去，想人家證明他們的忠實盡力呀！他們一羣一羣地圍着一張長的松板檯子站着，飲着黑咖啡，吃着鬆脆的炸醃肉，煎雞蛋和牛乳蛋餅。然後婦女們又更催促他們到田裏或山林裏去，他們卻又好像沒有命令便不會想到動身似的。

男子們整天都在田裏工作或山林裏伐樹。他們那種輕微的丁丁的斧頭聲音經過日光燦爛的廣大的新懇拓的地方傳出來了。山林很冷清，土地很柔軟，樹木在開始倒翻了。一隊一隊的馬車把伐下的樹木裝得高高地拖去；一束一束地把牠堆在沿馬車道靠我們屋子的北面。這就

是我們冬天的柴料，同時也要用作抵禦凄寒的北風的屏障。

婦女們整天都在剝皮，切片，罐藏水菓。日中的時候傾斜的屋頂上鋪着一大堆堅實的白色蘋果片在太陽光裏晒着；下午的時候一長排一長排的醬菓和糖菓的罐頭沿着廚房裏的櫃子擺着。你如果望望她們，你就會覺得好像自己真正是刻苦工作了，卻沒有得到自身的享樂。因為你若是一個人住在一個小農場上一連幾個星期，除了幾個隣居偶然經過你面前，僅僅有時間作幾句寒暄外，簡直沒有一個人可以談話。所有的新聞又祇有這些：比如各種新發生的風流韻事；有時講些烹調方法，有時講些新服裝的式樣，和那誰向誰求婚的那種永遠是新鮮有趣的事。有時候還有一種悲劇，那很值得一上午的討論。我大姨母的故事會被再三地傳述。海倫據說和她僱主的大兒子桑倭克已經是兩情繾綣了。那保障家庭榮譽的武器——散彈槍——已經落在山上的一個青年人手裏了；但他娶了這位姑娘，有人又說着另外一種情形。倘若這羣人裏的某一個談到一件醜事，那末這廚房裏就會時常一陣靜默籠罩着。這樣時候，我就被送出到房子外面來了。但是我有一次又潛回到很近，聽得我母親大聲呼着：

「強迫她！你不要說罷！我真的宣佈啊！」

吃飯的時候到了，男子們又回來吃飯。桌子擺在外邊高大的柏樹下，幾塊長板子用鋸木架撐着。男男女女，血脈裏似乎都給什麼東西震撼了。隸屬權的桎梏被解脫或被公開藐棄了。男子漢和別人的妻子胡調。婦女們很勝利地邁步前進和別些婦女的男人共餐；男子們更是公開地宣佈他們想私奔的願望。戲謔，喧笑混作一團，妬嫉竟會看做一種惡劣地破壞了禮節的壞東西呢。在家裏男人可以惡聲厲色地折磨他們的妻子，在這裏他們就不敢表示半點怨憤。人人似乎都在徜徉於帶着幾分放縱戲謔的共產民族的憶念了。

於是工作再行開始繼續做下去，有時候一日，有時候兩日，有時候還三日。雖然在做着辛苦的工作，這時候卻是充滿了愉快歡樂，最興奮的是在他們男男女女集會的時候。於是那熱鬧多事的晚上到了。在我們的屋門外，男人們已經築了一個大的方方的跳舞台，台上撒着臘燭屑，光滑得像玻璃一樣。

這是一個盛大的跳舞會——盛大的跳舞會喲！樂器就祇一把月琴和胡琴。我不禁為我的

雙親暗自誇——我母親溫雅柔弱，我父親穿着長袖襯衫非常漂亮地站在舞台中央叫着：

「喂，朋友們，挑選你們的同伴跳一回迴旋舞罷！」

這樣一個父親，聽着他的指揮，胡琴開始伴奏着；我的父親和母親也就率先跳舞起來。團團轉轉跳着舊式的旋轉舞，我母親的身子稍爲往後傾，她那鑲綢的衣裙隨風飄蕩，而我父親又善意地搖擺她。我是這樣地興奮啊！沒頭沒腦地在羣衆裏面穿來穿去。無論我走到那裏，我總能看見我父親的頭高出於跳舞台上一羣擺動着的人物之上，那頂大而掃蕩的帽子——他常常戴着，置下一隻眼珠很有幾分交際明星的氣概的，和因此得了一種對於婦女是危險人物的聲名的，早就把他拋開了。因爲這夜裏，<sup>在</sup>月光明音樂響徹了青雲的晚上和白天一樣他都維持了他的領導地位。就是論他着的衣裳，也可以顯出他來，他束着一條好幾種顏色的圍皮帶，配上真銀的鈕扣。他說這是從聖佐買來的。任何其他的人着上這樣多的顏色定會害羞的了不得。但是我父親呢，滿身都是顏色，敢着人家所不敢着的東西。

他在跳舞的時候，他就唱着歌；當他發音的第一聲，擺動着的人們男男女女就都隨着節奏

的放弛而感動。他是他們慾望的活躍的表現。他曾經聽過的歌調他都知道；假如他忘記了，他立地就編得出來。

音樂停止了。沉默是那樣的沉默，每逢人們受着感情激動比自覺心更加深切的時候，常常也會跟着而起的那麼一種。但是霎時間我父親重新又立在台上了。

『方正舞的侶伴！』他高叫着，因為那是「夜未央」的時候，跳舞又剛剛在開始。我看見他對着海倫——我那青銅色頭髮的漂亮的姨母——鞠一鞠躬。她和她僱主的兒子桑倭克那天晚上趕了十哩路來參加跳舞。她是『經常和他做侶伴的』。有人這樣說。在社會上做一個僱女維持她自己的生活，那就能夠給你一個有權威有勢力的地位。在這跳舞場裏人人都知道她一個月在賺三塊錢。從她驕傲的行爲和她對她的新情郎不受拘束的態度，你就可以看得出來。她發號施令！這樣重要的一個女人應該中我父親第二次舞伴的挑選，這真正再好沒有了。

『對着你們的侶伴一鞠躬，』我父親的聲音高叫起來。

一對一對深深地鞠下躬去。他的聲音若斷若續地蓋乎急促的音樂之上：『大家的手圍起

來！」「太太們在中間，先生們站周圍！」「葡萄藤樣卷旋！」「胡琴尖聲地拉出「火雞在草堆裏」的調子，人們開始狂叫。

「啊，啊，啊！一個猴兒草堆裏藏，

假裝不見他的丈母娘！」

其他的人接着便合唱：

「火雞在草裏，嘩！嘩！嘩！

火雞在草裏，嘩！嘩！嘩！

耙起牠們，耙起牠們，

無論怎樣，

耙起一節調子，叫做火雞在草裏呀！」

跳舞的人們分成兩行，我父親和海倫在兩行人物中間跳着下去。他們的脚步，騰空飛揚，海倫的頭髮映着樹林裏輝煌搖曳的燈光發亮。台的中央他們相遇，相對一鞠躬，又向後跳舞；再一

次——到台的中央；再一次——右手邊；左手邊；於是繞着周圍轉。後來又回到中央一次，他們脚步的輕鬆活像天上的浮雲。他用雙手捉着她，她和隨風動盪的鮮花一樣周周圍圍搖擺盤旋。觀眾突然發出柔和的鼓掌音節和着相助一陣。

『搖擺你們的同伴！』又來了這樣的呼喊。在擁着一次的跳舞裏，一個着紅褐色漂亮襪子的舞女被她的同伴一臂托起在他頭上的空中搖擺。她搭手在他肩膀上抱着她自己，他圍圍轉轉跳舞。她在他身旁的半空中搖擺，她的臉色顯着莊嚴爲着他的氣力而驕矜。潮湧的觀眾讚美地注視着。其他一個跳舞者忽然和他的舞伴分開，彎折了腰玩着這樣一個木履舞，這是你從來沒有看見過的！他知道怎樣跳舞才算是最嘈雜。於是他腳跟的『的搭，的搭』的搭，的搭』的聲音幾乎把音樂都淹沒了。

在我興奮的當兒我爬上到台上，剛巧站在那琴師的高高舉起的那個手臂的下面。在我前面湧起一個搖動的腿子和舞裙的海洋。跳舞停止了……接着一回靜默……從後面我覺得我的母親用力在拉我，要我走下來，回去睡覺。她在我後面趕着我穿過那動盪的人海。臥室裏面我

必得爬過一大堆嬰孩的小車，和顛來覆去跨過一排一排沉沉睡着在地板草蓆上的兒童。我爬進牀裏睡在我的兩個姊妹的一旁，但是一等我的母親走了，我就坐了起來，靜聽着狂噪的喘息聲，胡琴的尖銳聲，方正舞人物的脚步閃縮和叫喊的聲音。接着又是一回長時間的休息……然後……他們是在大吃大喝了子雞，巧克力餅，肉包子，冰淇淋，和一切世界上所有的好東西！一直繼續到東方發白。我哭了。連我的父親都不想起我了……啊，是這麼小，這麼小！

冬天，雪來了，滿蓋着起伏的平的山丘，積壓着草地那邊的叢林。豬或一隻小牛的宰割和燻炙已經完成了，燻火屋裏擺着多少桶的膾，醃漬品，和玉蜀黍粉。盛膾的那一個桶剛巧很低，夠我伸手摸到那擺在上面所有的葡萄乾。窖室裏擺滿了一行一行的罐頭水菓；黃南瓜塞滿了一個角上。燻火屋和窖室之間有兩個和婦人胸前雙峯般的柔軟的土堆；如果想要紅蘋果，鏟開一個土堆邊的積雪，穿過底下鬆動的泥土，最後就挖到牠們一層一層用黃釋隔開。或者想要黃芽菜或蕃薯，你可以掘進另一個土堆裏去。倉房裏的秣糟堆滿着小麥，把牠們拿起來從手指縫裏



漏下去，就像墜黃金霰一樣。上邊乾草架上那些聞着芬香滿堆灰塵的乾草一直裝滿到了屋頂。在那上面終年都像朝曦般的溫柔，使人不免要做着奇異不可捉摸的幻夢。

長期的冬季幾個月裏有些編織工作好做；我母親現在有了一架大的織氈毯的機器。天晴日朗的下午，鄰近農場的婦女們有時都會趕來幫着編織氈毯。他們會集在我們廚房裏把那些收攏來有顏色而潔淨的舊布和爛布撕成或者切成狹而長的條子，依照牠們原來顏色的圖樣把牠一端一端地縫接，纏成幾個大球。後來我母親不做旁的工作的時候就來織氈子，我替她把這些布球拋梭子。婦女縫結氈子的時候，同時男人就釀珍珠米預備冬季的食糧，別的時候又舉行縫紉互助會，婦女集會到別些人家裏去幫着縫紉或編織冬天必需的衣着。男人把砍下的樹木劈成柴料，或在天氣更加快暢的日子出外修補籬笆。

你常常在早幾星期以前就知道拉糖盛會。凡是跳舞年齡的青年匹偶都在預備。這個日子一到了，你就用一隊馬或兩匹馬駕着一部榻裏填塞乾草的轎車，中間放着一排燒熱的磚頭或石塊給脚取暖，棉被還蓋着你齊下顎。轎車開着在月色輝亮的夜裏溜走，沿途招集一對一對的

青年匹偶中途遇着許多別的標車或單雪車歡聲震動地慶祝他們，並且仍然疾馳前進。人唱着歡樂歌，雪車鈴子沒有節奏混雜地叮瓏響。最後你們就都卸出在某個人家的清潔的大廚房裏。那裏有四五盞燈光，許多柏枝和紅莓佈置得很華美。木頭在火柵上燃燒，爐灶上也在蒸氣騰騰了。

炒爆花珍珠米的器具取出來了——柄很長網很密的鐵絲籠。拋一握的爆花珍珠米在裏面，將密網的蓋子鎖上。一排墨子和婦女站在爐柵前面前把籠子在煤火上煎前後搖動，等到珍珠米爆裂成片和雪子一般的白淨。其他婦女把黑糖漿在爐灶上面熬煎。你不妨隨你的高興吃爆花米罷。把鹽和熔融的奶油敷在上面也好；或者弄成圓的像球和扁的像雪球，用沸熱的糖漿膠合攏來也好。

最後熬煉嘗過了的糖漿傾入深盆子裏去凍涼。於是男男女女一樣的通都著上長大的帷褥。這樣男不男女不女，大家不禁狂笑喧嘩，互相把背後鈕扣扣牢。他們選擇了同伴，奶油塗在手上，於是又把涼了的糖捲起放在他們手裏。彼此面對面拉着柔軟的糖塊，慢慢地愈涼愈韌，他們

也就愈離愈遠，擲來擲去，兩端彼此互換。他們拉着糖，喧笑，閒話更兼胡說。糖塊硬了，他們把牠攤在塗了奶油的盤子上，或是圍一擦油的廚房裏的檯子的邊沿上，擦得和處女一般白，做成幾十種的花樣——彎曲的手杖，螺螄鑽，動物和人，塔，塑像和帶着箭流血的心。

於是他們預備跳舞了。大眾蜂起要我父親唱。有一次他唱着『親愛的瑪麗』。我還很記得——因為我的名字不是瑪麗嗎？

我心裏懷着隱秘，親愛的瑪麗，

愛呀，我有故事願意告訴你，

雛菊生在幽谷裏，

知道我的隱秘，

深悉我的隱秘，

然而我不敢告訴

親愛的瑪麗。

來到我這裏，親愛的瑪麗。

親愛的瑪麗，來到我這裏。

愛呀，不是爲的

你容貌美麗。

但是爲着你純潔和甜蜜，

使我一生的幸福齊備，

使我在石榴裙下迷戀趙趙，

親愛的瑪麗。

這真奇怪，我還記得他的聲音，他的面貌，和他唱的時候從他嘴唇角上發出每個字的音節。

我還記得各種的音調，他唱時每節最後一字如續如斷的餘韻；我還記得我竟感到徬徨失措。

唱歌之後，跳舞又在繼續。半夜和兩三點鐘的時後，跳舞停止了，喝咖啡，吃點心。星兒散了，月兒淡了，然而他們仍是在跳舞。東方漸漸發白，他們方纔休止。然後他們準備車馬，取出橛車裏的磚頭或石塊，重新燒熱又塞進去，趕着長途回家了。橛車在錘平的雪上寂然地溜過去，橛車鈴子在萬籟無聲的孤寂中叮噠的響着。東方已是白色朦朧，跳舞的人們也都熟睡了。

我父親和我母親正在口角。這樣的一種口角啊！這使恐怖刺入我的心坎裏了。父親咒罵着，母親就哭着。這還祇是使我兒童生活弄得黯淡的許多可怕的口角的開頭而已。

我父親想出去弄錢，他說——大筆的錢——祇要我們離開了此地，他馬上就能夠弄到。他想毅然脫離這沒大出息的田莊。我們在那裏的生活誠然太清苦了，但是從我現在看起來，那是很愜意的，固定在土地上的呢。終年不息的勞苦工作，一年餘下幾個片土，我母親也就滿足了；但是在我父親，這樣的生存就是等於死亡，他曾經竭盡他的能力忍受到現在了。一年到頭祇三四

個節日，其餘的時間他必須跟着孤單單的犁去耕那石塊般的瘠地，赤着腳，跌跌踉踉地在泥塊上走着。他想要一年四季都穿着鞋襪，但是我母親就這樣想着，以為假如她能夠從離家一哩路遠的井裏同時汲兩桶水回來——還要赤着「她的」腳呢；假如她能夠像她所說「狗一樣工作着」，他也會沒有什麼怨言了。不，他回答說，他不是一個加斐爾德，像她的族人——甚麼都能滿足，一味貪吝，像那全族一樣，他是一個羅澤士是的，誠然他是一個羅澤士，我母親回答說——他一點一滴都是羅澤士，她父親曾經批評反對他的話一切都是對的——他對於任何事情從來不能安心過一年的！常常要變動，常常要發怨言，常常要空談不着實際的故事，不作工而唱歌，並且還以為拚命工作的人們不能了解他啊！

這樣激起了我父親的傷心大怒。他說他定要離開她永遠不回來了。「到這裏來，瑪麗」他命令着，「到這裏來，喬治！」他要攜帶喬治和我一塊跟他去喇！

我母親倒在廚房裏一張椅子上開始哭起來。我父親命令我再到他面前去，說我母親待我和喬治，就像我們是狗一樣！但是有些事情關於我母親的，使我那天晚上再不聽從我父親了。我

跑近母親，把手放在她的膝上，她的眼淚滴在我的手上。

我父親並沒有離開去，我想這是因為我不跟他去的緣故。但是最後他終歸勝利了，因為我們大家都遷移了。從此以後我們深入土地的根基就打斷了；我們開始過着流浪的生活，追求成功，幸福和財富；然而那些都祇在那樣的地方——我們所不在的地方。祇是從那時以後我纔聽到那句古話：『我所不在的地方，那裏纔有幸福哩。』

我們坐着篷車走那很遠的路程，路上費了幾日工夫，在篷車裏面有兩張牀和一個煮飯的爐灶，連同幾隻盛衣裳和糧食的箱子。晚上把一張在牀頂上疊着的牀取下來，鋪在篷車底下。我的父親和母親睡在那裏。我們孩子們睡在篷車裏面。我們走到一個山林就停止了；張着幕篷，做兩個牀架豎起來，又用白松木做一張檯子。我父親替一個住在山上白粉屋裏的人砍伐樹木。這位先生有時候走到我們幕篷裏來；我母親稱他爲『老爺』，實意地請他坐一回，飲一杯她手調的咖啡。他走了之後，她又啼啼哭哭和我父親口角吵鬧。

在這林子裏聞到成千成百的香東西。我們晚上生火就用這山上的松枝。我整天都在很幽

靜暗淡的地方遊玩，腳踏着很柔嫩和順的地上。自從我們住在曠野幕篷裏，吃飯都是在露天以來，我們的生活中有令人銷魂的瞬息千變；有時候暢談遠景；那條上山的灣灣曲曲的道路直通渺茫不可思議的遠方。我常立在十字路上，望着那條白練般的大道遠到世界盡頭的彼端。有時候一位美麗的婦人騎着黑馬打此地經過。她的頭髮和她的眼睛都是黑黝黝的，她還穿着一套黑色的騎馬服裝。她那黑帽子的底下一幅秀麗文雅的面龐。我母親漸次認識了別些砍樹人的妻子，她們都談論這位美麗的婦人。她很富裕，她們說，但她曾經在河上橋堍旁被流氓蹂躪過。那是幾年以前的事了；她已達到二十二歲的年紀還沒有男人願意娶她，也就爲着這個緣故！

自我聽到這個消息以後，我就時常注意這位婦人。真奇怪！沒有人要娶她，她卻絲毫看不出有一點憂愁！她那可愛的面龐還是很尊榮恬靜，比我母親的還更恬靜呢。

第一次下大雪，我們就離開了這幽靜的山林，回到我們那土質灰黯而堅硬的小農場上。我的父親和母親彼此不肯說話，她並且哭得很厲害。於是他再度離開我們到遠方去了，我們幾個月不再看見他了。我們家裏又冷又寂寞，而我母親的眼睛常常都是哭得紅紅的。外祖父送來幾



袋糧食給我們；他還站在廚房裏和我母親談些話。他的面孔瘦削而且蒼白，帶着一種男人少有的飄浮莫定的美麗。他的鬚鬚是黑的；他戴着一頂寬邊黑帽子。談話時候，他的眼睛——多末像我母親的喲——表現着艱苦難堪。她站着穿一套寬大退了色的印花布罩衫，兩手在胸前握着，她的頭低下去，輕輕地哭泣着。

她的眼淚……磨難了我的人生啊！

那年冬季我上學校去。路程很遠。那學校就是一間不加粉刷的木板校舍，建立在一個黃泥瀟瀟的山上。教室的一邊有一塊黑板；我知道我坐着對向黑板那就是北方，南方就在我的後面。東方就在我的右邊，西方就在我的左邊。即使現在隔了二十五年以後，我以為北方總是在我面前，南方在我背後，如果我要把牠弄清楚，還是必須翻轉過來，等那小小的校舍似乎在我面前纔行。數目字也是很奇怪的小傢伙。數目『一』，『一』立在高扶梯的最低一級上面；數目『一百』高高坐在幾乎衝入雲裏的頂上。如果逼着要去把一個大數目加在一個小數目上，我必須爬上扶梯，

找着牠，把牠帶下來，放在小數目的一旁。這是很討厭的工作，耗費了我許多許多的辰光，我的先生還要說我拙笨。

我從一本黃色拼音書上學習生字，那本書是多麼有生氣，聞着多麼新鮮的喲！夜裏我把牠帶着一塊兒睡覺，這已經多少年數了，然而就是現在，那些鬆曲的頁子經過了多少年數還是放着新鮮的芬香。

這位先生很瘦弱，殘忍，又可怕！他和年齡大些的男孩子在山林裏玩着遊戲，女孩子是不能到那裏去的。有一次我爬進一個叢林底下悄悄地望着。呼號聲音鬧徧了山林。孩子們彼此狂亂地追逐。這位先生偷着過去，緊追着一個孩子，他的臉色緊張，他的眼睛睜圓。他捉住了這個孩子……我屈身蹲在叢林底下，噤若寒蟬地恐怖，甚至連呼吸都不敢吐出。後來這位先生被嚇退了，但是人們總喜歡低聲憤恨地談起到他。

那年冬天我又知道了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那就是當我跌一交打斷了手臂，年齡大些的同學把我送回家裏。我母親看護了我幾個星期；我睡在牀上，她很溫柔地和我談心，人們也來問

候我的病體怎樣。可是醫治好了之後，人們就不再理我了。這是我很失望很不快活的。所以我好了許久之後，我還是很埋怨我這個斷臂。這樣我就明白，你如果是病了或傷了，人們倒會愛你，但是一到好了，他們就不愛你了。還有一種似是而非的謬論印入我的心靈——那就是所謂愛須要經過苦痛。在我一生的兒童生活裏，我是著名的一個多病的孩子。

有一天日落黃昏的時候，我站着望着那堅白幽暗的小徑，一駕馬車轉灣來了。兩匹雪白的馬拖着車子很迅速安穩地奔跑。馬車裏坐着兩個黝黑的人物。他們來得和夢一般的毫無聲息。兩匹馬昂起頭來向着晚霞渲染的天空。得得的蹄聲漸漸愈加清晰了，於是馬車滾近我們的門前，我父親從車輪上跳越下來。其他的一個人慢慢地謹慎地跟着下來，我看見他頭髮都已白了。他和我父親兩人都是穿着店家的衣裳。我父親的寬邊軟帽子罩下他的左眼睛；他還戴着一條黑領帶。隨風吹起飄盪。他轉過身子的時候，我又看見他的五光十色的腰帶上的光輝燦爛的鈕扣。

這是我父親拋妻棄子漂流七個多月回來了。他回來時發見另外一個男孩——丹尼——早已添加在我們家裏了。他帶着他的馬到邁聖約瑟，用盡種種方法方纔進到一個眼科醫生那裏服務。他替醫生駕車，還說他自己是在學做醫生。那時候（美國）中西部的醫生常常都是由大學校訓練出來，而是由於實際工作培養出來。

我父親買了些黑綢給母親做衣裳，她站着穿上一套寬大的印花布罩衫，赤着腳，疊起手，很愁悶地凝注着這些綢。

「現在你再不能說我沒有替你做過一點事了！」他對着她說。

「難道你連一句好話都不會說的嗎？」他很苦悶地繼續着，在她沒有回答的時候。

「這真是美麗的，」她回答說，她的眼淚開始滴落到光亮的綢上了。

他掉轉身子踏進廚房裏，和白髮醫生一塊兒坐下。他們把威士忌酒瓶互相遞飲。

第二天我聽見廚房裏發出來的怒罵和哭泣聲音。我惶恐地爬進門邊，事情惹出來了，我知道那一定要使我苦痛的。我父親站在門邊責備我母親和醫生共飲了威士忌酒。他還拿些別

的不可思議的事情來責備她……她起初感着憤怒，隨後就哭了。他還繼續咆哮地說什麼她「和一些男人私通。」雖然我是這樣小的，我都能直覺地從他嘴上的胡亂譴蔑知道他是在信口瞎說，明明是信口瞎說。他拚命做作想藉他的聲音證明他真的是在大怒，而我則很覺得羞慚肉麻……好像我自己犯了什麼事情一樣。

我母親咀咒他爲什麼要故意譴蔑人家。他說，對的，他還願意教她稱他爲專門譴蔑的人！他扭轉身子走到馬欄邊；幾分鐘之內他就帶着馬回來，繫在馬車上。醫生走下那小徑了，我父親過去迎着他。於是他又回到廚房裏來了。

『出去和醫生握手送別罷！這是我的妻待我的賓客的正當道理呢！』

我母親屈膝跪下，禁不住悽楚地號哭起來：『不要走，約翰！不要走！想想我和小孩子們能！但是他掉轉頭就離開家裏了。我母親直挺挺地臥在地板上，哭得非常厲害，喉嚨都乾枯了。我趕快跑到門前。馬車正在堅白的小徑上趨行，雪白的兩匹馬安穩快捷地趕着在跑。他們有時昂起頭來很自負地朝着天空。』

第二年秋天，我外祖父把我們從這個農場搬到一個小小的村莊，就在那邊界上有一幢舊的廢棄了的兩間房的木的屋子。裏面灑有糊邊也沒有天花板。在房子裏站着一直能夠望到屋頂，上面有許多的罅洞可以窺見天空。那是我很歡喜的。屋子外面的泥土堅硬得像烘乾過的一樣，沒有草，沒有樹，也沒有花木。我也喜歡，因為牠很別緻不同。

我母親現在和我談話活像我們是朋友一樣。我父親不在的時候，她常常都是這樣。我們一同把她的織機裝好了，她開始編織地毯和氈子。村子上的人們不但有工給她做，並且還把一束報紙送給我們，我們就用來裱糊屋子。我們用麵粉和水調成幾大盆的漿糊；我把報紙攤在地板上，我的母親把漿糊塗在上面。然後我們把這些報紙一層一層地糊在牆上，因為這就可以防護冬天的寒冷。糊牆的時候，我們談起坊壘，我的幻想常常都是超出實際範圍之外，現在在坊壘的問題上也是這樣。我做過許多夢了：我的母親出去了，回來發現我把兩間房子用可愛的灰泥粉坊了呀！她站在那間窗洞開在角子上的前面的房子中間大喊：

「我確切說，很好，誰糊的這房子呀！」

於是我望着她瘦弱的身軀美麗的眼睛很自負地回答說：「我糊的喲！」

夢就是這樣做完了——我的夢從來沒有比那個真切近真實的。即使現在——有時候我還驚訝什麼是真實，什麼是幻想呢；即使現在，有時候我想或許這些過去的年代將會漸歸消滅，我也將會知道我不過是在做夢罷了；因為要了解什麼是永久存在，這是很困難的喲。

我母親和我糊好了房子之後——我也難於記起我的兄弟和姊妹了——我們用力去鋤屋子周圍的繃硬的泥土，預備春天在那裏種些甘甜美麗的豌豆。但是泥土太堅硬太硬了。這是需要墾肥的，我母親渴望地說。因此我攜着一個糞箕和一柄鐵鏟，沿着路拾集肥糞，夢想着芬芳的花牀。

現在我們是市鎮上的人民了，那是很可欣幸的事，因為不見得人人都能住在市鎮上呢。我們的鄉村有一條大街，一條闊路沿着街直走下去。星期日一般少女都在那裏駛來駛去，和那些靠在店家門前的男子們唱唱情話，互通款曲。那裏有一所學校，我每天都要去上學的；一個小教

堂我母親稱它爲基督教的。堂現在我們既然住在市鎮，上她以爲我們不應該「行爲像一個漂泊者一樣。」所以有一次星期日她要我們把腳洗乾淨，跟着她穿過空場到基督教的教堂裏去。一位婦人在那裏給我們每人一張有圖畫的小卡片。圖畫上現出一個人穿紅色的長道袍對着一個小姑娘在談話。這就是耶穌，但是誰是耶穌，我卻從來沒有聽過。我的注意緊釘在那位婦人握在手裏的一包有顏色的畫片，等着她或者會有一時將牠放下而且將牠忘記。因爲在我的幻想裏呈現出我們的屋子通用畫片糊着了——一長排一長排紅色有光彩的畫圖。但是那個夢始終沒有實現，因爲那位婦人始終把畫片緊握在她的手裏！

幾日之後父親回到我們這裏來了。他沿着鐵路軌道走來，遇着幾個人問了我們的住所。現在他不再提要做醫生，要很快地賺許多錢，也不說要使我母親穿綢着緞那些夢想了。正巧相反，他的光榮都被剝奪了。他的漂亮的衣裳換上一件污穢的汗衫和一套青色的套袴。他那匹跑得飛快的白馬已經沒有了——在什麼地方，他是不會說出的。但是在我看來他是畢竟沒有什麼變動。他可以忘記他的做醫生的夢——但是我不會忘記。有過好幾次了，即使在我成年的時代，



有人問起我父親的職業，我便心不由主地回答他說：「他是一個醫生。」有時候突然想起他並不是醫生的時候，我就會給一陣奇怪的疑慮支配住了——他是呢，還是不是呢；我不是曾經有過一種夢想至今還印入心坎的嗎？我又驚詫什麼是真實和什麼是夢想了。

父親和我們相見不過幾分鐘，他就用一種神祕的聲音告訴我母親他已經殺了人，他一定要離開這個鄉村，不然就要被捕「受絞」或是送入「監牢」吃無期徒刑。我又看見了他那種傷口雖黃的神情，使我感着羞慚肉麻和慚愧不安。我母親現在很頑忍緘默，並不哭泣。他生氣了，咀咒他對他的不信任他——她自己的丈夫！她翻轉背向着他，望着門外那塊給許多怪醜的，強韌的曼陀羅花長滿了的空地。

「你應該自己覺得羞慚，當着孩子面前講些這樣的事情」她祇說了這些。然後她又氣憤地說：「假如你想要拋棄我們走開去像你過去那樣，你儘管去；不必說些什麼不相干的理由來做藉口！」

她揭穿了他的西洋鏡，他就不禁張惶失措。他對着她的背說；他在西部可以賺許多的錢；他

會來接她和我們這些孩子！她很快地翻轉身，望着他的嘴唇。他望着她穿着一套舊的印花布罩衫站在那裏，望着她的面龐，曾經那麼嬌嫩，現在卻滿面的縐紋的。即使這些縐紋還是不能掩沒她的誠意和熱望；一雙眼睛仍然還是年輕的而又美麗又碧烏，眼眶邊還長着長長的絲絨般的睫毛；她的頭髮又黑又滑又光潤，像烏鴉的羽翼一樣。她的外貌這麼軟弱，立在他的面前。

我父親的嘴唇竟會變成瘦弱鎮靜，他的面頰方方正正——和現時一樣。我從沒看見過像我母親這麼快的一個轉變——她立即倒在他的懷裏了；哽咽悽楚好像她的寸心便粉碎了。她那淚人似的面孔正巧藏在他的襯衫前面開口的頸項邊。

以前我從沒看過他們之間有什麼愛情。我跑到後面園裏，躺在鷓鴣後邊哭了。爲什麼，我不知道，我覺得很羞慚，恐怕有人會要看見嘲笑我。我淚停止了，我就開始編造一個故事，預備有人定會看見我的紅眼睛：那我就好說我剛纔走路跌傷了腿！或是說又在害着痲症但是爲要免除那種即使是偶然的事情，我立了起來憑着鷓鴣遮住了廚房，偷偷地溜到那塊空地上曼陀羅花的中間。我很久都平平地躺在地上。在我上面飄拂着許多曼陀羅花和向日葵，再上去就走一片

青天蓋着一層輕輕移動的浮雲，給那帶有許多故事的風吹起前進。自然，在那上面是有許多故事的……誰不願意乘着風呢。假如他待着了機會！

……第二天我父親又拋離了我們。他乘一部鐵路上的搖車走了。許多人在車沿上坐着。我們通都站住鐵路上望着，我母親的面孔帶着很深沉的憂愁。有時候我父親舉手揮揚。他走遠了，揮揚他的帽子。我們望着，一直等他走得很遠祇是一點黑點子了。甚至在那時候，我們還極力睜着眼睛企圖作最後的一盼！是的，他在那裏……霎時就不再看見了……那確是祇是一個黑點子了……於是 he 去了。光亮的軌道遠接到天涯，融和混合，衝過世界的邊緣了……我父親就是到那裏去了……到了幸福所在的遠方去了。

## 二

今天海洋是灰澄澄黯然無色的，太陽給北方的冷霧掩罩着。我的生活，在這些長遠的年代中間也是這樣：灰澄澄黯然無色的，暗中摸索着，無所成就。許多事情都是祇有開頭沒有結局；或者即使有結局也是失敗的。祇有一件事竟是我所仰賴的——貧窮和不定而已。

我們的帳幕，牠的顏色正和牠下面的硬塊泥土的顏色一樣，近着柏格托里河邊。我父親把繩安插在一塊低窪的地上，那塊介乎特立尼達鎮邊郊上一排兩三間房構成的小屋子的後面的園庭，和鐵路軌道之間的地上。鐵路是築在一座用煤匣裏的熔滓，板岩和石塊築成的堤壩上面。每天貝德麗和我與我們的兩個小弟弟拖着麻布袋沿鐵路軌道去拾取那些從機車上落下的煤塊，把布袋裝滿。每當火車鳴鳴地走近來的時候，我們趕快衝到軌道旁邊，對着那些轉眼即逝的車窗裏的漂亮的人們揮手相送。

你如隔河望去，在那排小屋子的對面，你就看到許多灰紫色的小山崗拱衝着直上那邊山

峯頂上的入口。那些就是落機山脈的山麓。那個山峯——非喜峯——有一哩半多高，我父親驕傲地告訴過我們；並且活像剛好他還說過：

『望望我的山看，那是我替你們找到的呢。』

『秋天的時候，』他繼續說，『我要帶你們一件到那裏，我來射一隻野鹿，然後我們大家就好吃鹿肉了。』

環繞着我們的事情件件都是很新穎而又奇怪的。我們的帳幕裏面，三張牀很適意地排在一邊。另外一邊幾乎就是等如一個客堂，那裏擺着：我母親帶來的寶貴的縫紉機器和自鳴鐘，並且還有一張搖椅。一張搖椅，一座自鳴鐘，一架縫紉機器，一座高山，還有鹿肉……我很驕傲地歷數着我們的繁華物品。

我父親在門前蓋了一個木板的棚廠作爲：廚房用的。他出去賺三塊錢一天的時候；我母親就在那裏作工。他自己有了兩匹馬和一部貨車，從河牀上拉載泥沙運到別些地方，有時他又拖着磚頭。我很高興站在那幢橫亘着河水上面的橋上，看守他駕着車子趕過來，黃昏時候我跑

去迎接他。他會把我騎在他的一匹馬上，我很驕傲地跑回家去，希望所有的鄰居都會看見我。

我母親平常總是表示着一種恬靜而又遏抑了的興奮的狀態；當我父親的面前，她現在更加很謙恭。因為他真的是在賺大筆的錢了。他說話來比先前更加誇口了。他快要變成真正的財主了。我母親仍然保持着她的沉默。

隔了一些時，姨母海淪受我母親幾次懇摯書信的招引，很熱心地很高興地跑來和我們聯合做一塊。她長得更加美麗了；玫瑰花瓣都沒有她的皮膚那樣的柔軟光滑。皇后都沒有那個比她更能夠得到人家的傾心屬望。還有她的笑哩！每逢她笑的時候，人人都會不知所以然就跟着笑了起來。那些醜陋的姑娘們常常隔了屋後的籬笆立着和她閒談；對於她的美麗容易引起她們去妬恨她；當她飛快地跑進了她們的後門裏去的時候，她們的眼睛就都表示着很誠摯的熱望。她幫助她們調製潤膚的藥水；使她們的皮膚洗得柔滑潔白；她用鷄蛋替他們洗頭髮，使之發揚光潤；他替她們剪裁衣樣；每逢星期日的晚上她們有交際的時候，她把她們的頭髮梳得蓬鬆高聳，有時她還借給她們一條裙子或是一件罩衫。她很有能力對人慨慷了，因為她有比她

的美麗還更多的東西哩！

她考慮過了甚麼工作於她纔算最值得——因為她明白她的價值。鄰居的姑娘們議論着洗衣作裏的工作。她很躊躇：那有甚麼報酬呢？她們定會記得她在前幾年做僱女的時候，她曾經賺過六塊錢一個月，還有膳宿哩！並且——她的粉頰是泛着桃花的——那位東家的長子曾經是他的愛郎，她現在還是和他訂了婚的。

我的母親和父親都勸她仍然出去做個僱女，因為洗衣作裏的女孩子都會「變壞」去的。她卻面孔紅起來了，她並不怕勞苦的工作，但她到處都能夠留意她自己！他們定會記得，洗衣作裏出的工錢是比較多的，並且每天祇有十小時的工作，不像在私人家裏做事，要從太陽出山做起，直到太陽落山或竟到半夜才止哩。她和鄰居的姑娘們費過許久的辯論和商量之後，就決定到洗衣作裏去做工，起初管理夾布機器，賺七塊錢一個星期，希望此後管理漿衣機器，可以賺到十一塊錢一個星期。

從頭起她就每星期的工錢都交給我的母親，經過兩次三番的推讓，她纔肯為她自己留

下兩塊錢。

「我已經有了許多好的東西，瑪麗；你和孩子們都還沒有。你們不能夠老是度着漂泊者一般的生活。等你們也有些好的東西，那末我就願意多留存一些了。」

她是喜懽顏色和美麗的東西的；她像這樣的犧牲牠們，牠要受到怎樣的損失，那是從來都沒有人知道的。然而多少年來我們大多靠着她的錢——這樣或那樣弄得來的——纔能夠有那些美麗的好衣裳。自從海倫每星期賺得了工錢以後；她在我們家裏也就取得了和我父親平等的地位。她和他一樣的可貴，一樣的可敬。他們彼此平等人一樣的談話，他們彼此平等人一樣的相笑或相罵。我的母親熱衷地靜聽着，她的兩手在她的胸前交握着，我們孩子們有一個要是攪動了她的時候，她就會呵斥：

「你不看見你的父親和海倫姨母正在談話嗎？」

我父親和我母親相罵的時候，海倫總是要插進去，中途打斷他的。因為她是疼愛她的姊妹的。她昂起頭來的時候，她的頭髮搖得蓬蓬鬆鬆的，憤憤然提高了她的聲音。



「你不能够對着我，也講那樣的圖約翰羅澤士！你也不能管束我像你管束瑪麗一樣，因為我在這裏付了我的房錢和飯錢呀！」

這是真的！她付了她的房錢和飯錢，沒有那個有權利能夠去「管束她」。我的母親就不同了，她從來都不能夠傲然自由自在地昂着她的頭說是：「在這裏我是付着我自己的生活費呀！」

每逢海倫動氣的時候，我父親就難於確定他的地步了。因為在她的美麗之下深藏着野性難馴的氣質，她從來不會像人們所謂就範的妻子一樣「受人樊籠」的。她常常恫嚇着要「抓出他的眼珠來」，她的每一句話裏面都有這種意義。縱使有三倍於她那樣大的身軀，她還是能夠進攻他的。有時候她憤怒得連話都說不出來；那時她就索性使出一種原始的、野蠻的手段，那差不多好像是從本能上發生出來的，和她平常行爲的嫺雅氣色真是相去十萬八千里了。她會驟然暴跳起來，正要衝出房門，揮手揚拳把她的衣褶的後緣都擰着腰背上。我父親祇是含着怒一聲不響地呆立着。她對於這樣一種的侮辱簡直是沒有回答。

我們現在是城裏的人了。特立尼這十足有五千居民，但是號稱有一萬。那裏有一所小學校，還有一個高等學校。高等學校的校舍巍然高聳在隔河山上的叢林裏面；那裏盡是住着一些有錢的人家。高等學校和有錢的人們似乎是結牢了的。我們這些住在軌道那邊的人們自然知道，無論如何永不能夠夢想去進高等學校。

小學校的校舍是在市鎮另外一邊的山上，牠的正對面就是古代歷史上有名的僧大非特雷爾；最初印第安人，其次西班牙人，再次白種人的先鋒隊都是從這裏逐漸移殖到西南部去的。在僧大非特雷爾的挨近一個突出的山峯的腳邊，就是一所我生平所看見過的第一個小學校。每天我手挽着小弟弟喬治領他到那裏去；我們知道我們是足履聖地了，因為我母親常常講起那裏就是這樣稱謂的。那些教員都很整潔，穿着裁縫做的衣裳和白的胸衣，操的語言，最初我差不多是不懂的。我母親第一天就會向一位教員這樣解釋過，說我是將近十歲了，在從前的學校裏已經讀過『第三冊的課本。』那位教員注視着我母親許久的辰光，他的眼睛從洋布衣衫上一直看到一雙筋粗皮老常常都是黑色的手，然後又望着那副勞神深思的面龐，映着那燦爛明

媚的一雙黑眼睛在發光。這一雙眼睛是年青的——但這一雙黑手卻可算得是一個五十多歲的磨擦東西的老婦人的手了。

「是的，」那位教員最後纔說，「我知道了。」

她是一個慈愛的青年教員。當我在她面前抖抖擻擻地念書的時候，她對於我的那樣懣懣懇懇的態度和那不願滿屋子裏都是一些錦繡衣衫的男女兒童的掙扎，她便很亢奮地默笑着。於是她命令我到黑板面前去默寫數字。一種怕降落到低年級去的恐懼驅策我走上前去。然而我是多麼膽戰心驚啊！數目常常都是我的仇敵。我胡亂寫下了一陣數目……一種生來的狡詐就出來幫助了我——我知道她以為我祇做了一個錯誤。事實上也誠然是這樣。

「你怎麼會做出這樣一個錯誤呢！」她宣佈說。我驚心失神地望着她，但是也不回答。她便拿起粉筆，寫出那個簡單的問題。我儘是凝視着她的手，就是到現在將近二十年以後，我還清清楚楚看見她所寫的數字和她的長而又白的手，帶着一個金戒在第三個指上。

她把這個方法繼續了幾個星期。我記得她所說和所寫的，但是我從來都沒有懂得。一排數

字在我眼面前出現，至今還是如此，活像一排兵士站在我面前準備了射擊，祇爭最高的一個發出命令就要『開火』一樣！

在那個學校裏我覺得很羞慚。靠外一排的前面席上坐着一個小小的姑娘。她的皮膚是白的，她的頭髮很厚，差不多也是白的，她的衣裳，鞋子和襪子常常也都是白的。教員問起她的父親的時候，她回答說：『我的父親是一個醫生！』我就很驚訝地注視她。她坐在席上很挺直的；教員常常拿着她的筆記簿子舉起來給班上的同學們看。書法的端正潔淨正和她的人品一樣；兩旁空下的邊又寬又勻；連一點錯誤都沒有。有一天放學之後，我的癡迷心促使我跟着到她的家裏去。她住在一幢磚砌的，低而且大的平房裏面，周圍包着一塊種着許多花木的草地。青草修理得和窗戶上的玻璃一樣的平滑，一切的東西都是井井有條而又很幽靜的，就是竹籬和門戶也都油漆得雪白。

「慈母節」的那一天，白姑娘的母親來了，坐在教員的近旁，和其他的婦人們周旋。我的母親穿上一件新的洋布衫，束着一根腰帶；我很驕傲地挨在她的身旁走到學校裏去。她站在教

室裏的後面，和一班穿綢着緞的婦女們隔離得很遠，她們彼此從容嫺雅地攀談的時候，她的驚惶懼的眼睛就凝望着。從那次以後，她永不再去了。然而在她看起來，學校仍然是一塊聖地，送她的子女到那裏去讀書那也就是一種光榮。

有一天我們的教員走開到旁邊，另外來了一位，拿着一本講「習俗」的書讀給我們聽。我懂到了怎麼用叉吃東西，和咀嚼的時候應該把口閉起來。於是她又讀到關於洗牙齒的事情，但是在我先前除了有時候看見我母親在手指上塗些黃肥皂去擦牙齒以外，從來就沒有聽見過那麼一回事。然而要我去請她真的替我買一只刷子專為我做我洗牙齒用的，這會多麼可羞呢！這位教員又讀到所謂每日洗一次澡了。那怎麼能夠辦得到呢，我真無從想像。因為只有星期一我母親纔洗衣服，而我們這許多的孩子們必須在那最後一次漂洗衣裳的水裏面纔得洗澡；大的最先洗，最小的最後洗。

於是這位教員又讀到關於失眠的一章。假如一個人睡不着的時候，應該起來散散步；或是在房裏備下兩張眠床，不能睡的時候就可以由這張床上翻到那一張床上；新鮮的被褥便能使

人安睡！我從來沒有看見過床上的被褥，我們用的只是氈單。至於應該更換到甚麼床上去好，那更是一件難題了！因為我們八個人總共只有四張眠床。自然，我想到了，像那個白小姑娘一樣的人們是這樣辦法的。我便想像她在半夜起來和躡入另一張床上去的情形。富人們或者在夜裏是不能睡的；夜裏不能睡是貴族的氣息罷。我留心察看那個白小姑娘，她似乎對於上面所讀到的一切東西都能夠心領神會。

雖然她那麼十全十美，那年的勝利却是我的。不到半個學年，我就坐在遠靠着外邊那一排的後面的一個席上——而她只是坐在前面的位子了。後面的那個位子是一個光榮的坐位。啊！凡屬坐在那個位子上的學生就是這教室裏的最好的一個，無須教員很多的幫助或改正的。每逢別些孩子們對於一個問題都不能夠答復的時候，教員便會很信任地轉向那個光榮的坐位上說——

「瑪麗？」

帶著永遠不離開她的面龐的一雙眼睛，我便站起來回答。全教室都注視着，靜聽着期會。

答出一個錯誤來。我雖然穿著退了色的衣服，長着粗劣的頭髮，從來沒有見過牙刷或浴盆，從來沒有睡過被褥，穿過寢衣，我卻兩手垂直地站立起來，回答得沒有半點遲疑，沒有一點錯誤！那位白小姑娘，雖然她的父親是個醫生，也必須靜聽啊！於是那個白小姑娘，就請我去參與她的生辰會了。我母親，允許我去買香蕉做禮物，但是經我哭了一陣，說是每個人都有禮物的，她纔憤然地去買了三隻。

「她們是有錢的人，」她望着那些昂貴的香蕉苦悶地反對說，「用不着再多給她們了。」當我走到那個小姑娘的家裏，看見其他的兒童送了許多的禮物：書籍，銀器，手帕，和其他可愛的東西，那些在我生平都是從來沒有看見過的。神話上說過那些東西，但我從不想到牠們真會有的。那些東西陳列在一張覆着金碧輝煌的錦繡檯布的桌子上。我必須走近那些禮物的面前，放下我的三隻香蕉，偷偷摸摸地觸着那金碧輝煌的錦繡檯布。於是我走近靠牆的一張椅子上坐下，竭力把我的腳隱藏起來，心願我是當作不會來。

別的女孩子和男孩子都很自由的——他們以前都曾參與過聚會。她們毫不鄙視地

隨便地談笑；有人問起他們問題的時候，他們也不會噤聲囁舌的我呢！每一秒鐘的過去都是愈加覺得苦惱了。在我自己的世界以內，我能夠回答甚至還能夠領導，走下那邊鐵路軌道的時候，沒有那個孩子敢觸碰我或我的弟弟喬治。假如他真的觸犯了我的話，我就會拿起曼陀羅花的枝幹來做武器。但是我這次的遭遇卻是一種新的傷害。在學校裏我在這個白小姑娘面前不會有過像這次樣的感覺：那裏我不過學到了一個極寶貴的教訓——她是非常整潔而有秩序的，但我能夠做而且學習她所不能夠的事情。因為那樣同時也因為我的教員愛護我的緣故，所以她不請我去參加她的生辰會是會覺得很羞慚。

『自然，假如你是太忙了不能來的話，請你不要因為我請了你，便覺得不能不來。』她會歷這樣說過。雖然她的年齡還祇是十歲光景，她卻這樣老練了。我當時雖則很糲糊地覺得有些不對，然而我很感激地望着她，回答說：

『我一定來。反正我沒有事情做！』

現時在這裏，我是到了一個華美的盛會場中，我是不配的。我費了很大的犧牲纔帶來三隻



香蕉，結果只是看到沒有那個孩子會夢想到這樣賤的一種禮物。我的衣裳在我離家的時候看起來是很豔麗的，一到這裏卻變成使人羞慚的襤褸不堪的了。在我孤寂沒人理睬的當兒，一羣媽媽走來叫我們到另一間房裏去，坐在覆着白檯布的一條長桌子旁邊；那些珍奇的糕餅和水菓拿來和我的三隻香蕉比較，真使我的心情下墜了。僅僅那種想要回去把這一切的事情告訴我母親的願望，和我想要知道世間上那些即使有損害我的事情的願望，阻牢了我乘空偷出門外，奔回家去。我就坐到席上靠近一個男的小孩子的旁邊。

「你住在甚麼街上？」他開始作一種客氣的談話詢問着。

「鐵路軌道的那邊。」

他驚奇地望着我。「鐵路軌道的那邊！只是鄙野的孩子們纔住在那裏呢！」

我睜視着他，設法想些甚麼話來說，但是不成功。

他便找出另外一條談話的路線了。

「我的父親是一個律師——你的父親？」

「運磚頭」

他又凝視着我。那逼得我要攆他到鐵路軌道的一邊去——好一個他，帶着一副眼鏡，穿着一套店家做的衣裳！我們對於這樣的小狗種是要用冷箭去打擊他們的。他是夜郎自大的遼東豕，那也就是他的所以爲他哩！但我卻真真實實不懂得究竟爲着什麼。

「我的父親不運磚頭啊！」他告訴我，活像要把這件事趕快提出證據來似的。這有甚麼得罪他的地方，我不明白，然而我知道，他是那末認真的。所以我就報復了他。

「我敢賭誓我的父親一定能夠打你的父親！」我告訴他，恰好當着一個和藹文雅的老媽媽屈身在我們的後面，手裏捧着一大盤的黃色冰淇淋。

「喂，克納能，你們談些甚麼呀？」她很親匿地問。

「她的父親運磚頭，她家裏住在軌道的那邊，她還說她的父親能夠打我的父親呢！」克納能回答說。

「那沒有甚麼，寶貝，那沒有甚麼喇，喂，正好去吃你的冰淇淋罷。」但是我看見她的眼睛

很厭惡地瞪着我，而我也知道那就是這麼一回事了。

克納能把調匙投進冰淇淋裏面以後，再不睬我了。我把我的調匙拾起來，但是觸着盤子劈拍的響。一個很別緻穿着新衣服的小姑娘，髮辮上鑲着光輝燦爛的白絲邊的，正顏厲色地望着我。我再也不摸那調匙了，只是把手垂着坐在那裏，望着人家闕無聲息很泰然地在吃着。我知道我再不能像那樣的吃法了，假如我硬要拼命地狼吞下去，那末整個桌子上的人都會聽得見。老媽媽回頭來了，敦促我吃，但是我說我是不喜歡冰淇淋或糕餅的呀！她便拿些水菓來勸我，我接受了，心想這我可以把牠們帶回家裏去吃。但是等到這些孩子們通都散了席的時候，我看見他們都沒有那個帶起水菓走的。所以我也就把我的放在寶貴的冰淇淋和糕餅的旁邊。

在一間相鄰的房子裏，小孩子和小姑娘們都在挑選着遊戲的同伴。這位白小姑娘正在端正正地坐着鋼琴面前準備彈奏。我的眼睛呆釘住她——想要能夠彈彈鋼琴啊！除了我之外，人人都有人挑選着去玩遊戲。沒有那個孩子會來對我鞠個躬，問我：

『你高興和我做同伴嗎？』我看出了他們有意地迴避我……他們有些原來在學校裏都

最笨極了的孩子啊！

我的小女主人的母親勉強做作仁慈：

「你身體不舒服嗎，瑪麗？」她問着「你想回家去嗎？」

「是的，太太。」我的聲音是粗笨的，低微的。

她把我帶到門邊慈愛地笑着說，她希望我定會有愉快的時候。

「是的，太太。」我粗笨的聲音回答說。

我後面的門接着就關上了。內面的遊戲正在開始，孩子們的聲音，嘻笑喧嘩，正在叫囂。當我走得很快的時候，我回轉頭來朝着那橫在十字街頭的屋子很冷肅地觀看：怕有人定會把頭伸出窗子外面在探望，以爲我是有多少的心事啊。

假如有我認識的人看見我眼睛裏含著眼淚，我定會說……

春天到了，最初只及於那些平原和山脚下，然後就移到山頭的雪上了。特立尼達的棉樹上

帶着幾分綠色的春意，柏格托里河給雪水漲得一天一天地高起來。每天我們都站在河邊的兩岸上望着河水漸漸地侵蝕到我們帳幕面前的那排小屋子邊了。河水朝着鐵和土敏土砌成的鐵橋衝來，人們很惶恐地回想起十年前春水汎濫曾經把偉大的鋼鐵建築都衝倒了，並且還把市鎮淹沒，打戲了一個新的河床。每天晚上我們去睡的時候，那種急水的暴號聲音就打進了我們的耳鼓，人們通夜都是隔些時又起來聽着；他們在河岸邊沒有止息地來來往往地亂蹓，低聲細氣地談話。

那是一個東方纔發白的很早的清晨，我母親的恐怖聲音驚醒了我們。我父親還很堅持說來得急穿好衣裳，但是等他再向外面看過一次回來他的聲音就充滿了恐懼。

『快速收拾你們的東西就跟着來罷。』他命令着。我們給寒氣冷得發抖，跟着他走出了帳幕，沿着兩個壕溝中間的田塍走向鐵路軌道邊去。河岸已經衝倒了，河水漲滿了壕溝和低窪地方，一種危險的聲音從蘆葦和楊柳樹中間打得過來。這是一種恐怖的聲音啊……瘋狂的洪水衝着漲過來……自然力帶着一種最後的聲音在說話啊。

從這種半黑暗中，我們聽見那些自小屋裏逃出來的男男女女哀號呼喚的聲音。我們走到一個介在鐵路軌道和我們站立的地方之間的壕溝邊了。這已經漲滿了水……我們都困住在內而呢！

『這還不深，愛麗，』我聽見我父親說，『不必喫驚。』

他走下來抱起喬治和丹，一隻手一個，又踏進大水裏面。我哭出來了……他怎麼能夠抱起來喬治而拋下我在這裏呢……喬治不能一個人在那裏呀！我們看見他模糊的形影竭力奮鬥走上那邊的岸上，於是爬上礦滓的堤壩上去了。他再回頭來了，抱着安尼過去；他又再回來，每一次水都更加浸到他的後臀上來了。我覺得他把腳試着並且還用腿子奮戰着那些沖水的水纜。我和貝德麗抱過去。我奔到喬治那裏，他的小手緊握着我的。

聲音穿過壕溝來了。

『你先走。海倫。』我母親正在說，而海倫回答說：

『不，愛麗，你先走。留下我；我正願意等在這裏呢……』恰好那就像是她正在談着星期日

下午的散步一樣！而且沒有一種任何一秒鐘之內都會可以把她衝走的高漲的大水。

我父親的聲音和波濤的隆隆聲一樣地叫着：『不要爭論！』

他把我母親舉起在手裏，蹣蹣跚跚地抱着她跨過了大水。海倫現在只是一個黑而又瘦的輪廓立在河水那邊的一片小乾地上。嗣後一忽兒她也立在鐵路軌道上我們的旁邊，只是我父親的腰上都溼透了。

軌道下邊的高地上就是一所車站分站长的大房子。那裏火光正在燒着；人人都在走上來，人人都在靜聽着洪水的聲音。我們急急地趨向有火光的地方走去。是的，這位站长說過，我們能夠歇在前面的廊道上。他的夫人走出來；我們不必驚嚇，她懇切地對我們說，雖然水是在漲得很，車站屋子還是建築在高地上，不會衝去的。即使就是把水包圍了，牠也還是立得住的。她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已經通晚都在祈禱了，她把牠對上帝的信仰用來抵抗這浩漫彌天的大水的威力。她繼續地微笑着，和一個人晚上走上黑黯的山谷，有時口裏呼嘯着一樣。我們也應該祈禱，她提議；在這樣的時候，人就不應該遲疑。我的母親望後退去；她對天主教有些事情是很仇視。

的，猶之對外國人一樣。我父親並不回答；但他雖然還不相信卻會就要祈禱了，這是爲着目前光的效力……溫暖的房子，燃燒着的蠟燭，光彩的神龕，或者還帶着香，浩浩蕩蕩的大水的聲音把危險送到了他們的胸前啊。唯有我母親嚴厲冷淡的態度，纔阻止了他利用這樣活躍的環境。

這位虔誠的婦人微笑着，她走路的時候，嫵娜無力，就和一個動物吃得太飽了一樣。有時候她走出來對我們說過幾句話，又回到她的臥室裏去祈禱。她的整個的神情都表示出上帝雖然允許了河水把軌道這邊其他所有的屋子通都困住，而「他」是在救護着這個車站的屋子啊。

我母親和海倫痛恨這個婦人的態度：在洋台上夜裏的空氣是很冷的；我的父親給水溼到了腰上，我們通通祇穿着半身的衣裳。然而這個婦人並不邀我們進到那個溫暖的屋子裏去。她要我們祈禱——但是我母親不是一個在強迫之下肯祈禱的人；她對於那些事情總是十分誠實。

天漸漸在亮，水繼續在漲，我母親和海倫從洋台上的一頭，望着我們的帳幕時的模糊的輪廓。這還祇一半是給水淹沒了。



「機器是毀壞了，還有羽毛床呢？」她們彼此帶着無限淒涼失望的聲音談論着。

「約翰，約翰，那是衝走了啊！那是衝走了啊！」

我們通都跑到洋台邊去。波濤洶湧沸騰的大水裏面，模糊的帳幕的輪廓一上一下地遂着飄蕩，這邊一扯，那邊一撞，一半還是翻轉，然後慢慢地又沖起走了。木頭柱子和木料板子釘牢在帳幕上面的使帳幕直立起來。牠會撞在柳樹上挂了一回，又往前衝走；再撞住了，完全翻轉，然後連影兒都不見的就衝走了。我母親帶着滿面的絕望的愁容看着牠，一直等到牠給車站的屋子屋角遮蔽了視線纔回轉頭來。

「我們在這大千世界的一切東西都付諸流水了……我們的羽毛床，機器，自鳴鐘，海倫的衣裳……我們除了背上的衣裳以外甚麼都沒有了呀！」

我父親把手臂環抱着她的肩上。「不必那樣傷心，愛麗，帳幕是會挂在柳樹上的，明天早上我們就可以找到。」但是他說話的聲音也是帶着沉重淒涼的失望。她軟洋洋地靠着他的身上，沒有眼淚流出因，爲她老早就連哭的能力都失掉了啊。

清晨到了。這位虔誠的婦人從屋子裏走了出來，對着在洋台上發抖的我們又擔保似地微笑。大水很快地就要退去了，她宣告說。上帝的慈悲和祈禱的力量都完全證實了——上帝救全了這幢車站的屋子呢。

今天是星期日，我的心又回想到那些我的骨肉之親的人們，我還再度體念我們的活的小活劇，卑賤人們的小活劇。

我父親和母親抵抗那殘忍的現實，經過了多少次的嘗試，受到了多少次的挫敗，他們早就筋疲力竭了。他們都是誠實的老百姓，相信所謂勞苦工作之後，就會有收穫；工作最辛苦的，報酬也會最豐厚。

我記得一處地方，那裏有過一次失敗是出自一種美麗無比的环境之下的。我們的帳幕給大水衝走了之後，我父親就和一個炭礦上的主人訂立了替他運煤的合同。炭礦是在那很遠的山背裏；煤炭一定要從那黑暗的山谷中運出來，我坐在他旁邊的時候，他的給我講故事。山谷上

面的大石墩，他說是一些印度人的墓堆，他們會在那裏作過偉大的戰鬥。

「他們從山底下走上來，有些人裸着體，有些人披着氈子和獸皮，有些人睡在他們的馬上，一隻手握着馬鬃，一隻手扶着馬脚。他們就在這裏遇着了，打，打，打得一個人都死光了，連這回事都沒人傳達消息了。」

假如沒有一個人還活着來傳達這個消息，他怎麼會聽得到這個故事，他卻說不出來。這也沒有關係——對於他，和對於我一樣，幻想就和木枝與石槐一樣的真實。外國人的炭礦工人在這山谷裏作工而又寄住在我們家裏的，在他看起來都是些浪漫的人物；在他們的奇異的語言裏面就不免帶着一種有顏色的而又說不出的冒險。很遠的山脈上的黑暗的樹林在他很神秘地稱呼着——那裏山上的獅子，和野貓暴號着，而大地也只聞着荒野的氣味。我們居住的屋子用三尺厚的堅牆築成的，和一般墨西哥人與印度人的屋子一樣；正不是一幢屋子，只能算是一個抵抗侵凌和防禦那些晚上的脚步輕軟的野獸的城堡。

在我母親，那山谷上面的石墩，過祇是一個響尼蛇的洞，那些石塊怎樣砌成那末一個山

峯，她也是說不出來的——她永不會相信幻想的事情。外國人的炭礦工人在她也不過是些生虱子的人們，那使她不得不在我們每個人的頸項上繫上一個盛阿魏的小袋子。虱子是不喜歡阿魏的。懶惰的愁雲飄舞着頭上……是呢……非呢，她痛恨懶惰的事情啊！那邊黑暗的樹林，只是說明我們住得離我們這些孩子早就應該去上學的市鎮太遠了的那末一回事。然而……我很詫異……她的眼睛總是很誠摯的。或許她是不敢讓她自己看見那些浮雲與黑暗的樹林或者山邊的成熟了的瓜果罷。……這些工人連舉起他們的眼睛離開大地望一望都不能夠辦到啊。她似乎只是暫時的住着，等到炭礦上的主人從城內回來「結算」清楚，我們就會有足夠的錢回到特立尼達去。

十一月以後，炭礦上的主人回來了。他是一個小小的人，一口黑鬍鬚，戴上一頂圓頂的硬氈帽，我母親燒飯，烘餅，非常的高興。幾年以來她都沒有燒過這樣好的東西。

「喂，寶歐先生，請坐，隨便自己用些罷。」她很自負地向他說。寶歐先生取去他的圓頂的硬氈帽就坐下來。他獨自一個人嚼着吃，我們望着他。我父親坐在桌子的一端，堂堂正正地和他談

話，就和人們彼此相互的談話一樣，我母親在桌子旁邊招呼，勸他多吃一些。我們孩子們靠牆坐着，望着他一片又一片地吃：好的食物是沒有多餘了。他走了，我們還能夠得到一點豬肉和荳吃而已……不竭不盡的豬肉和荳啊。

黃昏時候我從外面玩了回來，停住腳在屋子門背聽我父親鬧着大叫：

「我的妻工作得像隻狗一樣，現在我們還不能夠替她買一件襯衫呢！」

寶歐先生很客氣的聲音回答說，「看合同罷，羅澤士君，看合同罷！」

再是我父親的聲音說，「天呀，人啊，我自五月做到現在，我還有我自己的一對馬和馬車，天亮就起頭，天黑纔回來。」

這個謙嚴的小人十分小的聲音說道：「你們在這裏似乎還很可以吃碗優裕的飯……你們都不會餓着哩！」

「我們從來不能吃這樣的東西，老爺，我做這些只是給你吃呀，」我母親正在哭着說。

寶歐在他一生不知看過多少憤怒的男人和哭泣的婦女啊……他們都不懂得什麼合同的

法律的條文就簽下了字的男人和婦女啊。他領有許多另躲在山脚背後的小炭礦。他回答我母親，就像我母親是塊木頭一樣：

「我只是執着合同說話，羅澤士夫人……這是你丈夫簽的字。」

簽字是很粗劣的，因為我父親不能夠書寫。他看見了他自己的嘲笑他的愚昧的和無可置辯的拙劣的鉛筆記號的時候，有種東西似乎刺傷了他一樣。「天殺的……我們這樣地工作為你的妻妾買錦繡的衣裳，供給你的兒女去上高等學校！我有一個老婆和五個兒女。看看我的老婆罷……他剛只三十歲就像五十歲了。想想這種事呀，瘟人！你到這裏來，拿出一張紙頭給我。我信任你的說話……我是從那種以人的說話為信任，並不要什麼紙頭的地方來的……我不知道你竟是一個遭天殺的，從人家的婦人和兒女的嘴裏去劫掠麵包的賊……你……」

他衝出來一把抓住寶歐的頸頸，抱着他亂擺，就像一隻烈犬抓着一隻老鼠一樣。這個小人尖聲呼叫：「約翰羅澤士，你如不把我放掉，我定要教你去吃官事！把我放掉！把我放掉！」

我母親和我父親抗拒起來而且叫着，「不要，約翰，不要……想想牢獄罷！」

於是這個小人便走了，看着好像他經過一次暴亂似的。我們的屋子裏很沉寂，空氣很嚴重。我母親自己倒在牀上，一聲不響。我父親走出去，帽子都不戴，很晚纔從山上回來。他睡在牀上衣服不解，話也不說。第二天我們捲起幾件家內的用物，裝在貨車上，出發下山趕着長途回轉特立尼達。我們在這世界裏所有的東西，就只我母親從那些寄居者的身上省下來的很少一點點的錢了。

希望和失望——一再互相適應——攜手並進。我母親現在因為有了我們再又住在接近學校邊的陰影的希望而愉快。我父親在一個很遠的炭礦的鎮上找到了工作的時候，她便租着軌道那邊的丁康膳宿處。我卻很以這個屋子和海倫做給我的那套新柳條棉布的衣裳引為驕傲。學校裏我的教員問起我的住址，我就用一種狂熱的音聲回答說：

「丁康膳宿處！」

「那是什麼？」她問，她的眼睛似乎都睜開了一點。

一個什麼問題呀！人人都很確切地知道那『所謂輪焉煥焉的』『丁康膳宿處』，不過就是一幢兩層樓，遠遠地望去好似一口磚的屋子啊！我很自驕的答覆說：

『軌道那邊呢！』

我開始工作補習那些因為我晚到所缺了的學校裏的功課的時候，我便有了一種印象。一個孩子坐在那光榮的席上……我還需要三個月……那時以後他不能再坐在那裏了！現在家裏也沒有口角吵鬧，而我母親又趕着推我到『陳飾室』——現在我們有『陳飾室』了——去讀書，同時她真真實實是在家裏忙着飛跑。

兩個月過去了……我正趕上了那坐在光榮席上的孩子。他明白了這回事！有時候我望一望他的動作，我就看見他也正在舉起眼睛望着我——於是我們倆又回復到潛心細讀我們的工課了。

嗣後家裏的光景開始日趨惡化。我母親正在繼續賠着本錢。住着的人們不肯付錢，他們要求太過分，使她不能應付，更不能夠賺錢了。我父親走回家裏來了，母親和海倫把這些討厭而又



掃興的事實告訴他。第二天早上他就坐在早餐的桌子上，看着這些不滿意的發怨言寄居者進來。一個肥胖胖的女人和她的丈夫跟着一道，甩在她的椅子上很厭煩的嘆息着。一個老年人很苦悶地望着桌子上。

「你們祇管自己吃些罷，朋友，」我父親很莊嚴地說，「因為這是你們在這裏這個屋裏的最後一餐呀！」

「你是什麼意思？」老年人狂叫起來。

「我怎麼說！」我父親暴跳着。

「一個星期並沒有完結呢，」這個肥胖胖的女人很神氣地抗議說。

「你們應該把在那裏吃了這些日子的飯錢付出來，滾出去！」

早餐之後，他走上樓上敲着一間一間的房門，收錢！從他的聲音和態度上我知道這是他平生最緊張的時機之一了。他曾夢想過正和這樣一類的事情——他要把他面前一切的事情來解決的時候，他更要借重他兩臂的全副的力量。這裏不是一個真正的戰場，但是有時也不免竟

要變成有點近似戰場了。他要回去工作，他還要把這回事當作像煞有介事的新聞去宣傳。

我知道那末一回事，因為我曾聽過一個他編造出來的而又完全失卻了原形的故事。這個故事是很簡單的。幾個月以前有一個人溺死在街走了我們的帳幕的大水裏面，他的屍身幾天之後就給一羣去找尋牠的人發現了。那樣就是這個故事的始末。

我父親在酒館裏把這個故事聽來了，回到家裏就來講，說他和一羣人怎樣沿着柏格托里河邊去尋找那失了蹤的人。他把那種怎樣發現的經過，帶着幾分恐怖的瑣事敘述出來。大約一個月之後，我又聽見他再把這個同樣的故事講給一羣人聽，但是這次他卻說他只和另外的一個人尋出了那個屍身。他們把牠從泥沙裏遷出來，帶到驗屍所。

後來更久一點，我又聽見他把這個故事講給兩個炭礦工人聽。大水漲過之後他聽說有人溺死了，他以為他應該去四面看看。他開始便很覺觸地，沿着柏格托里河的兩岸走去。他走了好幾里路，起初把木頭這塊那塊地翻開來，因為那裏有些活像就和死屍一樣。他還把這些瑣屑的事實枝枝節節橫添了許多。然後……那是什麼凸出在泥沙上面呢？又一個木頭嗎？不，天呀！他

走近一點，這就是一個手臂——筆直凸出在空中，活像這個死人對他做出的信號：『我在這裏呀，約翰羅澤士！』

他用光手挖開來；翻出一層肩膀，一邊身子，一個腿，然後纔看見全身啊！天呀！他把牠放在柏格托里河裏洗乾淨來看，這也許會是他的朋友都不一定——奇怪啊，這竟像是一個朋友呀！他望着那浮腫的面上去細看——他的聽衆恐懼得喘息不定。於是他把牠抱起在手上——他，祇他自己一個呢——並且把牠帶到驗屍所；假如他自己要這樣說牠的話，這竟是一個遭天殺的怪重的灌滿了水的死屍呢——這裏他的觀衆就有一半都走近到柵欄邊去了；但是其他的一個人一直等到把死人洗乾淨，安葬好了之後纔敢動。

這是我最後聽到的這個故事。

樓上這個肥胖胖的婦人現在正和我父親爲着租錢在爭論。昨天早上那些雞蛋就是給狗——會不好吃呀！

『女士，你是什麼名字，你是一個女流；你一定要把錢付清，否則我會連你老頭子的鬍子都

不顧了呢！』

她的丈夫付清了。

海倫站在扶梯下，聽得很滿意，笑了起來。她也賠了錢，但她是沒有嫁人的，能夠經得起一點損失，我母親坐在廚房裏，面色愁悶而又嚴重。她會一再拚過她的孱弱而不厭倦的身體的力量，——然而終歸都失敗了。

我的心靈上充滿了一種不可說的沉寂。我是沒有熱情——甚至連生存的興趣都沒有了的。我是一個住在挨近學校的家庭裏的『廚房裏的助手』了。放學之後我就要洗碗碟，照料嬰孩，一不留心地搖着，嬰孩就要尖聲的哭叫。

自我母親包飯作冒險的營業失敗以後，她就跑到這裏和這個婦人談論。他們曾經爭論過一些時間和報酬的問題；這個婦人——鐵路上生火工人的家眷——站着硬挺挺地擺出一幅待遇僱女工格式，乾燥地冷淡地歷數着我的職務。後來我就交給她了。我只有的一盤的東西，在廚

房裏一張舊的櫃子上望着後面的庭園吃着。這個婦人好像就把我當作是廚房裏的一部份的器具。我是她最初僱用的第一個「助手」她想我們在地位的差別上不要犯出甚麼錯誤。我還記得我怎樣盡力地愛她，而她的答覆又是怎樣的冷淡。我不是一個孩子，剛好只是一個「僱用的女工」罷了，要懂得這些，這都是很困難的喲。

喬治丹和貝德麗每天在學校裏都和我一道，但是他們似乎都不再是屬於我的了。安尼一定要去做工，當一個洗衣作裏的管夾布機器的女子。海倫最後已經升到做一個管漿衣機器的了，運用她的力量把她女插進去。放學之後喬治常常把他的小手搵在我的手裏，走到我們分別的街頭，他回家去我就去作工。

學校裏的工作現在竟是一種重累。我那種奪取光榮坐席的夢想也烟消雲散了。這個白小姑娘，和從前一樣的完美，似乎把我的存在都已經忘記了。我的新來的教員看我也不感着興趣。我洗碗碟的時候，對着那些碗碟，和我對着那個尖聲哭叫的嬰孩，不知很厲害地哭過多少。然後我開始病了。這個婦人問我什麼地方不好……我不知道。我曾經跌斷過一次我的手臂，我告訴

她。他又正在痛起來了！最後這個婦人埋怨我的母親，我就被辭退了。我的病因着我的停工也就痊愈了。在家裏我又發現了許多的變化。我們現在住着一幢小小的四間房構成的木架子的屋裏。海倫和安尼單獨地就佔據其中的一間，因為她們在做工，他們自己付出了他們的膳宿費。安尼自以為長得很大了；她不肯做家裏的工作，或者也不尊重我父親和母親的意見。海倫的行動和說話更是在學着城內的姑娘們的習氣。她不說“*ain't*”而說“*have*”或“*have not*”了。她正在學習這些新時派的行為就和照相機裏的受光片一樣的易受感動。她買起被褥來了；她穿着薄薄的寢衣睡覺，不和我們一樣要穿着襯衫了。我母親還極端地推崇她，對於她的一切的行動又似乎都能和她自己一致；或許這是由於海倫的緣故，她竟過着在她自己的生活上的會否認她的生活。每逢星期六日的晚上我常常聽到她們倆爭論：

『你正好收起牠，愛麗。現在我有了好的東西，你還沒(*ain't*)——沒有(*haven't*)呢。』

我母親帶着抗議而又深情似地回答說：『我不高興把你的工錢通都拿去了，海倫。你自己完全不能留儲一點。』

「現在你正該把軸收好鎖起來，愛麗！你毋需乎以為我不知道羅澤士是沒有把錢帶回家裏來的。這使海倫費了很長的時間去學習把 *lock* 加在她的語尾上去。

我母親的眼瞤在地板的裂縫上回環地看着，海倫把她的一個星期的工錢留下來就走出房門去了。

放學之後，星期六和假期日，我都幫助着鄰近的婦女洗碗碟或洗衣裳，供奔走，取柴或取煤炭。因此她們就把錢付給我的母親。晚上我纔能夠回家。有一處地方，我會和一個新結婚的婦人做過工。她過去也是一個洗衣作裏的女子，和海倫一塊兒做工賺錢；但是一經結婚之後，她的丈夫就說沒有他的妻也會要作工的道理！他把她的積極的獨立的生活強迫放棄，變成一個住進三間房構成的屋子裏的太太，一切事情都要等着我放了學之後纔來做。鎮日家她都睡在牀上，而且常常一直到下午都不穿衣裳。

「看我結了婚，也就要和格納得一樣整天都睡着呢！」海倫有一次搖着頭很自負地這樣說過。

自從格納得的結婚生活最初的幾個星期以後，她和她的丈夫就開始鬧起來了。鄰居的婦女都在後面揭捲窗簾聽着。當她和軌道那邊的婦女們一樣對着她們去訴說苦情的時候，她們似乎一致地以爲婦女應該『服從』她的丈夫。而我的內心對於這點就很反對，我痛恨鄙視她們一切了。

『看在耶穌的分上，你常常總要瞎鬧些什麼呢？』有一天，她的丈夫忽然地這樣說。

『我要回轉去作工。你整天都在外面，我祇是坐在家裏。』

『什麼！去作工，好讓人家說我連一個老婆都養活不來呀！我不知道你在想些什麼！你的衣服也儘夠了，你也毋需乎再要把你的手去浸在水裏面了。』

『我想回去作工。』

『你要到街上去游蕩，把幾個臭錢來侮辱我嗎？假如你去作工，就請你滾出去呀！』

因此格納得就不回去作工了。歲月遷延，鄰人都還在微笑……因爲現在據說她還是很有『期望』的。然而她和她的丈夫的吵鬧還在繼續着。他們彼此之間的談話至今還深深地刻入



了我的記憶上，就和一把刀很殘忍地在那裏截了一下一樣。

「把那些我買給你的衣裳還給我！有一天他牛叫似地對着她大喊。

「該死，蠢才，你知道我愛你呀！」她雙眼流着淚地哀戀着——因為現在即使就是她想，她也不能夠回去作工了。

附近的園庭裏還有兩個婦人經過窗戶邊聽到這些說話，她們都笑着。她不能再是那末神氣威然了，她們說。我卻不敢笑。在這些的說話裏面有些事情怎樣地使人傷心啊！我在家裏甚至要把牠們來重述一遍都不能夠！唯有後來在我的生活上能夠把牠來重述的時候，我纔說過一次；還有一次是當我正在找尋那種我對於婚姻的怨恨和對於那些做人家妻的婦女的厭惡的原因的時候。這樣的兩句子在我的心中清算出婚姻關係上的夫和妻的真正的地位了。

「有的人應該給他一些，沒有的人應該還從他那裏取去一些！」牧師正在宣講。他說些什麼，我都早已知道。我們是屬於那種沒有什麼而且什麼都還要被人剝削的階級啊。

教堂高聳巍然，太陽經過油漆了的窗戶上透進來。牧師的聲音又粗惡又帶着呵斥。我想起我所買的新綠柳條布的衣裳了。我的夢想希望着買一頂帽子，綠襪子，綠鞋子和手套，就和我在那裏替她做工的那個婦人所有的一樣。她是怎樣的美麗啊！她所走過的地方，人人都要駐足斜睨着她。

牧師的說話打擊了我的心靈。上帝給予那些有的人，反而要從那些沒有的人那裏取去一些。上帝似乎就是冥冥中一個看不見而又不公平的敵人了。我們軌道那邊的人們鬥打的時候，我們總是在曠野裏打起來，其他的朋友也有參加的機會。有一次我父親把我和軌道那邊那個最卑賤的孩子拆開來了之後，他把我抱回家裏，流着血失卻了一半知覺。在那教堂裏，他們儘力把上帝的概念來教訓我，我卻沒有了解。我曾經到過星期日的學校裏和教堂裏三次了，他們總是強聒不舍地告訴我去愛敬和畏懼上帝。那是怎麼可能呢——我的父親在那裏啊；假如我畏懼他同時我又怎麼能夠去愛敬他呢。於是我就被人認爲着了魔。上帝和魔鬼在我心中混合起來了，而人家告訴過了我的對於二者應有的畏懼都是一樣的呀。全部的事情都是蠢惑的呀。

教堂是非常失望的。然而牠起首是多麼豔麗的啊！三位復興的牧師，從加拿大而來勸化美國人，皈依做基督教徒。我是美國人的一份子，他們就把我勸化了——至少有過三星期。他們都是瘦弱的年青的而又很漂亮的。他們站在我們學校裏的廊道上，唱着『楓樹葉長青』的歌；我就看見那些黃色的亦金般的楓樹葉在日光裏顫動得發抖了；微風吹過樹梢上，帶來了多少的故事，牧師曾經到過這個教堂裏，我也已經跟着他們到了那裏。他們再三唱過歌之後，有一位用極柔和的聲音詢問聽衆道：

「這裏有那一位願意和羔羊一樣來皈依耶穌的嗎？」

這樣一來，簡直有點滑稽，但是我不管就立起來，走上廊道行近他和全體會衆的面前。一種飄忽的駭懼，誠恐有我認識的人在聽衆裏面會譏笑我的，攪擾了我一歇，但我還是走去了。假如任何軌道那邊來的冬烘的人們要笑我的話，我們隨時都能夠把牠馬上就來解決的。

「你願意永遠都像耶穌的羔羊一樣嗎？」這個人問我。他的眼睛很黝黑，他的頭髮很美麗。

「是的，先生！」我眼淚婆娑地回答了他，因為他的聲音很深沉，他的眼睛很黠麗。

這樣我就變成一個基督教徒了。現在我在這裏這個教堂裏盡力想繼續維持下去。但是每一個星期日我都有一種卑怯的隱情，不再想長遠做一個基督教徒。自從那個眼睛黑黝黝的牧師走了之後，一切事情都是太黯淡了啊！

教堂在商務街上，主要的大道曲折地纏着城市就和一條蛇一樣。這也是古代僧太非特雷爾的一部分。教堂和酒店都是商務街上兩個巍然高聳的建築。酒店從教堂那裏起橫跨着街市，一小部份還直達山上。那裏我就可以找到我父親，只要他不在做工的時候。那是一幢小的一層樓的，安着有軸可以旋轉的門的屋子，就在這些門的後面，人們都在那裏賭博，喝酒和「談天」。接着這裏又是一片賣雪茄煙的商店，店門前人們終日都在那裏閒逛，抽煙和打架，互相淫穢猥褻的咀咒謾罵。

商務街的盡頭走過橋去，火車站的那邊全城最繁盛的地方，就是現在我在那裏做工的膳宿代辦處。我從學校裏回來直接跑到那裏。牠的主人韓溥棟夫人是一位年青的寡婦。她的美麗

和烹調，使她能夠支付那種祇有鐵路上的工程師或生火工人纔能夠維持的高價房租和膳費。她有一個客堂裏面安着一架鋼琴。她的臥室又大又光敞就接着這個客堂，因為她是一個自己要求最好的享受的，奢華的太太。

一天晚上，從這客堂裏我睡着的牀上，我聽見一些聲音從她房裏傳出來。我靜聽着——的確，我的名字曾經提起過是的……她……她和那個工程師正在談話。她在說：

「我想每日早上在我起來之前，她都會喝過了一些牛奶。」

「你爲什麼不開除她呢？」工程師的聲音很有權威而又帶着埋怨，像似丈夫的那種聲音一樣。

「是的……但是她做了這樣多的工作——幾乎就和一個正式僱用的女工一樣。」

「……但她究竟是不誠實啊！」

我再沒有聽見什麼了。好幾點鐘我都沒有睡着。這種責備對於我是很確實的——每日早上我從後面的等級上把牛奶拿進來的時候，我都喝了一口。我常常都是很飢餓的，因為我祇吃

過那些包飯的人所不吃的一點東西。韓溥棟夫人是一位很重要的婦人，她自己坐在桌子的頭上和那些包飯的人做一塊。她是一位慈愛的婦人，在她家裏並不感着寂寞，不過她常常都不注意這剩下來東西到底夠不夠我吃。她沒有時間和女性來周旋。而我在廚房裏吃完了那些人家剩下再由我歸攏來的東西以後，我還要乾淨地洗滌那些碗碟。

第二天早上我爲着要抹除我的罪過，我就起得很早，把水燒開；檯布，手巾和枕套通通洗得乾乾淨淨。等她起來的時候，這些東西一齊都掛在外面了，牛奶瓶擺在桌子上，和原有的分量一樣的滿。日暮的時候，我從廚房裏祕密地攜着一個提桶，沿着鐵路走下去。因爲我母親有時候洗點衣裳，從海倫那裏又得到一點幫助，省下的錢已經夠買了一頭母牛。雖然她是要把牛奶出賣的，我會把這種實情告訴她，要求她給我一桶的牛奶去還清那韓溥棟夫人的債項。然後我就可以告訴韓溥棟夫人，要求她的饒恕——我的罪過是會洗清的。甚至我立意要想當作一次懲罰一樣回轉到教堂裏去。

我帶着這種光明磊落的良心走到我們的家裏。但是在門邊我就立住了腳。我父親正在大

發雷霆，拖着我姊姊安尼的頭髮把她帶進屋裏。安尼正在尖聲痛哭拚命地掙扎。「你要是有了二十五歲，長起像那壁屋一樣大，我一定要把你打死丟出去！」他正在狂叫着。

我母親的聲音充滿着怨恨。「啊，安尼，告訴我，你昨夜到底是在外面開旅館嗎？」

安尼又粗劣又鄙陋。「我不是考早就和你說過一百遍了，我只到跳舞，通夜都和美賴在那裏做一塊的嗎！去問她罷，媽，是否我沒有在那裏！」

「你又在撒謊！」——我父親的聲音是很冷峻的。

「我撒謊，我嗎？那末，你問我做什麼呢？」

「好，我讓你去這一次，但是等二次我聽見你又到這種下流的跳舞場去，和那些忘八烏龜去跳舞，通夜都在外面不同來的話，我就更要把你打死丟出去！」

「你摸摸你自己的後腦亮麗，爸，我是可以檢束我自己的啊！我常常都在酒店裏呢……你簡直沒有什麼可以說我的呀……我現在是在自己賺錢養活我自己呀！」

安尼是十五歲而又是世界上的一個婦人了。以我們這個世界裏的標準而論，一個婦女她

自己能夠養活她自己的就算是自由的婦女了。唯有那些嫁了人的纔要服從人家的命令。我父親的打安尼已經違犯了軌道那邊的光榮的約法。他遠正在安尼後面牛叫一樣地大聲大喊要使四面的鄰居都能聽見：

『是的，你自己賺錢養活你自己，這於我們有什麼好處呢。海倫都把她的工錢交給你的母親，但是你呢，專把牠用來做衣裳到外面街上去遊蕩！』

『你爲什麼不肯把你的錢交給媽，而不去用在酒店裏呢？我也很喜歡知道。』

『你不要強辯了，蠢貨！你要照着我所說的去，做，不能夠和我所做的一樣，否則，你要有二十五歲了，我定要把你打死丟出去哩……』

後門用力關上了……安尼很輕蔑地回答過，在他的恫嚇之下她就離開去。

我站在門邊手裏攥着一個提桶。當我聽見屋子裏的吵鬧的時候，萬千的情緒勃然叢生了——痛恨的痛苦的情緒啊。記憶激發了自覺心構成一種模糊空泛的憎惡的畫圖。『安尼通夜都在旅館裏。』就是說性的關係。我父親和母親因此就要打她……他們有什麼權利呢……



他們自己都是撒謊的僞君子啊！我在半夜裏曾經聽見過他們……現在他們倒是震驚起來！成年的人都是怎樣的會撒謊啊！怎樣的不誠實啊！至於安尼……長大了……胸前肥肥的，臀部高高的，而且還把牠們來引爲驕傲哩！怎樣的討厭啊！我不高興接近她……常常都要使我嘔吐了。長大了，幹那一般成年人幹的勾當——沈溺於性的衝動啊！

一方面擴充了的神話的世界，『楓樹葉長青』的歌調，良善的小姑娘對於動物的仁慈，顏色，跳舞，音樂的故事。即使這些事情現在都不是正確的，卻終有幸福的歸宿。一方面立着——一幢小屋子，一塊爛布覆在破壞了的窗櫺上；一線幽寂掙扎着的清晨太陽光無聊賴地射入而又逗留在廊道前烘乾了似的土地上；安尼蓬亂流動的頭髮給我父親拖着；我父親曾經也是挺直而漂亮的啊，現在拱着背煙汗流露在口角上了。

我翻轉身循着原路回去，甚至連進到庭園裏去的舊門都還沒有打開。沿着柏洛托里河岸，越過軌道，跨過流入河水裏的小溪澗，繞着圓屋子的後面纔回到韓溥棟夫人的家裏。我爬進廚房內，把提桶放回架上。於是我就睡着靜待。

韓洵棟夫人正在說：

「瑪麗，我想從現在起我一個人就能夠做清我自己的工作。我不須再要請你了。」

我從後門望進圍庭裏，洗過了的東西正在那邊的風裏飄着。我就這樣被辭退了，爲着偷飲了她的一口牛奶啊！我以爲她會忘記了。過去幾天我曾這樣艱苦地工作，企圖作點彌補。這樣處置在她不像是可能罷……不，這一定是那個工程師，他才使她這樣辦的；她快要嫁給他了。他在不久就要用基督教所有的那種規矩使她成爲一個「可尊敬的」有夫之婦了。她是要去服從他的啊。

「我不要你什麼再做一個月好嗎？你也不必付我的工錢。」我胸前緊張得就和在鼓面上張著的皮一樣。

她經過一歇歇的考慮，「不，我能夠做清我自己的工作啊！」她的聲音很愁苦，但是那也就是最後的了。

在路上躊躇了好幾個鐘頭我才走到家裏。在挨近大圓屋的棉花樹底下我又坐了一歇的晨光，然後天色漸漸晚了，又坐在很愁苦地垂在小溪澗上面的如泣如訴的楊柳樹底下。我知道我必須要編造出一個故事來敷衍，否則一定又要挨我母親的一頓飽打了。假如她拿着了我又在做偷竊，她就會尖聲厲呼要『坑我到泥裏去』或者她要把我打得『血流背上』呢。我一定要有時間來計劃解除我胸前的重憂。或者就跳進河裏去溺死那還要算是上策罷；然後韓薄棟夫人和我母親纔會慚愧追悔哩。河水依然無情地流着，黑暗與喧囂障着了那邊灰澄澄的沙岸上的光芒。流水自言自語潺潺地在響着……那種聲音怎樣的奇怪啊……這就像那猛力衝洗我們的那個大水之夜的一樣了。這就是你不能夠使之愛你的事情之一種了。這比野獸還更凶得厲害。那種聲音啊……恐懼把我驅使回來了……我不能夠信託那種沒有一點情感的東西啊。

天晚了而且很黑暗……自我離開韓薄棟夫人家裏以後已經有好幾個鐘頭了……現在一定將近會有半夜了。我把我的腳拖着向家裏走去，近廚房門口，把門推開。現在我也不注意

要撒謊的問題了。

但是又有了什麼問題呢？海倫和安尼一塊兒正站在近着最黑暗的一個角上。我母親坐在椅子上，雙手捧着頭，她的身體哽咽啜泣地顫動着。我父親站在挨門和一條牛預備就要突擊的一樣。我走進去的時候，他們大家都抬起頭來望着。我父親看見我的眼睛瞪視着我母親，或許他會記得我是從來都不能夠忍耐她的哭泣的。或許他覺得處於一種不甚穩固的地位，好像他是這場痛苦的製造者一樣，因此他就對着我大叫道：

「看呀，瑪麗，你的……你的姨母海倫呀……我捉着了她和她的黑色外國人的姘頭睡在那門廊角上呀！他替她買衣服上胸前的針和那漂亮的時裝衣裳呀……那就是她正在做着的事情啊！」

「約翰……你究竟是什麼意思，對着這麼一個孩子去講那樣的事情呢！我母親恐懼得連氣息都喘不過來了。」

「她也應該知道她的母親有了一個什麼醜類的妹妹……那就是這麼個意思呀！」

一陣沉默籠罩着。我的腦壳內似乎有一個刷子在那裏徹底捲掃了一下似的……我能夠聽清……回事，就像道在那裏畫了一個圓圈一樣。我們都站在原來我們所站着的地方。海倫的臉上滿現着白色的苦痛。

「你，約翰·羅澤士，說得那些話出呀！你待愛麗就和待隻狗一樣！你自己把所有的錢都在酒店裏用光，你還有什麼面皮來說我呢。」

「天呀……那你就是一個娼婦呀……」

海倫帶着一種粗暴的尖呼對着他衝去。她的手閃電一般的亂打，把他的一邊面上打得皮破血流。於是他捉着她的手，把牠們很野蠻地高高地舉起在空中。她一向都是很孱弱的，凶悍地掙扎着，用腳踢着他的肚子，牙齒盡力挨近他去咬。他只有用盡他平生最激烈的力量，才能把她捉住離開他。我母親站起來，惶恐地跑近他們；她把她的手抱着扭彎了的海倫，輕輕地撫摩着她的頭髮，緊貼近着她。「讓她走，約翰·海倫……海倫……小妹妹……到我這裏來啊！」

她分開了他們，牽着海倫——面白氣喘的——到這間房裏的另一邊去了。

你竟幫着一個娼婦來反抗你自己的丈夫呀！」

海倫又猛力衝去，但是我母親的手抱住了她。她的身體的重量，把她這一衝擋住了。「愛麗」——海倫喘着氣就和一隻小野獸一樣——「讓我走！讓我走，愛麗！」她和我的母親盡力掙扎地搖動着，但是我母親緊緊地抱着她。海倫在她的肩上對着我父親伸出她的白色的面孔。

「假如你再那末叫了我……你這下流的狗東西……我要用我自己的手把你扼死，愛麗不能阻止我的！」我母親發抖的聲音盡力去安慰她，撫摩她那可愛的青銅色的頭髮和白白的面頰。但是海倫的聲音還在輕輕地很激動地哼着。

「況且我如果就是一個娼婦，那麼約翰羅澤士，我想知道誰使我做的呢！你，約翰羅澤士呀！你呀！愛麗她自己和這些孩子不夠錢吃飯穿衣服。我每一次發的工錢都把錢交給她去了。是的，你也知道的呀！假如這不是我的錢，她早就會餓死了，你在酒店裏……星期六日的晚上用得一文不剩地回來，於是撒謊欺騙，或者她如果有什麼埋怨，你就又來恫嚇。你曾想過她如何生活嗎？……洗衣服嗎？……遭天殺的，你祇是一隻下流的狗東西！你叫我這些名字喇？你喇！你曾經想過

我從甚麼地方能夠弄錢來買我的衣裳嗎……我是不想穿破舊衣裳的……我不想嫁人，讓一種男人來管得我死死的，打我，讓我餓死！一切事情我都有權利。我如果要是一個娼婦……就是你使我做的，約翰羅澤士呀……你……你……你呀！

「捆起包袱滾你的蛋，從此不准你再來玷辱我的門楣！」我父親氣得面色都是青的了。海倫找到了實處說在他的心坎上了。「馬上滾出去……到你那個黑色外國人的忘八烏龜那裏去！你還不配做一隻狗呢！」

「我想你會是的哩！你叫這是你的屋裏，你嗎……你甚至連房租都不付，你沒有拿過一點什麼回來！」

「滾出我的屋子外面去，否則，我要丟出你去！」

我母親把手抱着了海倫。「假如她今天晚上就走了，約翰我要跟着她走哩。」

「你是一個賢良的妻，你也說和那末一個婦人一道走出外面街上去嗎！你讓她去，到這裏來呀！」

我母親站着，挺直而瘦削的。她的面孔灰白色的，就和我不久以前看見過的一個在臨死幾秒鐘以前的傷壞了的炭礦工人的面孔一樣。她烏黑的眼睛在發着閃光……從前我在那裏曾經看過這樣可怕的眼睛呢……我記上了……爲什麼呢……好久以前……我一定還不過祇是四歲罷了……我殺死了一匹小貓……把泥塊擲死牠在路上，因爲牠很奇怪，我誤認爲牠是很危險的……牠的眼睛在牠死的苦痛中看起來就和我母親現在的那雙眼睛一樣。

「到這裏來！」我父親對我母親做着牛叫。

但是她站着把手抱着海倫。

「你到這裏來罷，否則我要把這個天所不容的屋子裏的器具一齊都打光呀！」

我母親仍舊冰一般地冷寂地站着，她的眼睛發着閃光。我父親口裏發出做豬叫的聲音衝開了後門，我們聽見他在黑暗中摸索，海倫的聲音帶着感動而又悽慘地緊張起來。

「我要一個人走，愛麗。我現在就要走。約翰會把你弄來的東西一齊都打光……然後他還會要殺死你哩。」



「他能夠走……你不能够。」

「他不會走……他要把我們先殺死。」

「那末讓他把東西一齊都打光罷。無論如何我寧肯死不願活了！」

「不必愛麗。我要走。我會把錢和東西送給這些孩子。不！你住在這裏。我祇一個人走。住在這裏，我說！想想這些孩子罷！沒有你，他們怎麼活呢！等着我賺的錢夠維持我們大家的時候，我再說

……祇好等着啊！」

海倫把我母親從她身邊推開，走進她和安尼的房子裏。安尼也跟着她後面爬進來，鑰匙在開着鎖。門後面只有些摸索的聲音，快捷的脚步響聲和逃亡者的耳語了。我母親跌作一團在地板上躺着，面向地下，手抱着頭。她的氣息呼吸都很難了。門打開了，我父親拿着一柄斧頭在手裏踏進來。他的眼睛看着地板上躺着的我的母親，他站着聽……臥室門後面急促的脚步在走動。他把斧頭放下地板上，等待着……等待着。

那邊一陣外門開關的聲音……兩步走上外面的廊道，一步踏在硬地上，三四步就走到了

街上釘在一個樞紐上的舊門發出一種淒涼的枯朽的尖聲，就和鬼魅在那裏經過了一樣。窗戶上敷着的破布給那晚秋掃盪着山谷的狂風吹起向內凸出。我父親氣息都吐不出來，一言不發地翻身出去，用力把他後面的廚房門關上。他的脚步底的的嗒嗒聲音穿過了壕溝朝着鐵路軌道走去……軌道繞着離酒店不遠幾步路的全城市。廚房裏的沉寂祇給我母親的嗚咽衝破了；這種嗚咽就好像過去是這樣和永遠都會是這樣似的啊！

時日一星期一星期地過去，從此大難臨着頭上了。我父親實行他慣常使用的恐嚇技術離開家裏。他明白知道我母親太孱弱了不能夠維持我們的全家。海倫那裏一個字的消息都沒有。自我母親爲着海倫的事激怒了他，和她一天一天表示出她不再留戀了人生以後，他就變成更加強暴的了。晚上我聽見悽慘沉痛的哭泣，但是進到他們臥室裏的房門又鎖上了。漂流的恐怖呈現在一切的事物之上。

那年我們州裏的婦女都允許去參加選舉。我母親面下頰雖然稍爲擡高了一點，但她還要

維持她的和平。她並不是一個喋喋多言的女人啊。

「你將怎樣去選舉呢？」我父親問她。

她並不回答。吵鬧就跟着起來了。他在鬧着。後來一種武器放在她的手裏了。至少她覺得那是這樣。他恫嚇她，但是她仍然不肯回答。選舉日他恫嚇着就要離開家裏，假如她仍不肯告訴他。但是她沒有回答就走出屋門外去了，好像他是沒有存在的一樣。那天晚上他又問了一個命令式的問題：

「你打算告訴我你怎樣去選舉，不？」

「我不呀！」

第二天早上，她站在廚房裏的廊道上，而他坐在他的馬車外面，手握着韁繩，準備就要駕起走了。我的心裏很憂鬱而日我還覺着有病。他再三問了幾個問題，但是她卻只靜靜地站着，雙手疊起來，並不回答。於是他走了。我母親孱弱的身體自己重新振作精神起來。她決定出去外面幫人家洗衣裳。把衣裳拿回家裏來洗還要強些，因為她出去的時候還可以喝得到一杯咖啡吃。

得到一頓飽飯，這就可以省得自己的飯了。每天早上她穿過柏格托里河。走到那些中間有一個高大的學校聳立着的，大街附近的，安逸快活的高樓大廈那裏去。她敲着一家一家的後門，告訴那些婦人，她是長會洗濯和熨燙衣裳的。這樣她就變成一個正式的洗衣婦人了。每天早上她七點鐘離開家裏，晚上八點鐘才回來。她的報酬總是一塊三角錢一天。是的，她說過，她是很孱弱的，但是她洗的東西卻很白淨——所有的人們都祇好給她去嘗試嘗試了。婦人們望着她的眼睛和她誠懇的面龐就要搖搖她們頭；但是她們一回轉，就又看見她那因為做多了笨重工作難受弄得黑色的而筋脈又很粗大的手，那就足以使她們不得不相信了。

那年整個的冬季她都在洗衣服。晚上她是和她自己承認的所謂「疲倦得像隻狗一樣」了，但是從來還不至於疲倦到連講她所吃過的食物、品類和資料的瑣事都不能夠的那樣厲害。那些都是把一個盤子盛着送到洗衣房裏來給她的。她有時候也會有肉呢。她留戀着這種追憶，非常感謝這樣好的待遇，所以她寧肯爲人家格外多洗一些東西，或多做一個鐘頭。唯一事情苦惱她的，就是那種使她的面部和頭部都覺着慘痛的神經痛啊。

安尼天天都到洗衣作裏去，不肯在家裏幫忙——她是在「作工」啊。我的任務就是幫着做家裏的工作，預備我的兄弟和貝德麗去上學。我把門鎖好了，我們就踏着雪走過去。

我母親在家裏洗衣裳已經有好幾天了。她天亮就開始，廚房裏充滿了的蒸氣和肥皂水。到了下午她的面龐又繃又慘白，她哀訴着背上的苦痛。我把衣裳扭起晒開來或是從外面水門那裏提着水回來。她和我現在却是朋友與同志了，我們工作的時候計劃着買一部洗衣機器。我們連洗並熨的衣裳，定價三角錢一打，但是這些婦人們常常都是祇把些頂大的東西送給我們來洗——被單，檯布，袴套襯衫等等。她們普通還把十三件當作是好計算。十三是觸霉頭，但是在洗衣婦人，這卻被人看作很吉利——至少她們想是這樣。

我們的屋裏祇是一團蒸着的被單，內衫和襯衣，就是要從這間房裏走到那間房裏去，我們都必須在地板上爬行。除了一個臥室以外，我們的地方都把這些東西一行一行的到處佔滿了，我們祇能夠在廚房裏坐着。爐火。每天貝德麗和我互相拍着手取暖。走近鐵路軌道的旁邊去拾取那些機車從這裏經過落下來了的煤炭，天色晚了之後，我們還從附近那個堆積木料的地方

盡量去偷取我們所能夠提得起的木頭晚上。我的母親和我預備一頓蕃薯和麵粉與水做成的湯麵，有時也有牛奶與麵粉做成的湯麵的晚餐。我們仍然還有一頭母牛，不過我們把牛奶通都賣完了。我們很肅靜地圍着廚房裏的檯子就吃，空氣裏帶着肥皂水的臭氣。我們做着要買一部洗衣機器來免除她這樣背脊苦痛的夢想。那是永沒有停止的。但是我們平常總是要買鞋子和學校裏的書籍啊！因為無論如何，家境總不能夠稍為寬裕一些，我們就決定我還是要出去找工作，她祇能一個人洗着衣服了。

我在一月小小的雪茄煙廠裏找到了工作，這工廠是一個矮矮的而臉又帶黑色的猶太人開的。我從學校裏回來，一午就在那裏，工作到旁晚八點鐘的時候。我和三四個其他的女孩子坐在一間黑暗的後房裏，很細心地把那些又大又嫩的棕黃色的煙葉中間的筋剝去。這些剝好了的葉子，堆在我們的旁邊，定要送到鄰近一間屋子裏去的。那裏許多人一排一排地坐在一張長檯子面前，揀着紙煙。他們的房子又光明又潔淨；我們的把煙灰都充滿了。這些人能夠說說笑笑；我們是不能夠的。五點鐘的時候，鈴子響了，他們站了起來，把他們的圍裙打得乾淨出去。星期六

日的下午他們一點鐘就放了工。我打聽了他們都是加入了工會的才敢這樣。我們的廠主很尊敬他們。但是不尊敬我們這些坐在後房裏的人們。這是很奇怪的，我想，他們都是很強壯的不需要尊敬的反而要去尊敬；這些需要尊敬的反而得不到尊敬。基督教也是這樣，有的人反而要給他一些；沒有的人，反而要剝削他一些。奇怪得很，這種報復的宗教和社會啊！

捲雪茄煙的人們裏面有一個很年青而又很漂亮的人。我剝煙筋的時候，我望着他的在另外一間房裏的燈光之下的棕黃色的頭……或許，我夢想着終有一天他會看見我坐在這裏，和神話故事裏的皇子一樣，向我來求婚罷！我心裏曲繪着自己坐在他的旁邊捲着紙煙的情景。有一天我故意地把我那個裝滿了剝好了的煙葉的箱子正正擺在路上。他走過的時候，一定要暫時的停一停腳；的確，他看見了我呀！但是他詰問我爲什麼要這樣地惡作劇，把東西那樣的塞住人家的過路面前呀！

我對着煙葉子哭起來了。八點鐘似乎永遠是不會到的一樣。這塊地方是沒有愛的了……這樣我不過祇是一塊木頭。我的廠主也會再三走回到我這裏來責備我的工作酌遲緩。

「你常常都在做着夢，」他起初很慈和地說，「你必須覺醒起來，快一點剝龍；看呀——要像這樣。」當他的聲音很慈和，他又坐在我的旁邊的時候，我就剝得很快，但是他一走了，這裏又是黑暗寒冷的了，滿屋子都是灰塵啊。

「你回到家裏，晚上做些什麼呀？」他有一次坐在我的身邊這樣的問過。我以為他是很高興我的，我就面帶着微笑。他在我面前是怎樣地溫暖而又可親啊！

「我讀些圖書館借來的書。」

「什麼書呀？」

「各種各樣的書呢。」

「你不應該去讀書；這就是你的所以不做工而要做着夢的緣故了。我警告你，瑪麗……假如你不能夠工作得更好一點，我就要開除你了。」

我覺得怎樣的羞恥而又可憐啊。那天晚上我哭着，把被窩塞在我的口裏，使之沒有人能夠聽見。他們或許還會笑呢——在我們的這個世界裏，沒有那個是像會表示出一點熱情和苦痛。



的啊。唯有那些柔弱者和婦女們才會那樣。

有一天，我的廠主發給我一個星期的工錢——一元半——附帶說：

「你不必回頭再到這裏來了。」

我一言不發地走出來。當我走近軌道那邊堆木頭的那塊地方，我就停着在兩堆木頭中間哭泣了。我在家裏找着位子仍舊站在洗衣盆的旁邊，而我母親似乎完全麻木不仁了，不能看出我的回來。一切的感覺都正從她的身上洗去了啊。在學校裏我是一個不能說的可憐的。同時又是我的班上最壞的一個兒童。屢次我回答問題，無疑地我學習得都很正確；祇看見我的先生竟把牠們當作全盤都是錯誤。遊戲場裏我和那些從軌道那邊來的「粗暴的女孩子」結集攏來，她們談論着。們在家裏舉行的接吻會；祕密的地方她們還把人生之謎的心事彼此互相交換。晚上有時也允許去參加她們的盛會，那裏一切的遊戲都是要引起接吻呢。

於是我就取得做這些「軌道那邊最粗暴女孩子」的領袖之一的地位了。在學校裏我不讓什麼事情來傷害我——不會引起教員的申斥，不會看人家的顏色或聽人家冷刺的語言。賭

響常常很容易很自然地接着就出來，這是因爲我父親是一個很好的教師。他即使是在說話時候，他丟開話都可以不說，卻要插進幾句咒言：他常常說『夠遭天殺的呀！』我也一樣地和那些男孩子與女孩子在軌道那邊的狹路當中混打混鬧地狂玩，我的弟弟在我的保護之下非常驕傲地跳來跳去。

我母親要我到商店裏去買一團線，一包鹽或一塊肥皂的時候，我總要利用我的時機。店員招呼主顧去取那些要了的東西，總要翻轉面去，我就在這時候用出很敏捷的手勢，竊取我家裏所需要的東西藏進袋裏或大衣底下。這裏一盒通心麵，那裏一罐豌豆，以及隨便什麼時候，我所能夠拿到的任何水菓。店員回轉面來的時候，我的面孔總很坦白鎮靜。許多軌道那邊的男孩子和女孩子們都是要做小偷的，但是就他們全體來說，我算是他們裏面最成功的一個。或許我比他們還更賦有一點先天的狡黠罷……我到市鎮上買肥皂去啊！在那種高樓大廈我母親在那裏洗衣裳的那些富貴人家買東西的大櫥裏，沒有那個是會懷疑你的。那裏，在那些不懷疑的店員後面我裝滿了我自己，我遠跑去從行竊的可能性上觀察各種的東西；我怎樣擺佈牠，我怎樣

把牠帶出店門，牠帶到家裏又怎樣地好看啊！我現在回家很少是空手的了。起初我還要對母親撒謊，只說有人把東西送給我的；或是說我把牠們拾得來的。

我母親現在麻木了。她只是用一種消極的平和的方法來責備我。我留心她的嘴唇，看着她的表情，那就是在告訴我她很高興有了這種的食物呢；因為冬天太冷了，我們又是在飢餓着啊。有一次我看見了那樣的情形，我就變成更加膽大，偷的東西也愈加多起來了，學校裏出來就直接到市鎮上去，這裏一罐豌豆，那裏一瓶煉乳，別的地方又一些糖蜜。因為恐怕遇必要時，我還要奔跑免得被人家發覺的緣故，我只不要雞蛋。有時候我拿回來的東西，比我母親買回來的東西還要多。我們的蕃薯和麵粉與水做成的湯麵以外，現在又要增加各種的罐頭和真實的牛酪了——各種適合藏在大衣袋裏或是在手臂底下挨衣服的地方能夠攜帶走的東西。唯有一件東西我要付錢——她的肥皂而已；但是買兩三塊肥皂總要使我花費兩三個鐘頭的工夫，因為我要從這家舖裏走到那家舖裏去喇。

喬治和丹他們倆現在有時候都穿起手絨襪子來了——襪子也是能夠藏在內面大衣袋

裏帶着走的。去年冬天我在一家店裏找着了做管拍賣的工作，能夠供給他們很豐富的衣裳。我祇拿他們付給我的最低限度的薪水，同時工作得又和一個奴隸一樣。我把溫暖的法蘭絨的襯衫帶回來給我的兄弟，校母親很嚴厲地望着我。我說那是我把工錢買給他們的。她對着也就沉默不言。他從沒有時間也沒有願望要到市鎮上去追究我所說的到底是真還是假。即使她去了，她也祇會聽到人家說我是那個拍賣鋪裏的最服從而又最可信託的一個店員罷了。

原书空白页

春天給山林帶來了些希望，紫黑色的遠山不知不覺地變成淺淺的灰綠色了。但是對於我們這些軌道那邊的人們，春天只是送來了一種失望。

冬天的時候，我父親兩三次趕着車子到我們的廚房門前坐在車子上詢問我的母親她是否打算告訴他，她怎樣參加過了選舉。她站着，她的兩臂和兩手蓬着肥皂的汽水，答覆他說「我沒有甚麼話說。」當她說到這裏的時候，她的神情也隨着頑強起來了，並且她還有一種莊嚴的氣概，這就使我也跑近她的身邊，張開我的牙顎了。我常常預期着我的父親會要舉起鞭子來在她的臉上鞭撻。間或有些事情使我想到，假如我不站在她的旁邊，他一定會要打起來了。有一次她以鄭重的聲調告訴他說，她是「在想着離婚。」他是很憤激的了。

「是的說要和她的男人離婚——這對於那些結了婚的高貴的婦人真是最漂亮最得意的了。」

『我知道你在路得志管烹飪的婦人過得很好了，所以你不願意和我談話！』她曾經這樣地答覆過。

『遭天殺的！這是一種好說的話嗎！』他咒罵着，當她掉轉頭來回到廚房裏，把門在她後面緊緊地關煞的時候。

春天終於到了。軌道那邊的青年夢想着一些渺茫游移的事情；這些事情送着他的夢境，在晚間月鏡高懸的時候，巡掠着河水的兩岸——有時逗留在團簇之中，有時似沉於叢林之下；整個的晚上，那裏都有柔和的歡笑，低微的聲音，擾擾攘攘的五光十色，而輕軟的和風又迎着少年的雙頰與頸項，輕輕地吹來。但是我的母親卻從沒有停止過她的洗滌，晚上她走進一間小而又黑暗的臥室裏，在牀上筋疲力竭的躺着。生活到春天更加困難了，因為許多婦女在冬天幾個裏還把衣裳拿出來給人家洗滌，現在她們卻可以在家裏自己洗了。我的母親把價錢減低到一月塊錢一打，還可以帶洗一切格外的東西，最後更減到九角錢了。

『現在可不必來找我們了，羅澤士嫂嫂，現在我們只要稍微有點幫助就可以在家裏自己

洗了。『有些女人對她這樣說。我母親的面龐瘦得有鬼氣了，她的背部就和她自己說的「活像不能撐持起來了」一樣。她的牙齒使她苦悶極了，她將她們一個一個都拔了出來。這是很便宜的方法，現在她的牙顎上，一邊只剩下一個牙齒了。」

有一天早上，她想在牀上久睡一回，我從學校裏走回來，留在家裏開始來洗衣服。她比平常起得遲一點，但是頭又痛又昏，使她不得回到牀上去。她睡了幾日。醫生只是替有錢的人診病的，我們任何人也從不能請什麼醫生。我們常常只能等待着把病去克服。我整天都把磚頭烘熱，放在對着她的背部和頭部的一邊。每天我都燒些蕃薯和做一點麵粉的稀粥給我們大家吃着過活。

我的父親最後一次趕着車子到我們廚房門前來了。他並不走開去。當婦女選舉權一再在我母親面前提起的時候，我母親聽完了那件事，她的眼睛前前後後望着地板上的窟窿，默默不發一言。她的沈默更是帶有一種劇烈的苦痛的。



我母親的身體又好起來了，我們快要離開這個城市到德拉基亞礦區地方去，那裏我父親訂好了運煤和開採的合同。我母親專管替人家燒飯。而我專管仔樣子周圍打招呼。孩子們都又從學校裏叫回來——這是不能夠救助的；我們忍受饑寒已經夠久了啊。安尼並沒有問我們一道去。春天也感動了她。她雖然還祇好十六歲，但是她快要和人家結婚了。

一種縹緲憎惡的感情把握住我，當她表示她的意見的時候。她不是我的朋友，她是這樣肥而且是自私自利的啊，當我望着她的時候，萬千的記憶浮在我的腦筋裏面；一切醜惡的迴憶哩！有一次在半夜的時候，她把她的身體壓在我的上面驚醒了我；又有一次當着這些宗教信仰復興家教我去做基督教徒和做禱告的時候，我也就禱告過；所有的人們都熟睡了，我從牀上爬起來，跪下去，禱告上帝我是認爲可怕的，一切事情都須祈求饒恕的。我正在跪着，彷彿等着看有什麼會要發生的時候，安尼卻已轉過身來，大呼：

「哎喲，你想我沒有聽見你罷！明天我要把你宣揚出去。」她可沒有宣揚出去，但是她幾月以來卻都利用這件秘密來抵制我。

現在她快要結婚了。她談起這件事就口都收不攏來。但是我對於她的憎惡，幾乎全給環繞着這件事情的神秘所遺忘了。因為和她訂婚的是屋後面的一個男人，也就是海倫在那裏每月賺六塊錢做女傭的那家人家的長子；那時他是她的訂了婚的人，後來他的信沒有得到答覆的時候，他就要來追求她了。

我被趕出過這個屋裏。隨後我回來的時候，海倫的信已經擺在我母親的裙子上了。僧哭正着，我母親盡力去安慰他；於是他走開——找海倫去了，我母親說的。再遲兩個月他又回來——但祇還是一個人，然而隨後一個月還不到，他就和安尼訂婚而又決定結婚了，安尼對這件事反而覺得很驕矜自滿的。

他們的婚禮在我們出發到德納基亞的幾日以前就舉行了。僧在結婚儀式舉行過之後，跑來和我母親握手，說他將要做安尼的一個好丈夫。這似乎是兩個嘗過苦痛淒楚的人們中間的一種信誓。後來幾年僧也實踐了他給我母親的信誓。這或者是由於我們饒恕一個自己不愛的人的過失，比饒恕一個我們對他在生活的供獻上希望着許多高尚極頂的美的人的過失，更容

易些的緣故罷。或許他對海倫不會饒恕這種同樣的失錯罷。

幾年之後，正當海倫和僧兩人之間感着痛苦的時候，我看見過海倫。他們兩人和我姊妹之間的神秘依然使我煩悶。

「我不能嫁給他，」最後她急劇地說出來阻止我的發問。「自然我是了解他的——你想我是盲目的嗎？我爲什麼不嫁給他呢？我爲什麼究竟又硬要嫁給他呢？……那都是和你不相干的……無論如何這種事最初總都是好的，但是等到一個女人結了婚因而自己又不能謀生活的時候，男人就要開始來追究她的過去了。」

我很堅持地追隨着這種神秘的痕迹。她也用同樣的氣息來否認和解答。

「自然這就是我之所以不能和他結婚。當初他戀着湯黎，同時又姘着別些女人……我不能夠再生孩子了……你是一個討厭的東西，瑪麗……那和你有什麼關係呢？爲什麼我不能生孩子的緣故，是因爲我已經經過兩次的手術……每年我都要到斯步嶺去診病的。現在，你究竟滿足了嗎！」

那時候，我還是自然不諳世事，我以為斯步嶺是一般有錢的人夏天避暑的地方。那時候海倫確實打扮得像富家人們的太太一樣。後來我明白她爲什麼要到斯步嶺去，和她盡力去診的是一種什麼病。我很慚愧，我竟知道這麼多了……柔嫩的樹木，假如牠的根苗常常給酸素來灌漑，牠一定不能長成高直美麗的了。

僧和安尼到西部阿克納河馬立了家基，築了一所房子，就在那天與地相接的寂寞窮鄉的土地上工作。安尼竟是那種造成賢妻的泥土：一隻自然界的動物，她也許會和她的丈夫鬧得很厲害，但她終歸是會屈伏在那種更加高強的力量之下的。這種女人隨着她的男人一世到死不會因爲什麼思想和主義而引起糾紛。僧從她的許多女朋友裏面，從那街市上和跳舞場中以及光榮的聚會裏面挑選着她。在那些地方她打扮得和其餘的人一樣，使她變成了一個穿寬大的洋布短衫的婦女先鋒，跳着尼走路，頭髮捲成小髻垂在腦後面。她經歷了兩年的這種生活，於是進到一種一切婦女先鋒比她更早就經過了的沉默裏面。她死的時候，她還表示着遺恨，她說表

似乎時時都在痛恨她。我母親把這些話對我重復地說過好幾遍，懇切地注視着我。她的眼睛想在我的臉上找出一點柔情的微光。柔情是終於沒有出現。我是一個蠻強的野獸，在我心裏深藏着傷殘和怨恨。正道或迷途，這就是真實的。這就是真實的。生活的方策曾經教訓我沒有柔情了。

啊。

我的姊姊就這樣轉入了黑暗裏面。而我仍留着在所謂光明的裏面。

當着僧和安尼離開特立尼達去建立他們的家基的時候，我們仍住在城內等待着珂羅那 桑煤鐵公司礦區第一次罷工的結束。特立尼達市鎮曾經有過三個星期被省裏的兵士佔據了。他們「維持秩序。」他們在柏格托里河的對岸傾斜的山坡上，朝着我們的屋子駐紮着，他們飲酒，快鎗可以解決他們一切的爭鬧。流彈的驚恐刺入了我們這邊河岸上的母親們的心靈。孩子們一定只好在屋子後面的庭園裏遊玩。每天日落的時候這些父親們就要開始去尋找他們的女兒。假如有女孩子在洗衣作裏做工的，也和許多在軌道那邊的一樣，要把人守着去接回來。有

一次有一個消息傳播得真是和野火一樣：一個女孩子給她的父親找着了，她在和一個兵士沿考鐵路談話，他將她打得半死。這個兵士還是調笑着，作瀾作威地走去了——他穿着北美合衆的制服，這是沒有刑罰的父親敢去觸動他的。又過了幾天之後，與我們相隔兩家的一個人不曾去擾他的女兒，當她沒有照常回家的時候，他祇得開始去尋覓她。他發現她被兩個兵士強佔了，藏在堆木頭地方的兩堆木頭中間。一個站着打望，警告其他的一個，而這父親的叫聲驚醒了他們，致使沒有把他們捉住。堆木頭的地方是很偏僻的，而且無論如何就令不偏僻也沒有那個敢去觸動一下「北美合衆國的制服」喲！

消息在軌道那邊傳播得非常之快。當這女孩子和她父親在街上還沒有走過一打屋子之前，男人和女人們都擁擠在他們的門邊，一羣一羣的站着探望。他們這兩個靜默的走着，頭低下去，眼睛也不看什麼，這個女孩子的外衣還被撕去了，她的眼睛哭得紅腫腫的。這個人低頭喪氣的往前走，手指硬挺挺地動着，終於緊緊地捏成拳頭了。假使將那一個兵士刺死了，假如有我們軌道那邊的人自己選舉的法官，那就一定沒有誰個的父親會被判決是有罪的，而且也不

會有那個男人或女人肯出席做證見去控訴他的。等到最後「秩序」是恢復了，礦工都被迫着回到他們的地洞裏去了，這些着青制服的法律的保障者也撤去了的時候，軌道那邊的市鎮上全鎮都透出一聲深深的纓放了心的長嘆。

那裏的空氣還是飽含着敵意的時候，我們就到了德納基亞的炭礦鎮上。這是一個比較大些的礦區，坐落在三四個山谷交接的地方，又礮瘠，又多石子。漆黑的炭礦門口噴出了很多很遠的礦水洒在渣滓上面，因此就梗塞了這些山谷。一排又長又低的煉焦炭的爐子，通宵達旦都是燒得暗紅紅的，就在一弄礦工的房子後面，狹小的電車軌道的蛛絲網把牠連接到礦上。

這個公司領有這裏一切炭礦和周圍附近幾里的鄉村。我們的房子都是從公司裏租來的——除此以外沒有別的房子了。我們買食料和衣物的這另商店也是公司裏開的——沒有別的商店能夠允許存在。我們必須吃這公司裏的貴市，否則走出去就會沒有地方買東西了。學校也是屬於公司的，教員由公司裏的職員選聘。工人集會的和在那裏消磨他們的金錢的酒店，由公司租給一個酒店的管賬去開設，而這酒店的管賬又一定要是和公司裏有很好的背景的。牧

師，他每月都要到這市鎮上來一趟，演講上帝和天堂，但不談到我們的大地。電車路到市鎮去的都是公司裏的。這萬能的勢力還發行牠自己的貨幣——手票——一切礦工和工人都把這種手票來代替美國的貨幣；特立尼達的銀行兌換這種手票是要打百分之十的折扣的。有人家告訴過他說：他固然可以賺得兩塊錢一天，但是只能拿到手票。當他在公司裏的商店裏反對食物價格太高的時候，人家又會告訴他說：這是必須如此的，因為他拿去買東西的是手票；而手票在城裏是要打折扣的。

在這些彎彎曲曲幾排兩三間房子一幢的礦工住着的屋子面前，立着一羣一羣的肩背闊大的人們。他們會集在那個酒店裏的廊道上或在公司裏的商店門前；說出好幾種不同的語言——波蘭語，捷克斯拉夫語，德意志語間雜也有一點英吉利語。這種空氣正是一團抑鬱不滿和痛恨的愁雲，充滿着對於工頭，時間太長，工錢太低和炭礦中的危險情形等等的詛咒。我知道這些炭礦工人都是在很遠的山背裏的黑暗地道中作工的。他們掘出來的炭裝起在車子上讓驢子拖出到炭礦門口。就在那裏要過量，公司裏的職員來稱，炭礦工人由於多年的經驗能夠明白



他自己掘出來的東西的分量；但是記上賬上的常常都比他們實在掘出來的總要更少。每一輛車上扣除幾磅便要使他們星期六日晚上的工資袋上漏出一個大洞。這一個月月秒的時候，罷工暴發了；因為他們在公司商店裏的支欠賬上毫無道理地被增加得太多了。這種欠款賬目常常都是比他們所得到的工錢還要多，他們只得忍着心痛付出這種的冤枉錢來——時常一條被子，他們並沒有買的，或其他的一切貨物，他們看也沒有看見過的，這裏一筆那裏一筆地開在他們的賬上，店裏的人還告訴他們說那些都是他們已經買過了必須付錢的；不然，他們就再不能賒買了。他們必須還清這些空賬；不然，就連生意都會要歇掉的。

「愚昧下賤的外國人，」市鎮上的官警這樣叫着他們。「危險的主顧，」又有些人是這樣說這些人的。當他們聽見這些人說着一種他們懂不到的語言的時候，因為對於美國人，凡屬他們懂不到的東西，都是危險的啊！

「付錢，否則請滾出去！」這就是公司商店裏的格言。炭礦工人付錢了。離開這個市鎮就會發生飯碗的問題。到別處去麼，也是走在同樣的情形之下；即使他們離開這裏到別的市鎮上去，

他們就發現他們的名字寫在黑色的表上了，不能找到工作。他們都是連手連腳都被綁住了的。到處地方都是這公司裏的市鎮和鄉區，北面雖是別的公司，情形卻完全是一樣。

我很惶恐地沿着那條曲曲折折的醜陋不堪的街道走去，望進炭礦工人的住宅裏面。光光的小房子，內面擺着一張檯子，一把或兩把的椅子，幾口鍋子和炒菜鍋子——還有伴把樂器。有時候有點書籍。黃昏的時候，他們許多人都坐在屋子外面，玩那種抑鬱愁怨的民衆音樂。當我走過的時候，他們說着外國語言很客氣地歡迎我；因為我不是那些官警的家眷，雖然我們也是土著的美國人。有時，還會簡直沒有那個女人敢到街市上去行走。當着有人在炭礦裏死了，屍體擡着打街市上走過的時候，這就是常常都使人感着害怕炭礦爆炸的恐怖。他們把板子擡着那些傷了的人或是死了的屍體從我們的屋子門前經過，一羣一羣的人集合起來跟在後面。我聽見說，炭礦裏面因爲支柱安置得不夠，或是因爲敞露的燈光時常都會引起煤氣的爆炸。

一個人攆着斧錘投入這種黑暗的炭礦裏的時候，他和他的家裏的人們都不能夠知道到底他會死了出來呢，還是活着出來。所有的美國的土著工人都懼怕這種炭礦。我父親有時默默

地想念着這種的死難，也是因為我母親，如他所說的，待他太惡劣了，他就以做炭礦工人來恐嚇她。他又使我們知道我母親的沉默還不會使他終究投身到炭礦裏去。我就漸漸怕起炭礦來了，美國的工人也都害懼終有一天他們會淪落到這樣悲慘的境地，那就是說他們也要帶上一頂帽子或攜着一個燈盞，坐上這些拖炭礦工人進到黑暗的炭礦裏去的車子上去呀。

土著的美國工人替我父親作工，因為他的工作是在炭礦外面的。他現在有八對或十對的馬和車子了。他怎麼能夠有這樣的財產，正是一個神秘的謎。大約有二十個人替他做着轟炸和剷除泥土的工作，為公司準備建築一所新的房屋。他們蜂擁到我們家裏來吃飯，母親和我工作得沒有一點休息，等到碗碟洗乾淨了的時候，我們又要開始準備第二頓飯。我母親的希望仍復想入非非了。她驅使她的孱弱的身體沒有限制。在他青春沒有消逝的時候，我想她也曾有過對自己自己想要享受一點安慰的希望；依她的年齡算來，她還是少壯的，可是她的身體，精神卻都已經老了，牙齒幾乎脫落盡了。她現在正做着我的夢——我要去學習玩鋼琴，我不可以試試地去玩那各種我的手所能夠達到的樂器嗎？一架鋼琴在她就是所謂『教育』我將會有牠了。她慈

憑着我去糾纏我父親，要求他買一架鋼琴；她爭辯着說，他有能力買這樣的東西，因為他替他的馬買過漂亮的駕具和各種工作上不需要的東西。但是當我去纏擾他的時候，他只對着我這種狂忘的想作發笑。他不但不答應，反而提出一個他所謂的「命題」來給我，他現在正是在賺錢，他將來要置起「簿記」來了。他知道這時候沒有那個能夠「像那娼婦的兒子竇歐所做的一樣」來欺騙他了。……他可以把一切的事情都寫下在簿記上；假如有任何爭辯，他就可以把「數目」指出來。因為他對於教育的蔑視，他那種對於「數目」和「簿記」的信仰真是可怪的事了。有一天他把一本賬簿和一冊日記簿帶回家裏來，並且把牠們擺在一張廚房裏的檯子上我的面前。

「你是受過教育的；現在請你把賬簿打開來！」他命令着。  
我矚視他一下，然後走下去把賬簿放在他的面前打開來。

他又變爲很刺諷似的說：「你進到第八班了，但是你的爸爸比你知道的恐怕還要多些哩！你打開賬簿來的時候，你要在裏面寫起來呀！就在這裏坐下來罷，拿着那枝鉛筆！」

他開始口裏讀着數目，我在賬簿的一邊長長一排的列出來。

「那末把牠們加起來罷！」

我加了又加……但是每一次得出來的都是一個不同的總數。他站着朝着我微笑……我是受過教育的都不能夠加數目！因為要使我益加羞慚，他竟拿起賬簿和鉛筆自己開始在加了。他仍然得出一種差異的結果；他再加過，動着嘴唇，口裏唸着，書上畫着點子——但結果他還是沒有算得清楚哩！他氣憤我站在那裏看着。但是爲要保持他自己的體面起見，他又不敢把我趕開；同時爲着我的體面的緣故，我也就不走。

「愛麗，」他走進廚房裏牛叫一般的狂呼，「到這裏來，把這一筆賬來加一加看。你有這樣的一個女兒，雖然進到第八班了，卻連一筆數目都不能加。」他現在叫我是「她的」女兒了！每逢我做了什麼他所高興的事情，他常常總是說我是「老爸爸的女兒。」

那是我母親得意的時候了！她剛把她的手在圍裙上揩清爽了，就坐下來她口裏加得很響，使我們都能夠聽清：「二加五是七，七加八是十五，十五加八是二十三，二十三加九是三十二。」

最後便得到結果了。我父親站在她的高頭，聽着而又望着，他的眼睛充滿了毫不猶豫的小孩子似的堅決的信心。自從那時以後，他的智識生活便操在我的母親手裏了。我從別人的眼睛裏也曾看過那種神情——我的兄弟喬治常常都用那種同樣的神情望着我；我所愛而他也愛我的人望着我也都像是那樣，我知道對於他我不會犯出什麼錯誤。那種表情是一種可怕的事情；因為這樣就是失去了一個人的個性，淹沒在他人的裏面，無論他願不願意。

等到母親算清了這一行數目的時候，她就起身站着，望着我的父親。他倒是很謙恭。

「我願意你每天晚上都來管理這本賬簿，愛麗。我想這樣一來，假如要有什麼像和賣歐小  
狗種鬧的那種麻煩的時候，我就可以把數目取出來作證明。」

自此以後，每天晚上他們都坐着在檯子邊，他報着項目和數字，她就來寫。他從衣袋裏取出一本寫着長長一排很拙笨的，除了他自己沒有那個可以認出來的數字的賬簿來。這些都是他的日用開支和他的估計——他用着「估計」這些字的時候，就望了我一眼，卻沒有把牠的意義解釋。他怎麼能夠得出一種估計，那會是一種天曉得的秘密呢。當他訂立工作合同的時候，他

會看着地上，想一想，自己口裏喃喃地唸着，抓抓他的耳朵，並且在他的書上畫畫。然後他就走到市鎮上公司裏的職員面前，商量這個工作的價錢，以抵制其他承包工作的人們。人們都是要用打字的信件提出來的，但是我父親祇是穿着大袖襯衫，高邊靴子站着，口頭訂定這種合同。他有些輕視那些沒有紙頭和打字機就不能做一點事的人們。他會訂結這種開採工程的契約，供給士敏土和石基，工人，馬，車子和器具，他要求要用整數付給工資，並且須分兩期付清，一期在工作開始之初，一期在工作完成之後。

公司裏的職員望着他穿着大袖襯衫立在那裏，案價很便宜以抵制其他承包工作人們的競爭。最後結果他們常常都是把工作包給他來做的。這也可以說是他的個性，他說話的姿態足以使人們相信，因為他有他的一種方式，他的言詞和他的態度都是有色彩的。他僅僅祇能稍微寫寫，在他一生我從沒有看見過他讀過一行印刷物上的東西。他的世界不在書籍的範圍以內，而是在他自己本身和環繞着他的周圍的世界之內的。對於他，書籍是沒有什麼關係的；但是即使就是在地面上的一個小洞裏，都會變成充滿了癡情妄想的。他使他的眼睛不仰視天空。

的星宿，但只俯察大地，他是大地的，大地也就是他的。他掘鑿大地，他撫抱大地，他一字一句地思  
維着大地。

我常常站在鑿洞的邊緣上，從下面蓬蓬的灰塵中望着他。他什麼也聽不見，祇有工作；假如  
我走到他面前，他也會不看見我的。他的心思正在廣大的範圍內運用着——我知道在這深深  
的後面橫流着他生活的地平線，越過越遠……他不止於開掘了一個地洞，他並且發現了令人  
驚異的東西，一切深藏在大地裏的東西哩。我知道那些，是因為我知道他，因為我是我父親的女  
兒。

他是一個枯瘠，瘦弱，二十八歲的牧人了。他替我父親作工。他離開他的新墨西哥的牧場來  
到外面遊歷世界，這已經有一個時期了。他和許多其他替我父親作工的人一樣，倦厭着一個地  
方或一種工作而常常移換。他們這些人都是一律的，隨身攜帶着他們在這世界內所有的家業：  
一兩枝槍，一根漂亮的腰帶，一雙動人的距鐵和靴子，或者還有一根非常好的帽帶，一根墨西哥



式的馬鞭和一雙手套。他們幾乎普通都有一匹馬，一套和尋常迥然異樣的馬鞍，有時候一根馬勒配着一根韁轡，而這些卻就表示出他們是有特別風趣的人了。他們都是自分水嶺那邊的牧場上來的。他們都是絨獸的好像畫成的人兒，多少還滲合了一些泥土。勇敢，仁慈，有信任——還帶着一張臭嘴。他們領到了工錢的時候，在特立尼達一個晚上就要花光，「山上面」那裏的婦女們出賣他們的身體來滿足這些男人們的慾求。他們要娶妻——那是真正稀有的——他們就只要娶處女哩。婦女沒有什麼東西，只有拿貞節來做商品去換得她們的日常食用度過她們的一生。父親們保護他們的女兒的貞節，就和人們保護他們的銀行支票一樣；腰部繫起一枝槍，眼睛帶着一溜警戒的光芒。現在我也長大了，我的父親使一場的人們都知道我是不能被人隨便玩弄的呢。

然而我是所有這些人們的朋友。我嘉佩而且豔羨他們。他們許多人部會環繞着我們住過好多年數了，終究我還是很少知道他們骨子裏的生活，正和他們初來的時候一樣。或者他們彼此的相互了解也是很少的。任何能夠激動感情的事情他們都沒有觸到過。他們到底有沒有母

親和姊妹，這也祇有他們個人自己纔知道。假如他們曾經有過戀愛，也祇是秘密地深鎖着在他們自己的心坎裏。至若山間的嚴肅，或繁星黑夜的暗淡使他們的心神感着寂寞，他們的靈魂在那無窮的宇宙之前感着卑微的話，這也祇有他們自己祕密地享受着，別的人是無從知道的。

這個替我父親作工的瘦弱高長的牧人，正是這些人裏面的一個。吉慕就是他的名字；也和別人一樣，他僅僅祇說出這一個來。但是有一天到了，那時他纔把他最後的名字——溫特生——說給我父親了。正因為日見日益親密的緣故，其他一些人彼此都相互地瞞了一眼。常常坐在檯子尾上吃飯的彼格柏克，從吉慕望到我身上，他的眼睛常常充滿了懷疑的滑稽，感到說不出的快活似的閃射着。

「請你把鑰子傳給溫特生先生，瑪麗。」彼格柏克說着，引起全席的人都發出一場轉不過氣來的大笑。因為在西部即使就是那些年代，婦女還是很希少的，要想娶一個妻簡直是不容易的事。吉慕溫特生有一個牧場，牧場是需要女性看守的。而我就是——一個女性。

吉慕接着就送我一副金項鍊，我如果把牠帶久了些時，那會使我頸項上弄成黑色；他和我

騎着馬一塊兒去跳舞，我把這副項鍊暗中取下，放在我的袋裏，等到了跳舞場的時候，纔又戴起來。彼格柏克——似乎有我三倍的年齡和身材——對着他自己發笑，有一天他還給我一枝連響手槍——他說這或者是會稱手的。他不是那樣的一類人——祇肯送給人家一點小小的項圈和其他東西的哩！

有一天下午我借了彼格柏克的小馬騎着到山谷裏去捉松鼠。吉慕來訪我，他願意同我一道去。彼格柏克斜倚着籬笆，把頭擱在手臂上，默默地笑了起來。吉慕打扮他自己穿一件白色襯衫，腰間繫上一根寬闊的鑲銀的腰帶，他的大的灰色的帽子配上一條和腰帶一樣漂亮的帽邊。他並不漂亮，但是他很文雅，而穿一套白襯衫卻並不人人都覺這樣的。他騎在馬上很安逸的屈身奔跑，好像這匹馬往那一條路走去或怎樣走法，他是都不想管的。我們經過一個遍地生着黃金花的山谷，白楊和松樹隨風搖曳着。吉慕把他在新墨西哥的牧場告訴我聽的時候，把他的一隻長長的脚在踏蹬上動搖着，抽着一根紙煙。

「你對於那回事怎麼想法？」最後他問我。

「聲音很宏大。」

「你覺得對於和我結婚怎樣……那末那些東西就會一半是你的了；而且你還會有我所騎着的這匹馬，我還可以給你一枝45（美國的一種手槍——譯者）換掉你現在繫在腰上的那個玩意。」

哎喲！這樣正是一個擬議呀！自然這不是和書本上一樣，這祇是一個擬議罷了。結婚……那是奇怪的而且還很遠的事情；但是訂婚呢……一枝槍……我自己的一匹小馬……一個牧場！

吉慕還在問：「喂，你對於結婚怎麼說呢？」

「一定！我回答說。」

「是忠實的嗎？」

「一定！」

他決定了，當他說「立地要抓緊這一個約言」的時候。

「現在這裏這匹小馬就是你的了，等我一到市鎮上，我就去買一枝合式的46一雙手套

和一根馬鞭給你。那末你可以退還柏克他所給你的那枝槍了。

「我不會輕易還給他哩！這枝槍有什麼不好呢？」

「因為這枝槍是別的男人給你的，而現在你又娶和我結婚了……」

「你正是把你自己弄得顛頭倒倒！這裏這枝槍就會有什麼不合理呢。」

他明白他踏着危險的境地了。所以他笑起來。

「我剛剛只是談笑話的，」他說，「試試看你怎樣對付，要是我送你一枝槍，你就會有兩枝了……不過不是每個女子都會有兩枝槍的。」

我除了說一聲「謝謝你」之外，沒有別的什麼話了，望着下面山谷裏漸漸佈滿了大地的暗綠和黃色。這樣訂婚是太惡劣了，一點都不動人，而祇是更像書本上所講的一樣。

「你會和我接吻嗎？」吉慕的馬靠近了我的，他的聲音很低微。

我繼續俯視着山谷。望着他倒是會把這件事完全弄糟去。因為他看來未免太老了，而且有一口鬍鬚……書本上的英雄也不像那種樣子。他靠得我這裏很近很近了，從他的鞍子上變

了下來。他的嘴唇接着我的，我勉強地不顧那些烟味和汗水的臭氣……或許有人定會希望和男人幹這種勾當……要是有人真實地愛我，這也會可以減少一半這樣惡劣的程度能。這種觀念滯留在我的血液裏面，猶之一個鉤子掛在流水裏的一個木頭上一樣。

我們騎着馬回家。我自己的結婚就是一般人的結婚一樣，這是我從來沒有想到的……庸俗的結婚正是連想起都是惡心的事情。但是一到我們走到家裏的時候，吉慕進到廚房裏，而我早已完全預覺到……他會重三倒四的多言呀……這個長腳的笨人呀……他不能夠把他的臉面掩藏一歇啊！

我父親和母親走到門邊的時候，我正在佈置晚餐的檯子。「瑪麗！我父親說而我覺得我恐懼和羞慚得就要鑽入地裏去了。」瑪麗！他重說了一遍，「吉慕告訴我們說，他和你快要結婚了……你年紀太輕了，不好結婚罷！」

「是的，瑪麗，」這話從我母親說出來的，她站着很愁苦地把她雙手扣緊在她面前。

「我將近十五歲了，安尼是十六歲結婚的。」

「那是太年輕了……但是安尼還比你長得像大人一點。你不到十八歲是不好結婚的。」他的聲音變成遲疑困難的了，當他繼續說下去的時候，「並且你不知道結婚是還有許多問題的……還有責任的啊……」

「責任！」我很憤懣地大聲疾呼着。「我不願意擔負什麼責任。」我望着他們倆站在那裏，一種羞慚和感情衝動的浪潮向着我疾掃。「責任是天所不容的！」我臉上紅漲起來了，「責任是天所不容的，責任是天所不容的呀！這有些東西使我病了！有些東西使我病了啊……責任是——！」我痛恨一切……他們倆站在那裏……那長脚瘦弱長着鬍鬚的吉慕溫特生笨驢呀！我回頭從屋裏逃竄出去。

那天晚上我不招呼晚餐了。不但如此，我還找出吉慕送給我的金項鍊，我叫貝德麗，請她替我送還給他。

「告訴他說我不希望要他的什麼鎗和馬，」我囑咐她。

第二天吉慕離開這市鎮了。人們都沿籬笆站着，當他走過的時候，發着微笑。

我們又住在特立尼達的軌道那邊了。我母親很苦痛的。一年是白費了，她說。所有我們賺來的錢都損失了。僅僅一對馬還救得存在。我們的家庭就是一個日常吵鬧的窠穴。但是她拒絕再離開這個市鎮了。

「難道再要把這些孩子從適當的學校裏帶開去嗎？」她眨責式地詰問我父親，當他要求她跟他到別的礦區替他的工人燒飯的時候。

有一天怨憤的聲音從後面庭園裏發出來了。我趕快走到廚房門口。我母親站着把手放在一個浸着衣裳的桶裏，她的臉上的灰白，和海倫出走的那天晚上的一樣了。她似乎把手從水裏面舉起來都不可能了。我父親挨近他站着，手裏拿着一根短的雙合攏來的繩子。他們聽見我，都朝上一望。

「瑪麗，他要拿這根繩子來打我呀！」她的聲音奄奄沒有生氣。

這好像是她向我求援去反抗他似的。我看見他站在那裏，寬闊的肩膊，兩倍她的身材，烟汁



露出在他的嘴角上。他快要打她了……他頗有過去傳說那種打老婆的人的不凡氣概。那種暗藏着的打人的恐嚇，他仍沒有實行。有些事情阻住了他；他是要先咒罵，多多的咒罵使他站着一個上風就好開手打人。當我站着注視他的時候，我覺得我知道他所做過的或將要做的事情——他和我彼此相知得這樣的清楚。我痛恨他了……痛恨他攻擊那種比他自己懦弱的人的時候，那膽怯……痛恨他攻擊一個女人是只爲的她是他的妻，是只爲的法律授予了他這種權利……痛恨得他如此地深切，如此地原始簡單，我想將他殺死……爲什麼我不從身上取出手槍來呢！

我母親的眼睛仍然望着我。

「瑪麗……假如他打我，我就會倒在地上去死了呀！」

「你……」我對我父親說。

這時要拿手槍是太遲了……但是我不需要手槍！我突然地站到我母親的旁邊，對着我父親，把她遮掩在我的背後。

「你打，只要你敢，你只要你敢！」

我覺着我母親孱弱的身軀靠在我的背上。我父親的眼睛正在睜開發光。他的氣息冒噴着臭水。我怪想着怕他是連我都要打起來，我心裏不覺忐忑惶恐起來……假如他打起來，我會……是的，我會用牙齒咬着他的喉嚨……

我們站立睜視着，在彼此的眼睛裏都成了敵人。繩子從他手裏落了下來，捲成蛇一樣的圓在他的腳下。他一言不發地反轉身去很重的幾步走過衙衙門了，他的大的肩膀圓的彎曲的……這樣的彎曲……他的襯衫襪襪而又醜醜……他沿着鐵道蹣跚地去了。我會是爲那末而生的喇！

繞着轉灣等他看不見了，這是費多久的時候啊！當他看不見了，我又發見我的母親坦坦地橫躺在她的牀上。找緊挨着她的旁邊站着，望着腐敗剝蝕的黑牆上。要去打動她的心，這會是不可能的。或許我還是一個嬰孩，我倒可以用熱愛去打動她。但是那是過去的年代了，而且我也忘記了。現在我不能夠。我默默地轉過來，走回庭院裏。等她再走出來的時候，我差不多把東西都

「洗完了，天也已經黑下來了。」

「你不必來，我現在正快要洗完走了……這裏剩下不多。」當他走近來的時候，我抗議着。最後，一種聯結在我們倆之間緊接攏來了……一種從沒打破過的痛苦的聯結。

有一個男人……但那不是講戀愛。卜溥就是他的名字。他是一個理髮匠，已經二十一歲了。一天晚上我會從家裏偷偷地走出來，到過公共跳舞場；那裏我遇見他，他的嫻雅給我一種很深的印象。我母親知道了她的時候，她很虛怯地表示抗議。他是一個兩手嬌嫩的城內人，她說——纖纖的素手，狡黠的言詞，諂媚的態度。也是一個高等人物，我辯駁說，不像那些又粗又笨的和我父親作工的工人。假如他是這樣的人倒還好些，她回答說，因為那些和我父親做工的人都是很誠實的做苦工的人，他們都肯保護一個女子而不會利用她呢。

「保護！我狂呼起來。『我不需要任何人的保護！我能夠防衛我自己！』」

那天傍晚我大膽地走出去和卜溥會面，我母親過分受了一點驚嚇，不能堅持他自己的主

張了。晚上月光燦爛，卜薄僱好一部四輪馬車，衝着停在橋上等我。

這是很美麗的，當着銀河在天的月夜，溜過燈光燦爛的馬路，多麼興奮而又親愛！這對馬狂躍地前進，就和急流地河水一般。馬兒驅驅前進……走下一個很長的斜坡，又走上一個，再走下一個……然後慢慢地在一幢黑暗的橋下繞着一個角。卜薄急擲着叫他們停止。卜薄的另一個手臂抱着我了，我感覺着他的火般的嘴唇正在追尋着我的，他的手柔和地紆緩地壓下我的胸前來了。和他一道走得來，我竟是怎樣的一個蠢東西啊！

「停止這樣，請……你！」

「我不會傷損你。到這裏來！」

「滾開去，」我說，我努力掙扎把我自己從他的手臂裏脫出來。他的嘴唇……是的……水銀。有些東西的弱點潛入着我的血液裏壓服着我了。驚恐操持了我。他的雙手很劇烈震動地緊抱着我——然而我到記起我的父親母親海倫和安尼了……結婚婦人的伸訴，「遭天殺的心肝，你知道我愛你呀！」記憶啊！

我盲目地把他撕開。他的手很嬌嫩的，我的倒不是。一種原始的恐懼附在我的身上，我用盡我的力量掙扎……火熱的肌肉，一身的溫暖，牙根裏都泛着惡心的厭惡了。

「遭天殺的你——」我覺得他的手攔在我的胸前，同時我捉着車子跌下去的時候，扭傷了一下。

我睡在柔軟的地上，恐懼得頭昏目眩的。卜薄爬出來站在路的一旁。他的嘴的一邊給血沾染黑了。在這夜裏我們彼此而對面地對着就和兩隻動物一樣。

「進來！我要把你丟在橋上再不睜了！」他說。

「我願意走回家去！」

「假如人們看見了你，他們會怎樣地議論你啊！」

「那是和你沒有關係的！我願意走回家去！」

「那麼走罷，你這天殺的！我永不想再看見你的醜惡的面孔了！」

我開始慢慢地向着市鎮走下這條淒涼的灰色的道路。現在月亮是冷清清殘酷無情的了，

和冬天括着風的湖上的冰一樣。寂寞和我的痛苦與眼淚混合起來了。

我從來沒有知道有這樣一個寂寞荒涼的地方哩。我們的小木架子屋蹲在一些白楊、青松和幽雅密紅色的樸斗菜覆蓋着的山谷的掛壁上，活像就要跳去一樣。山谷上面的西邊，一個張着口出蒸氣的炭礦，經過一次爆炸死了將近一百人，燒完了這炭礦以後，纔廢棄的。這些東西的那邊一塊密林深山的原始曠野展開着。晚上野獸在那裏咆哮。人的手臂一般大的響尾蛇圍在那些鋸齒狀的石上或是伸長地躺在那些日光晒着的山坡上。

你騎馬走下那山谷的時候你就要從這些舊日市鎮上的空屋子門前經過。山谷口上就是一個寬闊的平坦的平原——我們把它叫做「平地」——秋天金黃色的，鋪上一些短而韌厚的野草。東邊延長到很遠橫着一障低矮的山嶺的地方，這些山嶺的那邊，又是別些山嶺的頂峯。西北角上這塊平原沿着大地直到山脚——拱衛着無論在夏天冬天永遠都是雪蓋着的落磯山的山脚。(Sangre de Cristo)——耶穌的血——牠們被這樣稱呼。這或許因為太陽落了山使一

切的山谷和平原都變成了黑暗的好久以後，雪就徐徐地放起熱來和溫暖的血一樣的緣故罷。當着月亮照耀着這靜寂的白色「平地」上的時候，我們能夠從我們的黑暗的山谷裏的深凹處，聽到成羣結隊的豺狼的咆哮呼嘯。他們離開他們潛藏着的地方，走到這些平地上來聚會。他們似乎總是成千成萬。每逢空氣裏充滿了他們高宏尖銳的叫號聲音的時候，我們的大都爬到屋裏很深的地方睡着發抖。

你如騎馬穿過這塊平原到那邊東南角上，你就要經過一個草狗村。在這些千百崗陵起伏的尖峯上，這小而肥的動物盤腰坐着，俯瞰下面日光燦爛的大千世界。村莊的那邊又是一帶靜悄悄的連綿的山脈，這些山脈的那邊就是這個世界：最初，一個土磚砌成的天主教堂，每月墨西哥人聚會一次，當那牧師——一個無傷害的老的「犯罪的卑鄙漢，」我父親這樣叫他——輪着來超渡一般靈魂的時候。再前面一點，開着一月酒店——招牌就是羅開惠婁，為附近文化的中區。這是我父親走下到山谷裏去的時候，中間休息的地方。酒店的那邊又有一所學校在台西可的邊界上，珂羅那朶煤鐵公司的礦區地方。

台西可籠罩着和在德納維亞一樣的空氣——窒悶的不滿和怨恨。這裏也在同樣的埋怨惡劣的工頭，延長的工時，些少的工錢，撐持的柱子和其他防止崩潰的東西的不充分；公司商店裏的高價和不誠實，以及發工錢的用手票而不用美國貨幣。礦工每日早上在山側把自己拖進到洞裏，晚上給煤渣弄得頭烏面黑的，拖回家裏來。他們的兒童——十歲以上的男孩子——在炭礦周圍工作着，等他們一到長大夠強壯的時候，他們自己也就變成炭礦工人。對於這些炭礦工人就和對於我們一樣，生存就是工作，睡覺，雖則吃一點能夠有間或能夠找得到的東西，並且還要生育。至於娛樂，男人就祇有酒店；婦女連什麼都沒有。一本書是一件奇事，我們家裏有了一本，那是叫做議長的報紙是稀罕的，看報是富人們開心的玩意。很少炭礦夫的兒童確實在國民學校畢了業的；大多數都是沒有。公司裏高級職員的兒童則能進高等學校，後來還進大學哩。

第二次罷工普遍了全公司的礦區的時候，我們沒有那個敢到台西可去。謠言傳播得像山林的野火一樣，警吏就是兼小礦區的統治者他是美國人後，腰上繫着一枝柯爾特式的。手鎗，使炭礦上人人人都知道他是得錢受賄，要來盡力他的正在幹著的所謂「職務」啊。



「只要誰能夠給他五個涅克兒，他就會將那遭天殺的外國人打死，打得他滿身都是子彈。」他說。並且他還準備叫他們裏面的一個「去見耶穌」。

怨憤與饑餓在一切的礦區裏都是並行着的。除了公司裏的商店以外，這是沒有那裏有糧食了，而商店裏的糧食又是不肯賒賬的。學校關門了，街市荒廢了。省裏的軍隊仍舊駐紮在特立尼達和沿着這些山谷所有的較大的礦區上。罷工工人集合起來，他們在炭礦上的來來往往，軍隊都對他們戒備。

嗣後經過幾個星期的激烈鬥爭和饑餓，罷工結束了。絮絮叨叨的婦女和哀號哭泣的兒童，垂頭喪氣地幫着送他們的男人回到炭礦上去。

罷工時期，我母親從礦區上打聽一切的消息。她不很多說，尤其是當我父親或者替他作工的人們在她面前的時候。我還記得她對於炭礦工人秉性天然和毫不遲疑的同情。她痛恨有金錢或有勢力的人們或機關。幾年來的經驗已經使她從一個貧苦的田家婦女變成一個不熟練的普羅列達利亞了。但我的父親卻不甚清楚。因為他自己是一個土著的美國人，希望做一個僱

主，他盡力和這些礦區的警吏和職員提攜來壓迫罷工的工人，他們都是外國人哩。他仍然是不清楚；他有人替他做工，並且他自己本身也是一個懂懂的工人，無論他怎樣地艱苦工作着，他似乎仍是一個可憐的窮人。他太不明白，不能了解怎麼樣和爲什麼這種事情竟會發生。但是他，和我母親一樣，一定慢慢地會知道那些作工最苦的而不能賺到最多的錢的事實。這種似乎都是有錢的人的罪過，但是究竟怎麼樣則不知道。他把他的糊塗和失望都淹沒在酒裏面了；或者就讓撲克牌吸收了他的怨憤。

這些替我父親作工的人也都是不清楚的。他們似乎不很十分留心這樣那樣的道理，因爲他們沒有結婚，也沒有生兒女倚靠他們的。誠然他們是不快活的，他們都很厲害地飲酒。罷工時期他們似乎都是百二十分的和礦工表同情的，但是因爲先前做過牧童，都是些個人主義者，不懂得鬥爭。黃昏時候在我們廚房門外舉行的一切爭議和討論裏面，我記不出一點概念，那是告訴了我罷工是什麼一回事。這種責任似乎應該歸咎於那些遠地來的人們——公司裏的職員，他們一年要來視察一兩次。當着視察的時候，這種人常常都是大驚小怪，活像一個大工頭就

要遭槍斃一樣——但是他們從來是沒有槍斃過的。人人都是怨恨的，但我們低着頭靜候罷工的過去，結局我們還是服從那些拿工錢給我們的人，因此纔給我們生存的權利。我們說『是的，先生』和『謝謝你，先生』，因為我們知道這種是必需的啊。

自這些時日以後，年代過得太久遠，在我個人的生活上經過了許多的鉅風大浪，要我去把我們那些無知無識的事物的深海完全記憶出來，那是不可能的了。後來年間我常常聽見男人和婦女們都在說『人們取得了牠們應得的報酬』，而我心裏卻又常常回想到我們山谷裏那樣的生存了。『應得的報酬』祇是一句話，這是那些佔有者用來做一種武器，抵抗那些被剝奪者而言的。無知無識的黑暗——除非他們曾經經過這種生活，誰能真實了解那是什麼意義呢！那些說什麼『取得了應得報酬的人們』都是一些最渾渾噩噩不過的人。因為智識的世界離開我們太遠了，我們，在我們山谷裏的人，只會反應而不能思想。

獨有我的母親，她對於她的四周更日益緘默了。自從我的父親企圖要打她，強迫她把兒女再從學校裏帶回來，走進這山谷裏以後，她是比先更加摧毀得厲害了。她的生存是孤獨的，因為

附近幾哩路的周圍，只有我們一家是用英語說話的。她從來不對她的兒女說起她的不快；而我的父親又不是她的朋友；他替公司裏作工，而她又替那些和他作工的十來個人洗衣燒飯。我們的食料是最粗糙的。一雙新鞋子都是一件大事，有時候海倫送給我們一大包衣裳，我母親和我把她們來重新改做。至於她自己，她是沒有做過的。她說：

「我不會要什麼。我不到什麼地方去，也不去看什麼人。」

每逢這種偶然的包裹到了的時候，我父親就想拿她妹妹過着的生活來打破她的沉默。她畏縮迴避着，活像巴掌打過她面上來了一樣，然後又回轉身來，一言不發地繼續燒飯。

「天啊，這是做的好事呀！」他能夠咒詛，而且跳出門外去。

有些星期日，周圍附近幾哩路的墨西哥人集合在山谷腳下環繞着「平地」的小山上，同時競爭的隊伍把衣裳脫得只剩一件襯衫，玩着「毬戲」。我們大家都和他們坐在山上，做成一個人大的圓形劇場一樣觀看。

有時也有天氣晴和的黃昏時候，這些人吃過晚飯之後，仍然坐在我們的廚房門外，談笑歌

唱，我趕快把碗碟收拾也去參加他們。有一個人唱着一隻歌，其他的人就都和着：西部的歌都是長的，都是有十二音節的，大家唱着同樣的調子，低聲愁悶，平坦的冒險的，牧人的快樂與憂愁的，死了的牧童不幸之事的，故事的歌，牧場歌和愛情歌。

這些人裏面的一個有時候會取出「法國管籥」開始來玩。別些人也就起來跳着舞。有一次這是一個窈窕的青年，我和他在戀愛——但是非常之祕密，除了我自己之外，再沒有那個知道。他的青襯衫在胸前敞開。他彎下背去跳着，搖動他的身體和手臂，他站在地上一塊地方跳舞。一直等他鞋子的後跟響得和手鎗在這硬的烘過似的地上射擊一樣。他站着又高又直，他的手攔着他的屁股上，他的面仰朝着天空的月亮，月光就像燦爛的小川流在他黑靴子的腿上下下溜着照耀。

最後音樂停止了。萬籟俱寂，唯有樹梢窸徐地沙沙的風聲衝破了這種沉默。跳舞的人用大的紅的手巾拂拭他的額角，他又從另一個口袋裏取出他的腰帶。彼格柏克他的靴子映在月光裏，他的頭罩在屋的陰影裏，開始講他在德克沙十彭漢德爾看見的一位跳舞家了……或者這

是在奈阿格蘭德罷？他慣常繞着牧場上的火跳舞……那或許是十五年前……不，將近二十年了，想起這件事……

原书空白页

#### 四

我要不是有這種浪漫熱在我的血管裏——我父親我的恩賜——我要不是稟受了他那種不肯接受我的上帝註定了的命運的精神，我的一生定會仍然逗留在炭礦的市鎮上，嫁給某一個工人，替他生一打的孩子，走遍這個地面，死於早年的三十多歲了。這樣就是我周圍一切婦女的不幸的命運。但是固定的事情對於我盡都是仇敵，瞬即失去了他們的新生氣和顏色。冥冥中的不可知在呼喚着。

我們搬到台西可不到一年，我自己就找到了一個學校教員的位置——我這初級中學校都還沒有畢業的人，不能加兩筆數目不會沒有錯誤的人，不能記清一條文法規則的人。我教着六歲的兒童和我同年紀的男孩子：在新墨西哥很遠的地方，許多從那種廣大的平原和高原突然聳出來的紫綠紅顏色的，平頂山峯中一個寬闊豐美的山峯的台頂，高出在森林的表面之上，給那些猛烈的風暴掃過山顛時候，觸着雷電的垂直的岩石邊緣繞着。



那裏近着岩石邊緣的外面，我孤單單地住在一幢兩間房的校舍後面，前面一間房就做我的課堂，後面一間房就做我的住室，我在那裏睡覺、燒飯、改課卷。我到的時候剛好是五月，但是夜裏在括風之前雪仍是下着，打得那根繫着學校裏的鈴子的繩索靠着屋子的邊上：一種啞然有鬼氣的聲音混和着風的粗暴的號泣和那上面鈴子輾軋的響聲。

小的男孩子和女孩子，從那寬闊掃蕩的平頂山峯上走到學校裏來，墨西哥和雜種印度人從下面很深的山谷裏走得來；從那平原上眼睛所能望得到的那麼遠的南方，很少幾個男孩子和女孩子自牧場上騎着小牛的走來。我是沒有智識的，但是以我周圍的那些人比起來，我又有學問的。並且我還具有一種生來的狡黠伶俐。每逢一個小一點的孩子不能做出來的算學題子，我知道我也做不出來，我就叫出別一個大一點的孩子，要他在全班面前表演他的知識。他很驕傲地把牠做了，我們大家都學得一些東西。

我是「教員」，牧場人家有我這樣一個客人，視爲一種光榮。兒童們帶些食物給我當作禮物，一匹馬常常能夠給我支配，我騎着在一塊粗糙的但是柔軟的地上馳騁——我騎着很安穩。

和一般婦女騎着一樣地安穩，因為這是一塊不僅是很強壯的男人們活着的地方，並且這是一塊婦女們也都是很強壯的地方；或者，要是不然，那裏鎗是挂起在他們的旁邊的，能夠應付他們的需要。但是自然力量和鎗都不是必要的。現在我回憶我的幼年時代和那些極遠的西部人們中間的青年了——沒有教育的，粗糙的工人，他們早就嘗到了最惡劣的生活；然而祇有一個例外——一個小市鎮上的理髮匠。我從來沒有受到過凌辱，也沒有那個敢把一只手強暴地放在我的身上。或許我是大年輕了，或者太無智識了罷。我有過許許多多的求婚的，這是因為那塊地方婦女很少的緣故。但我比我的周圍一切的女孩子都更聰明一些。我的智慧雖然是粗糙而沒有修養，比我的感情也更聰明一些。所有的女孩子都結了婚，我不知道我怎樣纔能逃避，但是逃避我決定是要逃避的。我記得我的母親常常總是默認地贊成我這種主張。

在新墨西哥那裏，我和男人們個別和成羣的，日中的時候，或晚上，來來往往，到跳舞場去騎着馬走得很遠很遼闊。我和他們在下面黑暗的山谷裏或在平原上的牧人家裏跳舞。他們都是可尊敬的人物，而我和他們做一塊比和那些在菴場寺觀裏的女孩子還更安全——安全得

多呢。關於性這一點，我完全不會想起，因為我不僅是比一個孩子還小的緣故，而且我也太忙了。許多別的事情那裏也不會想得到；因此我更沒有要結婚的願望了。

現在我歡喜回想那些熱誠粗莽胸膛長着毛而不理髮的人了。我回想礦區內那些更粗莽、頹喪的人和他們緘默頹喪的妻。現在我想起他們總帶着一種愁苦摯愛的感情。但是在那些年代，當我追求所謂更完美更高尚的事情時候，我總否認這些，我的人們和我的家庭。我忘記了他們唱的這種歌——那些歌大多數現在都是死亡了的，我把他們的土話從我的言語上肅清了；我以為他們和他們的生活方法都覺得很羞慚。但是現在——是的，我愛他們，他們都是我的血脈的一部份，他們，以其整個美德和弱點而論，對於構成我觀察生活的方法，佔着很重大的作用。

回到台西可我得着最純粹的機會，會和這位礦區學校的教員會見，她是一個師範學校的畢業生。最初因為她是一個管理教育的女人，我對他懷着怨恨和疑慮。後來我們變成朋友了。我們從礦區上借到一匹馬，一塊兒騎着在小山上馳騁逐獵，她會鼓勵我和她去讀書，參與省教員試驗，去做教員。那年結局之前，她會借給我一領罩衫和襯衣，我就騎着馬越過分水嶺到那舉行

教員試驗的新墨西哥市鎮上去。

『說你是十八歲』她驚告說，『撒謊——這是無傷於任何人的。』

『我是不怕說謊的，』我回答說。

『撒謊呀，』彼格柏克後來當我告訴他這件事的時候，大叫起來。『爲什麼，你會撒謊比兒子會跳步還更快得多哩！』

我惶恐地坐在那些比我年長受過好教育的婦女們中間參與試驗。兩日過去了，學校監督召見我。他是一個高而且長瘦弱的黑眼睛的墨西哥人，態度極其聰穎溫和。

『你的數學，文法，學校法規以及其他的一些東西都不及格，』他告訴我說，『但是你如果能夠說一點墨西哥話，這裏就有一個學校。那是很寂寞的，又是怎麼樣寒冷的，只能夠在暑期開辦的學校。並且是很粗莽，離市鎮又太遠。你必須要自己燒飯，自己洗衣服。生活也是很粗劣的——畜牧人，你知道！』

我不懂得，但是智慧告訴我去聽着，而且很聰明地望着。對於我這簡直就是新聞：世上竟有

人，他們不自己燒飯呢！我想除了有錢的人之外，人人都會要自己洗衣裳罷。至於『粗莽的人民』……這，他又是什麼意思呢？我很驚訝……他一定是說那些在酒店裏留連忘返的人們罷……然而那也是不可能的，因為他說過那是一個寂寞的地方。我正存着觀望，我自己都屬於和他所說的正是那樣粗莽的人們，在我從來沒有發見過的人們。

這樣就是我變成一個教員的經過了。我沒有怕寂寞，寒冷或野獸……以至相莽……啊，我正存着觀望要看一看這究竟像怎麼樣。我從沒有看過牠任何的徵象。人人的行動，正和我的一樣。即使當着平頂山峯上面，離我住宅不遠的岩石邊緣上觸着電雷，我被擊得不省人事，並且我還毫無知覺，直挺挺地躺在我的門口幾個鐘頭，我都真真實實從沒有發現過恐懼或是想放棄這個學校。我只把我自己拖進房子裏，爬上牀上靜着等待恢復原狀。我向來就知道教育是最好的事業。我正在賺着四十塊錢一個月，一部份送給我母親。她纖弱精細，溫雅高尚，很驕縱地做些襯衫和裙裳送給她的學校教員的女兒呀！她一向早就知道我會變成一個受過教育的了。現在當她在台西可遇見礦區監督夫人的時候，她不會盡力把她那雙筋粗皮老的手掩藏起來避免

人家看見她走過了；她還會很驕傲地昂起她的頭來說：

「近况何如，理查士夫人——今天天氣很好，是嗎？」

在那平頂山峯上面，我發現一份便宜的月刊，家庭婦女雜誌，內面載着一些連續的愛情故事，衣裳式樣，烹調方法，美的暗示，和萬千種類的零瑣事件。還有一張男人和婦女們的名字和通訊處的細表，他們想要交換風景畫片的。從這張表上我選擇了一個男人的名字——在那裏算是最漂亮的——羅柏韓薄棟，他的通訊處是哥倫巴斯沃海河。那是東部極遠的一個城市，我對於那個城市的文化，學問，和美豔俱有很大的觀念。我送他一張畫片。他回答過我當着夏天漸漸過去的時候。起初一個信封內一張畫片，後來變成兩張，終而至於四張了。他寫信來說他快要在高等學校畢業了——在我眼睛裏竟是一個學問家哩，他開始送些他的舊書給我讀——歷史，文學，植物學——我細心地讀着牠們，即使那些就是乾燥無味的東西也好。然後我又把牠們送給我母親，因為我想叫她讀一讀。學校放假的時候，秋天我回到家裏，我發現我母親坐在廚房裏的窗子邊很耐心地在讀着那些書裏面的一本。銷磨了她好幾個星期，她還沒有讀完一半。對

於她這是怎樣的新奇和困難啊！然而她和我一樣，覺得這些事情都是必需知道的呢。

在我那算是「衣錦還鄉」了……我這勝利者，十六歲奏着凱歌的女兒，現在我是我們家庭裏主要的撐持者的一員了。我父親在一個離開很遠的牧場上做工。他到我母親現在住着的台西可來，同時我也就在那裏。我還記得他怎樣地走得來。我母親正在坐着窗子旁邊，當我把我的教授法和在冬季將要聘我的新學校告訴他的時候，她的面孔表示得很熱誠。我把羅柏韓溥棟告訴她，他曾經送過我一個他自己的照片——他是怎樣的漂亮而又有學問，和書本上的人物一樣啊！她沒有回答我什麼；或許她以為我的戀愛，只和一個遠地的英雄而不和近着的現實人物，這是最好的了。我們談話的時候，她的眼睛在那邊山上瞭望。我看見她的面孔陡然變成悲慘可憐，雖然她新近纔只三十幾歲光景，我察覺她的頭髮已經變成怎樣的灰白。我的眼睛追隨着她的，從公司商店那邊的地方走來了我的父親，行路緩慢地，他的大肩膀彎着，他的頭俯下去，他的手搖動捉摸，活像對着幻想的人物在談話一樣。

我幾乎立即走到我的另一個學校裏去了。那就在布里莫樂後面很遠的山谷裏，C. E. &礦區的又一個地方。我在那裏四個月，除了在我的學校裏以外，我沒有聽見過英語，即使我的學生對我談話，也是說墨西哥話。晚上我回到我的一個墨西哥人的住家的房子裏。這屋子的主人就是這個學校的董事墨西哥人，他覺得和一個全區最有智慧的女人作長時間的談話，這是他，一個男人同時又是一個董事的男人的權利。而那個女人就是我呀！他的妻是一個身胖體大天性馴善的墨西哥人，沒有野心，也沒有思想。他平常和我一塊兒吃晚飯，她在桌子旁邊招呼，來往，從廚房裏走到我的食堂的房裏。這間居室，和我的睡室，通通都在一塊地方。後來她和她的兒女在這間廚房裏吃晚飯。她的丈夫說着一口非常夾雜的話，半是墨西哥的，半是英語，雖然他在使她相信他說的是完全而且流利的英語。她對於她的輕視很厲害，他平常盡力使我知道對於他這樣有地位和智慧的人，而和這樣的一個女人結婚，那是怎樣的羞恥呀！我對這個女人不敢表示同情……那樣，對於這個男人將會是一種致命的侮辱，而我或許也會因此而失掉我的位置。



我厭倦他的談話了。但他以為女人應該經常聽從男人，以增進她的智慧，女人常常總是比男人知道少些，這也不管她是誰或是什麼人。我盼望着沉默的慰安，我能夠藉着讀些新書或東部羅杜韓、薄棟寄來的信。這些信在我的生活上是最重要的東西，牠們都是用最完美的書法寫的。當着我在學校裏的時候，這位墨西哥人沒有得到我的允許就將牠們拿來，然後又來問我裏面的內容。他一點也不懂，但他知道這種書法是莫可比倫的，他就更加尊重我了，因為我有了有學問的朋友，晚上我和站在我面前柱子一樣似的他們開坐幾個鐘頭，盡力去學習那樣的寫法，直到今日我的書法有些和牠們相像。我知道假如我能夠學習寫字到這樣的漂亮，我的教育也就完成了。

我遠道的通飢者變成指導我的生活的理想中的人物，他一定會好似上帝一樣，他向後坐着，讀這種卑屈摸索，糊亂塗鴉的山谷中寄來的信。我的小檯子上立着他的照像，我的檯子上擺着他的舊書籍，假如我的情緒追逐着某一個黝黑美麗的墨西哥印度的隣居的男孩子的時候，——牠們是時常出現的，因為我對於一切事情都是追逐的——我就和牠們奮鬥。晚上我

回家的時候，自己都覺得很羞慚，但這却不是容易的呢。在學校裏有一個剛巧和我年齡相當的印度孩子；他以崇拜的眼光注視我，不敢輕易接近我這樣一個有學問的人。他對我的尊敬就是他演給所有別些學生的教訓——他們裏面祇要有一個對我眼毛一閃，他在放學的時候，就會護送他們走出山林的邊上！

有一天我正站在教室面前，盡力誘導我的學生和我說英語——我的主要任務——的時候，門忽然打開，我的墨西哥的主人出現了。電話從山背<sup>地</sup>——台西可——叫過來了；我的母親在病着，我一定要回家去。我站着睜開眼睛注視他，活像他就是傳報噩耗的一樣。他又把這消息重說一遍。我一言不發地翻過身來，拿着帽子和那挂在角裏的外套，離開這學校。放學我都忘記了。我祇知道我的母親快要死了呢……我不是前夜就夢見了的嗎？

這個人在他屋裏攔住我。他要明天把馬車送我過山去，他說，因為現在他的馬車正在替礦上拖着木頭柱子。每天從特立尼達只有一次火車開上山谷裏，在所有的礦區又要停留，到布里莫羅要在下午兩點鐘，到台西可就要第二天早上四點鐘。現在是十一點鐘了。我說我寧肯走到

布里莫羅去。不行，他抗議說，山谷裏的雪很深，又是結冰的冷……這是危險的。我不聽他。我走進我的房裏，把我的鎗綁在我的腰上的外套底下，我就出發了。當我開始走着山谷的道路，轉灣取那捷徑越過分水嶺的時候，他和他的妻站在門裏都很驚愕地望着我。雪下得很厚，一羣山羊會在這路上趕過去了，把雪都打落了。我爬着這溜滑的斜坡，攀着那些結牢在冰凍了的地上的粗硬的擦光了的橡枝，這裏那裏拖着我自己上前去。只要我能夠達到分水嶺的頂上，其餘的就容易了，因為那裏我就會走上大路去。寒冷，遇着猛獸的可能，滑倒和跌脫肢腿的危險——我心裏都不記上，只知道要到山頂上去。什麼都不想，什麼都不感覺，什麼也不看見，我祇爬着。

最後我爬到了頂上。雪給……烈的風掃乾淨了，路上現出車轍一樣的凝凍。我把我的頭藏在外套領子底下，一歇歇，溫一溫我的肺部。然後我纔開始紆慢，安逸，穩重地踏步走着，這纔能使之走長遠的道路，並且還不致筋疲力竭。我的心照顧着我的身體，活像這兩部份是分開的個體一樣。我的身體又粗又強——粗得和山上的橡樹一樣。我的心知迫了我的身體怎樣的疲竭，似乎不能再前進了的時候，一種新的能力就從心裏奔放出來——「第二陣風」會來了。我的

心就是我喇！走下那長而堅硬的道路，背上給風打着——我的身體是一種不相干的東西。我——我的心——和冬天的空氣一樣的純潔，集中在這一點——兩點鐘要趕到礦區上；我的身體，這不相干的東西，須用甘言引誘，和滑稽刺諷着去執行。最主要的事情。我再三使我自己確信的，是要使這雙腳站得穩，靜待着第二次風的到來。有一個時候，我的腳發着抖，又軟弱又躊躇。我轉過一個灣到了那裏，很遠的那邊的下面，我看見布里莫羅的煙了。我擡起牙顎——一種新的興奮的熱力，在我的血液裏周流，我纔走下這塊斜地，我的口埋在外套的頸項裏溫暖這透進肺部去的空氣，假如我要跌下去，我的手能夠自由地捉着我自己。我搖搖擺擺，繼續慢慢地，穩重地踏着脚步前進。

• 我到了布里莫羅的邊境，轉過灣跑過公司的商店，走上那條煤灰染黑了的道路進到車站裏。但我却不是一個唯一在跑着的人呢——旁的人們，帶着恐怖戰慄的面孔，也正在街上橫衝直闖，我看見公司商店裏的窗戶炸裂成粉碎……街上其他人的窗戶也是破碎了的。一個女人頭上蒙着格子花的披巾也在跌跌跣跣地走着，憤激又恐懼地哭泣，叫出一些外國的語言。

我轉過商店的拐角，行經車站面前小山上的炭礦口上，我的步武沒有一點躊躇。道路上擠滿了行人。兩個工人遇着了，向着炭礦跑去，這一個對着其他的一個在呼喊：

「他們正在把通風井關上了，遭天殺的……」

炭礦在噴黑煙，像一種原始噴毒煙的護照寶神一樣。人們拖着繩索圍繞礦渣堆的腳邊，盡力打退各種奮鬪着的婦女；她們也拚着野獸的蠻橫來對打。她們的男人關牢在炭礦內面，我聽見……通風井爲着要節省煤炭正在關着……但是這種煙燻會要悶得人死。這樣就是她們哭喊的主因。煤炭是貴的……生命是賤的啊！

我繼續奔跑。我蹣跚跚跚地走到了車站的月台上，踏上火車階梯，一點也不想到要買車票。我把我自己對着坐席一卸就坐下了。我的肺部又緊張，又寒冷。那邊……多少哩數，嘈雜聲，那邊的對過……營營地鬧着……傳來一個女人慘叫的聲音。

我守候她的牀邊三天三晚。我想睡的時候，一種動作會要驚醒我。她烏黑的眼睛很微弱，

前前後後跟着我望。這每週一礦鎮一礦鎮輪着來看病的醫生很不耐心……他看起來似乎她是沒有什麼毛病。是的——病苦 胃臟，自然……那是由於食料的惡劣和太不充分……你還能夠希望什麼，他說，如果她老是堅持要過這種山芋和麵粉稀湯的生活，她一定要更有一點好的食料……她太缺乏了滋養。我很驚訝什麼叫做「缺乏滋養」。不，他回答我的疑問，就使她想要的話，她也不能再用蘇打的酸性碳酸鈉去減輕痛苦了。

最初兩日，她還和我談話。安尼兩星期前死了……她曾經寫信給我。她到她那裏去過，西阿克納河馬荒原的平地上，安尼和僧在那裏，他們的基業上工作得像小動物一樣。安尼遺下這嬰孩……一個小東西，睡在隔壁房裏。我熱着鮮牛乳喂牠，牠把渴望的黑眼睛注視我，這很奇怪，牠的產生竟會是造成我姊姊致死的原因。

我母親很快活，當我坐在她旁邊的時候。但我想她是知道死期將近了，因為她對我說些奇怪的事情——觸動感情的事情；不然，她從來都不敢說，因為在我們這種人中間，父母和兒女從不肯表示親愛的。她叫我「我的女兒」——這樁事情在她一生也是從來沒有說過。

「假如不是你，我不知道我這一世怎能夠活到現在呢。」她這樣說過一次，好像這些話都是從她的心裏絞榨出來的一樣。

有一次在半夜的時候，她攪醒我來說：『答應我能，你以後要去受點更好的教育。』她的手挨近我的穩重強壯的手，活像要求一種保證一樣。一種不甚習慣的情緒的浪濤撼動了我。我緊握着她的手。

第二天醫生來了，我說：『請你開點方子給她罷……她快要死了呢。』我很討厭……他事情很忙，不高興我老是把電話去請他到這裏來，而我母親除了暫時祇要一點適當的營養以外，又沒有什麼毛病，他說。

我望着他走。然後又站在我母親的牀邊，我真實知道我們祇有靜候着送她的終了……而我又是一無助手的。她要求還要蘇打雙炭酸末。我不肯給她。但她再三再四地要求着，她眼睛裏的形像又恐嚇我。於是，我懵懵懂懂地給她了。但是當我給過了她之後，我翻身跑進到學校裏去的衚衕裏，突然衝入教室，不假思索地對着貝德麗喬治和丹狂叫。

我們走到她牀邊的時候，我父親那天早上回來了也在那裏。他的雙膝跪了下去，他的面孔埋在祕窩裏面，我母親的眼睛睜得很大，發光閃耀，她把牠們轉過來對着我，帶着一種說不出的伸訴。我把身子彎下牀上，我生平第一次地把她抱在手上，緊緊地抱近她挨着我發抖的身體。「瑪麗」我的名字就是她彌留之際最後說出的一句話。

眼皮掩閉在發光的眼睛上了。身體漸漸軟下去了。我把蓋着她的東西揭開，在她這樣坦平這樣削瘦而又這樣可憐的胸前靜聽。心跳動過兩次就停止了……又再在跳動。我聽得一種渺茫無窮……熱烈的期望……但是沒有聲音出來。我父親把我拉下來站着，我很困難地勉強能夠站穩。但是在我眼淚都沒有了。我祇知道我站在一個女人的屍體旁邊，她曾把生命給予我。除了這種我所茫然的事情以外，我什麼都不懂得。我心裏燦爛的光明絞成一些圓圈，旋即又凝聚起來，直到變成一個小黑點，於是在虛無縹緲中消失了，而那虛無縹緲還在忐忑地跳着，就和大海裏的浪濤觸着懸崖峭壁一樣。



海倫來了。我母親的屍體，藏在一幅白松木板棺材裏，她和我父親就在這停柩的房裏手攙着手。她的頭髮仍然是散射着暗色金光的晶瑩潤澤的古銅色。她的面龐和嘴唇塗脂擦粉。她穿着一件非常豔麗的皮外套。她的眼睛在房子裏——四周或望——冷清清赤裸裸的地板，屋角裏搖動的舊衣櫃，小而生鏽的鐵鑊，窗戶上賤僧的白簾帳。然後她翻轉身來看着壽被內我母親的屍體和那消瘦的鷄皮縐紋的面龐，默然愁思死了也和活着一樣，看着那雙由於工作幾乎黑了又粗筋又大的手，交握着瘦弱的胸前；看着那幾乎完全白了的頭髮，雖然我母親還是年青。她轉身走開，把面躲起，他們，運到旁邊一間寢室裏去，脫下她的外套，站着望那在牀上踢動的小嬰孩——嬰孩啊，那是屬於僧的，她平生第一或許還是唯一珍愛的呀！

我們要把我母親的屍體帶到阿克拉河瑪葬在安尼的一旁。我們祇在等海倫的來。下午這幅松木板棺材安放在火車的行李車上，我們開始我們的移靈行程了。

我們在西部阿克納河瑪平原上車站裏下車，僧在那裏坐着一部粗大的貨車迎接我們。他一眼看見海倫就跑開了，但是馬上又翻轉身來捉着她的手，望着睡在她手臂上的他的嬰孩。

這是在正月裏，地面還是很堅硬寒冷。猛烈的狂風，括掃這些平原的時候，把牠吹得乾乾淨淨。一團團的荒涼樹木，這裏一叢，那裏一叢，但是除此以外，就是一望無際的平原，冰凍而又蕭條，車轍凌亂彎曲的羊腸小道穿過這個蕪廢的曠野。經過一個長時間之後，我們走到了一幢單薄的僧和安尼曾經在那裏住過的木架子屋裏，現在僧還孤單單地在那裏住着。棺材就停放在那間空洞洞的前房裏。

第二天早上一些粗製的板櫬和幾張椅子一排一排地擺起在棺材面前。附近農家許多男女女通都集合攏來，和那渾渾噩噩宜講懺經的牧師做一道。這牧師現在站在我母親棺材的另一邊，對着我們說話。他是無智無識，粗蠻，鄙俗，甚至比我們還更厲害的。他所說的事情對於我母親睡在那裏的屍體，或是對於殘殺了她的貧窮與不幸都沒有有一點關係。他完全望着海倫坐在那裏著件皮外套……他望見我父親坐着把頭彎下去，口裏咀嚼着煙，他的肩膀又圓又是僵硬。他咀咒似的望着我們一個一個，對着我們演說，也不叫我們個人的名字。我們都不是基督教徒，他說——然而膽敢撫弄我母親的棺材，他警告我們說，我們都是犯着罪孽的，我們有些人

還是犯着娼妓的罪孽呢。他的眼睛抓着海倫，就像飛鷹抓着牠的肉食的東西一樣；上帝懲罰我們把我母親——我們這裏超昇了天上，但「他」還要懲罰我們呢！

我父親站起來走到牧師面前跪下去，他腰部口袋裏一個瓶子的印痕彎下去就現出在上衫的面上。牧師走下來，把手很虔誠地放在他的頭上——一個靈魂超度了他，翻身向着海倫，他的嘴唇張開來要作演說。但是海倫帶着一種憎惡的和憤怒的喘息，從容而且十分威嚴地立了起來，走出這間房子。我跟着她，弔喪的來賓和牧師都很義憤沉默地注視着。

喪禮的儀式完畢了，海倫和我跛着而沒有印象地在一種震動的沉默中跟着這一小隊的人送殯到墳地上。我們趕着很長的路程，走進一個給一幅單獨的鐵絲網掛着在四面零亂頹廢的柱子上做成的籬笆圍着的墳場。內面總共大約有十二個土堆，普通都是頭上頂着一塊直木牌，尾上就是一塊小一點的牌。在這些木牌上面都會寫記死者的姓名，但是幾經風霜雨雪之後，早就把牠們銷蝕光了。我姊姊的名字還可以認得清楚，因為要葬我的母親，又在挨近她的旁邊堆起了一堆新土。我們站着在這些墳地中間，又在聽牧師祈禱上帝爲我母親降福，同時還要警

我這些不肯注意他的人們。

然後我們都奉命作最後一次的望着我母親的面龐。我沒有慟哭。海倫也沒有慟哭……當她俯視着她會這樣熱烈愛戀過的姊姊的時候，她的臉上充滿了殘忍慘白的痛苦……世界上沒有那個婦女，比她那種爲着她所愛的姊姊而出賣她的身體的，有着更偉大的愛。

數月以來，我追隨着我自己認清了的道路。我有十二分的決心要把我的兄弟姊妹和我死了的姊姊的嬰孩撫養長成。我就辭去了學校的職務，回到台西可來燒飯，洗衣，燙衣裳，縫衣裳。我的父親回家來了。我盡力把家務整頓——我以為我的母親如果早這樣收拾好了，我的父親也許不會終天這樣昏天黑地地沉湎於酗酒了。我買了一牀地氈，一塊新窗簾，一張圓的棕色的櫃子，幾張挂着牆頭的圖畫——兒童而有天使翼膀的圖畫——我還買些鋪牀的白布。

但是日常的家務工作，和我們小家庭裏的苦惱，壓重在我的肩上；而我不斷地想念我的母親了。我和我父親不會比過去她的和他更有什麼好的進步。猛憶着像這種生活的年復一年，

她會過着的了！我和他的衝突更加頻繁，我出外的要求便變成更加強烈而且苦悶我的了。這種變遷的習氣本來是我們經常生活中的一部份，竟成爲我的一部份了，而我更是沒有休息，快樂和怨憤的了。

有一天我父親酩酊大醉地回到家裏來。丹有些事情使他不高興。這孩子竟惶恐無地地望着他，因爲我父親手裏有了一根長馬鞭。他跑近着丹丹，就很快地躲在我後面，把手抱着我的腰，使我站在我父親和他的中間。我握着他的緊緊地抱着我的小手……我父親咒罵着，命令他走出到房子的中間來，他好在那裏教他「吃一頓生活。」於是我父親猛力地向他衝，但是我總把他們隔開。他圍着我躡下去追捉，但我總盡力地把他推回去。我們一句話也不說……我覺得他抓住了我的肩膀想把我丟開去了，我就毫不思索地把我自己壓在他身上，握緊拳頭，一拳一拳地亂打。

然後他在站着不動。他和我站着互相地望着。他翻轉身在地板上拾起這根馬鞭。我望着就和一隻準備要跳的動物一樣，因爲他一定永不會用牠了！他望着馬鞭，於是回轉身去慢慢地踱

出門外，馬鞭在他後面的地板上拖着。

原书空白页

## 五

海倫和我坐在我的登府的屋子裏。僧的孩子靠着在她的懷裏睡着。那孩子，好像結牢在她那件綢衫的縲纒裏面，就和一隻落在那裏的蜜蜂一樣。糾纏着。一隻肥胖的小手在那衫子的頸項開口的地方插進去，一隻小腳完全不看見。海倫對着牠談話，活像是一個入對着一個成人在談話一樣。她還會對着牠那幅莊嚴的板板的神氣笑得眼淚都流出來。我望着她，心裏想到跟着她和湯跑到登府來。僧但是沒有把她誘勸過來離開這個男人去和他結婚，這是因爲——他說過的——祇要一個女人和一個男人家結了婚，而不能夠再謀自己的生的時候，他，男人，便開始向她追究她的過去了。

我還年輕，海倫卻需要有人去親近她，所以她很高興我來。我知道她會盡力替她自家和湯去謀生活，然而這已經是不很夠。『我早就常常想設法送點東西給你的母親和你們孩子們所需要的衣裳。』她這樣說過——活像那是必須要承認的一樣。後來當他病了住在醫院裏的時



候，湯和一個更康健的女孩子一塊兒走了。

這個現在睡在她胸前的孩子，竟似乎是她早已死絕了的慾望的實現。她總是要把牠帶在身邊，她一想到牠，就不禁喜極欲狂。世界上的海倫這種人，據說都是硬心腸的，不希望有兒女。我的姨母這個海倫卻不是這樣。我很以有這個海倫自負。在我看起來，她的職業似乎和任何結婚的婦女一樣的高尚——她謀着她自己的生活也和她們謀着她們的生活一樣，祇不過她能掙到更好的生活，而且更有權利支配她自己的身體和靈魂罷了。沒有那個敢凌辱她，雖然湯曾經有一次打過她，活像他是他的妻一樣。假如任何人對她說「歸還他所買給她的衣裳，」她就能夠把牠驅逐出她的門外去——沒有那個人家的妻能夠那樣做的；假如任何人要打她，她能夠叫警察——沒有那個人家的妻能夠那樣做的，她沒有要去服從任何一個男人的義務。從這種種上面我斷定那是高雅自尊的而且這樣的一種生活似乎寧可說是比結婚好些。但是在我說起來——我既不想這種生活，也不想結婚。

我們談了好幾個鐘頭。她不懂得我為什麼祇愛揀着那個嬰孩，而且祇和我父親講了很少

的幾句話以後，就離開家庭。我也不能明白這是什麼道理。她一言不發帶點懷疑神氣地靜聽着，這種等於不是解釋的蠢笨解釋。我插着說有時我也願意回去——說時內心感着淺薄和愚拙，因為我早已切實決定「不再回去。不耐煩少休息和怨憤在我愈益加劇了，使我的態度和言辭都更變『難堪。恩愛柔情和義務，祇是屬於婦女們和一般的弱者們而已，我是一概都不能接受的啊。」

「但是貝德麗和孩子們呢？」她問道。

貝德麗，我解釋她聽，快要到新墨西哥地方的大牧場上一個家庭裏去了，現在恐怕她更得早些去——或許已經在那裏了罷。至於喬治和丹他們都給我父親帶到西阿克納河瑪去了，在那裏平原上去長大成人——他們所謂底人，就是指書本上那末稱謂的。我們倆談到這裏以後，就再沒有談到什麼了，因為我們那時想到了那裏的兩處墳墓。或許她曾是在想着住在單薄的屋子裏的僧罷。我的父親也是要到那裏去的，我的說話繼續下去，而且會和僧一塊兒住着——這似乎是會更好一點。

我們很久很久地望着我的窗子對過那幢大屋的平面上。生命真是奇怪。我不瞭解爲什麼有些事情是這樣，有些事情又是那樣。例如我們總歸是貧窮。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我悔恨一切，尤其痛恨我自己生成了一個女人；痛恨海倫，爲的是她的沉默使我感到罪過；痛恨我的兄弟和姊妹，因爲他們生存了，給我一種我願不負起的責任，更痛恨我的父親和母親，把我帶到這一個世界裏來，當我並不會要來的時候。他們爲什麼不把我獨自一個拋在那空洞荒茫的境地裏呢！

我現在開始我那維持了多年的一種推理——我在我良心的記憶上拉上一層黑的幕，開始完全遺忘我曾有過家庭。所有他們這些人對於我，我辯解着，比之別的任何人們又有什麼不同呢，但是……喬治的眼睛正在追隨着我，充滿了信賴心的眼睛啊……沒有我，他怎麼辦呢……他的孱弱的手常常都是攔在我的手上呀！

「你將要怎麼辦呢？」海倫第二次問着她的問題。

「我想去求學。」

「學甚麼呢？」

「我不知道……祇是要求學。」

對於我們倆求學祇是一種空泛的奢侈——我們不懂得，讀書與不做事是緊相關連的，唯有那些富家的女孩子們，或是孱弱的女孩子們，纔會沉溺於這樣的一種奢侈裏面，旁的人們，常常因為耗費了他們的時間，都是「要吃耳光的。」我曾經有一次認識一個受過教育的人，但是他有肺癆。羅伯韓溥棟也是受過教育的，或許他是有錢有病，或者還有其他什麼緣故罷。

「你應該去求點能夠謀一種好生活的學問，」海倫議論着。「我已經弄得點錢幫助你一個時期——但是不能很久。」

我們討論了這個問題，決定我應該去學習速記術。就是那個第二天，我便到登府南面的一個小市鎮去學我的行業。海倫不肯我住在城內。

這幾個月的讀書是我所熬過的日子中最可憐的了。學校內的女孩子們當我走過他們面前的時候，他們彼此總是談笑議論我。我真是又拙笨又粗魯。我說話很惡劣——或許他們就是笑我那些地方罷。或者也許是笑我的衣裳罷……穿着海倫給我的雅緻的大衫，我覺得很呆笨，

還是把牠們換掉，穿上我舊日的舒服的襯衫和領帶。

回到登府海倫那裏去，就和從黑暗地方走到光明世界去一樣，但我發覺了她却很愉快。原來是上一星期僧到這裏來過，把他的孩子從她這裏領去了。逐漸逐漸我纔把這個可憐的故事東鱗西爪地聽明白，因為她不喜歡談起僧了。她曾對他說過她很願意撫養這個孩子，只等他長大了些，及時就把他送到學校裏去讀書。他回答她，關於她那種生活說了許多難堪的話——那時正說到一半，他陡然掉轉頭去，手臂靠到牆頭把面孔埋在手裏。他一再向她求過婚。她卻一再拒絕了他。自他把這孩子抱走了以後，她的手頭就空空的了，有時候她竟在地板上躐來躐去地哭着。當她說到她不知道將要怎樣來挨過這種淒涼寂寞的時候，她的聲音都是啞啞的了。

雖然我住在和她不是一塊的一間小屋子裏面，在這些日子，她卻和我常常都在一塊。我聽見她的電話裏的談話，有一個男人經常的和我們一塊兒去吃飯。他把一個人介紹給我——一個鬚鬚灰白了的老年人，說起話來，還有些口吃的；他是一家雜誌的主任編輯，願意把我請到他的辦事室去做事。現在我就開始工作了。我打字的時候夢想着——和平常一樣的超乎實際的

水平線以外——我能夠節省金錢王來，送些衣裳給我的兄弟和貝德麗。我夢想着這位可喜的老主任，他會待我像一個女兒一樣，幫助我去受點教育。有一天當他空我多耽擱一會，做點額外工作的時候，我是非常自鳴得意的，因為他已經是從許多精練的打字專家中特地把我挑選出來的哩。

「請……請坐！」他說，當我把我做完了的工作送過他那寫字檯上的時候。他指着一張靠牆的牀鋪。這或許不免有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的錯謬罷，而我又是在替他做事的；他是受過教育的，又是老年人。於是他不用說明的拿一本照像的書坐到我的旁邊。我望着那些圖畫；牠們卻變成昏暗的了……這或許是我有一種歹意能……他是一個可喜的老年人，又是受過這樣的教育。一切都更加混亂起來了，當他把手臂環抱着我的時候——手爬着圍得來就像一條蛇一樣——圖畫，手臂，打字機，一切都混亂起來了。

我的手臂硬了起來；牠們還是很強的，而且我可不是太會婦人們似地，太文明地去運用牠們。他到底是受過教育的和編輯雜誌的，確定一個柔情的人哩！現在我到了門口了，從驚恐和

羞辱中一半變成了昏盲的我，這時候回轉頭來一望。他是手足半伸張的橫在牀上，他的高的白色硬領，在前面被撕開了……是呀，他頸旁的那顆黑印……我一定咬了他的，這真是奇怪，一個人的尊嚴，竟會和領子一塊兒消滅，而且一個人的牙齒咬入肌肉的時候，肌肉就使人感覺得和橡皮一樣……

這位棕色的主筆可是不同了。他不但給我東西去打字，並且還是很意氣揚揚的，向着我提彼格柏克的事。他替我照過兩次像，把我站到靠他辦公室掛印度藍子的一個角上的地方。

莊嚴地望着他命令着。「想着上帝罷！天呀——但是這樣還是不成爲望着啊！就以爲你在替我的雜誌上寫一篇小說。現在那末再來一次……把那幾縷髮辮弄到肩膀上去……這樣好了……望着我……做夢樣似的……做……做……做夢樣似的……就像我是你最好的情郎一樣……好，「二」「三」」

她是一個活神活氣的人，她也是海倫的一個朋友。在海倫聽到了關於與另外一位男人發

生過的事情以後，她就和這位棕色的主筆去談論。他站着把兩個手插進他的衣袋裏，很注意地聽着我。他的微笑似乎很溫和而且誠實的啊！

「你姑且讓我去試一試罷，」我請求着，「我不能打快，但是我可以學。」

「打得很快，」他立即改正我的說話。

「打得很快，」我又重說一遍。

他的眼睛是棕色的，常是會有一種笑的威嚇在裏面，尤其當我極其誠懇的時候，特別是在我告訴他，我的生命尚未結束以前我心想做些甚麼的時候，假如他乾脆地笑了出來給了我一種機會，那或許還更好一點。但是他不。他所穿的衣裳老是棕色的，他的領帶鞋子也是棕色的，以至於他的頭髮，都是棕色的喇。

「我看着你的時候，我就常常要想到茸毛，」有一天我這樣告訴他。

「你看着打字機好了，不要看着我，」他回答我說。

幾個星期以後，我們變成真正的朋友了。他帶我去吃點心，我們駕着他的汽車，到我我們所



願到的一切的地方去。我請他去看電影的時候，他微微的笑了一笑，他是我那時唯一的朋友，因為海倫在傍晚的時候便不肯見我。羅伯韓溥棟也不再送書來，因為他的父親死了，他已離開學校做事去了。這裏沒有什麼東西給我讀或者給我學了；每逢傍晚我一個人留在家裏，我的眼睛便追跡着我那間小房子裏的糊飾牆壁的花紙中的人物，一直要到我覺着似在聾喊「纔休止，於是我走了出去，在燈光照耀的街道上躡來躡去，望進店家的窗戶裏去，或是凝視着來來往往流水一般的行人。

我和棕色主筆的友誼把這一切都改變了。他勸着我替他的雜誌寫點小品文字，他自己又替我把牠們改做一遍，直至連一行原文都不留，於是用我的名義發表出去，他卻並不把我介紹給他辦公室裏來的他的女兒。她，我知道是在一個大學裏讀書，還沒有做事。

「喂，怎麼啦，」她走了之後，他問着。

「爲什麼你不把我介紹給你的女兒呢？爲什麼你不帶我到你家裏去呢？我做了什麼對不起你的事麼？我還不夠好麼？」

「我還有什麼不好嗎，」他改正我的說話。

「我還有什麼不好嗎，」我重說一遍。

於是他解釋了。他的女兒是一個勢利鬼，他說，並且還在別的城市裏一個大學校讀書。他和他的夫人並不是朋友……他們甚至彼此都不說話……他斷不能把我帶到他的家裏去。

「啊，既是這樣，爲什麼你當初早不這樣說呢？」

還有許多人也替他辦事，因爲要去徵求訂戶和招登廣告，他們就把這行業叫做「馬路工作」。我真是傻瓜，他們告訴我，爲了五塊錢一星期，竟肯悶坐在寫字間裏不出門去。出去做「馬路工作」不但可以賺錢，並且還可以最快的遊歷許多地方。

「跟我來，姑娘，」他們裏面的一位說過，「我帶你看世界去。」

我提起出去做「馬路工作」的時候，這位棕色主筆便愁眉雙鎖着。他說我應該好好的坐在我的寫字檯上，不要聽這些無聊人的廢話。正是在他的寫字間裏我還有更好的機會哩。

「你所想出去看看世界的意思，和他們關於這點的意思，是不同的兩件事。」他又補出了這一句。

就是那天夕陽西下的黃昏時候，他和我乘着他的車子兜到城外去了。空氣拂過我們的面龐閃速而無聲息就和思想一樣。星光燦爛的出現了。在一條山路上我們打住了，凝視着城市裏面若隱若現的燈光。我回轉頭來，碰着他的一雙眼睛緊緊地釘在我的面上。

「喂。我有什麼不對呀？」我笑着。

他等不及似地開動了車機，我們滑下了山，向着城市走去。他把車子開到一家著名的很奢糜的大酒館裏。我是把這當作算不了什麼一回事的樣兒，當我們走上密密地鋪滿了氈子的階梯的時候……鋪砌着玻璃磚的地板，和大理石覆着棹面的酒館，對於我似乎是很坦然的。

我們走進一間祇有一張檯子的房裏；一張牀擺在角裏——一切的牀現在對我都覺得是可疑的了，這一張也是一樣。房子後面的一扇門稍為開着……或許就是到酒館裏去的罷。我偷看進去——這是一間私人的浴室。走廊門外有一種輕微地響動，接着就走進一個酒保來了。

他接受這位棕色主筆的菜單的時候，他的面孔很誠實地坦坦白白。他很快地把杯子擺好了，背朝着我，然後他又把背朝着我從這扇門裏出去了，輕輕地把門在他後面關上。一種不安寧的和羞恥的恐懼把握住了我。是的，我對這位棕色主筆承認了，我駭怕這個地方……啊，連這一切的東西……是的，或許我就是一個小傻瓜，但是我寧肯回家裏去。

他對於這件事的一切倒很坦白，當然他是一位紳士；他不知道我是不高興他的——我對於各種的事情都有一種錯誤的見解，我不知道我正要怎麼辦呢。但是我常知道，誠然從各種各種的事情中，他都願意做一個真正的朋友，這就是說他肯幫助我去讀書，假如我想要的話。就是進大學罷，是的，也可以，只要我想……實際上，他也想我還能夠學習去替他的雜誌寫文章。啊……這是他的好心，是嗎，那末我又爲什麼要怕戀愛……是的，怕戀愛嗎？他的聲音溫和而又柔順，就和他的大衣一樣。假如……或者我所駭怕的就是生小孩，我用不着要恐懼啊！他是這樣令人愜意稱心的啊！他變成很珍愛我的了……或許他是一個瘋狂了的老笨伯，但總是如此的了。他不是嗎？那末我是怕什麼呢啊……我怕……我怕……性……的自身嗎？是的！他輕

輕地笑了一笑。怎樣的膚淺呀——這祇和取一粒彈丸一樣而已！我難道是完全不曾有過要被愛的想望嗎？他托着我的下腮頷在他的手裏，而且溫柔多情地送到他的面龐邊了。

「喂！喂！這樣的哭做什麼呢。——我不知道你是這樣的一個孩子喲！」他很驚訝的停止了說話，把一隻手圍抱着我，緊壓着我的面龐到他的肩膀上去。

「來罷，來罷！」他的聲音沉重起來了。「不必哭罷。我很抱歉的。來罷，我們做着朋友，不妨把這件事放開罷。」

我們默默無言地走下了樓梯，但是我的面孔火燒般的熱起來，我簡直頭都不能仰視。我不怨恨他，我也不憎惡他。但是我不明白爲什麼他的聲音現在是這樣的討厭啊！我祇不過爲了我是一個女性嗎？我是如何的厭惡這點……我用我心裏所有的毅力都在憎惡這一點。憎惡我自己……因爲我走到這裏和有些地方我都早知道類似這種的事情是要發生的……天上的星光，和他在山邊時很久的凝視，已經就告訴了我這一套。然而我是走來了啊！

這渺茫的「未知」風，和我，仍舊變爲朋侶了。棕色的主筆盡力來勸戒我，海倫也這樣盡過力。但是我所期望的事情卻正飄渺在某一處所之外。去做「馬路工作」於婦女是不適當的，這是棕色主筆曾經辨駁過的——可是我後來知道就祇在這件事的本身，我應該去的理由已是很充足的了，終久他期期地答應了我，他的推銷部經理員搬給我一捆的雜誌和一箱很便宜的自來水筆——每一定戶可以免費的贈送一枝。

「我的待你，不比特別的人一樣，」後來他告訴我，把一個信封塞在我手裏。我打開一看，原來這是一張在本省境內所有的火車都可以乘坐的免費執照。這張執照不但可以乘着去，並且還可以乘着回來，假如我有回心轉意想返來的時候！他把手很敏捷溫柔地握緊我的下頷，深長地吻我，活像希望在最後的一瞬間來喚起一種響應似的……「有些事情要記着，並且要回來，」他的柔和的聲音在我耳朵裏低聲地說。但是我掉過頭去就跑了。一到了外面街道上，我卻很瘋癲地搖着頭又在想念別的事情了。

我一個市鎮一個市鎮地走過去徵求訂戶。最初我走到那些私人家裏的階沿上，對着那些

走近門邊的婦女們微笑。她們聽見了我所要說的話的時候便把門對着我用力關上，有時候她們很好奇地和我談一談，很懷疑地注視我。

當我看見一排綺麗清潔的房子或是走近其中一幢的時候，我的心就畏縮起來了，我漸漸祇要往公事房裏走了，那裏我所遇見的祇有男人。男人們接待我，許多都是很慈和的，即使就是他們不訂雜誌也沒有個人的仇視，許多都是說他們沒有什麼興趣——不，他們爲要使我不歡喜起見都還肯瞧上一瞧。他們把筆拿在手裏打了個轉，我正要辯護的時候，他們便稍微地笑了一笑。最後他們還是訂了，並且把我介紹到他們的朋友那裏去；有的人肯給我一個名片或是一封信，有時候或祇有一個通信處，而我覺得我自己竟由這個辦公室介紹到那一個辦公室裏了。他們許多人都訂下了，但是都對我說要我這枝筆留起，也好寫一封美妙的溫柔的書信給他們。我一走到男人面前，我就感覺到有一種信心和主宰爲我從來所沒有感覺到的，活像有什麼東西在對我說：『這裏就是你的世界啊！』我一想到尊貴的婦女在時候，我就發抖，我不再到私人的住宅裏去了。我的銀行就是一個信封，用針扣在我的襯衫裏面，保存我那時剩下儲蓄着的

金錢晚上我並不脫掉襯衫，常常都是帶着我所帶來的我的一根鎗，或者一柄短劍放在我的枕頭底下睡覺。

純粹出於好奇的心理，在特立呢達我停着脚步不走了……我幼年時代的那種景象。這是一個很早的東方剛發白的清晨。我慢慢地朝着商務大街一家很小的旅館走去；後來我要走過軌道那邊，好讓我那些老朋友看見做一個成功的女子，這是有怎麼的意義啊！除了那正在我面前蹣跚走出酒店門的一個人以外，市面卻很沉寂蕭條。他要走下街來，時常都是搖搖擺擺的。我注視着他，記起了多年以前我父親怎樣地在這酒店裏出出進進，但是謝天謝地，我父親現在已經到阿克納何馬去了，和任何酒店都已經絕了緣。在這條街的他一邊就是一所紅磚頭的教堂，那裏我只去過二次……現在看起來似乎沒有一點什麼莊嚴……至少在這樣一個有了廣大世界經驗的人看起來沒有什麼啊！其實牠也是渺小得很。

這個人在我面前蹣跚地走着。我對於他那副圓的彎曲的肩膊似乎有幾分熟悉。不過一切工人都是像那樣的。他穿着一件黑的背心，醜陋的藍色襯衫而沒有上衣。他罩在外面的寬褲給



油和灰塵弄髒了。一頂闊大的灰色的一凹一凸的帽子很怪氣的戴在頭上，眼睛都遮住了一個。我快要接近他，凝視着他。當我愈走近他的時候……我看見……他把手在做手勢……活像對着一些幻想中的人們在說話一樣，我的心房跳動得這樣厲害。幾乎我自己都能聽見。我快而又快地趕過去，朝着我不想要看的東西，終於我走到他的身邊了。他的頭彎下去，他的被酒傷瞭了的眼睛緊緊地釘視着馬路……煙汁流在他的口角上了！

我將永不會忘記哩。這就是我的父親。我們一言不發地伴着走去，他並不昂起頭來看。他口裏喃喃，咒詛着，手在空中搖舞，在我們面前展開着那條灰色的彎彎曲曲的街道，走過那邊又是一個不毛的山崗。當他轉角的時候，他向上一望，望見我了，他停着不走，把身子靠着屋上一回兒。

「你正往那裏去呀？」

「丹和喬治在那裏呢？」黑而厚的帳幕，曾被我的拉下鋪在我的記憶上的，現在又被揭開了。他用衫袖抹抹他的嘴唇，又走下這條街去。我在他的一邊走着。

「丹和喬治在那裏呢？」

「在這裏！跟我在一塊！」

我們轉過一個角，走進一條醜醜的衚衕裏，爬上一架屋子都傾毀了的單薄不堪的扶梯上。他首先爬上一步，再一步，第三步終於走上一條狹小的扶梯般的等級，進到一間單間的屋頂上的房子裏。他推開門來，走進去。我四周一望：這間房子很小，也曾給一種辨別不清的顏色粉刷過，早已脫落得一凹一凸，就和一隻落了毛的癩狗一樣。地板又粗又沒有鋪東西久遠的，年代積下來的醜醜填滿了裂罅的空隙。房子裏有一張椅子。喬治把腳靠着撐在上面。盡力在小腳上去扣那雙我父親穿破了的舊鞋子。他穿着一件薄薄的，退了色的，青色的工人外衣，一件洗破了的襯衫而又沒有上衣。丹立在他的旁邊望着，他的上身却給我父親的一件醜醜顏色的下衣掩罩了……衫袖拖下一半到地板上。這兩個孩子都是醜醜而蓬頭披髮的。他們昂起頭來望着，看見我在我父親的後面，他們都站着呆呆地睜開眼睛看我究竟怎麼辦法。

我的眼睛緊釘着這些舊靴子和上衣，我的內心火併起來和這種經不起的苦痛奮鬥；於是殘酷與對於一切事情的怨恨都奔向求解說，我就轉過我父親那裏去。

「我以為你會把他們帶到阿克納何馬去了啊！」

喬治的聲音回答我說：「我們下星期就去！」……他的瘦弱的手曾經放在我的心坎上的……他正在袒護我父親反對我。我變成一個陌生的人了。

我們都站着，靜着不說話……那也沒有甚麼話可說……我們已經都到了這樣，我們四個。喬治懷疑的眼光瞪着我；丹的嘴唇在發抖。我的視線沿着地板上的裂痕，我和我的情緒在激鬪。我祇相信金錢，無所謂慈愛或柔情了。慈愛和柔情即是等於苦痛傷害和失敗呢。找不會讓牠來毀滅我和牠毀滅其他的人一樣呀！我祇管說金錢，殘忍的金錢呵。就是現在我有權力了——因為我有八十多塊錢縫在我的襯衫裏面……一注可驚的數目啊！

這天還沒有完。我襯衫底下錢袋內的錢已經用到不剩十塊了……其餘的找拿來替我的兄弟購置溫暖的裳衣。就是這樣，藉此贖滅我良心上的罪過。我不能夠而且不願意給以慈愛與眷戀。我想在特立尼達徵求一些訂戶就可以把這筆錢完全弄回來。但是當我努力去做的時候，有些事情正感着空乏——無論如何我又沒有成功。男人們望着我，就和他們望着其他任

何人一樣，說是他們沒有興趣。而我的勝利者的神氣都消失了。我沒有勇氣去力勸他們。門外喬治和丹站着在等，真正就是在我從前離開他們的地方。他們現在望着我，帶着一種那些把他們的生活付託在你手裏的人們的顏色……他們都愛我而又信託我……我的內心和慈愛言戰，而慈愛努力要來戰勝。我在那裏的時候，我父親清醒起來了，拚命把他自己弄清潔，在他的眼睛裏也有一種信心……晚上我在牀上輾轉不安，使我自己相信婦女都是柔弱愚蠢的東西，她們結了婚生下一打的兒女，讓男人們來管束她們。我不願意做一個女人……我是不願意的。我寧肯去賺錢，錢，而且只有錢我纔願意談。這不需要很多的時間，因為過去我會賺過這末多啊。我在特立尼達失敗了——有些事情是錯誤的……但是正在那邊……

這樣我第二次拋棄他們，把那種盡力使我屈伏而我終不爲之稍動的情緒遏抑下去了。我會回來，我告訴我自己，明白知道我是永不回來的，但是不能應付一種確切的事實。我的心會把我拉上火車的階梯，就和一條練子拉着一隻狗上去一樣。我回過頭來，看看他們的面孔，他們倆

……怎樣的消瘦與淒涼啊……那些懷疑，信託，仰望的面孔啊……喬治的嘴唇在發着抖，他攥着丹的手。

那時天很早，我知道有些地方雄雞在叫着……一次……兩次……三次了。

但是一塊黑幕輕輕地垂下來了，我所愛戀的那些面孔從我記憶上抹去了。我愛他們是怎樣的深切啊，甚至就是我忘記了他們……除非晚上那些驚醒我的惡夢把我送到很遠很遠，那種我不知道的地方……那裏我纔常常不很關心。但是帳幕是堅厚的，而我的忍心又稱牠自己爲主義。我置下堡壘從那種慈愛與柔情的地方來防禦我自己，那些都是憫嚇婦女的自由的；那時我還不知道人們築堡壘都祇是在那種有弱點的地方哩。

走下特沙士平原，間常有一種壓氣在我面前障起來……海濱水面闊的地方有些棕櫚樹。我走過這些小殖民地完全爲着找麵包。我的火車免費執照現在變成沒用的了，車費還是要化錢的，我所剩下的錢連吃飯都不夠，我仍然只和男人們接觸聯絡，因爲婦女們盡是些殘忍可怕的

動物。一位黑眼睛的戴上一頂闊大的灰色氈帽的大牧人請我到他的牧場上去過活——這不是一種結婚的提議；這種邀請只是出於友誼上的態度，我的拒絕也不過收一種友誼的態度。經過那樣之後，他很鄭重地在他的位子上坐下來，望出窗子外面，竟說我的現狀是一種地獄的生活。

一處小市鎮上，一家廉價的客棧裏，我在那裏住宿過一晚。旅館的掌櫃走進我房裏來提議說他要和我同居一晚。我的拒絕，這樣傷了他的尊嚴啊，所以他要我離開他的地方。在這市鎮上僅僅還有一家旅館了——一家很貴的。我就在車站的候車室裏的板櫬上睡了一夜，輾轉反側來使我酸痛的腰部酥鬆一點。

在一個散漫蕭條的市鎮上，夜裏我要換一部車，我歇在一家廉價的旅館裏，那旅館裏的白嫩手臂的掌櫃，他對着我微笑。我是孤單單的，又饑餓，又疲倦。早上三點鐘的時候，一種輕輕的敲門聲音把我驚醒了；我的門上的鎖已經打破了。但我曾經把一張椅子填緊在那握手的柄下。我捏開燈來正好看見椅子向後移動，這個掌櫃走進來了。他輕輕地把他後面的門很敏捷地關上。我直覺地把手攙進枕頭底下，握着我那小而短的劍的冰冷的海珠殼的柄。

「我來請問你，願意一飲威士忌酒嗎？」他媚笑地望着我，活像我和他竟是很熟悉的一樣。我倒退着走到牀背裏打開了的窗戶那裏，戰戰兢兢的發抖，握着短劍在後面。一種恐懼緊張起來了，梗塞了我的咽喉。

這個掌櫃的臉上，滿面病態的笑容，當他慢慢地朝着我面前走來的時候。我的身體發着抖，我覺得病了而且萎弱。他離開我只有一手臂的遠了，我恐怕一時刻就要發昏下去——假如我還等着。趕快用盡不顧生死的力量，我衝出來刺過去，也不管是在那裏。這似乎是弄錯了，但是等我再望一下的時候，我又看見那還沒有錯；刀子已經割下了他的衫袖，把牠從肩上割到肘節上……我很惶恐地望着我手裏的小刀，看見薄薄一線的鮮血在刀口上。

笑容從這個人的臉龐上消逝了，他是病了一般的慘白了。

「你這遭天殺的娼婦，」他的聲音遠遠地傳過來。白色的面孔在我眼睛面前發閃光，但是聽了他的說話，我的冰冷的手指捏緊了小刀，又再把他舉起來。他很驚恐地趕快退到門邊，黑暗的廊道把他吞下去了。

我蹣跚地走近梳洗檯邊，用水向我面上和頭髮上沖洒；水是冷的，而我早就冷得在發抖了。我拚死力地把幾件衣裳拉攏來，也不扭緊。然後用皮帶吊緊我的鎗，貼近大衣底下的身邊，我摸索着走路，沿着黑暗的廳室走下那軋軋作聲的樓梯。有一次我的提包撞着一個角上砰然猛響着，我就死一般地靜着，倚在黑暗中等待。沒有聲音回答。我覺得手脚都很謹慎地又爬着前進，一步一步慢慢地和賊一樣走下了樓梯。從那掌櫃的那邊角上透過來的暗淡的光亮反映在寫字檯上……這地方正是空漠漠的喲！

我狂奔進那茫茫的黑夜裏。從黑暗朦朧中隱隱現出一部貨車的形象，在牠們的那邊就有車站裏的燈光。我蹣跚地朝着燈光那裏走去，穿過軌道的網。一位老年的站長聽見一種嘈雜的聲音跑了出來，很驚訝地注視我：

「喂，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我……我……這裏不是有一次車子正快要到了嗎？」

「沒有什麼，只有一部到新墨西哥去的車子要在一點鐘之內纔能到。你是等那一部的



嗎？」

「是的……還有其他的車子，到別的地方去嗎？」

「哎呀！你不知道你想要到什麼地方去嗎……第七次開大拉斯的，明日上午八點鐘纔會到哩。」

我要到大拉斯去……那是一個大市鎮……我能夠在那裏賺到錢。但是一直要等到早上八點鐘去……想着那個掌櫃恐怕還要把我捉去哩！人們都是一些豺狼……當我自己不知道我自己的時候，我怎麼能夠解釋出來我正要到那裏去和爲什麼呢。這整個的事情怎樣呢！老年的電報員站着一種懷疑的神氣望着我……牠也是屬於豺狼之流的喇。

「我……我……不知道我是怎樣早就來等到新墨西哥去的車子呢……我沒有一個錶或鐘啊。」

懷疑從他的臉上消失了。「是的，你太早了一點……不妨進來坐近火爐邊……我辦公室裏有一張搖椅哩。」

我跌進椅子裏合上眼睛，自己盡力鎮定心神。但是我的思想一陣一陣地紛亂起伏……我究竟要到那裏去呢……新墨西哥除了，一片荒涼以外再沒有什麼了！

這是一個小市鎮叫着很有野心的名字——卡爾斯巴得。在火車上賣報紙的人，很得意揚揚地念着牠說是爲着那裏有一個旅館，牠的定價出乎他最甜蜜的夢想之上，那裏當着人們想要醫治各種疾病的時候，纔去住的。這是一個位於新墨西哥平原之上的散漫的小市鎮。我在一家近火車站兩層樓房的旅館裏開了一個房間，開始向各私人家裏徵求定戶。當我再走上這些整潔的小平房的階級的時候，我的勇氣幾乎沒有了，當我又走上牠們來的時候，我的心常常都充滿了屈辱。我在這價錢高貴的旅館門前，前前後後走來走去，但我鼓不起勇氣走進去，挨近那裏的客人。我的錢一文不剩了，市鎮上一家酒館告訴我說，他們不需要任何種的幫工而且不能夠賒欠。

我的最後兩片士，我用作寫信給海倫去要錢——剛好夠我做路費到阿里索納煤鎮去的，

彼格粹克止在那裏做活，那裏我一定能夠找到工作。因為我在登府他也曾寫過信給我，告訴我假如我想的話，那裏我可以做一個速記員。四日過去了，我不會吃過東西而且在早幾星期以前我就餓得半死了。我所買來的麵包最後一塊都用完了；還剩下一些屑瑣留在紙包裏我把手指放在一杯水裏面打濕，黏起每一塊的碎片吃下去，然後還不情願地纔把紙包拋棄。四五日接着來，饑餓非『蠻橫』我也想不起別的事情了……我所說出的一字一句都是在想尋覓食物的方法。花園牆上垂下一棵梨樹的枝葉，結滿了綠色的菓實。剛好伸手去摘取了一個的時候，兩個男人在轉角過來。他們在我面前經過，彼此互相瞟了一眼。一個是瘦瘦的，臉孔尖尖的少年，我的房東太太姘着的人兒——在這小旅館裏竟有如此這般的低聲談論了。他是我每天到郵政局去必須走過的路角上一家酒店裏的酒保。

自從那次之後，他每天都站在酒店的門邊。

『你不寂寞嗎，小姑娘？』有一天他問着，我急促地走過去。

在博拉沙的一個黃昏，那裏一隊西班牙弦琴樂隊，每天黃昏都奏着音樂，他坐在板橋上挨

近我的旁邊。

「夜色很好，是不是呢？」那酒保問我。

「是的。」

「你不寂寞嗎？」

他溜過我這邊，一隻手臂爬過我的肩上。於是我趕快從黑暗裏跑開，他一個人孤單單的在夜裏坐著。一種衝犯他的輕微的恐懼把我擒住了……我恐怕他和其他的人定會知道我不會吃過……恐怕他會告訴我的房東太太，她就會來要求我付清我的房子的租錢呢。

在這一星期的終了，我的房東太太真的跑來要房租了。我說明給她聽，我有一位姨母，我已寫了信去向她要錢，我在等着這筆錢。我的職業是什麼，我的年齡是多大，她問？哎喲，她不相信我是十八歲哩……那時着實看起來我像三十歲了；並且那時「白相的女人不常常都要誇稱年齡小的嘍。」

九日九夜過去了，我都餓着。飢餓的痛苦不再煩擾我了……這祇有漸漸變成軟弱。每日早

晨我醒了就很驚詫：我能夠把腳站起來了嗎，我能夠到得郵局又回來嗎。「死」仍然祇是一個名義……當我坐在窗子上，聽着外面樹上括來的風的時候，我想着牠，但是牠的意識不能深深地打入我的精神上。有種祕密的命運常在最後的頃間會幫助我，那我仍然還是相信的。

每日早晨我總遲遲地坐在牀上，攀着牀柱子把我自己拖着立起來，站着望我在鏡子裏的反射影子。「人看起來是怎樣的蒼白啊！當他正在飢餓着的時候。」我思索着，很好奇地注視着反射的影子。並且怎樣的老啊！這件黑衣裳我穿着省得洗的，使我看起來更加慘白蒼老了。我對於那些住在整潔的屋裏的舒服人們很驚詫……他們有儘夠的東西吃。我害怕他們——他們視飢餓或貧窮的人們是可慮的人物，在他們對於這種問題的唯一解決辦法就是叫警察。

一個女人到了這市鎮上，開開房子就在經過我的房這張樓梯的頭前，我從門裏看見一個脆弱而又黝黑的人物。夜裏我給連綿的腳步聲，哭聲和高大的聲音驚醒了。我睡着半醒半寐的聽着，幾分鐘之後這些聲音沉寂下去了，最後一陣飛快的脚步在樓梯上消滅了。第二天早晨市鎮上都很有憤慨。這位收拾我的房子的看門的黑人告訴說，當着夜裏，廳堂對過的這位女人在她

門上聽見一種柔和的敲門聲音。

「誰在這裏，」她會回答過。

「看門的，」一種聲音又回答了。「你想飲點冰嗎？」

「好的。」

她把門打開了，三個男人走進來，用暴力凌辱迫害她。她認識了他門中間的一個——那個酒保呀！他已經被捕，保釋出來了，第二次開庭的時候，要以凌辱罪受審的。他託詞請求原諒：他是酒醉了……爛泥一般的死醉；他和他的兩個朋友到這旅館裏是去看一個住在那裏的白相的女人的喇！他們是這樣醉得太厲害了，所以當他們走上樓梯頭前的時候，他們就敲錯了房門呀！他們以為那是我的房門啊！我是誰，他們都不知道……他們僅僅知道「賣報的孩子」一天晚上把我帶來了喇！我聽見那件事的時候，我就回想起火車上這個賣報的孩子了，他曾告訴我卡爾斯巴得是一個大市鎮，願替我效勞把提包送到旅館裏去。從此以後我就永沒有看見他了。

「你也有要被捕的可能呀，姑娘，」這個看門的黑人確實對我說。

這次憤慨之後的第二天，我不但是太衰弱了不能走到郵政局去，而且我還怕到街上去行走呢。我的房東太太早晨曾經很粗暴地走進我的房間裏，叫我做『野雞』。要我祇能到第二天早晨就要把賬付清，離開她的旅館！我的心地很光明，假如我能夠站得起來，我就要變成暈眩的了。她的聲音很遠地傳來，夢一般似的。我是病了，我告訴她。我不是病，她說。我是一個下流的『野雞』。

她走去了。我的心這樣的瀟灑，所以她常常都是快活的……在我的身體則有點飢餓。這樣或許就是死……牠不會和平常所恐懼的那樣痛苦罷……或許我去睡覺就再不會醒起來了罷。

那天晚上，我不能走去我那門邊，把牠鎖上。第二天早晨看門的黑人跑進來收拾我的房間的時候，他發現我了。我攀着牀柱子把我自己扶起來……我在鏡子裏的反射影子已經是很慘白而又發光的了……和空氣亂舞交錯着。我的窗子外面樹林裏的風是很溫和的，我轉過來對着他，隨後我竟跌下去了，毫無知覺地躺在地板上。

看門的黑人從轉角上那月酒店裏帶來了威士忌酒——酒保跟着他。他們把牠倒下我的喉嚨裏，一切都又消滅了，於是舞亂交錯着，隱滅出現在我的眼面前。我的腦筋的一部份塞在後面很遠很遠，帶一種平靜而非人的意趣——生存和沒有生存的——觀察着。這似乎並不關心。其他部份在爭鬥着——這裏有看門的黑人和酒保一塊兒談話，我的腦筋裏和我的血管裏有火在燒着。遠遠的後面的意識上記着了一切的事情，但是沒有決定或判斷。牠所記上的：這個酒保送來了熱湯，把牠倒下我的喉嚨裏，一種嘔和暈眩籠罩了我的身體，那竟失卻了知覺，然後又醒過來了。每次酒保離開這間房子又走回來的時候，爭鬥着的頭腦這樣在想。『現在這就是末日了……沒有關係，』但是其他的意識本身就恐懼與歡悅的這種事情沒有關切。因為事情祇此而已，再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隨後許久這間房子變成更加明朗穩定的了，酒保在這長時間裏出出進進地走着。接着的第二日，我睡着把眼睛朝着鏡子，沒有轉換地看着門的打開和關上。酒保站在那裏，我心裏浮現着這種思想：『這沒有關係……無論如何我都是一死。』後來許多日子他都經常送湯來，並且



還有一片肉。他走了的時候，我把圍着肉的那塊紙包起來，暗中塞在枕頭底下。現在我不能夠把牠吃了，要等明日或者後日或者下一星期我纔會吃牠喲！我不能把牠保持這樣久，這在我是沒有想到的。每日下午很晚的時候，這個酒保常常走來站着望着我。有一天他在他的袋裏摸索，然後把些什麼東西塞在我的胸前。

「這是我一個月的工錢，」他的聲音從上面傳來，「我想你拿牠比我還會更有用處。」我經過長時間的考慮——在這種情形之下，一個人要怎麼辦呢。我的心驅使我的手伸出去了，收起這些皺折了的鈔票，把牠們藏在枕頭底下接近我藏肉的地方。肉是沒有了啊，那看門的，我想，當他收拾我的牀鋪的時候……

沒有什麼希奇……任何事情都祇是這樣罷了。

再遲幾日，我的房東太太走進我的房子裏的時候，她還沒有消除她那種仇視，我一言不發就把房錢付清，並且告訴她，我祇要二能夠走的時候，就會離開去。

經過很長的時間，幾個鐘頭，我都坐在一張大椅子上靠近窗子邊，看門的黑人出出進進。

「你祇管叫我，小姐，你要什麼東西的時候……不要怕我罷。」我卻不是怕。他是我在卡爾斯巴得遇着的最絃和的一個人，他的一隻手這樣的熟練啊！就和那些看護婦的一樣。

柔和的南風拂着我的面龐，外面的樹木給風吹得沙沙地響——風啊，常常追隨着我。有一天晚上一隻鳥在樹林裏唱着，我爬到接近窗子邊靜聽……什麼地方我會常常聽過夜鶯呵——這不就是那夜的甜蜜的歌唱者麼？活動的音樂的曲調瀉盡了宇宙的黑暗——愛情一定要和那一樣——而且要和風一樣。

日子又長又寂寞，我的脚在我站起來的時候就發抖，我的心就是一些願望，恐懼和要求的混亂一團，紛擾的，渴想的。有時黃昏時候這個酒保坐在窗子上和我談話。現在他像是怎樣的謙恭啊！我們談論一些我們所知道的事情……我們的家庭，日常瑣屑的事情，那些到他酒店裏來的人物和他們所說的事以及他的回答，我快要離開卡爾斯巴得到阿里安納去的計劃。我們不談起他的被捕。至於那偉大的世界論和智識等事，那世界給思潮巨浪推着前進，對於我們都是不知道的，因為不知不識的黑暗與深淵都是漫無底止的啊。我們，他和我，知道了工作與食物，我們

知道某些人工作是爲着生活的，某些人又不是。我們知道愛情是存在的——或者說是感情。我從書本上知到的一些事情不到幾個鐘頭就討論完結：一個人總不能坐着來談論歷史的時期，學校的規則，打字或者怎樣拼音罷。

「我曾經做過學校的教員，」我告訴他。

「爲什麼你現在不做呢？」

「我的證書僅僅祇繼續兩年。找再沒有去參與過其他的考試。」

「你想你在克里富頓可以找到工作嗎？」

「是的。」

「你會想過要結婚嗎？」

「不。」

「喂，現在想起這件事，你怎麼樣——你和我，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看，」他繼續着，活像解釋他自己的這種弱點一樣，「我想你祇是正在假作正經……」

我知道女孩子都是像那樣的……我想你從前會是那樣的罷！」

那在我心中三番四復的迴環起來，因為我從不像我所被他說出的什麼從前會是那樣的啊！那似乎很不公道而且很可羞恥的……以我的身體來評衡。我曾經幾乎餓得快死了；最後我發現我證明了我祇宜於嫁給一個男人啊！一種空泛的怨悔充滿了我！這個人。他曾經和樓下的房東太太，那廳堂對過的另一個女人同居過——他所做過的事情，有什麼權利配和我結婚呢？他曾經把錢給過我……是的。我的心更追進一層了——我明白那些男人和女人都是那樣的……女孩子一定要是處女，男人一定要是有錢。關於這點有些事情真是惡劣之極了，但這究竟是什麼，我卻不知道。無論如何，這只是一種買賣，我絕不肯像那樣的做買賣。我願意把錢還給他……我甯肯立刻就到彼格柏克那裏去，請把他這筆錢還出來。等我賺了錢再還他。我甯肯自己謀生，然後我們就會看到，誰有這種權利來和我結婚呀！

他在等着我答覆他的問題。不，我乾脆地說，我不相信婚姻。我永遠不會嫁人。

第二天黃昏，他來了，又坐着窗子上。我突然發覺我是在等他的來呢。他的手伸出來很柔和

地拾起那落在地板上的枕頭，並且把牠整理放在我的腦殼底下。有人那樣的鋪好，這是很溫存親切的哩，這種思想浮現我的心靈……溫柔……愛情和閑雅常常都是這樣。而且很恬靜的哩。外面的風經過樹梢正在低聲耳語。鳥兒唱出牠一種最尖銳的聲音，我彎出外面去看着牠。我斜出外面的時候，我幾乎忘記了……幾乎呢。他忽然捉着我。這不是愛情，這只是對愛情的欲求罷了。他的手臂是很頑強的，但是他的嘴唇又卑順，又溫柔，從來就是這樣文雅的喇。我猛醒了，把我自己從他手臂裏推開，他一言不發就忽然走去了。他走了的時候，他的接觸還在我的咽喉間流連。我的身體和心靈充滿了寂寞。

那時候天已亮了，事實確鑿的白天已經到了，我記起了一切一切的事情——哭泣的，吹毛求疵的妻和責備她們的丈夫。婦女們不顧羞恥地請求要衣裳。『遭天殺的孩子，你知道我愛你呀！』食料……我願意買我自己的食料。貞操……我不願任何人用這件事來評論我，活像我除了身體之外再沒有別的什麼一樣。我永不會嫁人……我永不願有孩子……我永不會做爲人所愛戀的弱者喇！

天明以前，我把提包收拾，於是睡着等待。到南方去的第一次車子經過，大約還有一個鐘頭。幾秒鐘之內我就起來了，謹慎慎地下着樓梯，敲敲那看門的黑人的門。當我告訴他我不能提我的提包的時候，他趕快把門關上，立刻便跟着我來了。我們一道走到車站裏，我的手臂穿過他的撐持着我自己；東方在很早的黎明時候，正是灰白的了。

伯格柏克的記念任我是很珍重的。每經過一重門，他常常都要彎下腰去的。魁梧奇偉，他是一種這樣的人，他的沉默正是一種驕傲神氣的防禦物。那裏還有一個比他還更接近西方精神的人嗎，我很驚訝他所做的一切事情裏面都有一種談諧的腔調，在他所有或賺來的一切物質東西上面都很慷慨；思想和氣概都很遠大；着實地證明了墨西哥人，印度人，馬門教人和那些身體脆弱的人們之不如下。從我穿短衣裳以後，他就認識了我，曾經教我射箭，玩圈套，和弄大擲刀戲法，曾經盡力毀滅我的一切女性的氣色。我那些屬於女性教門的從不會引起他表示任何寬恕。他利用很多的時機指導我，使我的行動獲得直接的結果，一點一滴都和男人一樣。當着忽

然大怒的時候我打他或把東西擲他，他就取出他所謂手的那個爪來把我素然一旋轉。

他比我父親還更高大一點，但是更年少，就如他自己很客氣地承認的一樣，他的鬚鬚長得夠把耳朵都包括了。或許在冷的氣候裏他曾穿過外套，但是當我這次遇見他的時候，正在阿里索納炎日煌煌的底下，他的魁梧的身軀僅祇披上一套他平常的衣裳：一件青襯衫和一隻漂亮的背心，棕黃色的外袴摺進膝蓋上的馬靴裏面；一頂高的灰色的邊簷垂下的帽子，他戴着，前面包下來把眼睛都遮蔽了，使那種保眼睛的炫光不會射到牠們。他曾經做過牧童，但是西部正在轉變，牧畜的人都在走向市鎮和城市中去。現在他是克里富頓銅廠裏的機器工人了——他說這使他自己感着了興奮，至今還是追隨着故轍。

我們會見的時候，他過分嚴肅地望着我，韶光在我身裁上增加了分量，在我身體上蓋上了成年婦女的印信。但是他祇乾脆地說：

「喂，你現在祇夠兩指闊罷了！」

我把所有發生過了的事情都告訴他之後，他也不回答，也不批評；我的故事是混雜的沒

有連系的，但他能夠拿着主要的綱領。他在和他的朋友柏拉開住着的一家旅館裏，替我租下一間房子，他並且介紹我給「媽」房東，一位圓圓的活潑的婦人。她大約是三十五歲，但是看起來就有五十歲了。她把我寫作「柏克女士」。

「因為她既叫你做柏克女士，」他後來告訴我，「你用不着去分辨，在這種應酬上不必十分太太式了。你寫信告訴我你要來的時候，我告訴過她，我的妹妹快要來了……除了柏納開以外，沒有那個知道真像，你最好讓牠這樣下去。」

我的房子在二層樓上，可以俯瞰後面這條衛術，從酒店裏和隔壁一家洗澡堂裏走進走出的人們，都必須由這條衛術經過。門窗繼續不斷地湧進這條衛術裏來，我常常伸出窗子外面去望着他們。柏克告訴我，他已買好了這家橫立在路上「叮噹響着」的旅館裏的票子來供給我的火食。一切他的款待，他就是說——房子，吃飯，和其他的東西，都等我度過我的恐怖，找到了工作纔停止；但我要問他的時候，他的意見就是我應該整整休息一個月左右，使我的身體恢復一點元氣。



這個市鎮在一個給急水河流切成兩截的山谷裏面，這條河流從那裏來的，那又是出乎我的意思之外。一邊豎着一障幾乎同堅石一般的牆，另一邊陡立一個峻峭的山面，樹木都不能生長。白天晒得起燄的正午的猛烈的日光射着在石牆上面，半夜過去好久以後，空氣纔會得涼爽。我們的旅館誇這唯一的街旁行人往來的道路——寬闊大道終止的地方，也就是旅館終止的地方。街道下面有一幢閒散的茅屋——中國人的洗衣作，那裏我學會了用中國語去罵人，和用口含水噴在衣裳上——兩種不容易成功的事啊。當街而上和沿着河的一邊岸上建築了一排小的，沒有油漆的一層樓的房屋。在那邊，橫塞着山谷，對着銅廠的黑暗工場，再過去那邊，就是炭礦了。山脊頂峯的上面，鳩羅尼莫的戰士，亞巴濟的首領，曾經在那裏防禦過白人的侵襲者之越過的，還留有一部份的遺跡。在這些遺跡的那邊，伸出一系沒止境的崎嶇的小山嶺，奄奄沒有牛氣，直到北面一排黑的禁山的那邊。一個被人拋棄了的世界啊，給響尾蛇，鉅大的蜥蜴等毒物所盤踞。日光逼射着這些黑色的石山上面，一直要到牠們沸騰的熱度。地獄定會是像似這種樣的地方罷。柏克和我有一天沿着這些遺跡騎着馬走去，日光這樣的猛烈啊，因此竟引起了他的



的……他們自己看起來都覺得慚愧。」

「慚愧嗎！他們爲什麼要慚愧呢？」

「我怎麼會知道呢！……我又不是馬門教人呀！」

那使我發怒了。熱得使我發怒。一切事情都使我發怒。後來在市鎮上當我造着馬門教人的時候，我就停步和他談起話來。

自從那回之後，我每星期都遇見他。他是一個少年，但是長得非常瘦弱，腳又長，人又高。我和他騎着馬沿着古代鳩羅尼莫那些遺迹走過去，尋訪着矢頭，他把我帶到山谷裏的陡壁上，很高的地方。那裏樹木又存開始生長了。舊日懸崖峭壁上面的住宅的頽垣廢址至今還屹然存在山谷裏的陡壁的四周。柏克變成愈加厭惡的了。這是一個馬門教人呀，他說。他開始叫他「彈子棒」了。他看起來更像，不過「彈子棒」多有一根脊骨罷了，他再補上這一句。我們在一個很可紀念的黃昏，騎着馬走下山谷裏去參加跳舞會的時候，他更把他的意見表示得很坦白。

「你常常要和一些人去戀愛，」他說，當我很激烈地抗議的時候，他很果斷地插着說。「而

且你所選擇的人都走一些怪物哩！第一次吉慕，你拒絕了他的……你總記得罷……不到幾秒鐘工夫你就又允許嫁給他。做一種與六根手槍和一匹馬相交換的買賣。嗣後又是酒保，現在又是馬門教人啊！有種那樣的印度人，也買些上面嵌着鳩羅尼莫矢頭的短劍和戒指給你……我猜想你就會看中他了呀！那是一個怪物呀！爲什麼你不和那些可以尊敬的人去發生愛情呢……例如和我就可以了！」

「和你你太老了啊！」

「我太老了，我嗎！我僅僅祇四十二歲，那個馬門教人現在總有三十以上了罷。」

對於那種說話，似乎沒有什麼可以回答，但他繼續還在說。「我看起來似乎老了，這是因爲我的鬚鬚的緣故……我可以把他帶去，就會和他們那些最好最漂亮的少年一樣的了。」

黑暗淹沒了一回他的怨恨。「我是比你老些，」他的聲音橫傳到我這裏來了，「但我待你還好，比起馬門教人或酒保來，總更有意義罷，那個「彈子棒」有了兩個母親，在他的壽終正寢之前，他也會有一打的老婆罷。」

柏克知道『彈子棒』定會在我們騎馬走去的那個跳舞場上。那些地方婦女很稀少。『彈子棒』跳舞了——他卻不跳。他太大而且太尊貴了，即使就在這種偉大的紀念時節，他都是不肯跳舞的。阿里索納剛巧正式成立一州，已經加入了合衆國；這是一個偉大的慶祝日——領土最後的統一。這天向來都是放假的，上午很早的時候，柏克和我騎馬沿着山上的荒野的小路走去，在這山谷裏一上一下，一直等我們走到了摩隆西。市鎮上的點綴佈置得火焰衝天；國旗彩布，中國燈籠橫挂着街上，綠樹枝懸滿了各地。那天晚上準備一次大大的跳舞，這街市也就會變成爲跳舞場了。在天黑以前我們騎着馬走回山上。或許我們並不怎麼樣愉快，我們又到那裏去呢，但是人們正在從那平原上的大牧場，柏克曾經在那裏做過牧童的地方趕着來；馬門教人從那些下面山谷裏的散漫的殖民地趕着來；一切的人們也都從工廠裏趕着來了。然而我是寥寥幾個婦女中間的一個……在這時候，在這國土以內，不全然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對象啊。

我們在黑暗中的談話給柏克突然地提出結婚問題就終止了。他的演說非常之長，使我覺得驚恐而沒有什麼感觸，那似乎再沒有話可說了，一直等到我們走到了跳舞場，默默地拍着馬

腳，這種寂寞都沒有打破。跳舞場是一間大賭室，桌子都已經推進靠着牆壁。中國燈籠橫挂在很高的檯上，國旗和光亮的彩布都開着燈光。綠樹枝堆滿了在那屋角裏和窗戶上。一張打彈子的檯子給旁的東西分開了，擱在這房子裏的一端；二弦琴坦坦地放在上面，準備把牠加入音樂隊裏——兩張提琴，一把三弦，一張六弦和一張和合琴的音樂隊哩。柏克和我坐在一張靠牆的檯子上搖擺着我們的腿，注視着跳舞。

「祇有那些的太太們嗎，唉，柏拉開？」他問他的朋友。

柏拉開很明瞭地點點頭，抽一枝香煙，他的眼睛從這個女人望到那個女人身上。他們許多女人的面上都是把粉塗得很厚很厚，到這裏來還是爲着兜生意。那末，有些女孩子是從市鎮上來的，從那邊牧場上來的竟還是少數。柏拉開和我參加了一次方正舞。塗粉的女人在兩邊跳舞着，對過那邊是一位漂亮的姑娘，她和『彈子棒』早就已經來了。大多數的男人們都是沒有上衣的。戴着新的帽子，穿上華麗的背心，束着鮮豔的腰帶，還有一雙精美的靴子。

跳舞完了之後，我擠前去接近這位漂亮的姑娘那邊。

「愉快的跳舞啊，這是不是呢？」我說了，因為要打動她的談話。

「是的，但是上面的還更好啊……雖然我們不能到上面去，因為我是必須要趁早車回學校去的。」

她說話又低又柔和地拖長，就和這些山林裏的人物自己說話一樣。她的學校在那裏，我心裏和閃光一樣地疑問着。一個師範學校就任霍羅克士城啊。我盡力把任何傲慢的表示都掩藏，我便答覆說：

「我曾經做過教員。我還讀過書，做過速記員。我老早就完畢了我的教育啊！」

他的回答裝着一種婦女說話的腔調，盡力隱沒她的優越的天材。她不能知道那是怎樣纔可能，因為她在那裏讀書的學校，人們都須要完成六個年頭……從高等學校以及師範學校！

那個占了我的上風——六年哩！

我們走向柏克旁邊的賭博檯子那裏去。她靜默默地聽着我們的談話。那些一對對的跳舞者繞來繞去的時候，我沒有聽到那種做豬叫的提琴聲音，或是那種六弦琴亂彈的調子。我的幻

想馳放到學校的那邊去了，在那裏人們可以學到這位漂亮姑娘正在講着的那些事情……求學，讀書……我所不知道的東西……祇是讀書啊。那需要很長的時間纔能畢業，但我或許能夠快一點……因為我所不知道的東西不是比一般人還會更多呀！假如這位姑娘需要六年的話，我能夠兩年便可以完成啊！我恢復了健康決不會示弱於人的。

「你願意跳舞嗎？」這個「彈子棒」對着我一個鞠躬，容顏和白天一樣的漂亮。

我們搖搖擺擺去參加這動盪的跳舞者的海洋。這間房子正是一間賭博房……但是現在是嗎……或者，這不是一個偉大學校的光燦燦的禮堂嗎，而我的同伴又不是世界上最漂亮最溫雅的人兒嗎，我不是玩着空前所未曾有過的跳舞嗎，走下這些長的光燦燦的舞場，手拉風琴，動人地劇奏；低聲原始的五弦琴的敲擊，舉起我的腳，駕於神秘的翼上敲着走廊，長而微光閃射的走廊，加以悠韻的音樂，清朗的空氣和充滿着星光的良夜啊……

跳舞終止以前，已是很早的清晨了，許多的婦女早就和她們的同伴在夜裏不見了。柏克和其他的三個人，在一隻角裏玩着卜克幾個鏢頭，柏克贏的錢太多，激動他太高興，不想要回家。後



來他。『彈子棒』這位漂亮的姑娘，和我騎着馬趕回家去。他們和我們告了別，回轉頭就穿過橋去。

「喂，你是想到那個學校裏去的，我知道。」柏克當我們站在旅館門前的時候，說。

「是的。」

他的聲音很疲倦，還帶點驕傲。「好，我願意幫助你六個月，等你找到了什麼事情的時候，再說。我沒有很多的錢，不能長遠供給給你的一切，但是我願意幫助你，假如你以後要是想回轉到我這裏來的時候……至於我提出結婚的主張，你不妨把牠去想一想。我不高興愚昧的女性比你還更甚的……我不會把我自己爲她們任何人消磨。」

他的陰影又黑暗又巨大，從我這裏橫穿過去，我覺得非常窘迫了。

「假如你願意幫助我，或許有時候我能夠還你……我畢業的時候……我不想這要幫助多久……或許頂多不過一年。」我不能想到比一年還更長久的時期，就是那樣也似乎是很長了。「我……我……不知道到底我想結婚否。我會把這件事去考慮……」

那又在說着一件事情，我心裏深知道那並非真情。他沒有回答，或許他也知道——他知道——我這樣親切啊。

我記得他又高又挺直地坐着在鞍子上，東方發白的早上騎馬走去，再也沒有話說或是回頭返望。和夢一般的走着。

幾日以後；有一天下午，正在太陽開始西下的時分，我站在近霍羅克斯學校一排紅磚頭的房子前面。這排房子，和這小市鎮接近在一邊，緊接着河水的岸上，突出在荒地上正和海市蜃樓一樣，那是人們騎着馬越過平原的時候，常常看到熱氣的發光和平仆變化的幻象。有一次在新墨西哥的高原上，我曾看過一個正如這樣的市鎮，就和這個隔得很遠看起來一樣，我的馬豎起頭來猛力向前奔竄。但是等我們走下一條小河裏又上到另一邊的時候，這個海市蜃樓就消滅了，我們在這眼睛能夠遠看百里這樣稀薄的空氣裏面，空自把牠追尋着。

這個市鎮雖然並沒有消滅，但是靖寂地佇立着也像是在等待我的到來，那邊各地方都伸

出到了荒地上，灰白而且不吉利的，滿覆着紫蘇和仙人球。白天太陽無情的逼射着，黃昏時候柔和的夕曦又開始籠罩在大地上。黑夜突然襲來了而又寒冷，深深的天空誇耀着不可勝數的萬千星光，零落而又燦爛。白晶晶的明月夜裏荒地上變成了汎濫着悽寒的銀塊，無數巨人般的人球挺立着和凶惡的哨兵朝着天空一樣，他們的鐵刺手臂朝上投出。

朝着東方那邊荒地很遠的地方，一障紅而青灰色的山脈從大地上突出來，荒蕪到連人跡也很少到。一座「幽靈之山」聳立着在那裏，狂風經過這些淒涼的山洞暴號怒捲着，據說這是死的妖靈常常光顧的地方，舊日北方來的納發卓和南方來的阿巴濟兩種民族曾經在這裏打過一次大仗。我常常注視着山上，然後又看看我手指上戴着的箭頭或指環和我手臂上的鑲着箭頭的手鐲，那些箭頭是我在沿鳩羅尼莫的遺跡尋得來的，並請附近克里富頓的一個印度銀匠把他嵌在銀子上。阿里索納深入了我的神髓，我對於那些美國兵覺得沒有好感，他們曾經蹂躪而且侵犯過鳩羅尼莫，亞巴濟的領袖，一直等到他們把他擒住了，送他和他的戰士們到羅里太的沼澤地方，他們的大多數都是要處死的呢。我明白鳩羅尼莫爲什麼要戰鬥這樣久來

保全這塊他所戀愛的土地。這些荒地誠然是灰白而且不吉利的廢城，祇有仙人掌艾草響尾蛇和妖魔巨怪似乎纔能夠在那裏生存；是的，但牠橫亘着在那裏，又引得你一步一步向前追進，——就在那邊有些東西在月光晶亮的下面尤其醜麗。假如你再往前走的時候，有時你從結晶了一般純潔的空氣裏可以聽見愁苦單調的印度兵營裏的歌唱，他們是從墨西哥流浪過來的。這種歌唱似乎就是荒野的一部分，而且祇有在這裏纔能看見發生。深思。期望。懷慘。

阿里索納荒地，比任何其他我所知道的地方，在我精神上都更接近些。我漸漸對於山上鉅大的羅斯福水閘所灌注的河流怨忿起來了；我也怨忿沿着所灌溉的鄉村突出的市鎮——馬門教人的殖民地——漸漸由靜默的荒地，變成豐肥壯健的人類的小小的蟻聚場了。

學校的教職員對我不知道怎麼處置。我也沒有進過預備學校。

「你的家庭呢？他們問。」

「他們都死了。」

「都死了嗎？」

大地的女兒

「我還有一個姨母。」

「她的名字和住地呢？」我把牠們寫出來。

「你的父親和母親都死了嗎？」

「是的。」

「你父親的職業是什麼呢？」

「他是醫生。」

除了這些以外，他們再不詳細問了。他們試驗過我了，經過一次長時間的談話之後，他們允許我做一個旁聽生。自從那次以後，一連三個月我除了讀書，什麼事情都不做，因為我以前從來沒有讀過書。我學到許多東西：我知道我的秉性缺乏溫雅和動人的魔力；我的言詞很粗鄙，而我的態度又粗率，又沒有修養，那些住在霍里克士城內衣衫豔麗的姑娘們，都不高興我對於婦女婚姻和兒女表示了憎恨。

但我在那學校裏學到了一些別的事情——非常的事情；在一種讀書的空氣裏面，而且在

教員們的同情的興趣之下，我的心很振作地興奮地開始工作了。一位動物學教授把我做他試驗室裏的助手，給我一點很小的月薪。我工作着——我怎樣地工作着呀！這真是很奇怪的啊！看着那些觀念和思想在我心理上就養成起來了——我從來沒有夢想過學問能夠會是像這樣的哩。不到五個月的光景，我就被舉爲學校週報的記者了。我彎下頭去工作得很起勁——我不是說過，我比別人都會更能幹多做事嗎！

別些事情我都學到了，一種自信在我的心理上培植起來了，——這時還是一種原始的基本的，苦痛的自信。現在我是學校週報的記者了，這些女孩子有時要來和我在教室裏走走，那種我不熟悉的應酬的繁文縟節最使我感受困惱，禮節深蓋着這樣的罪惡世界啊。青年學生有時走入這間小編輯室，和我來談話。也是斯文的，很斯文的哩。我倒不大很高興。我纔知道所謂一個女子最要是漂亮，否則她就要因智慧的能力，一種力量的表現，一種勝利，纔能維持她的尊嚴。但是智慧的能力，一種力量的表現，和一種勝利，都是乾燥的，無味的事情。學問就是一幕悲劇的教訓。我渴慕着美麗，文雅和愛情。

有時候因為我擔任了些為人輕蔑而又瑣屑的智識界人的職務，對於遊戲是很困難的。有一天黃昏時候，一般女孩子都準備去參加學校跳舞會。她們穿着精緻的晚裝，飛也似的跑下寄宿舍的廊道，進到接待室裏歡迎她們的年青的衛護人。她們輕輕的脚步走過我的門前，終於她們的脚步踏入朦朧的夜裏享受人生的美了。有一位女孩子對着我的門窺視進來。

「你不來嗎？」

「啊，不，我一定還要寫一篇社論哩。」我漠不相關的回答了，好像跳舞在我是瞧不起的一樣！

我的心給渴與窮困重壓着，當寄宿舍靜下來了的時候，我坐在桌子面前盡力追思着勞心事情的豔麗。但是阿里索納的空氣又稀薄，又清潔，夜裏的聲音很遠都能夠傳播；急跳音樂引人的調子，從學校操場上傳到低下的地方來了。再不能寫下去了，我爬出窗子外面，穿過草地上走去。寄宿舍別些窗子都開開燈亮了；下面就是一處，一位肥胖的醜惡的馬門教女子所在的窗子內的燈光；挨近那裏又是一處一個可憐的女子的，她在洗着酒席館裏的碗碟。我怎樣的痛恨

竟會介乎在她們中間——我們這種不美麗的女子的中間啊。

從圍着玫瑰花園的籬笆的影子那裏，經過接待室的寬闊開敞的窗子，我凝視着跳舞會了。美豔的音樂節奏，偶然撞着一對兒奔出在這淒涼的空氣裏。在這玫瑰花叢中慢步地踱來踱去。有一次那是一個神話中人物似的馬門教姑娘同着她的衛護人；她有一雙青紫色的眼睛，夜裏便變成了陰影的池塘。她穿着一件退了色的黃色長袍。我就更加縮進陰影裏，深怕他們發現我在那裏，會使我感覺屈辱呀。

當他回到接待室去了之後，我纔走出大道，穿入荒地上。

我聽見很遠的音樂調子，偶然地又停着脚步。最後，大道與荒地合併了，與世無關的荒地啊。進到裏面，一層一層地深入，我們逛遊着，我的朋友，良風和我，還有一個夜鳥在這寂寥荒涼中叫着。剛好一個鐘頭的美麗無慮，無罪無礙的幸福啊，剛好短短一個鐘頭的美麗和愛情啊！

荒地是無止境的，而在夜裏這遺忘年代的跡象又加在上面。年代啊，消逝了一切的人性——感情，希望，和高尚的志頭。懸望在無邊無際的空間而又帶着這樣完全決定的只宿啊，褻奪了



所有世間的情感的精靈，徒剩一種驚詫的巨負和普遍的騷擾。

她是一位斯干的納維亞的女神，一位非常高的尊貴的女神，具有一腦金黃色的頭髮，一雙藍眼睛，她的說話帶有一種輕重的音節。她走進我房裏來的時候，我看見她蹣跚着……這樣的女人啊！只配存在書本上罷……又高又白嫩，天然的幽雅和尊貴。然而她們常常是蹣跚着的，假如我記得正確的話，有些還是很富豪的。

這位女神名字叫做卡齡訥生，她到我們的學校裏來，爲着是要聽婦女參政權問題的全州辯論競賽會。她的眼睛頻頻地顧盼我這間房子。手套，騎馬帽，和那挂在牆頂上的墨西哥的馬鞭，我那挂在牀柱子上藏在皮帶袋裏的手鎗和鎗袋；擱在讀書檯上給我用來做裁紙刀的短劍。然後我們倆站在房子的中間了，上上下下互相打量，圍圍四周，慢慢地很驚奇地。

「正……是哩！」最後她說出來了，讓我進去罷。

「正……是哩！」我想，請她進去，很驚詫怎麼我的聲音也能夠和她的一樣的柔婉呢。

「我是從東部來的。」她說，「但是目前我是在霍里克士教書。你從那裏來的呢？」

「啊喲……我想我是從海角天涯的地方來的哩。」

她到西部來，爲的想親近她的兄弟，認識一點人生，她繼續說。這似乎是到了一塊很滑稽的地上，然而沒有那個會了解這樣的人民。她是一個很滑稽的人物——一位教員而又不尊重教學的，她說過她是要去教那種她一點都不懂得的東西。教育機關，一般看起來似乎都是廢弛的，反動的，沒有創造的——同時也不是前進的，對着我的惶恐，她問我在想着什麼。任何學校內一切都是乖謬的，這種觀念在我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她談到「社會」，我明白她不是說那些時髦人的社會，而是一切人的，連我自己也在內。

後來他來了——勒佛訥生，她的兄弟。不過纔一二十歲的人，看起來很像他的姊姊，只是他的眼睛更深更藍一點罷了。他握着我的手的時候，他們都笑了。他的說話也有同樣的外國音節的嫌疑，他的態度這樣的有修養，這樣的文雅喲，所以我覺得机陞不安了。他的注視常常朝着我，使我的面龐變成紅的了，我感到我的粗鹵和醜陋了……

這個月過去了，但是他，卡齡和我，常常都是在一塊。一天傍晚時候，我們在學校裏操場上的胡椒樹下等着，討論那種我們正在趕着驅車去參觀的雅歧印度人的復活節的跳舞。他和卡齡使我覺得我是太愚昧的，我們走到荒地上雅歧村的時候，他們似乎看到了那些自然現象的以外了，正在凝視着那些我所不能懂的東西。雅歧村祇是一團的茅屋，牠們許多都是祇有幾根屋柱撐着一些屋頂而已。隨處都是矮矮的黝黑的小印度人，在賣着那種墨西哥的薄薄的玉蜀黍餅和熱的素菜與碎肉的和菜。我們和一羣着寬大而又退了色的棉布罩衫的印度婦女蹲在一個屋頂的下面。中間是一塊乾淨的空地，邊緣上坐着一些音樂家。一位正在打着那粗糙的鼓，還有一位手裏拿一隻長的空的黃匏瓜，內面裝着些豆子和小石子，他把牠在地上打的時候，那就發出一種柔和閃爍的聲音。男人們除了腰間繫着一塊布以外，通身都是赤裸裸的，動物的腦殼戴在他們的頭上。

中間站着一位跳舞的，一個肥胖的印度人，穿着和那些音樂家一樣，繫着他的腰衣的繩子，就在他的腰部一卷一卷的肥胖的肉裏面失去了。他團團轉轉地跳，穿過來，走回去。婦女們

拍手喝采或是嚶嚶地，低聲單調地哼着；有時候她們對於一些特別嬌柔的步態，就用贊美的笑或呼嘯表示她們的欣賞。

我們移動到另一個長而矮的屋頂底下，那裏兩行男人，僅僅繫着一塊腰衣，相互面對面跳舞着。這是某類的歷久持續舞，他們許多人早就跳過十二或十四個鐘頭了。時常有人因為筋疲力竭會要昏下去。撐着屋頂的中間這根柱子上懸着一個聖母瑪麗的小像，在這上面一個十字架。男人們在這前面跳舞，前前後後一排一排地走着，越過去變換地點。這些印度人都是天主教徒，這就是他們的復活節的慶祝紀念；在我們面前的跳舞，一直繼續到連最後一位的跳舞者都或因筋疲力竭昏倒了，或是早就退去了，然後才結束。惟有男人們纔跳舞——因為宗教不是男人們的工具嗎？外面站着一排一排的印度婦女和女孩子，依着奇怪的音樂的音節一上一下的搖搖擺擺，跟着他們的動作沒有字句的低聲吟唱。

「這正和我們自己的宗教一樣的動人。」卡齡告訴勒梯說，「而且看見聖母瑪麗和十字架掛在中間也是很奇怪的。」

勒憐的金牙齒當他笑的時候現了出來。「喂，我只要剛一跪下去，就像這種的跳舞了……這還更有益於健康而且更有樂趣哩。」

我站在後面，望着他們記述和談論那些對於我完全是外行的事情。他們之間的愛情，交誼和了解都非常之深切而豔麗……愛情真能夠豔麗自由嗎，我很驚訝……人類真能夠溫存仍然不至委靡嗎，那裏有愛情對於婦女真能夠脫離危險和征服的嗎？

光明……觀念……思想。仍然我自己的途徑是阻塞了的。我回到學校裏始終沒有變動地注視着那條我的生活圍繞着的大道。我必須打破一切的障礙……工作，金錢，讀書！

自我做了學生以來，六個月已經過去了，我爭得了那種在學校裏讀過幾年書的學生所企圖而未成功的榮譽。於是彼格柏克停止寄錢來了；這六個月已經過去了，那是他早已允許接濟的，他寫信來說，他希望我能夠獨立謀生；他還從我的信上了解我是不會再回到克里富頓去了。所以他和柏拉開早就決定要進到墨西哥去幫助革命；假如他還活着，他是會寫信來的……如其不然，就從此永別了啊！

那種封鎖他的沉默至今還沒有打破呀。

我奮力企圖去讀書，同時還要謀我自己的生活——打字，抹寄宿舍的地板，做那些我所能找到的任何事情。我的讀書只能在很夜的晚上纔有工夫，那時我又很疲倦沒有趣味了。工作竭盡了我的力量，我的用費始終是不夠的。

這個學年，一個月之內就要結束，但是我的希望愈益捲進沙漠裏了，我就離開，到霍里克士去工作。勒梯和卡齡聽見我的故事，嘲笑我的苦悶；學校不一定會把什麼東西教給人，他們主張——常常牠還誘惑毀滅人的聰明智慧。但是他們的說話，對於我是沒有意義的——他們的腳跟都是很穩定地建立在健全的智識上面，他們從很高的地方出發，自然能夠有力量來批評。

我找着工作，但是腹痛的不安，日夜都使我苦惱。前途沒有繼續讀書的希望了。勒梯和卡齡正要離開這裏到舊金山去，不回來。這燦爛的光明，漸漸變成更加矇矓的了，而我的寂寞也就愈益加甚了。

在他們離開之前，仍是一個月明的夜裏，勒梯傍着我的旁邊騎馬走過橋去，經過市鎮的邊

境，沿着穿過荒地上的白色的堅硬的道路。有些東西使我的馬發顫，齒銜馬勒，迎着這涼夜裏的空氣奔跑。當我感覺我下面的馬的身體的特別強烈的運動的時候，我記得我常常都深切地畏懼馬了，——即使騎着了牠們，都怕牠們，現在更是盲目的害怕，把握住我了。我拚死命地回轉頭去對着勒梯呀，而馬又或許感覺了我對於牠的害怕，竟向前奔馳得更加厲害。勒梯的面孔呈現着不顧死活的氣色，當他回答我的呼叫的時候；他很蠻橫地踢着他的馬趕上我的韁繩腳鐵邊。我們顛並着顛地騎着馬走，風吹動他的頭髮從高高的白額上向後去。他把身子伸出馬的頸項上，於是他的手拉着我的韁繩，用一種駭人的急扭，拉着我的馬使之就範。因為這野性難馴的動物昂起頭來旋轉得翻白吐沫，癡瘋，我就掉落在地上了。我的脚筋疲力竭地發起抖來，我便昏倒在一團艾草的陰影底下。勒梯的聲音遠遠地傳來，他在那裏撫慰這兩個動物，把牠們拴在叢林裏。轉眼間他的脚步便很急促的朝着我走來了。他彎下來，我又伸上去抱着他的手臂……他的筋肉全身都在震動啊！他把雙膝跪下在我的旁邊，他的手臂抱着我，我經過他一重白嫩的襯衫感覺他的顫動的情緒。他正在低聲耳語着，活像怕寂寞的荒地會竊聽他……先天的韻事，消

魂的韻事啊在他的接觸擁抱的溫柔中我的身體和心靈全部感着偉大的和平……他的嘴唇  
怎樣震顫地多情啊！就和月亮映在止水上一樣呀！



原书空白页

## 六

什麼是戀愛？我考慮過了一種我幼小時候在神話裏，及後稍長在小說裏讀過的錯亂的有顏色的混合物；一件很可愛的，不過又是禁止的事情。誠然這和其他的禁止的表現——性——還沒有連繫。性在戀愛上是沒有地位的。性即是強姦，結婚或賣淫，而結婚又即是生孩子，痛哭和啾啾泣訴的婦女與叫苦連天的男人罷了。這就是苦痛，這一切的事情我都恐懼害怕，立意要去避免。

自我認識勒梯以後，這樣的思想時常陸續湧上我的心頭。在我粗蠻無禮的態度之下存在着這種戀愛，溫情和友誼的要求，我都覺得很羞慚。我快要十九歲了，情感沒有發育，身體也沒有完全發育。我思想得很少，但是行動還更多。我的性的表現的恐懼隨着年事益加增長了。然而我痛恨處女和所謂婦女的「貞節」並且極端地反對對於這點的任何暗示。人們評衡婦女要用這樣的標準，常常都像是侮辱了我似的。

在我的痛恨婚姻，我想我甯肯做一個娼妓，而不願做一個結婚的婦人。我能設保護，維持，尊重我自己，對於我自己的身體還能保存一些權利。娼妓不會有兒女，我細心默想過；人們不敢去鞭撻她們，她們也無須要去服從。結婚婦女的『尊嚴』似乎祇在她們能夠承認她們的卑屈和奴服。男人們不喜歡自由聰明的婦女。我細考過在結婚以前，男人和婦女發生了關係，沒有那個會以為這是錯誤——他們只不過是風流倜儻，放蕩不羈而已。沒有那個會談起『墮落的男人』或是男人們『誤入了迷途』或遭了『毀滅』的。然而他們為什麼要這樣的來議論婦女呢？我找出理由來：『呀！婦女必須倚靠男人生活；一個能夠自己謀生活的婦女，平常也會這樣做，能夠和男人們一樣的獨立自由。這就是人們之所以不敢非難男人的理由了。』

當我細心探討這些事情的時候，我祇一個人單獨地住在霍里克士。勒悌和卡齡都到舊金山去了。他們使我覺得很卑微——他們都是怎樣的受過高深教育而又漂亮聰穎的人呀！他們不愁着謀生的困難，饑餓對於他們會是一種很大的冒險。勒悌寫信給我，要我到舊金山去和他們做一塊。他寫着愛情的信，同時也說起結婚，但他所寫的和我所想的結婚完全是不同。

「我沒有錢，」他的信上說，「但是我愛你。假如你和我結婚，我們都會是窮苦的。可是我們都是青年，我們能夠作工和讀書。」

我很清楚知道，我能夠結了婚還有友誼，並且仍可以謀自己的生活，戀愛……我不知道什麼是戀愛。我是寂寞的，是的，然而我懼怕漂流和愚昧。勒悌談到戀愛作工和讀書了。我所期望的一切事情都匯合在他一人身上。性和兒女的恐懼，仍然阻礙了這個前途。但我決定到他和卡齡那裏去，再看怎樣。即使我們就是不結婚，和他與卡齡做一塊也會是一件很偉大的事情，因為從他們那裏我可以知道另一個世界。他們團結成爲我所知道的超羣獨立的思想，而這種思想又不能從書本上得到。自我看起來，他們正在進行鍛鍊他們的思想。這真是一件偉大的事情哩！我記得我的驚訝，當他們把我從霍里克士帶出去，看我平生所曾看過的第一次的理的戲劇的時候。那是演的「十二鎊的婦人」。我們坐在樓上最高的客座裏，勒悌和卡齡都專心致意地在看着演劇。我是煩悶得最不耐了。唯有他們聽得很有趣的這個事實，使我眞實知道這正在表演的是很嚴重。舞臺上的事情我一點都不懂，那裏又沒有這許多的東西！木屐跳舞，高聲響亮的歌

樂和喧笑，粗魯的笑話，炫飾的衣着，和很放肆的動作。看人們自然的動作，和祇是談着理想的事情，這是很奇怪的。這個劇本似乎是在演一個結婚了的女人，她積蓄了一些金錢，等到她能夠買一架打字機，藉此她就能夠謀自己的生活。這樣拙笨的事實竟寫成了一個劇本啊！這種理想的本身就不夠使我完全醒悟。我看見卡齡和勒悌都是在理想的世界過活，但這樣的理想在我以為是非常自然的了，我不懂得為什麼還要把它們來編成劇本呢。

我正在收拾衣箱要到舊金山去和他們做一塊的時候，一封信從我的兄弟喬治那裏寄來了。我把牠讀過，我的心就下墜了，我會這樣細心構築的遺忘簾帷都完全揭開了。喬治！我們在特立尼達分別以後，祇會寫過一次信來給我。現在擺開在我手裏的這封信定會是我的一通冤訴罷。我把牠讀了一次，然後又再讀第二次，因為我還不敢相信。這告訴了我！我父親一年以前就把兩個孩子拋置在阿克納河一個農場上養育去了。這告訴了我！他們落到了一個殘忍的農夫手裏，要做他所想着要他們做的那末一些事情。這告訴了我！他們沒有去上學，祇是從天亮到黑暗，工作得像動物一樣。這告訴了我！這個人曾經把丹打得身體上皮開肉綻，背上直流着鮮

血呀。

這樣讀着這種對我的冤訴，我這正在考慮着舊金山更加良善的生活的我啊。

自那封信來過以後，現在又許多年數了。但是時間永不能救治像那種的記憶。荒涼蕭條的曠地而不是基督教的上帝，正是我的慰藉和庇護的地方，我現在追求牠了。我仍然找着那條白色道路走下去，那是勒梯和我在那月白風濟的夜裏，當他告訴我他愛我的時候騎馬走過的。時間一刻一刻的過去，我也隨着牠們走過去。苦痛愈是深了的時候，那倒是平靜了。荒地上沒有一點東西攪動，即使在寂寞孤獨中叫着的小鳥也沒有了；搖撼着艾草的風也沒有了；低垂着的星光也沒有了。但這荒地當中，我的前面常常都有我那創痕斑駁的兄弟在走動——他的襯衫撕去了，他的背上一條流着血的傷口。我望過荒地上一直到右邊——他就在我面前那裏走着；我回轉眼睛望着那些鉅人般的伸手張臂對着天空的仙人球——他就在那個方向上走着。我走動，他也在我面前走動。他在这夜裏變成一個深而長的流着血的斬痕了；他變成我心裏的一條深而又長的斬痕了。經過這一切的年代，在我的記憶裏，仍然存着一種深而且長的斬痕。

即使這塊荒地掩埋了一切的情感，一切的苦痛和一切的慾望，也不能夠掩埋那斬痕喲。

夜漸漸深了，我翻轉來循着原路回去。我在很早的早晨就走到了家裏，我應該揀那條路走——向東還是向西呢？我怎麼能夠在那種平原上，破碎頹敗的屋子裏，消磨我的一生，接受我所憎惡的父親的維持呢？要是我真的這樣下去，我的前途又會怎樣——我就會變老去，失掉讀書的希望和慾求；我幫着我的兄弟維持吃飯和穿衣——但是靠着誰的錢呢……我在那裏不能夠賺到錢；他們也是不能夠賺到錢的。我會是增加了一把要飯吃的口而已。

我取出勒梯的信把牠放在喬治的信的一旁。生活是很苦的，生活並且還給過我嚴厲的教訓。我不願回到我從那裏來的地方去——我要沒有止境地讀書，等我能夠賺許多錢的時候把我的兄弟帶到我這裏來，送他們去讀書。

然後我寫了三封信：一封給我的父親，責備他所做的一切事情，要求他帶着我的兄弟，留心撫養他們，送他們去上學；一封給喬治，把我所有的錢都封在內面，告訴他帶着丹到我的父親那邊去；再一封給那個人——一種滔滔不絕的兇惡的怨恨。他曾經把我的兄弟打得他的小身體

血流奔注，我這樣寫着；他待我的兄弟就和牲畜一樣。我不能夠來，我沒有金錢——但是時間是和我相與的，有朝一日我總會來的，我永遠不會忘記，即使我是一個老婦人了，仍然我要把我自己的手親自殺死他的時候是會到的。

我走到外面把三封信發了。向着東方這條又長又直的道路走下，最初微濛的光芒正在荒地上出現。小的灰色的鳥在微光欲曙的時候正在啾啾地叫——下面那裏一些地方。

我在舊金山遇着勒悌和卡齡的時候，山上的橡樹葉正在變成紅色的了。我們聯合租間房子，共同找工作。勒悌和我還討論結婚。

「無論什麼兒女，我都不想要，勒悌。」

「我也不要——無論如何，卻不是長遠的道理。」

「我無論如何是絕對不想要的——世界上的兒童也儘夠了。於是我又想到我的兄弟和姊妹了。」



「好呀——我們在這點上是同意了。」

「我也不想要家庭，不燒飯，不洗衣裳，不擦地板。我想我自己謀生，維持我自己，你去維持你自己。」

「這裏我們也同意。我想賺一筆儘夠的錢就不做了這種工作，另外去做點別的事情——我痛恨這種工作。」

這種結婚不會和別些結婚一樣罷，我想。但是勒悌不知道這種毒害在我內心是怎樣地淵深。我真正以為結婚不要性的行動是可能的——一種浪漫的友誼，兩人一塊兒工作，仍然保持做朋友！我們一直躊躇到勒悌接到了通知，他一定要離開這個城市到南方荒地裏去擔負好幾個月工作的時候，他將要起程的那一天到我做着事的辦公室來看我，我們就決定一塊兒去吃餐飯，然後我和他到車站裏去。我們在路上經過市政廳，他翻轉來對着我說：

「現在我們不妨進去，取得我們的結婚證書好了罷！」

這祇消化兩分鐘兩塊錢的事。我堅持我要付出一半。我們對於我們所做的這樁暴虎憑河

的事情，不免付之一笑，對於卡齡這會是很駭異的。有一次在外面街道上勒梯忽然止着脚步：

「並且，我說，我們爲什麼不再走上去，現在馬上就結婚呢？」

司升降機的孩子上上下下望着我們，一言不發地停在第一層樓上。「右邊第三號，」他很刺諷地指引着。我們倆立即覺着侮辱了似的，我們的目的給他窺破了——我們看着就和那末一樣的罪過嗎？我們羞答答地踏進靠右邊的第三重門內。一個小而圓的流着熱汗的人，穿一件襯衫坐在那裏，拿出幾種簿子正在檢閱登記。

「等一回兒，」他朝上望着，不待我們說明我們的來意就先說了。一轉眼他就在準備。「啊，我猜着了，我們還需要一個證明人哩！」打開一重內邊的門，對着頂上一些人，他的聲音狂叫。不到幾秒鐘，另外也是一個小而肥的正在流着熱汗的人出來了。他也一樣穿着他的襯衫。

「我想我還應該穿上我的上衣呢，」他站好位置上大聲的呼喊。這個小的辦事員心裏猜想他也要做同樣的手續，偷偷地披上一件挂在他寫字桌上的釘子上的，舊而黑也起了油光的駝絨上衣。

我們倆都站在那裏——這個小的證明人盡力立得筆直，裝作神氣威嚴；這位辦事員一幅發光的面孔。辦事員檢查我們的結婚證明書了。

「現在，」他不用儀式，望着勒悌說，「你願意娶這個女人做你正式的髮妻嗎？」  
勒悌和我彼此都很驚訝地望着——這未免來得太急促。我們不以爲那竟會像是這樣的哩！

「有什麼不對呢？」這個辦事員很驚恐地問。

「這未免太急促了一點，」勒悌解釋說。

「急促！你知道你究竟想要結婚不想呢？」

「啊，是的，但是你把這件事驟然弄得太急促了一點。」

「啊，人呀，你想要我怎麼辦——淫聲豔氣的辦法嗎？」

勒悌笑了起來，「這個意思倒還不錯。」

勒悌變成更嚴肅的了，而這小而肥的人，再又這麼問：

「你願意娶這裏這個女人做你正式的髮妻嗎？」

「是的，」但是勒悌喉嚨裏帶着一種滑稽微小的聲音。

這個小人很莊嚴地翻轉來對着我。「你願意嫁給這裏這個男人做你正式的丈夫嗎？」

啊，什麼一個問題來問我啊！我突然驚訝我竟會是的了，處於怎樣悖謬的地位呀，從前我常常處於這種險惡環境的時候，我都知道正義在着一個角上，我能夠越過去，我從來沒有完全氣餒過的。這裏祇是一堵茫然的牆頭，沒有角兒了！我對於結婚得出所有的決定都已消失了，我遇着那似乎近於我母親之死的終結的最後歸宿了。

「說是的，」勒悌在我耳朵裏督促着，「一切你所要辦的，都祇有說是的了，然後我們纔可以離開這裏出去。」

這個流着熱汗的小人繼續很莊嚴地望着我，「用不着驚嚇，」他說，「鎮日家多少人們都是經過這樣的手續。現在——你願意嫁給這裏這個男人做你正式的丈夫嗎？」

「是的，我想這樣。」——像這樣我的聲音就是把我去出嫁嗎！

雖然法律規定的儀式已經完成了，這個小人似乎以為這種神聖的時機，應該在我們的心頭，更要留上些印像。勒悌的聲音和面龐都帶着一種就要發笑的疑團，他就不高與這樣。他是一個浪漫人。他或許決意還要來諄諄規勸一番。所以他翻轉身，對着勒悌，更要另外問一個問題——我知道這是出於他自己的主意；但是就在那時候使我受到一種很深的印像：

「你願意歷盡生活的艱苦變化，經過窮困和闊綽，狂瀾和鼎沸，都能維持這個女人嗎？」  
他想那樣就會保全我們呢！

「是的，」勒悌接着說，竭力把他的聲音壓抑下去。他為什麼覺得要笑呢，我不懂得；這好像是一個最嚴重的問題——尤其那「艱苦變化」幾個字，那是我第一次纔聽見過，而且那是有最可懷疑的環子繞着——活像有些事情竟和性都有關係哩。

「然而——你願意歷盡生活的艱苦變化，經過窮困和闊綽，狂瀾和鼎沸，都能維持這個男人嗎？」

那樣的說話也用到我面前來了！橫豎我和勒悌早就同意，我們決不會有兒女的，所以我在

這裏說什麼都是無關輕重。這樣我就承認了。

「你得了戒指嗎？」

「不，我們不很相信戒指，」我聽見勒梯那樣當面輕蔑一種正式權力的時候，我揚揚得意連下頷都高興得扯了起來。

「現在一切都完備，這樣就禮成了。請你把五塊錢付出來。」

勒梯付出一半，我付出一半——就從當時開始，我的出發就很正當。他不能夠替我付出結婚的用費，活像我是屬於他的一樣。他在對着他所省下的二塊半錢發笑。

「我拿到這個錢將來在車上吃得一頓好飯了，」他這樣說，同時這個小的辦事員注視着我們這種辦法帶着驚恐不贊成的神色。

我們簽下了我們的名字和住址。小的證明人也簽下了，這個辦事員脫下他的絨布上衣，仍掛還他的寫字檯上的釘上，走回到他的簿籍那裏。我們也和別些人們一樣，要一個月之內從利克拉孟託纔可得到我們的證書，他說了很厭倦地朝上望着。

「並且下次你到這裏來，」他對着勒悌說，「要有點準備來，結婚是一件很重大的事體呀。」  
「他的樣子很像是討厭，」勒悌和我走到街上，互相站着望視的時候，我叫着說。

「他真有很容易賺錢的法子——」舉手就是五塊錢呢！」勒悌回答說。「他開始就使我  
欲罷不能了。」

「我覺得願意走回去，要還我們的錢來，叫他把我們的名字取消。」

「我們不能那樣玩法——現在是合法的了。」

「這樣我們很快就結了婚！我覺得不免有點滑稽，你覺得嗎？這似乎一點也不自然呢。」

「我們痛飲過一餐之後，」就會覺得更自然一點……來到有音樂的地方去，然後我快要  
去趕火車了。」

我們走到一家有音樂的酒席館裏。因為這種音樂很像是教堂裏的，我便很反對。胡鬧，勒悌說，那是瓦格涅的「進香合唱歌」哩。誰是瓦格涅和什麼是進香合唱歌，對於我都是奧妙不可思議的。但是我相信勒悌，因為他是受過教育的人，如他所說，我們就進到這家酒席館裏痛飲

去了

卡齡卜樸，她的一位男朋友，和我走去舉行一次社會主義者的野外聚餐。卜樸是一個律師並且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他的眼睛，他的頭髮都是黝黑的；每逢談到他的主義，情性總是很剛烈而無情的。

我們走進舊金山郊外一個山林裏。在那廣大空闊的曠地上，已經建立了一個旋轉玩機。那裏還有一個習射廳，幾間便宜出賣雜貨的貨棚和一層粗劣的舞樓。我們走過這些男人和婦女，男孩子女孩子以及兒童們的人叢中間的時候，我是很惡心反感的。他們都是怎樣的不美麗，怎樣的拙笨而又沒精打彩，穿着又怎樣的下賤啊——正和我會常常知道和恨惡的事情一樣。旋轉玩機發出一些敲擊錫鍋水壺似的響聲，挨近就有一位演說家，穿着襯衫正站在臺上對着一些擁擠着的男男女女高聲大叫地在講演，他們一面聽着，一面口裏嚼着落花生和爆花米。有時候他的聲音籠罩了旋轉玩機的，有時候旋轉玩機的又籠罩了他的。



「你爲什麼把我們帶到這裏來呢？」我對着卜樸提出抗議。「只要看看他們罷！他們都是怎樣的下賤而又醜惡的啊！」

卜樸翻轉來把發光的眼睛射着我：「是的，他們都是下賤而又醜惡的啊！但是什麼竟使他們像這樣的啊？——停想想看——什麼竟使他們像這樣的啊？」

「喂，什麼呢？」我回答說。

「制度呀！」

我沒有回答。我確實不知道他所謂制度是什麼意思。他的說話「什麼使他們像這樣的啊」表示出這樣的熱切，在我心上沒世不忘地刻劃着，後來的年代我回想過無數的次數。

南方荒地裏從珂羅那朵河起始的泛全美的運河正在開鑿，勒梯到那裏去之前，又回到舊金山來了。我不想要去——好像一個人還能夠多賺一點錢，而且更能和城市的學校接近似的。

卡齡已經離開這裏到紐約去了但她走之前曾經把她滿腹義形於色的心思昭示給我了。我似乎不僅是一個白癡，我既嫁給了她的兄弟而又不能做他的妻和他同居，並且對他還是有着傷害呢。那就引起我的怨憤了：勒悌和我結婚之前同意了，我告知過她，我們是不願意要有兒女的。她對着我的愚昧無知非常驚駭。況且，我還說過，假如勒悌想要把我們的結婚當作和其他人們的一樣，那他就會能夠得着一場離異。愛情，她堅執着說，就是所謂跟着一個男人即使到荒地裏也是要去的。愛情，那就是所謂，我回答說，婦女的一個仇敵，而我的又最確切是這樣。我的生活的目的是要讀書；不是要一輩子都跟隨着一個男人。她告訴我我竟一點愛情都不懂得。「謝天謝地我不要懂得！」就是我的回答。

經過八個月的離別之後，勒悌又回來了；我把這種談話很冷淡地在他面前敘述，並且我說愛情如果真是卡齡所說的那樣，我就沒有結婚的想望了。自然，自然，他大聲疾呼說，我是絕對地正確——我們的生活就是我們的生活，並且我們有權利支配我們所想要的過法。因為他辯護我，甚至連他那末珍摯敬愛的姐姐都要去反對，我對他的敵愾也就消滅了。突然之間似乎他

和我彼此更加親密接近了。

「勒悌——那裏隨便有什麼機會能夠賺一注儘足夠的錢，使我可以回到學校裏去的嗎？」

他的手臂伸出來抱着我。在荒地那裏有一個市鎮，他說，我們倆能夠賺一注儘夠的錢，一年之後就可以回到學校裏去。比舊金山總要多哩。他進到荒地裏去的時候，同時我能夠在市鎮上工作。他說。

我跟着他去，他是怎樣的溫柔多情的人啊，他是從沒有夢想過男人能夠以不平等對待婦女的人啊；他所知道的也只是些良善的事情。然而收穫着一種殘忍乖僻的社會在我身上播下的種子，所結出來的痛苦的報酬，一個人的命運竟是這樣的啊。在後來我們共同生活的幾個月裏，他常常都是很震嚇驚愕的苦痛的站在我面前。因為在南方那裏，這……開始了——我會常常畏懼的性的關係啊！勒悌是很年青的，並且懵懵懂懂也是和我一樣。所謂性是完全沒有一點美的——至少在我是沒有的——在我頭上徘徊着貧窮和兒女的恐懼，而且——更沒有機會讀

書了。貝德麗和喬治——假如我要是也有了兒女，我將怎樣去安置他們呢！

有過好些時候我厭惡着勒悌。爲什麼我也不知道。人們都叫我做「訥生夫人」好像我，瑪麗和喬治已淹沒到地裏去了一樣，或是至多早就變成勒悌的一種附屬品了。這種字眼在我就像是一種侮辱。我周遭一切的事情都使我增加這種感想。在我們住室的隔壁屋裏有一對新婚的少年夫婦。她結過婚就停止了工作，整天在家裏等着她丈夫的回來。他們過着一種純粹地性的生存。兩三個月裏她口角上和面龐上開始現出一些斑疹了——滿屋裏都知道這是一種什麼病。她同時還有兒女的重累，但是結婚而至於演成梅毒是很可尊敬的啊。我這樣對着勒悌說。

「現在，我警告他——怎樣專心盡力爲我解脫生活上的苦痛的他，現在他快要打她了。她再不能謀她自己的生活了，因爲這種病也沒有那個要娶她了。她是他的妻，他將要打她呀！」  
勒悌站着凝視窗子外面，他的面龐表示很焦灼的苦痛。日子一天一天過去，隔壁隣家有聲音發出來的時候，我看見他便很有感觸地聽着。

這事發生的時候，他不在家裏。我聽見隔壁屋裏婦女的尖呼哀哭，和兩三下很重的打擊聲，椅子和檯子都翻倒了。做人家妻的婦女的哭泣嘯——還有什麼比這更沉痛的嗎？

隔兩日他打她的時候，她跑到客廳裏來哭泣。勒悌回來，我把這件事告訴他。沒有那個敢去干涉——她是這個人的妻呀。有時候我竟不知道要怎樣纔好，我對於男人和婚姻，以及對於勒悌和我自己的婚姻，都是怎樣激烈地感動了啊！我聽見隔壁的男人和女人的時候，有些事情就使我模糊了。我的情緒紛歧雜出，在我內心很猛烈的刺擊。

『瑪麗，』有一天勒悌叫了出來，『假如你再要設像那樣的事情，終有一天我將要把我自己殺了呢？』

仍然我還是只要說那樣的事情。有一次他跌下地板上，頭在椅子上亂撞。我很惶恐地扶起他來，把把安放在牀上。

『你是一個凶橫殘忍的女子，我要去死！』

『那末，你爲什麼不和我離婚呢——我並不反對。』

「因爲……我愛你呀。」

「愛，那是不可藉口的。那是怯懦！」

「究竟，瑪麗——不要罷！」

我爲什麼要這樣傷害他，他不是所謂生來就這樣良善，生來就這樣高尚的嗎？我不知道。有些事情在我的內心曾經觸得太深切了——有些事情竟和鋼鐵一樣的堅硬，小刀一樣的尖銳哩。現在我所知道的僅祇這些？這不是我背逆我所與之爭鬧的勒悌，而我自身受到的苦痛，比我使他所受到的還更厲害呢。在我自己的精神上正在厲行着一種無情的戰鬥，一種我的愛情的需要與慾求之間，和我呱呱墮地的最初頃間，卽已種下的愛與性的誘惑的觀念之間的戰鬥啊。

勒悌後來走到很遠的沙礫的荒地裏去了，離開我幾個月。我留在那剛巧伸出在荒地邊緣上的愛爾麥特樂的小市鎮上。那裏大約有一百幢房屋，人們都蜂擁而來沿着運河路線搶佔土地。木架子的住屋一夜就豎起來了，房租竟變成怪誕奇異的昂貴了。土地是很豐富的——一塊

廣漠的荒地綿亘着。地位比海面還要低下，過去很遠的年代以前會是一個偉大的湖澤或海洋的底。牠所需要的只是水，而水又正在來了。但是天氣很熱——比海面的水平還更低下的那種不可當的熱，有時候在蔭涼底下都有一百二十度——而又沒有蔭涼的地方，起飽的熱氣從荒地裏吹來，西面的西愛拉斯山又把海洋的風和雨隔蔽了。

我在市鎮上一家旅館裏變成一個公共的速記員！坐在外面接待室內，替那些從羅斯安琪理士蜂擁而來的地產投機商人寫商業書信——一些肥胖腫脹的兀鷹他們購買廣大的空地，留着等那些需要土地的貧苦人民以生命作抵押來購買。這些兀鷹們口裏唸着我來寫，當着許多旁觀羣衆的面前大呼一封信索價十分錢未免太多了。但我又有無數的機會一封信能夠得到十分錢以上的報酬。有一天一隻眼睛凸出窗子似的兀鷹，口裏啣着一根雪茄煙斜朝着天空，很重地坐下在我的寫字檯旁邊，把他的平頂氈帽從他發着汗的，金元似的臉龐上向後一推，他的手插在他的袋裏沒有移動，提出一個「問題」。

「你的價錢如何？」他最後給我用單字音節的回答激怒了地問着，「你不要以為你是得

着了專賣，就把價錢提得太高了呢。我從沒有化過五塊多錢一夜的。我的房間就是九號。假如這個價錢合式的話，我便等着你。」

其他一個地產投機商人，和一家羅斯安琪理士報紙有關係的，裝着一個慈善家的態度。他願意請我做他的一家報紙的通訊員——爲着一種報酬。

「你不能够不勞而獲的，」他帶着一種他所視爲慈善而又斬固的露着齒的微笑對我說。這是一個賺錢的機會，這竟有點掀動我的野心。我們就開始談判。

「沒有報酬，」我說，「不過你能够從我寫文章得來的錢裏面抽取百分之幾的成數。」——因爲我也已經學會了講價錢用百分率了。他還是維護他的主張。

「你是一個結了婚的女人，你的丈夫不在這裏，我是一個結了婚的男人，我的妻也不在這裏。這還不是好像你一向就沒有在那裏一樣嗎——你如果把這件事徹底考慮一番，你就能夠從這裏而獲得比我能獲得的東西還要多哩。」

幾天之後，他又來談起這個問題。「我的條件仍然和先前一樣，」我告訴他。「沒有報酬，不



過他可得百分之幾的稿費。我沒有什麼多說了。」

我們就那樣議妥了——他從我寫東西的收入裏面分得百分之二十的稿費，他要看看我的賬簿；我這方面不能欺詐，他警告我，否則他會看着我就失掉這事情哩！

這樣，我就開始捲入了新聞界。他到處地方都給我一些故事的秘密消息，但又沒有不說他自然祇是不要錢的幫忙罷了，我就很驚訝他這種無所獲得的供給，是否竟有藍本呢。

「工作，金錢，學校，——工作，金錢，學校，」在我腦筋裏面流轉就和合奏樂的導旋律一樣。我祇把一半的時間用在旅館裏，我每封信的討價更增到兩角錢了。

「遭天殺的娼婦，」兀鷹們說，

「我不求你們要工作，」我告訴他們。

勒梯回來了一個星期，身體晒成褐色和皮革一樣，然後又離開去了。我存儲了金錢，前途在我們前面展開着。一年之內我們就會有儘夠的金錢，離開這塊荒地到某處地方的學校裏去了。

然而我知道有些事情不對——有些事情竟把「工作，金錢，學校」的音樂淹沒了。每天早

上我都向我的房東太太愁歎着病。她很粗魯地笑着。在她，性和生育都是極大的猥褻的笑話。

「你快要有孩子了呢！」

她說到那裏的時候，我就翻轉身離開了這間房子。恐懼，苦痛，怨恨，幾個星期以來都不曾煩擾過我的，現在又和暴風驟雨一般的重新湧上來了。一切事情的希望都消失了——我眼看着她自己又復沉淪到我所正在和牠掙扎奮鬥的地獄裏去了——一般期期喋喋的哭泣的婦女的

地獄，衣食都要倚賴我的丈夫，讀書祇是一種夢囈。我便集中怨恨望着我的孩子了。

「我不要再有孩子喇！我對着我的房東太太宣言，好像這是她的責任一樣。『我不要，我要把我自己先殺死……告訴我怎麼辦喇。』」

我瘋狂似的騎着馬沿荒地的道路奔走，下了馬又亂跑，使之筋疲力竭。哭泣和怨憤，哭泣和怨憤。仍然病還是每天早上都來光顧。我停止飲食了，在我的愚昧想起來，以為我肚內的敵人會要停止生長了罷。療病室開設在賭博房樓上的醫生告訴我，他是不能幫助我絲毫的——這是不合法的；我只能夠到藥店裏去買點什麼東西。他口頭的這樣勸告我。如果事情弄糟了他說，我

可以去叫他，他就可以有合法的權利來完成這種手術。

「這要化多少錢呢？」

「我爲你特別減價，只要一百塊錢好了。」

「我所省下來的錢盡數都祇這些！不可以還便宜一點嗎？」我付了他十塊錢診察費就到藥房裏去了。但我甚至連我自己的身體怎樣構成的都還不知道。我在祕密和盲目的恐懼中盡力去體察。我不能夠——我的心大參雜而又驚惶不定。對於我的身體的作用和質素，生長着的生命的妊娠或質素我都沒有絲毫智識。

「這是你的責任。」最後我寫信給勒梯。「請你來把我救出這個重圍，否則我就要自殺了。」日子一天一天過去，都沒有回信來。有一天晚上我睡在浴盆裏面向下朝着，但是在水裏撐持不起我自己。我的房東太太聽見了這種潑潑濺濺和窒息的聲音趕着跑上把我拖出來。

但是勒梯來了——他已經動身走過好幾日的路程。他跑去醫生那裏。「或者請你施行手術，不然我們就到城內去把牠來解決也好。」他告訴他說，「一個星期之內，如果一點都不能解

決，我的妻就會要殺死她自己了。』

醫生很莊重地檢查了我的肺部和心臟之後說，這正和他所料到的——一樣——我有了肺結核，施行手術是必要的呢！生育孩子會是最危險。

我恢復了知覺的時候，勒悌坐在我的牀邊微笑。我睡着注視他，痛恨這種微笑——痛恨，痛恨，痛恨啊！我的身體還是一種洞開的創傷，我在死神之前佇立過，他怎麼膽大敢笑……一個胎兒剛從我身上取出來，他怎麼膽大敢笑，現在我的身體和心靈都凝聚在這上面……我在這大空中感着孤獨寂寞的時候，他怎麼敢笑……他，怎麼膽大啊——他，一個男人，不會知道什麼，不會知道什麼，不會知道什麼！

所有我的錢都用盡了，勒悌也已經回到荒地裏去了。我不肯讓他付出這筆手術費用……這是我的身體，我不肯讓任何人為我的身體化錢，我說。他對於那樣曾經變成很慘白的了。

然後我打聽出，山背那邊有一個師範學校，我寫封信去問，能否容許我去過作工的生活，隔

過一個月之後答覆來了，說是可以，我也能夠賺一些錢，但不十分多。我寫一封信給勒悌說，「我現在走了，不再回頭來了，如果你有想要看我的時候，必須到我所在的那裏來罷。」

我在那個學校裏過了三年，可是都不快活。他們問了我的名字。我答覆說，瑪麗羅澤士。父親一個醫生，是的。死了，是的。丈夫就是勒悌。生。

「啊，你的名字那末就是訥生了！」他們疾聲大呼說。

「我的名字是瑪麗羅澤士！」

「你不說你是結過了婚的嗎？」

「是的，但是羅澤士是我生來的名字，我寧肯死去也只是這個名字。」

「對不起，訥生夫人，你的名字還是訥生罷。」

這種事情，破壞了我三年來的讀書。

有一次，一個老年的女教員憐恤我說：你這一位結了婚的婦人，應該有家室兒女的時候，還

要你自己謀你的生活，這真是屈辱啊！

我趕快翻轉身向着她，她和我彼此隔開了一條劃分兩個世界的鴻溝望着。那時她知道我必定是一個壞蛋的婦人了！但我知道我還沒有陷入奴隸的牢籠呢。

另外一個教員問我能不能夠做點事情，使我自己的外觀弄得再漂亮一點呢。她願給我五分錢做車費，假如我願意到她家裏接收衣裳的話。我趕快翻轉身來，她和我彼此也是隔開了一條不能度越的鴻溝望着。

教員們都注視我——擾攘而且奇異的。這是不好的，他們都覺得邪惡，沒恩義，冷峻殘酷的。女子哩。他們忍容我，祇是我能毅刻苦工作。因為我是帶着不顧死活的畏懼，積壓着比苦痛或飢餓還要破殘蹂躪得更厲害的心理和精神上的衝突在工作着。我時時刻刻打字，祇有到教室裏去纔有停歇。在我的寄宿舍裏，我又要在吃飯檯子旁邊服侍，纔能夠賺得到我的飲食和房子住。夜間我埋頭書籍裏面，一直讀到頭腦發昏旋轉，然後纔休止，而茫茫的黑夜竟把我的青春，我的康健，一切的甜密和溫情——那屬於少年時代的一切自發性都剝奪了。在我面前的只有從

學校裏取得一張文憑的可能性，然後我能夠幫助貝德麗和喬治了。

在這時期中間，這個城市變成混亂的了。一位婦人名字叫恩馬哥爾德曼的，官言要來演講社會戲劇。這全城的商人們不肯容許這種講演。她是誰，我問了。一個很可怕的醜類，我打聽出她是一位有長而危險的舌，參加着自由鬥爭的公民呢。我在一家書店裏駐足聽着人們的討論。這些議論紛紛的演說家，就是這書店裏的女主人，一位少年醫生，一位在我們學校裏曾經演奏過的音樂家，和一位社會主義者的少年理事。我從他們那裏聽出恩馬哥爾德曼是一位著名的婦女演說家和著作家。一位為社會正義自由的戰鬥員。他們都正在爭鬥中想要剝奪她的演講權。

她的演講經過幾日壓迫之後，公開的戰鬥愈益激厲了，商人們自己衝上前去，警察對抗那些要求言論自由權的作工的男女的羣衆。任何理論我都不懂一點，我祇聽着言論日出的反對者，都是恰和那些我曾經知道過的地產投機商人一樣。工人們和社會主義者說出來的事情，把我的自己的感情和信心都宣洩了。於是當着警察和商人們在鬆懈地對着他們的時候，我也被推

動了去前進，並且幫着去打破他們的突擊。監獄裏關滿了一車一車趕來的工人們，社會主義者，工團主義者和一大批的智識份子。加利福尼亞工團主義者領導的言論自由的戰鬪厲行了數月，這裏也已經開始了。我在可能的地方我都參加，證明了我們都是正當的。我聽見我的朋友叫着那些說不盡的名字，看見他們關着挨打，救火皮帶管裏噴出來成河的大水，對準他們街市上的聚會猛力注射。我逃脫了拘捕，但是這種戰鬪滅除了許多我悶在內心的活動。至於更加深切嚴重之所關係的效果，我完全不知道。因為我平常總是一個感覺和行動在先而思慮反落在後面的人呢。

在這次鬥爭中，我第一次感覺警察的擊觸。在我面前一小羣人，兩個警察走着，故意推動一個很平和行走，雙手插在他的袋裏的工人。一個警察推着他，等他倒在另一個警察身上；而這兩個警察於是拉緊他的衫子捉着他，大呼他在襲擊法律上的長官了，把他打在馬路上。

「這是說謊，」我尖聲狂呼着，恐懼戰慄着，以爲他們會聽從我的。

「那個警察推倒他，我看見他這個人，他的手都插在袋裏。」



警察已經壓在這個人以上。他們一拳一拳猛烈地在他仰向的臉上搥打，我很惶恐地看着，他的眼睛上鮮血飛濺。工人羣衆緊緊地圍住，我也跟着他們縱步一跳，我就躍在一個警察背上，用手撕扯他。祇聽見叫囂呼嘯和奔走的脚步。繞着屋角來了一小隊的警察正在飛跑。一隻青的猿猴似的手臂從我後面伸出來抱着我，我便由空中掀倒在地上了。這隻手把我在街上強拽着走了足足有十呎遠，但是警察外衣上的一隻紐子卻在我的手指間捏着了。兩位工人把我搶起來奔跑。我們從一家印刷處的大廳裏，望着警察用木棍止在廓清街道。把這些眼睛打瞎了和流着血的工人，在他們的脚下強曳着，拖他們到巡捕房去——爲的是「攻擊」執行法律的長官啊。」

貝德麗，我的妹妹，從山野中出來，和我從前初出來的時候一樣。我已經在學校裏畢了業，並且在作工常教員，我把第一個月的薪水送給了貝德麗。她來的時候，我看見她比我從前的山野氣色還要厲害——不是說山野的宏壯，不是說山野那種足以提高人們比他們原來還更高尚

偉大的尊嚴，而是說山野的那種粗糙不可向邇地破壞身體和精神生活她的眼睛必須要醫治而且還要配鏡子，她的牙齒夠做幾個月的工夫，她的脊骨留着一個醫治好了的老創傷。

自我看見過她以來，於今又匹年了。現在她老了，長成一個婦人而且是一個生人，慣喜緘默，猜疑，仇視。她的皮膚就和她先前往過的大地一樣的棕黃色。一個高而且黑的女子，黝黑的頭髮，從她美麗的前額很嚴整地往後梳去，嘴唇好像是生成就祇爲笑而來驅卻她所知道過的痛苦的美麗的眼睛，這樣，凹入黝黑的深底，就和永眠在荒涼的墳地裏的我們的母親的酷似啊！

貝德麗憤恨我那種比較更受過教育的說話，以爲那是一種「誇耀」的企圖，因爲我已極力把我的重音和土話都改正了。她的憤恨表示出在一種蔑視的緘默上。他解開衣裳，找看見了她那大而棕黃色的肌肉豐富的手臂的背面，一些帶傷痕的肌肉在皮膚底下動盪。她脫卸襪子，我很驚異地注視着。早些年數，她還是長腳瘦小的小姑娘，穿着短衣裳的時候，彼格柏克有一次曾經用他最莊嚴的態度批評過：

「貝，等你長大了，你必定可以做一個很好的歌唱家。」

「爲什麼呢？」她會問過，帶着一種盼望阿諛的神氣。

「因爲你生成一雙腳就和夜鶯一樣。」他回答說。

但是這雙腳不再像夜鶯的了。兩腿直到踝節上都是褐色而帶着疤痕。一邊一連到底肌肉都撕去了。祇有一塊黑皮把骨頭遮住。她會經騎過一次馬，她告訴我，這匹馬把她甩進鐵絲鈎的籬笆上面，腳上的肌肉都被撕去了。血毒混進去，她們——在那遺世很遠的牧場上，祇有所謂神聖尊嚴的人而沒有醫生——祇好自己把牠截去，讓牠去腐蝕。牠的整個身體都是傷痕和疤痕。她的兩手由於做多了重大的工作——洗襯衫和單被——都是很粗糙和有疤痕的。她常常都是疲困的。她祇想把牧場的生活遺忘。

勒悌離開他的工作跑來看我們了。他和貝德麗彼此上上下下互相很細密地打量一番。他走近前來用手指在她的手臂上輕輕地捏回進去，問她說：「你以爲你是和你的外貌一樣的強壯嗎？」她用很敏捷地動作捉着她的手，他們儘一次測度了她的體力。一刻工夫他就坦坦地躺著在地板上了，她坐着他的肚皮上給他很友愛的勸告：

「你如果不能拉着一隻角，你永不要去坐貨車罷。」她勸告說。

我對貝德麗提起應該去讀書的時候，她不可向邇地瞟着我。她沒有讀書的意願。假如她覺得寂寞，我提議，對過有一片店舖，男人們和一些學校裏來的女孩子都在那裏製造家具和樂器。她的嘴唇輕蔑地歪着——樂器——但是她暗中沿着道路望着。

日子一天一天過去，她變成有點不安靜了。這裏附近沒有馬嗎？她這樣問過。是的，這裏馬是有的，不過那裏化很多的錢纔能租得到呢。於是我知道她了，因為我知道我自己，我就說：

「貝！我按月領得到薪水，每月月杪你和我確確實實一家一半把牠來平分罷。——我們把我們的生活費一家付出一半，其餘的一部分隨我們各人的意思去化。然後你便能夠騎盡市上所有的馬到死都是可以的，祇要你想要，或者你能夠用盡這些錢回到牧場上去——祇要你願意。」

我們分了第一次錢的時候，我把我的存儲生利。但她並不把她的化去騎馬，她也不買票離開去。有一天她逛遍這學校工場參觀了一週。機器和工具她都視察或旋轉着細看。

「那是一個平面，」(Plane) 教員這樣對着她解釋。

「啊，那就是的嗎，」她很輕蔑地反駁着。「我是生長在平地 (Plain) 上的呀！」  
他不再企圖對她作什麼進一步的解釋了。

她試試那些有學生正在工作着的墨西哥桃花心樹的木材。他們在鋸或斫的時候，她很深  
沉地注視他們。工具那樣使用不得法呀！

於是她開始作工了。「她想她在那裏祇要很短的時間就可以學會一些東西，」她告訴我  
說。她開始替我們租的一幢小的平房裏製造家具了。她製造一些櫃子，書架，椅子，衣架和踏腳凳。  
她的長而褐色的手臂又鋸又削，用砂皮紙去擦光，而且還要油漆。她斫着，正和她所想一個人不  
要害怕一種工具，應該要怎樣斫法一樣——不要女流似的呀！她的斫法使她自己很痛快，私毫  
不管他人的耳朵是否覺着這是適意。

有一天，她報名編入英文班，然後她又說：「她想她應該學一點算學和幾何學，好幫助她去  
做木工。後來不久，她又想她應該恣情於文學和歷史，或者還要學習編織籃子和做某種造型。」

幾個月完了的時候，她說：『看吧！我想祇要努力追趕，我祇消一躍便能把整個學校裏的事情都學會喇！』

她知道愛學校和教員了。幾個月的光景，她就變成一個文雅的著白色遊戲服裝的女學生了，但是那種要由筋肉體力最後試驗纔能決定的能力和品德的態度，她仍然保留了；每逢被人家詰難的時候，她常常靠在羚羊皮上，一隻手緊貼她的背後，放言高論，解決糾紛或辯論問題。

她和我仍然還是陌生的路人——年事和天性都是促成那樣的。她討厭我像一個男人一樣。我的朋友也不屑和她爲伍。沒有什麼能夠引動她去參加社會主義者的會場的。後來戰爭撼動了全世界，她看見其中的軍樂，美少年莊嚴輝煌的遊行，他們能夠『一手緊貼着他們的後面鞭撻這世界』，她更怨憤婦女們不能幫助他們來『肅清』。

加利福尼亞大學許我做一個學生的時候，貝德麗和我相處已經有一年了。這個學期是很短而又很寶重的——二個短短的暑月，勒悌寫信說幾天之內他快要和我們做一塊了。在這夏

季裏貝和我出入這些大鐵門之間，站在大學校的操場上。這好似打開一些神話故事的書一樣。經過多少年而又受過多少苦痛啊！我給一種完全夢幻的感觸操持了我，大學校的學生呀！

後來我編入做一個學生的證章放在我手裏了。貝德麗也准許做一個特別生。我們離開註冊課，很匆促地在這些男男女女的人叢中奔跑，一種孱弱要叫喊出來的刺激幾乎控制了我。我們取道穿過松林，直上希臘戲院，頗覺離羣索居抑鬱焦思的氣概。上面林木的呼嘯，似乎深有煩惱。但是牠們不會比我煩惱得還更厲害罷。想念喬治那是夠煩惱我的了——或許我能夠在明年多多的賺一些錢把他帶來。貝德麗的感想怎樣我不知道——她的緘默常常掩蓋着一種我所懷疑的，但是本質上我又不知道的感觸的深淵。

時日，一星期一星期過去，我們倆始終不減精力地工作着。她沿操場路上匆促走過的時候，我常常瞥見她的黝黑的頭上的光彩。光陰似乎追蹤我們的脚跟趕着來了，但是新的能力也更愈益充實，而且驅使我愈益繼續前進。勒梯來和我們聯合做一塊。分居我們公共的樓面。我從我教過書那個學校裏的壓迫空氣之下解放出來了，從繁重的工作之下解放出來了，我的心理變

成晶瑩純潔而且強健的了，我還覺得好似憑着了光明的羽翼在搏風前進一樣。

仍然，就是在那種快活和同情的空氣裏面，我也不能夠免除衝突。那種要生孩子的恐懼就和鴉鳥一樣在我頭上翱翔。而且那種反抗的傾向使我通夜都不能成眠。有一天上人類學的功課，一個學生否認黑人的卑下是沒有科學根據的時候，這就開始了。有顏色的人天性是卑下的，他說——你要根究，祇消一望就可以知道哩！在他後面就是坐着一些從印度來的瘦弱的黑人的面孔；雖我不遠也是一位黑人的女子，廳堂後面還有一位美洲印度人。我立起來要求這個學生證明他的說話。

這位教授覺得這樣的衝突，是很快活而且很有趣味，他聽着並不阻斷。

「你願意嫁給一個黑人嗎？」這個學生詰問說。

「我深信我甯肯嫁給某種黑人而不願嫁給某種白種人哩！」這就是我犀利的答覆。

「這裏這裏！」這位教授大呼說，「讓我們根據科學來討論這點！」

勒悌和這個學生在外面繼續討論，勒悌很客氣地，這個學生很武斷地，他的心理早就成爲



鐵石的了。我沿校坪衝去，覺得好像我能夠把這些樹木連根都從地上拔出來一樣。於是我回到家裏，寫我的第一篇論文『亞細亞』了——一篇關於白種人尚在野蠻時代，中國人對於文化的貢獻的論文。

我的大學工作正在怎樣優美地前進啊！每天早上嘔吐又在開始宰制我了。黑暗之翼的陰影愈加頻來穿越我的心坎。惟有婦女獨自要肩任這種重負，男子永遠都是自由快活的，這未免太不公平了。

我盡力想點方法。我向勒悌提議，或許我肯施行手術永遠不要孩子了。他反對這樣——這樣是要影響心理的，他說。在我則似乎那還勝於像這種樣的去爭鬥和恐懼。沒有醫生肯幫助的——這是不合法，他們說。我失卻了重力，我的讀書變成了負累。我開始對勒悌要說殘忍刻薄的事情了——好像他比我更要多負些責任似的。他怎樣地慘白而又可憐啊！

我們打聽了一位醫生，他的行業就是祕密手術。勒悌很恐懼，但是我們還是不願死活地走

去了。屋子就在舊金山一條寬闊美麗的街上，這種人在那裏慣用他們的行業發財致富。我們在一間接待室裏候了兩個鐘頭，那裏坐滿了一些別的婦女——尊貴的婦女，青年和中年的，妻子和母親。衣服顯都的婦女喲——惟有那些有錢的婦女纔有能力擔負這樣一種手術。大約每隔十五分鐘纔來叫一個人。門是經常地開和關着，別些人也是不斷地出出進進。我的心病了，我緊附着勒悌身上。

然後我的輪次到了。我們被引進到一間後房內。

勒悌把我牽上馬車上。「走罷！」看護婦怒形於色地命令着，「否則人們會要懷疑這間屋子了！」但我不能行動。我們趕着到了一個溪口邊，我就用盡一種超人的力量走着。那邊岸上我們又不能找到一部馬車，就不得不乘坐街車了。我爬上梯子，正不知我能夠忍受這種痛苦到多久呢。冷汗從我前額上瀑瀉出來。我睡下在一個位子上伸長到勒悌手上。

「坐起來，人們都在望着你——你豈做一個公衆看的把戲嗎？」他的聲音殘忍刻薄而又憤怒。

這種震嚇使我直立起來。我把眼睛閉上，我的頭擱在窗子上。勒梯在生怒。他是一個受過教育的人，不能忍受做「公衆看的把戲啊。」

「坐起來！」三個字在我腦筋裏流轉和苦痛混和着。「坐起來，坐起來，那是怎樣有節奏地敲擊着啊！」於是我爬上這張沒終極的扶梯，回到我們的寓所裏，把我自己倒在床上。坐起來，坐起來在我渾熱的腦筋裏循着路線周轉，和血液的跳搏相映和。

勒梯又復變成溫柔的了。但我掉轉頭向着牆頭。現在我不需要他的好意了。在他像那樣的命令了我坐起來之後，我不需要了喇！

那樣就算完結了。我，這曾經怎樣殘忍對待過他的我啊，他做了一件殘忍的事情對我，我就始終不能冰釋的呢。這就是丈夫對待妻的命令了——我是不能給男人佔有或命令的。有時他受了刺激，也是和一般人沒有二致。

我回到我的學校裏的時候，勒梯仍然還留在大學裏。我們用友誼的通信同意離婚了。我們能夠依舊做朋友，我寫信說，但是我要離婚。我說，假如他想要再結婚的話，責任歸之於我，這或許

還更好。沒有那個人是我能夠傷害的，我也永不再結婚了。

「我接受這種責難，」我的信繼續說，「而且我也是在責難。我不想和人家結婚；結婚是太可怕的了，我永不再陷入這裏面。我是錯了——因為你愛過我，我又不知道什麼叫做愛。同時我還想要恢復我的名字了。」

他所以訴說我拋棄，是因為他愛我，不願和我離婚。我把他家裏送給我們的銀禮物退還給他。經過兩個星期，我纔從他那裏收到一封比一切信都要算是最纏綿的信了。這信上說：

「我們現在離婚了，你仍舊是瑪麗羅澤士。我坐在這裏，金紅色的秋葉繞着我飛舞，我是非常愁苦的啊。我曾經深切地愛過你。你是我平生最初所愛慕的，我想你或許還會是這最後的罷。我們的結婚已經失敗了，無論如何這種都是傷心的失敗。我們之間常常有些事情我所不能了解。或許我是太愚蠢了罷。現在我們或許還能夠做朋友，我隨時都準備幫助你。假如你需要，不妨讓我知道，我更來幫助你的。」

我不高興讀這封信。我匆匆地把牠看過，在我心裏不會掀起什麼，我也不會想要愛。因為愛

就是婦女的仇敵。我知道了那是怎樣一回事——假如我繼續下去，一切事情終止了，貝德麗喬治的教育都終止了。不啊！我不會聽從啊！

我的心怎樣專橫地操縱了我的精神啊！於是開始在男子和婦女之間戀愛的要求和溫情的需要上，垂着壓抑與遺忘的籠幕。有些地方自然不免感着寂寞，飄流和憂愁。然而我搖搖頭——這些事情都祇是對於弱者的喲。我仍舊是一個自由人了，我的名字是瑪麗羅澤士，世界就是我的家庭，清風就是我的侶伴。

一位印度人到我們學校裏來講演他的國家。兩個英國生長的人是評議會的議員。他聽見了這個正在提議的演講的時候，他們就反對。爲什麼，我很詫異，而且這是最初一次使我知道印度是在英國統治之下。印度人的演講是可以允許的，倘若他的意見先遞給了教職員會和評議會，待他們覺得滿意的時候。

印度人來了——高高的，黑色瘦面孔，眼睛很熱誠的老年人。我站在總門口階級上的時候，

他從我面前經過。環繞着他的周圍的東西使我覺得很愁苦。或許這是因為他是一個有顏色的人，到了一個以顏色品評人物的地方來了。的緣故罷。否則就是因為他是屬於被統治階級，而且還是很屈辱的罷。

遲過一點鐘之後，會議室的門通都打開了。一個少年教員和一位英國人的評議員走出來，開始很激昂的辯論。

「這個人是一個叛徒，」評議員憤然地大聲疾呼，他的面孔激動得變成紅色的了。

「他僅僅祇是演講為他的國家爭自由，」這少年教員回答說。「我們也為我們的國家同樣的演講爭自由——事實上我們還為自由而奮鬥，叫我們自己做愛國者哩！」

「他是一個逆賊！一個逆賊！」

「逆賊！」這位教員很驚恐地問。「對誰的逆賊呢？對英國嗎——並不是對他自己的人民呀！」

因此，這位印度人演講了為他的國家爭自由，然則他必然會是對的。門又通都打開了，他——

個人走出來。沒有人陪着他，和他們陪着其他的演說家一樣，沒有人和他握手——因為評議員有權利操持這些教員。他的面孔現出一種特別的表情，我又覺得很愁苦了。他經過我面前，下着樓梯，我和影子一樣追隨着，我如果說話，他倒定會誤會，然而我們通都走到近樓梯腳下了，他馬上就會要去了。我趕快趨近他的旁邊。

「他們不讓我進去聽你的演講，但我聽見一位教員說，你是演講為你的國家爭自由。我很慚愧不能聽到。」

他望着我的時候，在他的眼睛裏我看出了我竟是我們國裏唯一的人——肯說迂笨事情的美國女子呢。他很簡單地拘謹地回答了我，但是他的聲音的誠摯非常感動了我喲。

「請你把名字和住址開給我，如果你高興，我願意送點東西給你讀。」

剛好下完樓梯走近我身邊的時候，我把我的名字和住址寫下了。我翻轉身就看見英國人的評議員。他瞟了我們倆一眼，看着我正在那裏寫的通信簿上，招呼都不打就過去了。

學校校長是很決絕莊嚴的。「自然，你明白，」他正在說，「你不能再登在這學校裏了。你的思想，你的態度，你的行動，都不適宜於這裏這些青年和少婦的。你必須另外去找過位——爲我們計，你最快最好！」

婦女部主任站在旁邊，盡力裝作和她生性的文雅可能容許的那樣嚴肅。她也是很決絕的。「讓我唐突一句罷，爲着你妹妹的緣故，最好你到其他地方去……不要覺得不好，但是……你對她都是一種很壞的影響。」

我聽說我是有許多不對的。他們已經打聽了我是一個社會主義者，我在城內跟隨人們在一塊給人家看見了；我允許學校裏別些女子讀那種不適當的書籍——愛倫凱的「戀愛與結婚」和其他類似的東西，他們說。

「親愛的，」婦女部主任辯護說，「假如你眞實研究社會主義運動，你就會發現他們相信——信——自由戀愛，你知道嗎？」

「他們可以相信自由戀愛，但是共和黨和社會民主黨人才實行自由戀愛呀！」——我已



經學到了市俗上流利敏捷的對答了！

「夠了！」校長插着說，他是一個共和黨。

我離開去，盲然放肆地痛哭一場。我有什麼不對，我不知道。對於我所愛的妹妹一種壞的影響！然而就是貝都來責備我；用她的絨靴來責備我。或許這都沒有關係！或許別些地方……就在那邊……那會是差勝一籌罷。

火車漸漸行到登府車站的月台，我就下車。海倫對面迎着我走來。瘦弱的身軀穿一件黑色的皮外套，戴一頂皮帽子。我親着他塗粉抹脂的面龐，聽他鳥一般的笑語和煩瀆的聲音。在她後面站着另外一個女人注視着。我很驚詫地望着，因為這個女人很像就是我自己；我的面孔，我的眼睛，口嘴和皮膚，皮帽子底下的我的頭髮……而且正和我一樣的高度！她向前移動……她走路也和我走路一樣哩！這好像是另外又一個我從月台上站起來了！但是有一點例外……這個女子穿着很華麗，她的面龐和嘴唇都是塗抹得很厚的呢。

自我看見和我同年的姨母彌兒德理以後，這差不多有十五年了。那時她是一個惡劣而又姑息了的小姑娘。我們現在彼此很好奇地相互注視着，似乎彼此還很歡喜，無異是在兒童時代一樣。她的聲音很粗。有些事情糾纏着她的，使我覺得很可以原諒。她的額頭上渲染了一層輕藍的氣色。

我們走到他們住的屋裏了。海倫在她房裏已經替我額外鋪了一張床。這是一間很豔麗的房子，挂着一些男男女女最肉感的親暱容態的和有翅膀的安琪兒的畫片。雕刻的木器懸在牆頭上……雕刻而又油漆了的箱子放在她的梳妝檯上……手工雕刻，有些還沒有完成的，但是有些是美麗而又錯綜複雜的。」

「我做的這些東西，」海倫的聲音帶着些微的羞澀在我後面說，她看見我在細察這些木頭的時候。

「你！」

「是的。我曾經從一個木匠那裏學來的。這就是我寂寞時候消磨時光所行業，我買這張

椅子而加以雕刻……還有牀凳也是我雕了的呢！

我把手指在椅子上和床上的雕刻圖案和花樣上面摸過一遍。於是我翻過來望着她，她比我上一次看見她的時候竟老了這許多，前額上眼睛角上都現着綉紋，塗抹的脂粉很厲害地看得出來。她從窗子底下箱籠中取出別些雕刻的木頭的時候，一種小鳥似的羞澀籠罩着她。

「你看，那就沒有這末好了！」她說。

「但我以為這是很奇怪的喲……爲什麼，這竟和貝德麗所做的任何東西都一樣的精緻，不過你做的小巧玲瓏工作，而她做的大而雄盛的東西罷了。」

她臉上現在很自然地飛紅起來了。「是的，我自以為這是很精緻的，但我不想到你會喜歡牠們呢！」

「你還做了別的什麼東西嗎？」

「這裏有點東西……不很精緻！」

「但是這很爲什麼你說起那樣的事情呢！」

『因為你來了，今日我是不做工的。』她告訴我，在她的態度上現出一種驕傲的回響，那是她早年在洗衣作裏管理洗衣機器時候所覺得的。她繼續解釋說：『我在一個工廠裏和一百左右的別些女孩子共同工作。』——她仍然說她自己算是一個女孩子——『替專門學校做做織襪兒。』理和我兩人都在那裏工作，這屋裏的有些女孩子也在那裏作工的。』

下午她帶我們到工廠裏去參觀。一排一排的女孩子坐在縫紉機面前做那些裝點專門學校校舍和大學學生的氈徽幟。海倫獲得最高的薪水——七塊錢一星期。然後我們回到那些『女孩子』住的屋子裏去。我纔明白海倫漸漸老起來了，男人們是高興年青婦女的。有這個工廠她就可以撐持過活，不必動搖她銀行裏的小存款。因為將來會有時候，她完全不能找到『朋友』了。

彌兒德理更年少而又更成功。放蕩不羈，把她賺得來的錢通通化在衣着上面。男人在她是金錢的來源——別的沒有什麼。客堂下面有幾個女孩子都是和海倫一樣——前途渺茫的老婦人。有些都是又粗糙，又鄙劣，和彌兒德理一樣，知道生活便是殘酷的世上的猛獸，她們一有

機會就要捉住。

我和海倫同居了許多日子，那時間沒有人來看她。或許這是因為尊敬我的緣故，休息一回。有一天晚上她和我幾個鐘頭都睡不着，她睡在這間房裏一邊的牀上，我睡在另一邊的牀上。外面的門和先前的夜裏一樣，幾個鐘頭都是開開關關的，脚步爬着上樓，在我們的廊道上停着，或者又再筆直上去。男人們的聲音，這裏那裏到處都在鬧着，有時也有婦女的喧笑。沉重的脚步走下樓梯去，外面的門開了又再關上……這種城市裏有名的人物，正在回到他們家裏的妻子女兒，姊妹，母親們那裏去了。

海倫和我睡在那裏的時候，在黑暗裏通夜談着。

「我不能夠耐這種生活，海倫，」我說，「我也不知道你怎麼能夠過哩。」

「乞丐是不能夠選擇的。」徐後她再加上說，「請你告訴我，我能夠怎麼辦呢。」

我再沒有什麼對她說了。

過一回她又問：「你爲什麼要到紐約去呢？」

「找到那裏去找工作來維持我自己和貝我，是盡力設法要到大學裏去讀書。我有一個朋友，她住在那裏，她說我可以白天做工，晚上到大學裏去。」

「到……大學裏去……你還沒有讀完書嗎？」

「不。我想要讀許多的東西——歷史，文學，經濟學，並且我還想學習寫文章。」

「但我以為你會已經完成了你的教育，知道一切一切的事情了。」

「不。那是常常都有更多的東西要學呢。每次你讀完了一本新書，你就覺得你所知道的太少了呢。」

她沉默了一回。「我猜想沒有那個能夠讀完世界上一切的書罷，他們能夠嗎？但我想知道了許多東西像你將來一樣，這定是很好的。」她的聲音繼續說，「我想你將來定能夠賺許多的金錢。」

「我不知道——我想不甚多。我似乎不要知道怎樣去賺許多的金錢。」

「然則多受教育又有什麼用處呢？」

「因為我願意多學習一點東西。」

一種沉默又在我們之間籠罩了。我們倆睡着，睜望着黑暗裏面。然後她的聲音又回轉到這間房裏。

「你已經……結過婚……僅祇一次嗎？」

「是的。」

「你爲什麼不和有錢的人結婚呢……你受過了教育。」

我把這事考慮過了。「我不認識任何有錢的人。我不知道如果一位有錢的人我認識了，我不能和他結婚。我很悔恨我結過了婚。我不想和男人再有任何關係……不管他們是有錢或貧窮，對於我總是一樣。」

她聽着，很小心羞澀地像不願傷動我的感情似的。「但你如果受了很好的教育，瑪麗，你一定能夠嫁給一個有錢的人。祇管愛惜你自己有什麼用處？你將來終有日子會一天一天老的。」

「我不是愛惜我自己，海倫，無論如何，也不爲任何男人。如果我會成富豪的話，那必須要是

我自己掙來的金錢。」

於是我很羞慚……她睡在那上面，會以為我在刺諷她呢。

她，這樣溫柔而仁慈的啊，曾經送我去上過六個月學校的她啊。

黑暗重重的，外面城市又營營的鬧着。「我沒有意思說海倫……不過我想如果我學得了許多東西，我能夠自己掙得一大批的金錢罷了。」

「長的那會是很好的。」

我輾轉不安。這是很可怕的……亘亘長夜給重力的關門和脚步的響聲相適用。外面城市闕無聲息。在這簡短的生存的恐怖之前，我覺得很可憐了。這樣無用的苦痛……這樣無用……這樣無用啊。

海倫的聲音打斷了我的沉思。她在很自信地演說：「你看，我也學會一些新的事情了。工廠累倦我極了……我也不像我先前那樣強健。所以我在學着搖色子……這倒需要許多的時間纔知道怎樣真正搖得好呢。於是我就到香煙店裏開始搖起來……你知道人們怎樣地擁着進



來要搖香煙呢？喂，如果我要能夠得着好位置，那定會不是怎樣艱苦的工作，那時你在那裏就得遇着好人了。」

我把被單蓋着我的頭，等她沒精打彩的聲音漸漸消沉了，我又把牠揭開來，睡着望過窗子外面，注視那些在高遠的天空裏閃爍照耀着的星光……沒有什麼似乎是好或壞的……各種事情都祇是……一切都祇是一種過來的經驗罷了。我就睡熟了。海倫在我夢裏回環翱翔——一個大的模糊不清的形像，周圍給一種我所未會看過比這更宏亮的光明包繞着。我驚醒了，但是夢裏的感觸還是留存了幾個鐘頭。我睡着仰視那些永不變更他們的歷程的星宿。

我離開登府，那清教徒的城市，到紐約去的時候，海倫伴着我送到火車上。她在我而頰上親吻的時候，她的眼睛裏瀉着眼淚，一種懇求現出在她的臉上……無限心思她是不能表示出來呀。頰叟愁苦繫在我的頭上……拋棄她離開她而去似乎就是一種背叛。如果我還逗留，我又沒有什麼能夠……這仍然幾乎和離別我自己的母親一樣了。除開走，我還能做別的什麼呢……貝得麗在那裏；喬治在那裏，光陰又是挨着我的脚跟趕來，海倫除開待諸未來，我似乎不能

怎麼了……那時她會是一個老婦人了罷。

一縷思情湧上我的心頭。我不要直接就到紐約去，須從南方的路程去看羅伯韓溥棟，一個我從沒有看見過的男人。那就是這個人，他幾年以來都把他的舊日的高等學校的書籍送給我，使我有讀書的可能。後來又試驗及格，並且進學校。他的書信曾經鼓勵我讀書，他的照像曾經幾年來都掛在我的讀書檯上，我的舊書籍仍然還是我的寶藏。

自我從他那裏聽到過消息以後，於今已是兩年。幾年以前他的通信早就變成不一定，沒趣味，甚至麻木索然了。他父親的死已經把他迫着離開高等學校，到南方一個小市鎮上去作工。他的薪金，我已打聽了，要作維持他母親和他沒有出嫁的妹妹用的。但是他的工作是什麼，我卻不知道——或許是一些很重要的事情罷。

在我心裏，他仍是一個遠方的英雄——誠然，這高個子的笑起來都很猜惡的黑暗的人，如果就是這樣，那和一切的英雄都一樣——一個有學問的人，在閒談瑣事的時候又沉默又嚴肅。

一個看見我就俯視他高貴身軀，一言不發，等着我說話的人，這樣嚴肅，這樣聰明啊！然而還很謙遜的坐在我的面前，了解我，忍俊不言的沉默，或是靜聽我狼狽周章的談話！

我和勒悌結婚的時候，有些事情好似在告訴我，說我出賣了這個人呀。

發一個電報到南方小市鎮上去，坐着支加哥等回音，這似乎是我很僥倖的傲慢，但是回電一到，我的提包就收拾，馬上準備出發。火車開到小車站的月臺邊，時候已經是晚上九點鐘了。寥寥幾個旅客預備下車。我等着一個一個旅客都先走了，甚至我還在猶疑踟躕，盡力鎮定我自己。於是我慢慢地走下階梯，站着四面張望。沒有看見什麼人；除了遠遠地一個小人物而外，沒有那一個了。一個小人物，戴着一頂黑色圓邊硬氈帽，穿一件長袖外套，看起來好像隨時都可以從他肩上脫下來一樣。羅伯韓薄棟沒有來接這次車子嗎……然而我又能夠期望什麼呢！或許他是一個很忙的人罷，這究竟是一種慰藉而已。

這個小人物，現在站得很遠望着我了，正和人們晚上在小車站裏望着女人下車一樣。他在媚笑着。我拾起我的提包，擲遞給他。看出他那舊的黑色大衣上面一粒紐子給棉線繫着，在風裏

旋轉。大衣上面還有兩處堆着灰塵的大油跡，煤氣燈光底下分外顯得光亮，我急促跑過去的時  
候，他走向前來……或許是來提我的行李，但我趕快地走過去了，好像我沒有看見他一樣，於是  
他的聲音在我後面叫着：

「瑪麗羅澤士！」

我回頭睜視着……他走上來，我朝下望着他那燈光照耀着的臉。他的頭的頂正好齊着  
我的肩膀，圓頂硬氈帽很大，一直放在他的耳朵根上。他用一種慫慫的手勢把帽子脫下。

「爲什麼，瑪麗你不認識我嗎？我到任何地方都會認識你，因爲你看起來正和你的照片一  
樣……比較高一點……但是在我，那是沒有關係你不認識我嗎？」他對着我臉上微笑，給了我  
的驚駭倒使他非常欣喜。

「是是……的……我想我認識你！」

「那末來罷，我要替你找一個好的旅館……你打算要住多久呢？」

「我將不停留……我必須要儘可能的快就到紐約。我愿意就乘下一次的車子……這裏

有驗票房嗎？」

賣票員告訴我下一次車子半夜以後就要開，他很可憐地失望了。他還在說他要請我到一家酒館裏去。我們在雪水裏踏過去，我縮短我的脚步使之好和他並駕齊驅。他用一種低微熱誠的聲音很親切地喃喃地談着的時候，他的氈帽在我的肩土時常摩擦。他要領我到一家他每日吃東西的好的酒席館裏去。我很高興：或許檯子上面都是鋪着白麻布，銀器和水晶——我那裏曾經看過這樣的檯子呢？是的，在那便宜的小雜誌上，幾年以前我在那上面找着他的名字和通訊處；那上面還有方正牙顎的豔麗人物穿着黑巴的晚衣，婦女們穿着深深地露出頸和肩的長衣。或許我們能夠到一處可以談話的地方去罷……他到底會是很有學問的嗎，我的感印的不好，就祇因為他祇有齊我肩膀的高，他的聲音又尖又細——人不能以那樣評衡人物啊，拿破崙都不是很高大的人哩！

我們翻轉身走到一條小街上，他領我進一家點心店裏，椅子一排一排地靠着牆頭安放。房間一張大的又圓又高的大理石鋪着的檯子，人們都站立圍在那裏吃着。我們走下這青白

鑲鋪的地板中間，到一條陳列着食品的長的櫃子旁邊。羅伯提着一個木盤，要我也照樣提一個。我們沿着邊走，挑選我們所想要的食品……我不要什麼，仍然還是怎樣的驚呆，所以使他自己覺得必須要把我的木盤也來代為充滿。他抗議說：

「現在你儘管吃罷，我請了你，我是會付錢的！」

他說到那裏的時候，他的聲音都很矜矜。我們坐下來，把木盤橫放在我們的椅子的手臂上。所有其他的人們在這地方的都把帽子戴上，同時又嚼着，羅伯把他的脫下表示尊崇。我不復記憶他所說的什麼了。他的微弱的聲音繼續滔滔不絕。有時候那似乎在懷疑我的沉默……懷疑傷人感情，於是，我力說我真實很高興，祇不過我太疲倦罷了。

「請你把你的生活故事告訴我一些，」我要求着，藉以維持我的談話。

他住在青年會，頂上最高一層的後面，他說那裏清潔雅緻而又便宜，夥計們待他也很好。他父親死了以後，他就住在這市鎮上，替一家大雜貨商店管賬，店主東說過，沒有他幫忙，他真不知道怎麼辦纔好，因為每逢別些店員把事情做錯了的時候，他就要叫得去辦好……一切都正

像是這樣啊！他彈着指頭作響，在我面前表示如何地敏捷。不，這市鎮上沒有戲院，但是他不知道，無論如何他到底會贊許戲院否；長老派教堂的地室裏，每月兩次禮拜集會。婦人們都很清雅，而老年的則高興他——她們遇着了一個，她們就很清楚地知道類別呢！是的，他看了許多東西——星期六夜報，一種良好的整齊的內容毫無意義的雜誌，和良好的生活故事。我曾讀過那種任何的故事嗎？……我知道一個晚報上的廣告要費多少錢嗎？我知道這有多少億的銷數嗎？我不知道他很自負他做了一個銷數這樣大而廣告費又這樣貴的雜誌的讀者啊。

他把問題來問我。他聽見我不是基督教徒的時候，他的聲音就很悲慘。爲什麼我要做一個基督教徒呢？爲什麼他的一生從來沒有聽過這樣的疑問？我不祈禱，那是把他的心都擣碎了。

「祈禱——爲什麼呢？」我問。祈禱能夠拯救我母親和我兄弟，或者禁止我父親飲酒，或者拯救我姨母賣淫嗎？」

他把頭向開去——我擡起了賣淫——而且還連繫着我的姨母哩？

「祈禱！我繼續說。『爲什麼我祈禱呢？爲我自己求安逸嗎？爲什麼我要安逸？爲什麼世界

工的人要安逸？爲什麼你要安逸呢？在今日我是不高興安逸的——不，等到世事有個轉變再說罷。」

「祈禱和虔信上帝會使 們轉變。」

「人們平常早就在祈禱和虔信上帝了——然而你是看見我們處於何等的地位喇！」

「我希望你不要相信社會主義罷，瑪麗。你談話怎樣地凶殘啊。」

「我是一個社會主義者——或者還早就是的。現在我正跟聯合工團主義者。我在芝加哥遇着一些工團主義的會員，那次之前，我在加利福尼亞也遇着一些。他們都把他們所信仰的告訴我了。」

「他們告訴了你，他們都是浪人嗎？他們正是的呀！工團主義者就是我不要做工者。我敢打賭他們決不會那樣告訴你哩！」

「喂，如果這是那樣的話，爲什麼有錢的富人不是屬於這一類的浪人呢？——他們不要做工呀？」



他把頭向開去；他又說：

「社會主義和工團主義都會破壞家庭和婦女的貞節。」

「喂，那卻都不會破壞我的家庭，也不會破壞我的姨母的貞節。然而他們都被破壞了。那末，請你告訴我誰是造成那樣的呢！」

我繼續向着他的頸背後談論：「貞節是什麼，無論如何，我都不高興知道！那就是說你不和一個男人住在一塊嗎？然則所有結婚的婦女都是不貞節的了？……這點我想告訴你——我將不讓任何人以我真節不貞節來評論我！你的所謂貞節也是絲毫沒有意義。」

「你是說，你想要你不貞節嗎？」他開始轉過來很慘苦地對着我。

「我是說，我不肯讓任何人以我的身體來評論我！」

我們之間沉默了一回。「我……你會是變壞了，」停一回他開始說。

「許多許多女子都變壞了！」

我覺得很慚愧，因為他的面孔怎樣地苦痛了！

「我很抱歉，」我開始很拙笨地說。「你儘可以高興去祈禱——但是我不。那也不會救助我什麼事。」

他看見我已經改變了。「我能夠對你解釋，」他開始說。「假如你住一二日，我能夠與真實地解釋出來。我們可以在附近這裏的樹底下沿河岸散散步，談論談論，我早就完全想到了——正在並排手挽着手邊走邊談論。我想了許多事情，但是這裏我找不到人談論。我也想你會是——卻又大不相同……你明白我不是在說些隨便的事情來反對你嗎。」

這時大約半夜以後了，他還沒有停止談論。他的希望寄託在基督教。時間真是太短促了啊！救護一個靈魂不過來，但他總是竭盡他的力量來勸我。我們站在車站裏的台上候車的時候他仍然還在絮絮叨叨地談論。他把我的提包送到階梯上，我就回轉頭來告別。

「瑪麗……你將繼續到大學裏去讀書。你記得把你讀完了的舊書送給我嗎？我能夠讀完把東西摘下來……下面這裏一個朋友陷於泥坑裏喲，如果你把那些不再要用了的送得來，那真是惠而不費啊！」

車在開動的時候，我蹣跚地走上樓梯。我的舊書籍！我背着後面。他還在站着，煤氣燈光底下，他的蹣跚的大衣似乎就要從他的肩上滑了下去。鬆了的紐子給線繫着，風括動的時候，旋轉而又飄舞。

紐約是一個新奇的世界。香濃廣泛，漫無人氣，殘忍刻毒。從卡齡在大中央車站接着我，馬車拖着，我沿公園路走的那天晚上以來，我就覺得牠的殘酷。晚上燈光射着馬路，以同射着鏡子上。一樣。我注視外面的馬路和街道兩旁矗立的屋宇，連少許綠色的潤澤都沒有。什麼人住在那裏呢？我很詫異，那裏的東西似乎都非常灰色和冷淡啊——他們都和他們所建造的屋宇一樣。的嗎？我覺得寂寞渺小和孱弱了。這種感覺我保留到後來的幾個月。先前我平常總覺得像個人，一個有個性的人，希望着依據我自己的。一些慾望能夠形成我的生活，但是在紐約我，是愚昧無知，微末渺小，無足輕重的——千百萬裏面的一個，大眾的命運是不管個人的。紐約甚至連我的存在都不知道的。牠也並不關心的。

我必須立刻就要找到工作，因為我的妹妹是依靠着我的，我也須得謀我自己的生活。依着卡齡的提議，我到報紙和雜誌上的職業廣告欄去搜尋，最後發見繪畫雜誌社需要兩個速記員。第二天我寫信去請求一個位置，經過試驗之後，就被錄用了。上午我記錄書評編輯的口述，下午打字，和許多別的女子坐在一間房裏。書評編輯是一個英人，新近纔到美國來的。他是一個自由黨人，並且還是一個富有愛國心的英國人，他自視爲負有打破美國是「同化爐」的印象的使命的。英國人似乎隨時都不肯和人或事相融洽。他是事事物物都在宣揚英國的，他是要美國加世界大戰始終不渝的辯護人。在他是一種敵意要來攻訐美國的，他常常使我覺得立在防禦的地位——好像我生而爲美國人就犯了不少的錯誤似的。一種對他防禦的敵意在我也愈益擴展了，不過由於怕失掉位置的恐懼，我仍然保持緘默。我希望調換到別一個編輯面前去，他們大多數似乎都是很友愛慈和心胸寬大的人。或許這是因爲我需要更接近人，化除我的寂寞的緣故，所以我覺得更接近他們罷。他們友誼的寒暄，我們在客廳裏遇見了他們偶然和我的會話，他們的興趣，雖然是過去了的，在我的生活和思想上，都使我的工作能夠忍受。

我鼓起十足的勇氣，要求書評編輯允許我自己批評書籍的時候，我在這雜誌社做事已經有十多星期了。我看見許多的書籍經過他的手去交給別人。我要來批評的這本書是討論美洲印第安人的。這是小而不甚重要，因此這個編輯後來纔同意讓我去嘗試。我把書讀了又讀，然後寫信給美洲印第安人聯合會的秘書，關於他的工作的一部份我已讀過，告訴我對於這點怎樣的意見，並且同他我反對的一點是否正確。他的回答贊成我，他給我許多反對華盛頓印第安人辦事處的材料，還把他們聯合會的雜誌送給我。我讀過這些雜誌，把他的意見和我的新智識融合成爲這個批評。於是我把牠送給這個編輯，他最初反對，因爲他是那些生性要維持因爲存在了的正統機關或事物的自由主義者之一，甚至還期望隨處都把牠們來彌縫。他要求我的說明，等我把我所用過的信件和雜誌公開出來的時候，他是不好不願把我寫的東西發表——祇不過加以大刀闊斧的削改罷了。

這種事情加深了我的敵愾心。後來我很遲疑地提議兩本剛到的新書，牠應該有人批評，一本是印度國民黨運動史，一本是經濟研究，揭明過去兩世紀英國從印度所榨得的財富。他以驟

斷決絕的態度拒絕，說：

「僅祇書名就夠暴露牠們都是沒有價值，不應該去提起了。」

「我和一位朋友同居，她是高等學校的教員，她說牠們都是很有價值的呢。」我辯駁着。

「僅祇書名就夠暴露牠們都是不合科學的了。」他冷淡地回答說。

「科學的……什麼是科學的？」我抗議說。「你甚至看都沒有看過這些書。你弄來的書纔盡是些名稱奇怪之類的呢。」

他把他的回旋椅子翻過去，等他的背對着我，說：「請你今日下午四點鐘辦好我這裏的信罷。」

我回到我的辦公室裏，十二個速記員一聲不響地在那裏做着他們的工作，不敢存想他們要知道雜誌應該包括些什麼內容。我坐在我的寫字檯面前好久一回，很屈辱怨憤的，厭惡我的工作，厭惡我要學習儲養和發表我自己的思想的時候，而要消磨我的時日去記錄這樣一個人的思想的必要。我四周張望那些在打字機的嘈雜聲裏工作着的女子——能幹的，和我一樣賺

着二十至二十五塊錢一星期，彷彿很滿足的女子，年來去記錄人們的思想，然後又把牠們打在紙上。這樣的生存爲什麼我不能夠快活滿足呢？——爲什麼我要怨憤接受這種生活的女子呢？——爲什麼我要渴望『書評編輯』會忽然暴死在他的辦公室裏呢？

我從工作室走到華盛頓 方場 卡齡的住室裏，我在她那個大的美術家工作室似的居室裏睡在一張榻上。房裏一架大鋼琴，鋼琴上面常常一瓶黃花。時常牠們都是水仙——卡齡她自己就像一盆水仙，高高的，金黃色的，她的頭稍微有些傾斜。她很幽雅瀟灑。她就像她的屋子——大鋼琴，花瓶，淡黑青色的地毯，精緻水色的狹畫架。我感覺了這種屬於她和她的家庭的美，但那一點也不是我的。我能夠了解或欣賞這樣的美，這都費了許多年數的涵養。我不能夠欣賞那種似乎沒有意義的繪畫。一種表現一個男人或女人積極做着事情的圖畫，我能夠了解。文學或音樂也是這樣：那些敘述一個故事的民歌我能夠了解，但是那些古典的音樂，例如卡齡 黃昏時候所奏的，就超乎我的理解以外了。從她那裏我知道歐洲的作曲家有夏平，悲多汶，莫扎特等等。她常常奏着他們的樂曲，我就可以聽出不同了。所有牠們發音，自我聽起來都是一樣。她常常奏着夏

平的一個樂曲。我漸漸知道牠而且愛牠了。對於文學和對於音樂一樣；我要讀小說，一點都不懂風格，結構或作家。詩對於我平常總是漠不相關，因為我不能夠懂得人們爲什麼不肯很自然地寫文章和他說話一樣，而不用音韻。卡齡有許多詩本子，有時站着挨近她的上面放着一些詩本子的鋼琴，她就牠們朗讀。我乾脆就不能夠領略牠們。惟有牠們是敘述一個努力奮鬥的故事的，我就能夠懂得牠們的意義！

我沉醉於這個風趣高尚的並且常常還是思想玄妙和美麗的世界裏，五點鐘我一做完事就到那裏去。然而這所包涵的還有甚於玄妙的思想呢。卡齡不但是——一個對於現代教育富有興趣的教員，她並且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哩。許多人們黃昏時候爬着長扶梯都到她住室裏來。他們躺在寬大的牀上，坐在房子四周的地板上，或是佔着椅子，總祇隨他們的高興抽着煙討論着紐約城市的生活；戲院，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藝術，新作家，愛情，心理分析，哲學，死。他們似乎在環繞着他們的生活周圍找出社會問題來。他們許多都帶着那種美國人，顯然從不肯以他們的感情受到太深了地接觸的輕浮態度，去談論嚴重的事。他們祇是在表面上輕輕地掠過——或



許太聰明了，他們陷在深淵裏而不能自己救拔；因為在紐約城裏，你陷在深淵裏不自救拔，那是怎樣的容易嘛。

我不知道他們到底還是淺薄呢——或者他們還是聰明。無論如何，他們和他們的行為在我以為是很奇怪。他們敏捷滑稽，流利巧妙地回答，使我緘默——很驚訝他們怎樣能夠想起聰明的事情會這樣快速。有時候我說話，他們都面帶着微笑，或者鬨然大笑。有一次我說某人我遇見過的，是一個『斯達底克底什恩』(Statistician)——我是這樣地牠讀音的。他們裏面有一個人對着他們笑的人抗議說：『不要笑——人生很少這樣痛快的事情哩。』等到他們走了之後，卡齡纔告訴我這個字怎樣讀的——但是這種大笑在我心上已經留下了很苦痛的感覺。和這些人每天做一塊，學習些我在學校裏獲得了的純粹形式，純粹乾枯的智識，真是沒有價值，甚至這裏似乎還不很適宜。這些人不把他們書上讀來的東西背誦——他們便把他們周圍的生活表演出來，他們精密地懷疑地比較地引用書籍。

卡齡有時候帶我問她到許多智識份子都隸屬的社會主義的地方黨部去，我很頹喪驚愕。

和狼狽地坐在他們中間。我介紹給他們的時候，他們自動地伸出手來，但是他們的眼睛都望着別人，他們還向着別人說話。或者我就會變成許多椅子裏面的一把椅子了，他們走過的時候一個一個都來握着。我來來去去參加他們的聚會，希望學習一點東西，而他們的宇宙也不過是一個投諸大湖水內的石頭，對我沒有多少的印象。他們給我一種紛亂、萎弱、屈辱，甚至怨憤的感覺。我不知道怎樣去學習他們所知道的东西，他們也沒有時間和興趣來告訴我。他們讀得太淵博了，不知道對單獨的個人必定要從怎樣開首。我不知道研究社會科學的根底，要讀些什麼東西；即使就是我到公衆圖書館去了，我也不知道要些什麼書。他們許多都是屬於那些富有風趣和勾魂動人的智識份子，他們從遠處得到了意識工人化，相信在勞動階級之內潛藏着不小的神祕的力量和智識；一到嚴重時候，就會以社會革命的形式自己暴發出來，轉變世界的外形。這些人，他們真實和我談過，盡力挫抑我要從大學裏求學問的幻想，祇說生活和經驗比書本更可寶貴得多呢。有些知道我的天真的趣尚的，不願看着牠受到貶害。我的確是天真的而沒有一點混雜。當着卡齡的朋友某一個提議：『喂！讓我們都到馬底孫方場花園去參加反對戰爭的羣衆大

會說，「別的人也同意的時候，我站起來即時就去，沒有打聽實在他們最後出發行動還差個鐘頭，那時候我就坐着，很滑稽地談論他們沒能力克服他們妨礙行動的繁雜瑣事。你就是他們裏面的一個的標記，似乎是些心理學上的煩惱，然而我一個人自己終究會成功的，這是可以承認。那時候我是沒有經驗的生手，拙笨而又愚昧，模糊而又怨憤，把『斯達底斯底什恩』(Statistiki n) 說成『斯達底克底什恩』(Statikian)，並且隨便一有暗示立即就行動的。」

我記得這時候我在一家書店裏，遇見一個工團主義者的團員，我們就閒談着。他是一個水手，穿着像一個工人模樣。他有一腦紅頭髮和一雙藍眼睛。我們一塊兒到電影場，後來又在契爾斯酒店吃飯，在一張白色大理石檯子上彼此面對面坐着，一直談到晚上半夜過去好久以後。他懂得許多事情，他到過許多國家。他不談工人階級，好像那是帶着幾分渺茫的奇事。他是工人階級一份子，他談到智識份子就帶着鄙視，而我正在和那些智識份子聯絡。我叫他老紅，他叫我瑪麗。我們感得很自然，一塊兒走着前進。接着次日黃昏時候，他帶上一幅新領結，走到卡齡的住室裏和我們一塊兒作旁晚的消遣。那裏有許多的人，他叫其中的一個婦人做抽紙烟捲，飲冰燒酒。

淡紅茶，客室裏的社會主義者。這一切都是很有趣味的。他開船走了以後，我永不再看見他，就很憂愁。

我把放在我面前的一封信讀了又讀。那是我的兄弟喬治寄來的。牠的內容沒有人能夠告訴，因為我恐怕和我住在一塊的，沒有那個會了解。他們意識到工人階級，我恐怕他們也不會了解這些貧困與愚昧產生出來的事情。他們會說我的兄弟飢餓時候，他如果偷了麵包倒是無罪，但他不應該偷馬，即使就是這樣親切愛他的我，也覺得這樣。

他從牢獄裏寫了這封信。那是一種盼救援的請求。他不解釋爲什麼他偷了馬，也沒有說出怎樣或什麼時候，他不企圖寬恕他自己，他也沒有表示一個字的悔恨。他僅僅說他曾偷過馬，他在監獄裏候着審訊，他需要幫助。

他的信苦悶了我。我想起我最後看見他的時候了——他是一個小孩子在車站月台上一手握着丹，眼睛充滿了眼淚，望着我走開去。我記起在特立尼達那天灰濛濛很早的清晨，我找着

他們倆和我父親做一塊時候的房子——和那些多年積滿了灰塵的地板上的破裂的罅隙了。我記起丹被人家打得背上流血的時候，他的來信求援的呼聲了。自從那時以後，我沒有聽見他的消息——這也就不少年數。他的兒童心靈上成長了些什麼，他的少年生活經過這些年代如何發展，我都不知道。但是那裏熬出來的生活都是很艱苦而又殘忍的，任何事情沒有美的生長的機會。他這樣長大的啊！沒有母親或姊妹的溫情，沒有教育或訓練，祇是很貧困的，並且從他能夠利用他的幼弱的手的時候以來，他就在勞動賺他的麵包。如何情形我不知道——但是起初一定是做一種兒童能夠做的不熟練的工作。然後做孩子能夠做的工作，再後纔做一切不熟練工人能夠從事做的工作。他的精神會變成怎樣，他成了人的時候，他會是什麼一類的人，都是沒有那個知道或關心。或許我父親——是的，但他自己都是一個犧牲者喲。我一想到我的兄弟的生活，我就想到灰暗綿綿的，沒有樹林的，祇是這裏那裏一些蓬鬆的野草叢圍的平原罷了。

他偷了一匹馬。他爲什麼不應該偷馬呢，現在我問我自己了。他需要偷馬纔能過活。他或許是和我一樣——滿負着過分的精力和過分的怨憤，不打倒他的生存的貧窮和絕望是再不能

維持的了。

所有這些後來我都真實地覺悟了，現在我也很覺悟。但是喬治的信放在我面前的那時候，我則不覺悟。這是一種打擊。這種打擊在我的心理上復活的時候，我寫了一封信給他。我信上說：要待貝德麗在學校裏畢業以後，我纔有充分的金錢去幫助他，他不能夠等着嗎；我想送他到某處地方去學習職業，或是盡我們的能力幫助他，他不知道嗎；生活在我也是很艱苦的，而且我一樣不能偷竊，他不知道嗎；除了他在那裏過的這種生活，他不想別的什麼事情嗎；他不能夠有氣力作工，否則就餓死，和我做過的一樣——再勉強支持一個時間嗎？我一頁一頁地寫下去，自以爲正當地盡情傾吐我的苦痛和失望。我有什麼權利應該這樣呢？我寫的時候，有些地方我感覺到這完全是我的責任，因爲我早就拋棄了他和丹。重三倒四我總把我的苦痛寫出來，忘卻了他已經盡夠苦惱，坐在牢獄裏候着審訊竊盜的犯罪。並且他還祇不過是一個孩子。於是我把信發出去，把我所有的錢，和我所有能夠從卡齡那裏借來的錢，全數都封在信裏面。但我不告訴她什麼緣故。

時間一星期一星期過去，而沒有回信。他是否收到了錢誠信呢，我都不知道。我一天一天地在悔恨這封信——這是怎樣地自是其是，怎樣地不了解。等到貝德麗一讀完書，我就要再寫封信給他，或者試着去走一趟。

這是幾星期以後的事情：有一天黃昏時候，我做完工作回到了家裏，我正在翻轉身挂我的大衣，我的眼睛就聽見一封黃色的摺好的塞在門下的電報。我遲疑着，我的手向上伸長，睜開眼睛望着牠，因為這好像和喬治總有些連繫。他已經判決送到牢獄裏去了嗎？我很驚詫。或者尊嚴是給卡齡的罷。我把大衣放下，拾起牠來。上面寫着我的名字，我打開來，讀着：

『喬治今日殺死了正在寫的時候。丹』

我走到居室裏的時候，我又把電報讀一遍，牠們都是些黃色紙頭上的字，字不會是別的什麼，不過字而已，我想。牠們不會是真的罷。然後漸漸地我就覺悟到牠們都是真的了。

那天晚上街市寂然無人，我走的時候燈光照耀着，我沒有哭，也沒有思想，天空都是黑黯的了。那裏有些樹木，哈特遜江黑暗寂寥，潺潺地流着，我睡在面朝下河邊花園的時候，地面的寒氣

和濕 侵襲我的身體。山上面——河邊的馬路旁，盡是些富豪家的華廈第宅……他們平安奢侈地住着睡着……白天他們從未嘗工作，他們的女人不知道工作是什麼意思。我的母親溫柔慈愛；我的父親並不和住着那裏的人一樣飲這麼多的酒……他們的兒子都去讀書……我的兄弟不免饑餓而死亡，我的兄弟……怎樣年青而又怎樣可憐。我們供給這些住在那裏的人們……我們，諸如我的兄弟和我的人們……

幾日之後，一封信從丹那裏寄來了。我讀過一遍旋即就燒了——因為我再不忍看見他的書法，也不能夠讀他所說的事情了。他沒有受過高尚修辭學的教育，他却寫得復清楚簡單。喬治做日工，掘阿克納河碼頭一個市鎮的暗渠的濠溝被殺了。濠溝的兩岸塌下來把他的頸項打斷了，他們把他掘出來，他的口裏和眼睛裏都塞滿了泥土。他們已經把他葬在我的母親的旁邊，他做工的這個公司把五十塊錢給了我父親，算作賠償了他的生命。

信上還繼續說：喬治沒有審就出了獄，因為他太年輕，被他偷了馬的人也勸服了撤回訴



認。喬治於是找到了做日工的工作——正和他從前做過的工作一樣。他收到了我的信，但是永不會饒恕我寫了那樣的信。他在牢獄裏的時候，我寫了這樣的信應該自己是很羞恥的，因為我不懂得什麼，我也沒有到他這樣的窘境；我住在繁華的城市裏，能夠讀書和過舒服的生活。喬治則不能夠。他們沒有那個能夠逃出那裏的喲。

現在他是死了。公司裏把他的生命算作只值五十塊錢罷了。

那天夜裏我通晚都不能睡着，盡力去遺忘，盡力去排遣一切思想離開我去。城市的嘈雜聲漸漸消滅，萬籟俱寂的沉靜，祇給那偶然的汽車聲音和下面馬路上過路的脚步聲音突破了。有一次我哭了，然後我又靜默默地睡着，盡力去遺忘那過去的年代，我離別我兄弟的頃間和我寫過的這封信；盡力去遺忘，丹告訴我說話，喬治怎樣被殺死——和一只老鼠在暗渠裏一樣，拖出來嘴裏和眼睛裏，都塞滿了泥土。那裏，這小墳墓的周圍給衰朽的樁子圍着，墳墓頭上一些小碑記載着死者的姓名，灰澄澄的平原，我的兄弟丹和我的老母親，不，我不想要去追憶……我甯願我的記憶就死亡了。

幾個月過去了，美國也加入了大戰。我被召去參加反對戰爭的宣傳，畢竟我是做過了。但是現在我回憶起來，我不知道爲什麼我做這件事。喬治的想念常常都伴着我，我是很高興任何能夠吸收我不做工作時候的精力和思想的活動。即使我沒有和我的朋友同樣的社會科學的智識，我也是反對戰爭的。

戰爭已經繼續了三年，這是經常都在討論的。加入戰爭，美國是有危險的。威爾遜總統得到被選舉繼任，就在他這句使美國不參加戰爭的口號；我會經聽見過許斯反對他的演說。但我是反對戰爭的。這時候我已經至少是紙頭上的社會主義者了，並且還是許多拋棄黨，純粹因爲威爾遜反對戰爭的口號而去選舉他的社會主義者的一員了。我太愚昧了，太模糊了社會形態和機構，不能明瞭威爾遜或任何其他個人，都不過是比他自己更加強有力的勢力和組織的一種工具罷了。

那時候環繞我的——並且那是在加利福尼亞——都是些比我所知還更少的社會主

義者的團體。我們經常集會在一間小的黑暗的房屋裏，討論戰爭和研究各種問題與社會主義的思想。這間房在一間賭博房的上面，進去可以通到一間比較大的鋪着碎地板的方正房裏，轉角上擺着一架外觀黯淡的鋼琴。接着這裏的一間小客堂裏，有一個架子陳列着各種社會主義者或急進派的，印得很小紙張很壞的報紙，論文和小冊子。討論的題目都是些專門馬克思主義的學說。時常有些黨的份子發起一個讀書會，而我和十個或十二個左右的男女工人都去參加。我記得一次這樣的討論會。我們的指導者是一個相信無神論的，他把整個第一次的黃昏就很堅決不斷地演講無神論，確定宗教之所依據的『信仰』的意義，和科學之所依據的『理智』的意義。我聽着，知道我必須要在這種問題上去受教育，但我從沒有再去與過會。這種脫離，似乎是純粹的私逃，但是這個人講得太長而又把件原事重三倒四地演說；並且因為他在羣衆集會面前始終只有這一套，那也就很討厭。

我又參加過別一個讀書會，這位指導者給我們一些印得很小的活頁講義，要我們精詳地去細讀，讀好再準備把問題提出來。這是一種專門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我不懂得，我也不知道去

問什麼問題。

其他一些小而乾燥無味的人們，常常竊候着乘機來演說單稅制度。選舉運動期間，他們又把我拉去參加他們的工作，我把我的空暇時間都消磨在替他們打字，希望選舉快些完結，我就可以有所藉口很冠冕堂皇地脫離。但我在這個運動裏面學得了很重要的經驗，至少能夠解釋什麼是勞而不獲的剩餘生產了。

我們社會主義者的地方黨部，一月舉行一兩次跳舞，企圖吸收青年工人來加入。我們二十人集在一間方正的小舟式的鋪着破碎地板的房裏。一個城裏的社會主義者律師伴着他的夫人和女兒一道兒也來了。他們都是很聰明和藹的人們。他們的肩上負擔了這鎮上的社會主義者的最重要的工作。這位夫人趁時機烘好了餅子，她的女兒，一位學生，奏着喇叭。鋼琴急促地彈着，喇叭咆哮地叫着，我們就圍着這間房子團團旋轉，盡力做作快活。我和一個中年機器師跳舞，我們跳舞的時候一句話也不說。一個老年的單稅制主張者，他有爲他的主張獲得信徒的特別作用而來的，就是我第二次的同伴，我們跳舞的時候，他談論着單稅制度。

我到過幾次這樣的讀書會和跳舞會，但是牠們都很少興味和美感來把握我。讀書會的指導人，並不知道怎樣用一種對於這樣的研究生關重要的態度來教育。貝德麗僅僅到過一次會，以後就從沒去過。我回想起牠們都覺是黯淡淒涼的喲。

歐洲的戰爭人人都正在捲入漩渦，然而我應該早就知道的——爲什麼這樣一種事情竟是不可能呢，我竟聽不出道理；現代制度的本質裏面戰爭是不可避免。這樣也就是威爾遜把他的反對戰爭的口號帶來的時候，我都十分懵懵懂懂地就選舉他了。

那是在加利福尼亞。在紐約我聽到的就稍微更多一點。我一向知道那些送到前線當普通士兵給砲火轟炸的都是些工人，惟有那些有錢的人纔能當指揮官。我從卡齡那裏和報紙上聽到美國的財政家正在借出大筆的款項給協約國，美國的彈藥製造家正在獲得鉅大的財富，以及所謂這些勢力的結合決不會讓協約國給人打敗。我有一次聽見一個印度來的人在反對戰爭大會上演，解釋英國打德國因爲德國是牠海軍和商業上的敵人，危迫了到印度的航線和不列顛海上的統治。我根據我在學校裏讀過的美國革命戰爭，一八一二年戰爭和內戰的歷史，

也有這種典型的美國人反對英國人的偏見。我對於德國一點都不知道，但是英國我知道是一個吃血鬼和征服者喇。

美國加入歐洲大屠殺的宣傳正在更加起勁的時候，我是反對戰爭遊行演講團的一分子。我從繪畫雜誌社那裏請了幾天假。我們的團員包含些和平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在各處市鎮上開會講演。廣大的羣衆已經給我們號召起來了，因為反對戰爭的感情傳播得很普遍。工人站在工廠門外聽我們。有一次這樣大集會的時候，有人把我向前推出去，叫我對着他們講演。破天荒第一遭我纔站在工人羣衆的面前，他們很肅靜，很高興地聽着我對他們去講些什麼。我曾常常聽過，或在小說上讀過，一個男人或女人突然遇着重大責任，怎樣處置得當，他們演講或行動又怎樣流利和宏壯，直使聽衆忽然變成狂熱地喝采讚揚。好似他們的增高盛名就從那種時會開始。但我不是小說裏的人物，我站在汽車的防泥板上，面帶着驚恐地望着那些仰面朝天的工人。我沒有什麼給他們。我突然覺悟了我是怎樣的懵懂，怎樣的昏憤！講完幾句空話我就走下來。我們黨內的幾個同志散在羣衆裏面無精打彩地喝采，鼓勵我的勇氣，但這是

沒有用處的。有人便走上來站在防泥板上代替我的位子，儘可能地快法把我給羣衆的印象消滅。聽衆很親愛地望着我，但祇不感到興趣。來後許多人一羣一羣的站着談論他們說他們都反對戰爭。我知道他們的意見決不是根據我的演說。

我們經過普麟斯敦執袴子弟讀書地方時候，一些暴徒學生穿着遊戲服裝，盡力轟擊我們的汽車。我們關於停車應付他們一問題起了很激烈爭託，但是車夫說我們都會是要遭逮捕的，並且因為造成了暴動，擾亂治安，還要遭監禁的呢。

「不，他們正是企圖發動暴動呢，」車夫不肯停車時候，有人不同意說。

「這沒有關係，——他們是不會進牢獄的——無論如何，你會想過你是在什麼地方嗎？」我們不停車，於是蒙着很深的恥辱了。我是反對這種戰爭，但我卻最確切不是一個和平主義者。我覺得我能夠站在錦繡衣衫的普麟斯登大學生的夥黨面前，充分地發表我的情緒。

在華盛頓，卡齡和我睡在車站裏的板櫬，因為這個城市給全國各地方來的反對美國加入戰爭的千千萬萬的男女羣衆擁擠滿了。我們傍着千萬的人向國會會議廳前進，而我很深刻

地記得一樁在我成爲象徵的事件。我們前進的時候，一個高個子，胸膛闊大的女人，穿着很雅緻的束身的黑色騎馬服裝，通過我們的隊伍，把手推開路筆直向着我走來。她的面孔很嚴肅，緊張而又可憎，她握着她的馬鞭在手裏就和一根棍子一樣。她走過的時候，她那雙充滿了憤恨的眼睛朝着我望，我就知道她想要拿她的棍子向我頭上打了。在她身上我看出了驅使我們加入戰爭，訂定我們的法律，佔據我們的土地和工業，強迫我們做工，替他們保全在地球上的生存權的統治階級的象徵。因爲她的面目滿帶着可憎的氣色，所以她走過的時候我也沒有一點愛慕。

於是時機到了，當着第一批着暗黃色制服的軍隊向五馬路前進的時候，我從繪畫雜誌社的辦公室的窗戶裏已經望着他們。戰爭宣言發表以後，書評編輯早已非常歡欣鼓舞的了。着暗黃色制服的軍隊運到歐洲去屠殺的景象，使他覺得滿心的幸福。我很激烈苦痛地哭泣過了。因爲我們有了公開的爭論，當日我就從他的那一部調到別一部。這件事起因於我告訴了他一件事實：一個富豪女人卡齡的朋友的兄弟已經到了軍官教導團，同時又根據所謂他有兩個兒女和一個妻要維持就把他的軍役免除。他是一個富豪呢。



『你將在紐約城內找不出一個工人坐在這裏穿着軍官的制服，腳跟套上靴距使他的腳不從寫字檯上滑下去的罷。』我這樣說過。『他們通通都是富豪。』自此以後，我就調開了。

那時候羅伯韓溥棟寫了一封爲愛國心所激發的信給我，告訴我他已經應徵了。這似乎無足輕重——死還勝於他的活着，他或許是很知道呢。

『我希望所有的前線上都把可憐的書記員填上去，』有一次我這樣說過。

貝德麗寫信說她快要爲戰爭做工作了。這我是反對的，但她說一個人必須要替他自己的國家做點事情。誰的國家呢？我問她——這個國家會使她餓死，就和使我母親已經餓死了一樣，會使她變成娼妓，就和使海倫已經做了娼妓一樣，或者還會把她當成老鼠殺死，就和殺死了的喬治一樣。

另外一封信從我的兄弟丹那裏寄來了。他正想去當兵，除非我能夠幫助他。我對於貝德麗各種事情都幫助了，於他則尚未盡過力量呢。

『你一向期許，你對於我和喬治要來幫點忙，』他寫信說，『可是你從來都沒有做過一點』

事情。我想去學做機器師。我又再不能夠困着挨餓。我能夠找到工做，我就做工。如果你不能夠幫助我學習一點東西，我就要謊報我的年齡去當兵了。」

那天晚上幾個鐘頭我都睡不熟，我還要把這個兄弟也去掉，又和去掉喬治一樣嗎？不，這決不能。他是一個還不滿十八歲的孩子。金錢……我那裏能夠得到金錢呢？我的薪水不夠維持貝德麗和我自己，我也祇有和卡齡住在一塊纔能夠生存。雖然還有海倫……我自己能夠這樣賺錢的時候，我怎麼能夠要她去支取她的存款呢？我有什麼權利？我祇能把飲食再節省一點和走着去做工——仍然那還是會不夠。一個女人怎樣去接近一個男人呢，我很驚詫——我又怎樣能夠喲？我定要沿百老匯路去走一趟，學習這些幹那種勾當的女子的動作。但是當我把我自己接近男人的情景繪擬出來的時候，各種事情在我內心都很羞縮，一個女人對着一個男人說些什麼呢？一個女人往那裏去呢？設使一個女人被捕了——或者得了某種病毒呢？於是我就完全不能夠賺這種金錢了。即使我不這樣——假如他們祇給我很少的金錢，那也就太不值得了。我需要更多的金錢，我一定要找富豪人去，但是在何處呢？我不知道要，到何處或者怎樣去找他們。

富人到的地方必定會是市鎮上的燦爛煌輝的屋裏罷……我繪擬着自己走上一個屋子面前的等級上的情景，對着那些看守的女人說，『我到你們屋子裏想找點賣淫的事情』——或是諸如此類的事……但是一個女人帶到這樣的地方去的，一定要有豔麗的衣裳喇……我必須想出別的賺錢方法來纔行喇。

第二天，我盡力設法去借錢。我在那裏作工的辦公室裏的兩個女子拒絕了我的請求，使我覺得很窘迫和羞澀。這些衣衫豔麗的女子，就使我把我的家庭告訴他們，誰又會了解這種實情。貧窮和飢餓都是很羞慚和屈辱的，——你如果要貧窮或飢餓，沒有那個會尊重你。豺狼是喜歡進攻和毀滅牠們的失敗，跛折或傷殘了的同類——人類對我似乎常常都是和豺狼一樣。因為『對於有的人愈加給他一些，沒有的人反要從他那裏榨取一些喇。』

有一天我走到雜誌王筆那裏，盡情把事實告訴出來了。

『你沒有親戚想法子借錢嗎？』

『是的，但是那要費很長的時間。我馬上很急迫的需要錢。』

「你的父母在那裏呢？」

「在阿克納河馬。我父親是那裏的一個醫生，但是等他的回信要費很長的時間。」我撒謊說。「請你收起，這是我的印度手鐲和戒指。你如果不信任我，你可以每星期扣除我的一部份的薪水。」

我正正望着他的眼睛，我的聲調又很坦白誠摯。我以為他要拒絕一個醫生的女兒比拒絕一個不熟練的工人的女兒會更加困難。他想着什麼我不知道，但他考察了我一回，然後說。

『收起你的手鐲和戒指……拿這張五十塊錢的支票到會計那裏取錢去罷。』

那天晚上我就把這筆錢寄給丹，寫信告訴他，要他盡力維持幾個星期。我必定借錢給他，他也一定要暫時找點工作。

我知道丹去學習職業定要兩三年工夫。這些年數，在我說起來就是不能買書，不能看戲，不能聽音樂，一切我所企望的都沒有了。這也就是說我要把我的在大學裏讀書都擱延，因為我不能繳學費呀！但是這都沒有關係。

一個愛爾蘭的女學生，她到卡齡屋裏來，和我辯論一切這樣的問題。我的生活就是我自己。她說：我沒有叫我的兄弟或姊妹生存，我對他們也不負這種責任。假如我真實有社會的覺悟，我就應該要繼續讀書，預備我自己將來做點更完善的工作。對於個人耗費一頃刻光陰，一分金錢，那都是沒有用處的。照她的邏輯的結論，這就好像那費盡了畢生精力而祇能以一文鏰幣捐助給乞丐的人，不能算是仁慈一樣。惟有新社會纔能消滅貧窮，我也祇應該捨身捐軀去做這種運動。

我從來就不能很敏捷地答覆這樣的議論。這種把我和我的兄弟繫牢在一塊的鎖帶倒是很堅強。我已經丟掉了喬治，我定不能讓丹又失去。他們還祇是在兒童的時代，我就已經拋棄了他們。我把這種道理對愛爾蘭的女子解釋。

「你也還是一個兒童，不負什麼責任，」她回答說。

「我祇是在年齡上還是兒童，」我堅持說。『我是覺悟了我要做的事情，一個人覺悟了，他就是負了責任呢。』

時間一星期一星期過去。丹那裏沒有一個字寄來。我寫信給僧，一個月之後，他回答說，丹已經收到了錢。他起初一件一件事情繼續做着，不過他的工作不是固定的。他在歇工期間不能經常挨着饑餓。後來他已應徵了，現在還在教導團。他運到法國去的時候，如果路過紐約，他會寫信給我，並且來看我。

這封信到過之後，我跑出屋裏在街上踱了幾個鐘頭。丹還祇十八歲。現在他把他的生命貢獻給那不能撫養或教育他的國家了。因此我痛恨環繞着我周圍的城市，痛恨這種剝削工人身上而來的財富。我在第四十二條街上和五馬路上稍為停歇了一回，守候着汽車滾滾地過去，許多汽車的消費比我一生所能掙得的金錢還要多着呢。汽車裏面的人們舒舒服服斜斜地坐着，他們的一生從來沒有作過一日的工，他們永遠不會做工，他們永遠不會去打仗。

我不純粹咬文嚼字來記述。我所寫下的都是人類的血和肉。在經驗和覺悟上我有了一種深切的怨憤和苦痛。文字是不能夠抹殺經驗的。

我伺候守望着丹。一隊一隊着暗黃色制服的人們在這城裏通過前進的時候，我擠進馬路

旁邊，探望他們的面目。我想我可以找出他來，那簡直就是等於瘋癲了。然而我還守望着。一隊一隊的前進走過——他的面目沒有發見，或者也計我眼前的霧氣朦朧了我，使我不能看見他罷。常常一排排的褐色面孔和藍眼睛看起來似乎通都相像一樣，通都似乎相像他，我的兄弟一樣——前進，前進，前進，他們的腳踏着無窮的死的步伐。他們前進的音樂在我祇像是死的擊鼓，他們打着的旗幟在我祇像是下半旗的黑旛。我兄弟般的千千萬萬的面孔循着次序前進——饑餓的面孔，青年的面孔，被逼迫着的面孔，愁雲黯淡的面孔。

我希望着。他不會在法國打死去罷。戰爭不會再延長很久罷。或許他完成了他的訓練的時候，戰爭就會終止罷。他是怎樣的年青啊。不一定凡是去的人都會打死罷。我寧肯積蓄我的金錢等他回來，那時他能和我住成一塊，我們就能夠一道作工讀書啊。

時間過去了。貝德麗在學校裏畢了業，而且做了教員。我寫信給僧要他報告，他們到底聽見了丹的音信沒有。我每天回到家裏，就看看消息來了沒有。但是始終一點都沒有得到。他仍然還在教導團嗎？他們由別條路線運往法國去了嗎？時間一星期一星期過去，我心裏常常有什麼東西

在期待着——於是漸漸變成更加黯淡的了。這還變成和憂傷沮喪混和着的了。我覺得我永不能再看見他了。



原书空白页

我正在讀着高爾基的母親。近幾星期以來，我把其他的歐洲和英國的作家都拋開了，因爲高爾基已經把我的整個的注意把握住了。他是一種新的發現。我常常和卡齡談論到他，她還對我解釋許多我所不懂得的事情。這不僅僅是他所寫下來的東西，她說，這還是他的精神呢；她實癡了婦女和婦女與男人之間的親密的溫情。他把羣衆心中對於美的渴求表示出來了。最使我感動的還是他那種對於自由的積極的愛慕。他自己並不苦痛，爲什麼他要選着苦痛這個名詞，我卻不能懂得。我也很驚詫爲什麼從那種最苦難的境地裏，他能夠發揮那樣一種對於人生的積極的態度呢。這也是經常苦惱我的生活上的矛盾理論的一種。我回想起許多這樣的矛盾：這是怎樣常見的事，我的苦痛甚至苦到感到一種要發笑的衝動；喬治的死是怎樣的傷痛了我，竟使我沉默起來，甚至連哭都不能夠；有人曾經還怎樣的說過：一個人沒有戀愛過的便沒有領略過苦痛；沒有受過苦難的人也不會了解幸福的意義；我還想起了工人的國際口號——『全

世界工人聯合起來；你們所失去的祇有一副鎖鍊，你們所得到的卻是全世界。」這些衝突就是  
一些矛盾的理論——我的一生都碰着了牠們，然而我卻又必須去了解牠們。

在喬治被殺和丹投入軍隊裏以後的這些月數，在我不是容易過的日子，因為我自己的良心已經感着了苦痛不安。逐漸逐漸我盡力去排解我自己，使之專心致志於我那時還在每夜去聽的大學裏的講演。我曾經離開過卡齡，獨自住着二間設備完全的小房子裏。整天我都坐在辦公室裏做事，等到工作一完了就趕快跑到大學裏去。日終的時候，我是很疲倦的，然而還要盡力去讀書，那時腦筋是很萎弱的了。對於我父親我簡直很難得想到他，因為我把這堵防禦着往事的堅牆又復開始築起來了。追念我的母親和兄弟，便引出一些苦痛和沮喪。回思我父親或回思海倫也祇引出一些傷感。我的妹妹對於我已經常常像是一個陌生的路人。我的父親——他一定會是那樣的白髮蒼蒼的老年人了；給那些淒涼的墳墓弄得他終夜不能合眼；被那些他曾那麼惡劣地愛戀過的人們拋離；而且至今還在痛恨那個女人，他曾經以他自己的方式愛過的，但是她好像故意要困惱他似的死去了的那個女人；他也還不了解爲什麼他辛苦工作了一

生依然還是貧窮。但我心裏已經築起了一套遺忘的墻城來抵抗他。或許我的精神還是涵育着他；或許當我從夢裏驚醒，騎着注視我的小房子裏的黑暗的時候，那苦惱我的就是罷念着他和我兄弟們的記憶罷。

在我面前，現在擺着一個大學的學位；並且不止於此——啊，那將來還會是一種地位，終有一日更會是金錢和勢力。成功在美國人的心上是刻劃了的。在我的心上也刻劃着了。並且沒有什麼大目的。所有我從大學裏學習得來的東西，許多我從一些朋友或同志那裏學習得來的東西，都祇是加強這種趨勢而已。甚至我所熟識的社會主義者都是一樣。躡升做一個社會主義者的領袖——這樣就是他們許多人的目的。在他們裏面許多是有金錢有名望的男女們，口裏講着貧窮，不公平和羣衆壓迫等事的。他們似乎都是些歐洲偉人們私人的朋友，他們談起俄國革命，好，那就是他們的私產一樣。他們的宣赫的聲名常常使我目瞪口呆。我很驚詫終究我將會和他們一樣的濶博嗎——我能否那樣的有力量來討 左派和右派之間的分別嗎？這或許永遠都不會罷；因為我不過是一個工人，他們卻又有時間去研究理論。這並不是他們比我還更不

忠實些——他們都是屬於另外一個世界的啊！

我感覺得很深切，反應得很強烈，但是思慮得很少。辯論上要駁倒我，這是很容易的。我記得一個這樣的例證。那是大學裏的講演的一個。這位教授風度翩翩，穿着又很鮮豔。同時他又是一個對於南美有重大利害關係的著名的國際橡皮公司裏的顧問。他把亞馬孫地方採取橡皮的故事告訴給我們。我們纔知道那是怎樣的困難呀——我們還知道在這樣的工業裏面，即使就是一天工作八小時都不可能喲！假如這樣的事情實行了，我們國內的橡皮價錢定會增加到怎樣的高貴，甚至祇有使我們少數人纔能買得起一套雨衣呀！然後他就講到那些在沿亞馬孫一帶的可怕的日子之下做工的黑人了——他們並不反對從黎明做到天黑的工作日呢。我毫不思索站起來抗議說：

「我不相信你。我想如果這些人在這種情形之下工作，他們的時間定會是要很短，他們的工錢定會是要多一點纔行。爲什麼你要盡力告訴我們說他們並不關心這些呢？」

「他們並不關心這些，」他言之鑿鑿地勸服我說。「確確實實他們高興這樣。我甚至還會

看見過他們裏面的一個站着，取下東西一舐，就趕着走，十分地滿意。」

「我不相信你，即使這些都是真的，我們應該是爲之羞慚的。」

「但那是我親眼看見過的，我告訴你罷！你評論他們好像他們也是你或我一樣。」

「你怎樣知道他們在感覺着思想着什麼呢——你知道他們的什麼痛苦呢——你能夠知道什麼呢？你相信黑人沒有我們這樣感覺敏銳，祇是因爲他們顏色是黑的嗎？」

「我會和他們同過工作。我看見過他們做事情和容忍『我們』所永不會容忍的事情。他們不會感覺和我們所感覺得到的一樣。八小時工作日在他們是從沒有聽過的：這會要截少他們一半的工資，他們是不會擁護的。」

我氣憤極了，但是我的心裏不能找出回答來。這個在死人的熱氣底下，做着世間所沒有的那樣長時間的工，而又剛好祇夠維持他們苟延殘喘的身體的黑人的畫圖，掀起了我內心的凶暴，我就想要殺人了。任何活着的男人或女人他肯爲人家去要求的，總比爲他自己所要求的更少些，這實不僅使我痛恨，而且使我害怕。我遇着這樣事情的時候，我就看出人類都是些豺狼。那

真嚇倒了我，而且把我心裏蘊藏着的那種想以辯論折服人，說這樣事情是不應有的希望那抹煞了。這種被奴役的定會十分努力自強起來毀滅這樣的事情——一直要等到他們受盡了苦頭，無路可走的時候呢。我的情緒很深切地感動了，當我想起那些黑人的時候，——魁梧奇偉或許還帶一點僵傻形狀的人們，盲目地做着工作，做事的時候注視着大地；或許他們有些人也對着自己談論談論——那不就是我看見了我的父親，或許是我的兄弟，在生存之前一切都是緘默啞然，孤立無援的，一切都是沒人道的，一切都是被征服的嗎……我生而為白人，不為黑人，自由而不為奴隸，這只是機會而已。我相信真理之為真理，祇在牠有普遍妥當性，而不僅僅祇在我一個人的問題而已。

教授們那時能夠使我噤不發言；他們有數目字，圖解，地圖，書籍。抗議就是我的僅有的回答。我方纔知道書籍和圖解有時竟會是不祥的東西，假使牠們在任何種征服之前幫着斲喪人的心靈和使人盲目或乖謬的時候。

那時有一個人皈依到我的生活裏來了一個情人——不但是他之沒有成爲我的情人，那也不是我的過失。因爲我是一個游移，仰慕，紛繁，雜亂的騷亂者呢。他是一個教員而且是聰明人。一個黑色的人，長着一腦白頭髮，一個從印度來的，醜陋而又端嚴的人。他的面上一邊有隻疤痕，一隻眼睛還瞎了。他在我生活的門檻上佇立了一瞬息，我想我常常爲着我都有悔慢的感觸，爲什麼他和我這樣十分的關切，至今還是不可解的，或許是他在流徙中生活太寂寞了的緣故罷；或許是我的要求熱情，要求眷愛，要求一票人來代替我的父親的心思太強烈的緣故罷。而我找了一個這樣好像期許了這些的人，我就不會稍微放鬆我的把握。因爲找是和野馬一樣的原始的呀。

這位印度人到大學裏來講演，我以爲他就是曾經一度到過我在那裏讀過書的西部地方的學校裏來過的原人。他叫做沙打蘭吉特星，後來我漸漸知道他是從北部，並且是從那些信仰就是武力，而信仰又以殉道者的身軀纔建立起來的民族那裏來的；在他自己的一生，他不過把他民族的歷史重複一遍罷了——爲他祖國的自由而鬥爭，而下獄；他還會一度上過絞刑架呢。



他在大學校對着我們講演的時候，魁梧而瘦弱，我幾乎忘記了他是醜陋。他的聲音裏有一種亡命者的沈思，我很驚訝一個這樣醜陋的人能夠有這樣的一種哀訴；他的面孔能夠這樣的鎮靜——好像他已經解決了生存的祕密似的。那作介紹的教授曾經說過他是一個歷史家，他將要來講演印度的歷史。

他講了些什麼，我不能夠詳細記憶——那是他的國家的過去，和現在；顏色和美麗，混和着劫難苦痛，和畫角的聲音。他所說的都很親切地接近我，——其間苦痛得非常厲害；但那和我自己個人的生活又不同，因為那裏有一種為新世界而奮鬥的呼聲。他的聲音吐出來輕輕地觸着我，然而印像又怎樣的深痛喲！我俯首屈躬，手捏着我的坐席的椅臂。他突然地結束了，他的最後的言論顯然說得很空虛；然而牠們仍是一種挑戰：

「你們美國人——你們的制度，你們創造文明的閒暇，建立在別些被奴隸人們的身體之上的時候，你們內心能夠安嗎？這種莽叢的法律，對於你們就是生活的法律嗎？假如這樣，你們就是沒有靈魂，沒有目的的機器。我曾經對你們講過，我們印度人正在積極奮鬥，爭取自由；你們

曾和英國人一樣。相信自由祇是你們自己的嗎？你們的戰爭是爭民主主義的，你們說。我就很懷疑——你們的主義不能推廣到亞細亞去，雖然亞細亞是佔着全人類的四分之三。」

他離開講台，走過內面的廊道，我的四周的學生都站立起來，開始離開這個會場。我也立起來，直接趨向他面前走去。

「恕我唐突——你到過加利福尼亞的他們不讓你講演學校裏罷，你還記得——我把我的通信處開出給你了嗎？」

他的微笑是很客氣的——他曾經有了許許多多的婦女趨奉過他呢。

「我恐怕不記得了……你看這樣許多的學校都拒絕過我去講演的權利。我是一個印度人呀！」

他輕輕地點點頭，想等我走在一邊好讓他平安地過去。

「你是這裏的一個學生嗎？」他問着，看見我不肯走開一邊去。

「我是一個學生。是的。我研究經濟學和歷史。你說過我們美國人都像是機器一樣——沒

有目的；我不知道你是什麼意思。」

他望着我的面孔，客氣的微笑頓然消失了；他或許會很驚訝：一種民族怎樣能夠是這樣的一種東西呢！他們甚至連這都不知道呢。「你竟還不知道嗎！」他說。

「一個人應該做什麼呢？你看，有時候我連思想些什麼都不知道哩。」

「不知道思想些什麼！」

「你不能够告訴我學些什麼……做些什麼嗎？」他站着，望着我，沒有回答我的時候，他的臉上起了一陣特別的表情。

然後他從他的錢袋裏摸出一張卡片。「假如你真正想要——假如你是真正熱切——假如你願意研究的是印度，我就能夠幫助。否則，就不可能了。星期日下午我在家，假如你想來和我談話。」

於是我走到旁邊。他再點點頭。一隻手向他前額上稍微舉起，走進內面的廊道裏去了。我揀着他的卡片，翻轉身望着他走去。他走路很挺直的，不過他的肩膀是彎着的。

我已經知道智識和愛情變成一而二而一的時候，一種力量就創造了出來，沒有什麼能夠打破。

那我是從兩個人——他們都是亞細亞人——那裏學習得來的。他們裏面的一個是沙打蘭吉特星。如果還有能夠調和生命與最終之毀滅的其他的事情，我仍然要去學習。我是愚昧的，而蘭吉特星給予我以智識。我是很粗魯而常常又很乖戾的，他就教訓我粗魯就是危懼，乖戾就是失敗。他是一個危險的人物。他和克西亞斯一樣，思想得太厲害。在他身上我所看到的，反映出一切我過去所沒有的，我的民族的大多數所沒有的；有思想和有人道；那種爲着一切人們的自由熱切的願望，和對他的故國的愛慕混和了起來；把智識用在高尚偉大的目的上。

我在他面前常常覺得卑微——卑微而且很愚昧！那天星期日下午他和我談話，我杯子裏的茶都涼了。在我們坐在裏面的食堂那邊，就是他堆着大批書籍的小圖書室，和一張寫字檯。下午的太陽橫過去曬在上面。這是一間小居室，布置得很儉樸簡單。我曾以爲凡屬有學問的人

常常都是有錢住華美的屋子，僕役供應滿堂的。但是這個人祇有一間很簡單的房子而沒有僕役。他的家務大都是由兩個和他同居的印度學生來操持。

我是誰，過去我的生活怎樣，我的家族在那裏，我在學習些什麼——他的問題一個一個的接着來。我把實情告訴了他——我相信他是我第一個不把找父親是醫生的事說給他聽的。他很高興我的讀書——有什麼目的呢，他問。我卻不知道。

「你在研究英國社會史，」他繼續說。「但是那種研究，在先沒有印度對於英國發展上的影響的研究是不完全的。英吉利的財富始於從印度的劫掠。如果你能夠得到你的教授的允許來研究這個問題的那一方面，我願意幫助你。」

後來他又說：「人人都研究歐洲歷史。爲什麼你不研究亞洲歷史呢？」他問了我的讀書的目的是什麼，我承認我沒有目的的時候，他就說：

「我們印度需要教員——去的教員要是朋友面不要征服者。因爲你沒有家眷，你爲什麼不求些學問準備到我們那裏去呢？」

這個月還沒有終了，我就拋棄了我的在城裏的工作，開始做他的秘書。他正在寫一本討論美國的書，每天上午我都坐在他的小居室裏的窗子面前，把他的手稿用打字機打出來。每天下午我把時間消磨在大學裏，黃昏時候我趕着跑回我那挨近他的家的新房子裏，然後就走到他的住屋裏去讀書。沒有手稿要打字的時候，我上午也讀書，而亘亘長時間的黃昏則是我經常讀書的時間。

佛倫和卡瑪是兩個和他同居的印度學生。佛倫將近二十二歲了，滿負着他覺得強施給我，是很必需的智識。他很黑澀瘦弱，又高又美麗，並且很窮；他很自負他的烹飪能力。卡瑪還不滿二十歲，羞慚得就和處女一樣。或許這是因為他的醜陋，使他這樣的誠懇，這樣的心情溫柔，而且這樣的和藹。我們叫蘭吉特星爲「沙打吉」，因為這是一個尊崇的稱呼。我常常驚疑：如果我和三個美國人這樣親密的住着，不免會有什麼事情要發生了呢。那會是早就不可能的了。然而這裏我住着好像他們就是我的父親和兄弟一樣。或許這就是我所以這樣容易和他們打成一片，而覺得他們是屬於我的理由罷。

我慢慢地愛上他們了，他們必定也會以他們的方式來愛我，雖然他們的行動常常都是有點像逃避嫌疑，而且很有禮儀，就和旁的人們回到他們家裏的時候一樣。惟有佛倫打破了他的尊嚴。要和我來糾纏。

「瑪麗」有一天我在打字的時候，他開始朝着我的背後說。「我想你以為你對於愛爾蘭的歷史是沒有什麼不知道的哩！」

「是的，我是這樣想的呢！」

「喂，那有點太不明晰了！我想你會已經讀過了尼采著的各種東西罷——那不是嗎？」

「啊，不！我知道他所著的各種東西，但是沒有讀過呢！」

「啊……：那你需要一種好好的修養！」從他在牀上躺着的姿式，一隻長腳懸下在地板上敲撞，他立刻就站起來，聳立着。

「自然——如果你覺得是可能夠的話。」

卡瑪趕着來做我的援助。「回去，你這蠢驢！」他對着佛倫叫。

沙打吉在我們背後的聲音纔把這場吵鬧停止。「再要是這樣！你們三人一起都滾滾出這屋子門外去……不要回來了……至少是兩個鐘頭！我有在我自己屋子裏稍微休息一回的權利了！」

我們三人發現我們自己在默察下面凜冽的馬路了。

沙打吉和我坐着的時候，有過很長久的美麗的時間，我讀過的那種書上的大綱都在我們面前畢現。那不是從書上得來的；而是由於走遍了印度的長途旅行得來的。活躍的男人和婦女們，不是奇怪的名字了，在我面前前進；藝術和文學在我眼前高揭出來。我佛宣傳着社會變革；偉大帝國的興起和衰落；敵寇的侵入和民族的混和，接受了他們的風俗和思想。那裏也有高山要塞上的怪異的旗幟和畫角的聲音；美麗的河流，和很早的清晨，日出以前帶着一層柔和的碧綠微塵的荒野。他們的芬芳薰到我的面前，就和野草的芬芳薰到了我的面前一樣。遠處地方起了紫色的霞嶂，黃昏時候牛都回家去，鈴聲叮噹的響，夕陽西下的雲裏散着一天的灰塵——「牛塵」他們就叫着這落日；那裏也有燦爛鮮豔，濃厚芬芳的花草，和幽雅嬌嫩而又像清晨一



樣溫柔的微開着的花苞；婦女們鮮明的裹着的衣裳，和男子們的純潔白淨的時裝。晚上天空都是深沉的紫色，穿着衣衫的婦女們把清影垂在平屋的頂上。

光陰迅速地過去，我們讀着書。有時嚴重的事情，給愛慕牠的人們可以轉變成為美麗的。我很勉強地又回轉到現實來了，看見沙打吉從我面前跨過去，解釋着引證，比較着事實和時期並且指出給我做下一課的新工作，讀書的訓練和更進一步的訓練，他要求着；沒有訓練就沒有什麼目的能夠達到的；我缺乏訓練，必需要去養成。這是很奇怪的，他是這樣醜陋，做出的事情卻又這樣的美呢！

希堆阿理教我的經濟學，每一星期有兩個傍晚來授課，他是一個少年教師，並且是一個回教徒；制慾主義的信仰者，拜倒在「統計學之神」的腳下的。數目字和事實在他都是神聖的事情。如果他不充分的美，那我從他那裏永不能學到什麼東西。但是我學習着而且他所說的大部份我都能夠記得。他很瘦弱，走路的時候，又很溫文儒雅；他的面目是這樣的可愛，為我從來在男男女女裏面所未曾見過；他著一件黑色的印度大袍，緊緊地束着了頸邊，把他的面孔尖頂

似的凸出來。他的聲音和刀口一樣尖銳，他沒有時間去玩那種例如感情或戀愛一類的笨事。他讓我坐在檯子的一邊，他自己坐在對面的椅子上，我們就這樣開始。他覺得在我必須要撕碎任何女性的虛銜，在我周圍建立起數目字的行列，那於將來我去爲他的國家做事，定會成爲我的盔甲。我穿起了這套盔甲，或許有點歪斜，但我總穿起了牠，平常不免留一些能夠窺見他的窟洞。

我常常忘記他在說些什麼，因爲他的眼睛這樣黝黑而又深沉，在牠們底下還有漆黑的陰影。他的黑頭髮映着我們頭頂上的電球發光，我怪想着如果你擦着了牠，或許牠會覺得像鳥的羽翼一樣哩。他把他的頭側面向轉的時候，我在他的面孔的側邊抽着一口氣——不覺驚異印度人竟創造出這樣微妙的美的藝術！

「你不在聽着！」在翻譯中間他把冷酷無情的聲音劈刺進來。

「我……我很抱歉……我正在想着些別的事情。請你把牠重說一遍罷。」

「除了你聽着摘筆記，我們不能夠再繼續講下去了！你不能夠記進這些東西到你的腦筋

裏面啣！

我刻苦地聽着，注視他面前的書，他的長而瘦的手指在書上往返指點，他要停着來解釋的時候纔停止。望着他，時又要思索那是很困難的。他的手指美麗修長而又纖纖細嫩，甚至就和婦人的一樣。我久已忘記了他使我學習的歷史上的時期和數目字了，我久已忘記印度的運河制度，以及過去，現在或許將來的地租制度了，但我將永遠記着他的眼睛，他的頭髮和修長纖細在書上往返指着的食指。

許多印度人都到蘭吉特星家裏來，他們窮究天地間各種的事情。有一個名字叫達爾華星的蒼白少年，他纏着一塊白包頭。他的黑眼睛在朝着一個一個的發言者流轉的時候，就灼灼地發起熱來，但是因爲他的眼睛是這樣的，他就表示不出一點情感來。他常常坐着把手放在下面，慢慢地前前後後地移動。有人在說着他從前未曾聽過的事情，手的動作纔肯中止一刻，他也就好像在思想。然後移動又開始。他是一個學生，常常和一個名字叫球安底亞的歐亞雜種人——半是印度半是葡萄牙的基督教徒同來。

球安底亞比所有其他的人都要漂亮一些，但是他的頭髮也是這樣照得發亮的黝黑。一種刺諷的冷笑常常露出在他的嘴唇上。他是怎樣的高長喙！所以他走路的時候總要彎下一點。他相信少數男人的真實懇摯。但是簡直不相信女人，他的演說充滿了刺諷和扶殺氣慨的批評。

基督教徒，回教徒，印度教徒，塞克教徒，聚合在沙打吉家裏混戰；西方的女人和東方的女人，從一個一個的肢體都詳細地拿來討論。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和民主主義，各種東西都有他的辯護者；上帝是尊崇的，同時又被否認了存在；禁慾主義爲希堆阿理誓死都要辯護的——而球安底亞的回答就說「貓兒吃了七百條耗子，還是要到麥加聖地去進香。」我反對這種向着那些在我看起來不在上帝之下的人進攻，但是球安翻轉來對着我說，空葫蘆裏的豆子會造出響亮的嘈聲哩！好像遇着辯論緊張的時候，他告訴我，他的革命的情緒是不會推廣到婦女的。他似乎視我和我的意見，對他自己就像是一種永續的侮辱。

『大戰』總是呈現在那屋子裏的我們的眼前，我從這些由亞洲來的人的眼睛裏看出來了——這種注視着而於民主主義的辭句總是帶着冷笑的眼睛，有時充滿着失望的眼睛。我

不復記憶那些對於任何派別的說話都相信的人們了。由於他們我慢慢地知道聰明的革命的人物在人們的宰制之下怎樣地能夠忍受苦痛。我想我早就知道了苦痛是什麼，但我自從和他們相處以來，我纔覺悟我真不知道這個字的意義。晚上我離開他們回到我的房子裏的時候，我常常躺着注視黑暗，懷疑着爲什麼幫助毀滅奴隸制度不能算是我的分內的事。那沒有光明了——我太年輕，太愚昧，太孱弱了啊。而且我還是祇有我孤單單的一個人啊。

印度人在沙打吉拿裏一星期一星期地坐着討論，我聽他們的議論，滿帶着嚮引他們自己的歷史和文學的參證，滿帶着很多構成民族意識的經典和格言。他們的廣博的研究和他們的學問對於我的印像是很深的。惟有後來對沙打吉我纔敢去請問他們的經典和議論的解釋。在我們的很早的清晨的散步時候，他就就談論並且解釋着。我們的談話又引起了我們去討論印度人各種生活的形態，和美國人各種生活的形態，連我自己的也都包括在內。

沙打吉把印度人的習慣隨他一起都帶到了美國。夏季的時候他五點鐘就起來，冬季則稍爲遲一點。我在中央公園門口常常遇着他，早餐以前我們總是散步的。春天和夏天的清晨，草木

給露水潤濕了，我們頭上的樹葉又濕氣沾滯着發光。

「做着工作沒有結果或報酬呢？」我有一次向他抗議。「你怎樣能夠說那種話呢？這是不可能——太困難了啊！」

「你說過到我們那裏去做教員，你又不甘受困苦，那你走到我們這裏來，你想要什麼？我們的運動是艱苦而又殘忍的奴隸制度產生出來的奴隸制度的結果——貧窮，愚昧，迷信，病痛，痛苦。這不是你所想的，那麼美麗或浪漫的事情，而是可憎惡的醜惡的事情。如果除了那種之外，還抱着任何奢望，那你就不要走近我們這裏，否則你就會失望，回頭要來反攻我們了。」

「不！我決不會回頭反攻你。但我實在痛恨貧窮，愚昧和迷信。」

「那末幫助我們去解除牠們罷。」

「但是一個總想要看到一個人工作的結果呢。」

「那你就留在美國，專爲着金錢去工作。那你將來每星期或者每月就會得到這樣多的金錢呀！你是十足美國人，並且你有一種下賤的淺薄的人生觀——利益觀念。」

「你要我做什麼——沒希望地工作着嗎？」

「不。這是真的，我們需要一種對於結果的要求——而在印度這更是必須的。但是如果你做着的這種事情夠偉大夠真實，爲求牠的成功而工作，這就是十足的報酬了，即使就是牠沒有成功，即使就是你是很貧窮，而且是繼續的貧窮。」

「我想你是在說你不希望看見你的國家得到自由。你的是一種絕望哲學。」

「啊，不要是我崇拜着成功，我會已經絕望，早就拋棄了我的工作。因爲這是我企圖要完成的，我爲着牠工作，即使就是我失敗了——然而我還知道我是對的。瑪麗——那就是一個人對於任何種工作唯一的原理，那也就是對於人生唯一的原理。你不看見你們那些做過一生世工作的，到頭除了死還是得不到什麼的嗎？你怎麼能夠對着那種事情去談報酬，除了選擇什麼是基本的和真實的事情，爲着牠去工作，即使牠就是不成功也要爲着牠去工作而外，你還能選擇什麼呢？」

「我是人類，沙打吉並且我是青年。我想要人生的事情。惟有有錢的舒服的或者很老很老

的人們，纔能夠保持像你的這種意見。」

「我並不老——我在許多年前，便是在你這樣的年青，我就和你一樣，有過我這種觀念。所以那不是老年紀使我想這些事情。至於有錢人——他們都是給安逸和穩定過分毀滅了的，不會了解我。他們在變成有錢人的歷程中屠殺了不少的人們，並且連他們自己也不免哩。」

「在你的一生，你衣食太豐足了，沙打吉那就是你談精神哲學的理由。」

「我從來並不經常是尼衣尼食的。我也一度遇着過似乎就要瀕着死亡的危機；一個人遇着了那種時候，就會知道什麼是價值。說起來這是老生常談，但是這個就是我們之所以和你一樣盼望着勞動階級創造出一個新世界的理由的一種。你看，那就能夠思慮，夢想和創造了；這樣做了並不會有什麼損失；那就無所謂恐懼，無所謂金錢，沒有絲毫財物的留戀和徘徊觀望了。那就更能夠明明白白地看着未來，不會給其他階級所困執着的財物遺誤了。」

我們在公園裏一塊大圓石面前休息一回，我們頭上就是一棵大樹上疏疏密密散佈着的枝條，滴着露水。他的聲音繼續着，裏面帶着一種誠懇動人的情緒。



『我常常希望婦女也將要爲全人類爭自由而努力工作。她們應該和勞働階級一樣，並且和亞細亞人一樣知道所謂征服是什麼。但我恐怕……』

『阿，我不想，婦女會有比男人更遠大的眼光，這完全靠個人和她們出身的階級。』

另外一天清晨我們走着散步，我記得他告訴了我一篇他曾看過的羅斯坦作的戲劇，『這是很有趣的，』他說。『裏面有一處地方說到心裏必須要有這樣忠實的一種信仰，即使那裏是被殺了以後，都仍然不會拋棄牠，你高興那樣嗎？我也就是那樣的。』

又有好幾個清晨，他幾乎完全忘了我在西前，談起話來好像我是我們周圍一部份的空氣一樣。有一次他坐在一塊圓石上休息的時候，他說：

『我看見了你們國裏的庸夫俗子，攫取權位。我看見他們，勉強地去擔負重任，因此飛黃騰達，就成爲好像是有思想和有權勢的要人，於是我常常就想起我自己的國民了——他們怎樣最能幹而又最有創造力的，都必須屈服在那些統治而又破滅我們的庸俗的英國人的面前啊！把我們的國家一代一代地榨取得乾乾淨淨——裝滿他們的腰包和他們國人的腰包——同

時我們愈益愈益沉淪於貧窮和愚昧的深淵了。」

他聲音裏的熱情，簡直使我不敢作聲，說聲『恕我罷，』那就會像錫鼓在山頂上響着一樣，他的面孔看着很瘦削而又醜陋，疤痕斜在一邊的頰上，就像一個黑色的醫治得不好的創傷，我覺得自己的無力，我也不能以同情去感動他。他繼續說：

「你不知道愛護你們國家的土地那是什麼意思。我——我是一個愛國者。瑪麗——有時——我恐怕我將永遠不回去；有時半夜裏我給我舊時心裏的煩惱鬧醒了的時候，我驚疑着，我的末日就已經到了嗎？那時我就僅僅祇有一種願望——一種熱情——想去踏着我的國家的土地，在我死亡以前去吻着我國家的土地。那樣你能夠了解嗎？」

他講話的時候，他的手伸下去，捏起了一手的黑土。

「愛護我的國家，沙打吉——你的意思就是說那些土地嗎？是的，那我很愛護。我愛西部的山嶺，我愛那些荒野。但是普通一般人所謂國家，就是政府和那些有勢力的統治者們，我不愛他們。我祇愛這大地——是的。這是我們的大地，或者——這終必有一日會是我們的。」

「你是什麼意思呢？」

「我的意思就是指所有我們這些做工、活着，而又受苦痛的人們而言的。牠必定是屬於全體的一——而不是屬於個人的。」

「假如你被放逐了，所有你生長這裏的這個國家都給外國的武裝勢力統治了，你願意去愛牠，爲牠的自由而奮鬥嗎？」

「是的——自然啊。但我決不想爭取牠置於少數有錢的人或集團的手裏，——那些人使我們其餘的人爲他們而工作，很貧苦地活着——並且叫牠做「我們的」國家。現代這不是我們的國家，祇是他們的國家罷了。我們祇有服從他們纔容許活着啊。」

他的聲音慢慢地吐出來。「我想到印度的時候，我不想到各種的階級。我祇想到土地，受苦痛的人民。我初出身的故鄉，甜美的語言，我們的歷史……一切的一切。」

「如果你是個農民，你就會想到地主；如果你是個工人，你就會想到你的工頭了。」

「你或許是對的……你知道我自己就是一個地主。或者過去是的。但是我的土地因爲我

的政治活動已經給政府沒收充公了。」

「你是一個滑稽地主。你們這裏不要有這樣的地主。」

沙打吉深深地歎着一口氣，他慢慢地把他自己從石頭上立起來的時候，他對着我談話，有時候像對着一個他從沒有看見過的人談話一樣——我們找不出接近之點。對於他，我祇是一個生野的，興奮的，沒有經驗的女子。我在他生活裏不過是曇花一現的偶然的事情罷了。他的生活久經世故，他的工作又是很緊強。至於我呢？為被征服的國家的自由而奮鬥，感覺着這種運動的全副重擔壓上了你的肩膀也和壓在他的肩膀上一樣——我不能夠了解那樣的意義。

有過幾次了，蘭吉特疑我去幫助他所參與的運動的能力。他盡力打擊我，要我從他自己所走着的路上下轉去。這種工作對於女子是太艱苦了——無論如何，對於白種人的女子總是這樣的，他說。

「我沒有畏懼！」我很藐視地回答他。

「倘若那個工作是為着爭自由的，倘若你了解你所做的是甚麼，那末你就無論在什麼地

方，無論做着甚麼，那都完全是一樣的。」他鼓舞着說。

「你的理由是很好的！」

「在我看來，這是——神聖的。」

「並且這也是工人爭取自由的鬥爭的一部份，是嗎——我不去幫着參加那種工作嗎？」

「是的，這就是那樣的。但我懷疑你是否會有這樣的力量或耐性來持續。你是十足的美國人啊。」

「不要常常拿着那一點來攻擊我罷，沙打吉。」

「瑪麗——請你就祇聽着我這一次罷；如果你要參加我們的運動，你不能夠用冒險的精神，把牠來玩弄幾個月了事。這是一生的工作，而且這是危險的。參加這種工作必須要有智識和爲主義而受痛苦的毅力——這就是說你一定要知道主義是什麼。在這種運動裏面的人常是像一隻動物一樣地被獵逐着，你永不會感到安全。」

「沙打吉——你爲什麼拼命地要把我驅逐走呢？如果你和你那些其他的同胞能夠忍受

這種事情，我也就能夠。我對於別的什麼倒不知道，受苦我是很知道的，我不很了解你們的運動，這是確實的，但我能夠學習，而且以後我能夠到印度去。假使——這可不會——丹真真實實不回来了……假使他回来了，那可會要多耽誤幾年。」

他把一隻手很溫和地撫弄着我的頭髮，說：「你是一個好女子。」於是我們就笑了起來。

光陰一月一月地過去，這是蘭吉特星，一個從亞洲來的人，一個有色民族的人，他教授我許多最有價值的事。我又沒有學過的事情。雖然許多事情我都是生手而又很愚昧，但他卻肯和我一塊兒工作。可不是，個和人交接起來很有趣味的人，然而他卻和我同做着工作，並且教育我，充實我的生命的意義。他介紹我去參與他的國民的自由運動，並且指示我這不僅是牠的本身的一種歷史的運動，而且這是國際解放鬥爭的一部份——這就是這種鬥爭裏面主要柱石的一個。這不是一種很渺茫的運動。因為我愛他，和我愛過我的父親一樣。我學得了比我從任何別種來源能夠學得到的還更多的東西。

幸福，像一般其他的東西一樣，也是隨着我移轉了。

沙打吉來了。接着那年的冬季還沒有開始他就走了。這祇是環境的緣故罷，他走過去的時候，他留心着我。這或許也祇是環境的緣故罷，我之所以起了感應；他是聰明人，然而他並不利用我的感情，而祇用牠來爲我求好處，這也祇是偶然的機會罷了。

我太愚昧，太不成器了，不能把握着他教過我的一切的事情——和我教過人家的一切的事情的意義，這是一種不幸。自他那裏我纔第一次接觸到一種不變的主義和壯麗的運動——解放一個大陸的鬥爭。我不能夠，或許仍然還沒有把握着牠的充分的重大意義。如果不然，那我講出話來定會這樣的深入，這樣的真實，這樣的使人相信，甚至就是我們美國的人民，帶着他們身外之物的崇拜的都定會來靜聽；靜聽而又認識種族，顏色，和信仰的不同，都祇是和流水上面的陰影一樣，各自供獻出牠自己的一種美。任何種類和任何地方的征服都是有損人類的尊嚴的；而至高的快樂是要站在那些人的一方面去奮鬥——那些或是由於他們自己造成的原因，或是由於我們的原因，不能得到人類健全的發展的人。我定會指出民族解放鬥爭，建立一種

乎奴隸基礎以外的社會的鬥爭，不但是物質的而且是最偉大的道德的人類經驗過的昭示。我定會指出生命本身就是一種光榮的極大的經驗；在這個旋轉着的泥土石塊的球面上，沒有什麼地方除了容納自由之外還能容納別的任何東西。因為我們的生命原來不滿百歲，終不免要死和那些爲我們直接間接地傷殘，奴使或殺害過的人們同歸於盡的啊。

人們對這些事情總是了解得很模糊——甚至他還不十分透澈來表現牠們——和我十分透澈一樣。或者——我祇想着我定會有能力來做這種事情，而不去了解人類的解放祇能憑藉廣大的羣衆的組織和戰鬥，纔能夠獲得。這樣就只是利己主義嗎？

「研究罷，」沙打吉不斷地勸告我。「研究，在對於那種造成你的生活的困苦去作純粹的物質的反抗，和一年一年使你思想和行動能夠依據一貫的線索，這其間是有一種差異的。」

有一次他對我說：「建立起對你的行動之基礎的信心罷。你不要使你對於我的感情影響了你。因爲我是像風一樣——老了，而且必定有一日會是要死的。」

我回答說：「我會常常愛戀着風；牠也常常是我的同伴。」他卻不了解。



我繼續說：『我常常以爲徒有智識而無愛情那是沒有用處的——自然我不僅僅是說個人的愛。我的意思是說對於那些偉大而壯麗的思想的愛。』

『你是對的。我在西方這裏曾經遇着許多的人。如以社會主義者而論。他們許多都是眼光很狹小的。我們印度人談起印度的自由的時候，他們就說我們是國家主義者。我曾經遇着英國的社會主義者告訴過我，他們不願意移轉印度的勞働階級來讓印度的上層階級去剝削。那種論調只是庇護了帝國主義，較之今日一般所存在的論調更是致命傷，因爲牠披上了一件倫理學的外套。雖則他們自稱他們爲社會主義者，然而他們沒有帝國主義者的機器，還是不能統治我們的國家。有時候我以爲這種鬥爭不僅僅是一種同資本主義制度進攻的鬥爭，而是整個亞細亞進攻西方世界的鬥爭。』

『但是還有一個俄國呢，』我抗議說。

『那是一個例外，而且牠至少一半還是亞細亞的。』

『不，俄國的問題與民族是沒有關係的。她並不是別的，不過是一個方在生長的新世界的

制度罷了。那種制度不是東方的也不是西方的。」

現在，沙打吉他曾經做過我的朋友，父親，教員的這個人渺如黃鶴的去了。一個很早的清晨那部載着他到舊金山去的火車開着走了，卡瑪和我都哭泣着。佛倫站着把頭昂得高高地，他是太博學而至於不屑哭了。球底亞把手舉到他的額前表示送別，我看見沙打吉答謝而又停着把眼睛瞪着他的面孔——好像懷疑着什麼似的。這就是我們不能忘情的那些顧盼之一種。希堆阿理離開很遠站着，他的瘦弱美麗的面孔是很愁黯的。他和沙打吉低聲地談着，於是很迅速地擁抱了，他就走回來。他翻身很快地走過我面前。他走過的時候，我望着地下，看見他的褲腳管底下破碎不堪，他的舊鞋子的腳跟已經完全沒有了啊。

那天我就又搬到市鎮上來，開始白天去做我的工作，晚上到大學裏去讀書。現在我所住的地方是一間很小的一頭安着壁爐的房子。僅僅一點點光線都是要從屋頂中間的那個通氣管裏透進來。門上一個小窗戶，另外一個很高的窗戶開着通到別一間房子裏去，通風通氣就從這

裏進來。這是最好的，我說：我能夠繳大學裏的學費，買書籍，而且仍然可以剩下一點錢了。這間房子比之牆頭一個壁櫥還小，那又有什麼關係。橫豎我祇是晚上纔會登在那裏。

城市又復變爲寂寞冷靜的了。沙打吉家裏緊張而又有調節的生活是消逝了。而且消逝了的還有那種時常很高興研究和時常喜歡從新的廚房裏的機器起，一直討論到新式社會狀態各種事情的人們的團體。現在我白天和那些咀嚼着牙根肉，狂誇着他們前夜的「得意辰光」的男女孩子們廝混。「啊，孩子呀！」他們鼓起極深沉的情緒大呼着。有時候我偶然地去訪問卡齡和她的朋友的團體；有時候我消磨一個黃昏的時間來聽一些故事，以最近的革命的，社會戲劇的心理分析的思想來批判每一件事每一個人。

我又在那裏作工的那個繪畫雜誌社的辦公室，是一個愛國者的集會的地方，談到反對戰爭就是冒着被捕的危險。偶有一個字的批評，那個女子就要束着手放在她的大腿上說：「如果你不喜歡這個國家，你爲什麼不回到你從那裏來的那個國家裏去呢？」

有一次我回答說：「我從那裏來的那個國家！我們的國民纔是真正的美國人，在任何白種

人到這裏之前，這就是他們的國家哩。」

「那你簡直就應該捉將牢裏去！」她警告了我，又回顧四周去迎接那種爲她的風彩而賞賜她的讚嘆的微笑。

從辦公室我又直接走到大學裏去上夜課，有一兩個鐘頭很可寶貴的時間，便是和希堆阿理同任他的窮苦可憐的小房子裏。星期六日下午，他總是日光炯炯地坐着教授我事實和數目字的重要和美妙。間嘗有些星期日上午，佛倫卡瑪和我聚會着徧尋中央公園的一角一灣。有時候球安底亞在五馬路殷勤地問我，邀我去飲一杯茶，問我到底至今還相信與否婦女的自由。他的微笑就表示了什麼是他的所謂「自由婦女的」意義。

「你不相信愛情嗎？」他冷嘲熱諷地說。

「這對於那些再沒有別事做的人是很好的。」

「多少比你還更沒有情感的婦女都會那樣說過，後來又很懊悔呢。」

一個深冬的星期日早上，我的門上來了一種輕輕的敲擊聲音。打開門來我就發見達爾華

星站在那裏，眼睛都包蓋了。他走進來，解除他的外套，驚慌失措地就說明他的任務。

「你知道我是一個革命的，可不是嗎？」他開始說，「喂，我來就是爲着這一件事。我曾經盡力想做到一本書的出版，但是所有的出版界都拒絕了，因爲這是戰事緊張的時候，而這本書又是爲我的國家爭自由的呀！」

「你竟寫了一本書嗎！」

「啊不——不是我！我的兩個朋友——他們都不在美國。你能夠幫助我的。」

「怎樣呢？」「你是一個美國人，是不是呢？你能夠叫一個印刷商人來印了，他不會害怕，因爲，你看，你的皮膚不是褐色的呀。」

他再進一步解釋，把稿子指結我看。

「但是你將永不會對任何人提起一個字嗎？好的——你允許嗎？而且你將不會告訴人說你替我做過這樣的事情嗎——沒有一個人好啊！」

他還逗留着把這件事繼續談了一回，然後就離開去了。

接着的第二天在大學校裏遇着佛倫，我偶然地說：

「……這位達爾華星——他祇是一個學生嗎，佛倫？」

「你爲什麼問呢？」

「啊，現在我對於一切的印度人都很驚異——我想在他們的心裏，他們大家必定都會是革命的呢。」

「在他的「心裏」他還不止是在他的心裏呀！他是印度的一個革命機關派遣到這裏來的呀！」

「啊，哈哈！」

「但那是絕對的祕密！絕對的呀！」

「我明白。他現正做著什麼呢？」

「沒有人知道別一個人在做些什麼，而且也沒有人問。我們懷疑那種問那些和他們沒有關係的任何人。」

「我很抱歉，達爾華在我好像那樣一個孩子呢。」

「孩子嗎？他對於他所受命派遣來的任務已經夠老練了。他讀過叔本華和尼采的著作，夠熟練了！」佛倫是崇拜叔本華和尼采的。

接着的星期日，這種同樣的輕輕的敲擊又在我的門上來了，達爾華星走進來，他的包頭在我房子裏的黯淡的燈光之下顯得更加潔白。我宣告我成功了——印刷者已經找到了，這本書也就可以印出來了。一連幾個星期的每逢星期日他都耍走來。這本書印好了的時候，我們將牠分送給所有的官吏和著名的紳士和太太們。

一天傍晚，我從大學裏回來遲了一點的時候，我發現他就在等着。他在壁爐裏生了一爐火，站在那裏望着牠。我走進去的時候，他就把身子翻轉來。

「有什麼問題呢？」我問道。

他必須逃走，他說：假如稍一遲延，他就會被捕。英國的偵探對於所有的印度人都在跟蹤。前天他沒有在家的時候，有人已經到過他房子裏搜查了。那個人的眼睛看着每一件的東西——

那正如在印度的一樣啊。

「我想把一些人的住址留下給你——他們都是散在各國的人的。我不能夠將他們隨身帶走。」

他從他的衣袋裏取出一個錢袋，又從錢袋裏取出一張薄薄的紙片。我望着這張紙片，看見那裏盡是些名字和住址。我記起我所讀過的俄國革命運動的故事了：從前馬志尼也是這樣，從倫敦到意大利遍佈着他的「密語的地室」。美國的革命者曾經也有過他們的密語的地室，從美國直到法蘭西。這裏我是當面遇着另外一種這樣的運動了。

「你能夠把這樣的事情付託我嗎？」我望着我手裏的薄薄的紙片，問道。

「是的。你一定要把牠們收藏。就當是我會遭槍斃，或者就和其他的人一樣被捕了罷。如果這種事情發生了，我們就需要有人來幫忙。否則，我或許恰恰死掉了——我們的人常常都有死亡的，那我們永不會再發見他們了。」

我詳細觀察他。他很年青，然而他的說話，好像「死亡」是一件隨時都必須估計到的事情。



一樣。這就是沙打吉曾經諄諄致意的事情嗎？對於我的兄弟的憶念又回到這裏來了——他們一定會像這個人一樣的活着過罷。但是他們都是工人，永不能從地上擡起頭來的。達爾華不是工人。他曾經過書，自由自覺地挑選着這條甚至就是等於死亡的道路，那樣的生活和那樣的工作，在我看來真是很美的了。

「收起牠。」達爾華督促着，對着這張紙點點頭。「你是一個美國人。你總有一日會能夠替我們幫很大的忙。英國人不能撞動你。你永不能把他們說出來——這不管是有什麼事情發生。」

「不，我永不會把他們說出來——信賴我罷。」

我們於是取出我的兩層夾裏的黑色封皮的日記簿，用蒸氣炙開裏面的封皮。在那兩層之間我們把這些在印度和在世界各地的印度人的住址都塞進去。然後我們又很細心地把那些封皮黏合起來。

「除了這些人之外，沒有那個有權利來佔有這些東西。」達爾華然後說過，他並又把兩個我所認識的人的名字開出給我。他自己在兩天之內，就要離開去——等到那時他會在一個新

的地方了。我把他的住址，和他給我的佛倫的新近的住址一起寫在我的小的通信書上。

他走到門口正要離開的時候，他微笑地翻轉身來，合攏他的雙手放在他的額前，行一個印度的革命敬禮（Brahm Namam）——祝祖國萬歲！他等着聽我的回答，而我帶着笑很拙笨地回答他一聲一路平安。

他走了，我站着注視那本黑色封皮的日記簿。這整個事情原來如此簡單，然而我面前擺着一些人的名字，他們的生命完全操在我的手裏。這種的現實在我站着的時候漸漸地逼着我，然後牠又恐嚇我，使我充滿了畏懼。我想把牠們還給達爾華去——但是他走了，我或許不會再看見他了。我坐下來把牠再三地思索。這却不是快活的——事實上這是一種最苦痛的責任。我覺得我知道這樣的少，而擔任這樣一種責任時又這樣的沒有預備。但是或許達爾華是對的：因為是一個美國人的我不會受逼勒的罷。我能夠拒絕去幫助這些要求我的幫助待我這樣仁厚，學問這樣淵博，而又為他們的國家的自由奮鬥的人嗎？這是他們要求我的這樣的一件小事——如果他們被捕了，代為保存幾頁紙頭。他們是受人宰割的，他們是有顏色的，他們在美

國都是孤立無援而又沒有保障的喲……他們原是求援助才來的……他們是沙打吉的同胞——或者還是他的同事哩。我記起我曾經拋棄過的，我那需要我的幫助和保護的小弟弟了。我已經是自私自利的了，在那瞻顧我自己的驅策之下已經犧牲了他們啊。

然後我把日記簿拿在我的手裏，決定我不再拋棄任何信任我和需要我的人。對於我，印度人變成了我的義務和責任的象徵。他們取得了我的父親的，我死了的兄弟的，以及我至今還不能確定他的命運的兄弟的地位了。

有一天，達爾華到過我的房子裏兩日以後，我又站在桌子旁邊，黑色封皮的日記簿擺在我面前，報紙塞在我手裏。我現在永不會讓這本日記簿離開我的手了。這裏面寫着大學裏的西班牙文和歷史的講演筆記，我常常把牠帶在手臂底下。

我在剛剛離開繪畫雜誌社辦公室的時候，給標題引動了，就買了一份報紙。達爾華被捕了，他的名字在下午的報紙上太肆宣揚，取落我手臂底下的黑色封皮的日記簿，彙集幾件我需要

的東西，我就走向大學裏去聽晚上的演講。我絕對相信可以找到佛倫，因為他也聽了一些晚上的講演。在我知道他會要來的那個教室面前，我等着一直到我看見他走下這個廊道。

「你讀過報嗎？」我們趕着走來相會的時候，我就問他。

「我們必須小心謹慎，這種 Iranzads 到處都是的呀！」他用一個印度的詛咒字眼來指英國的偵探。

我抗議着。「他們沒有權利——這是美國，假如他們要騷擾我們，我們能夠抗議。」

他不禁大笑。「抗議……連你自己都會被捕啊！不，你要和一條毒蛇搏戰的時候，你必定要用一根很長的棍子呀！」

我聽了一堂講演，沒有聽懂一個字。我想回家去，燒點東西來做我的晚餐，盡力到那裏去讀點書。坐着推過許多的演講而又一點都聽不進去，這是沒有用處的。在大踏步向着家裏走去的路上，我買了一小捆的木柴，於是趕着跑，爬上樓梯，走到我的房裏。我打開房門，很惶恐地踏進去——有人正站在我的壁爐旁邊呀！小捆的木柴在我腳下的地板上噼啪響着，這個人也就翻轉

面來對着我。這就是達爾華星啊——他卸除了他的包頭，他的頭髮都剪去了。

「阿彌陀佛呀！」

他很鎮靜，但是他的黑眼睛好像更加黝黑而且更加深邃了。「他們把我帶進地道底下的時候，我就從他們那裏脫逃了……你必定要救助我……如果我到佛倫那裏去，他們將要拘捕他……你是一個美國人。」

達爾華拾起一捆木柴，把門關好鎖上；推着我坐在一張椅子上。他把他的被捕和後來的逃遁都告訴我聽。

「我們的人多數都被捕了……爲什麼而且怎樣我都不知道。」他推斷着說：「美國是在執行英國的命令來拘捕我們。」

「我能夠做什麼呢？」

「我不知道。或許你能夠帶着我走出美國的國界。你有朋友，是不是呢？他們能夠告訴我怎樣地逃走法。」

「是的，我有朋友。我願意到他們那裏去問問他們。」

「假如你能够幫助，請你來告訴我或者留一個條子。我現在要到鎮上一個朋友那裏去——這就是住址。你能够到那裏來。你將會知道我的朋友，他是一個矮而且老的人。請你……不要告訴別人我會到過這裏——不要告訴別人啊。」

我把這個住址寫在我的通信書上，他在兩日前給我的那些名字的底下。

於是我們倆就走出去。他向右轉，我向左轉。

那天晚上，我走到鎮上極開給我的那個住址那裏，將近十一點鐘了。一個小小的老年人打開門。

「你是誰？」他問。

我告訴他

「你想找什麼人？」

「達爾華星。」

大地的女兒

「他已經出去了，還沒有回來。」

「那麼我就寫一個條子好啦。」我寫着這個條子，把我從朋友那裏打聽得來的一切消息都包括在內面，然後封好，把牠交給這個小小的老年人。

再到街上的時候，我就覺得更舒服一些。達爾華假如他照着我的條子，那天晚上就會要離開這個城市，而且在這個星期終了之前，他可以到一個安全的地方了。

行近我的房子門邊，我從有烟的玻璃窗上看出那裏有了光亮——出氣的凸口已經在發亮。或許達爾華星再到我這裏來了罷。我突然地把門推開，我站在門檻上，朝內一望。

妹安底亞正坐在我的檯子前，包捲在他的巨大的外套裏面，讀着一本書。」

「A-rel!」我大叫起來，用一種印度的驚呼。「你怎麼跑到這裏來了呀!」

「你的房東太太讓我進來的。我已經等了一個鐘頭了。」

「這樣嗎!」

「這是怎麼——達爾華星到過這裏嗎?」

「達爾華星」我喘着氣。「你問什麼呀！你不知道兩日以前他就被捕了嗎？」他愕然地直接瞪視着我的眼睛。

「你的房東太太說今天晚邊有一個人到過這裏，她以為那就是達爾華。」

「怎樣的無稽啊！一位朋友來訪過，她定會是弄錯了。」

他注視著的時候，他的眼睛縮成微微的一絲了。

「爲什麼要這樣祕密！你知道我也是一個革命者。你的房東太太告訴我，他戴上一頂帽子，還沒有繫以頭。並且你們是一塊兒出去的。」

「無稽之至，我告訴你罷！一位朋友來訪過，我們一道同到大學裏去了。我剛剛回來。達爾華星剛在監獄裏，他怎麼能夠到這裏來呢……現在我已經工作得太疲倦了，我還沒有吃東西。我想生火燒東西吃哩！」

他仍然站在那裏注視着我。

「請坐」我說，「我來做一杯茶給你喝。」



他微笑着，脫了他的大衣坐下來。

「你吃飯常常都是這樣的晚嗎？」

「是的。在早我沒有時間，白日整天我都做着那種可憐的工作，放工以後我又要趕着到大學要去。」

鍋底下的汽油盤點燃了以後，我跪下在小火爐面前，開始去重新生起火來。球安底亞坐在挨近我背後的椅子上，身子向前傾，火光在他面上照耀。我心裏記念着達爾華星而我又很驚異爲什麼這個人現在就恰好到這裏來了呢。爲甚麼，我還記得，當他送別沙打吉的時候，他是那樣的顏色喲！

「什麼事使你降步到這裏來的呢？」我翻轉肩去問。

「你喲，這是自然的。」

「太離奇了呀——像今天晚上這樣的深夜！」

「是的，我快要離開這個城市，首先就來向你辭行。」

「……那是你的好意，以你對於婦女的意见而論。」

「我……我對於你，沒有像我對於其他許多的婦女一樣的意见。」

「或許還更不好罷。」

「啊，不——十分相反。」當他笑着跑出來在我肩膀上輕輕地拍着的時候，他的聲音是很愉快的。我覺得他伏在我的背上；我早就已經感覺到他是房子裏。在他身邊常常都有些什麼氣味的痕迹……或許是真的快要離開去了——那就是他所以到這裏來的緣故罷……可是達爾華又曾經告訴我，他們所有的人現在都被捕了呢。

「你到那裏去呢？」稍爲翻轉身，立起腳跟我就問。馬上我又把這問題忘記了，因為火光照着他那發閃光的腰帶上的鈕扣，我的眼睛緊釘着在那上面。從前我曾在那裏坐着正和這時一樣，並且看過那腰帶上的鈕扣呢！上面就是他的面孔，這樣怪熟悉的，高出的前額，寬闊的肩膀，向前彎傾的臉。他的周圍有一種什麼氣味的微弱的痕迹——或者這是從火裏的松節上發出來的嗎？

「你的腰帶鈕扣——那是銀的，鑲着紅和綠罷，是不是呢？或者那就是火光嗎？」有些憶象在糾纏我了。

他彎下來很挨近了。

「你竟對於我的腰帶鈕扣都很感受着興趣嗎？」

我坐着反轉去向上面注視他，聽着我的嘲笑聲調回答：

「我對於你任何什麼都不感覺興趣啊！」

但是，甚至在我嘲笑他的時候，我心裏早就有幾分萎弱了，我昏亂起來了。

他的聲音接近我的耳邊，並且這是在說，「你十分確定了你是不高興嗎？」他的雙手很柔和，很堅定地抱着我的肩上，然後又很徐緩地沿着我的手臂溜下來在一種溫暖的，戰慄的緊握中捉着我的手。他用一種敏捷的，亢奮的動作把我拉向後面，等我的頭靠近着他，他的嘴唇壓近着我的。

「爲什麼你對我撒謊呢？」他低聲耳語着。爲什麼？「瑪麗……把真話告訴我罷……達爾

「華到過這裏嗎？」

我急急一推。「沒有……讓我走罷！」

他站起來，很堅定地把我拉開我的脚下，仍然從後面很猥褻地把我折成虎頭鉗式地捉着。

「瑪麗……告訴我。」

「讓我走罷，球安你聽見嗎？」我盲然恐懼地急急一推，因為我歡喜他，我的血管裏的愛慕，久已給羞澀壓住了的，開始在和我的內心決鬥。他緊緊地握着下面那些說話：

「瑪麗……親愛的……你愛我，你不愛嗎？瑪麗親愛的！」嘴唇都是熱烘烘的了。

「球安」我盡力掙扎想擺脫我自己，眼淚壅塞了我的咽喉。他後面的椅子砰然一聲倒踢在地板上。「球安」……「請你……放我走罷……」但是他的手臂不肯放鬆，他的雙手並且在一種很熱烈的戰慄的環抱中緊握着我的。當我感着這種戰慄的時候，一種盲目的恐怖籠罩着我，有些東西接近到我的喉嚨邊了。他很快地把我旋倒在他的手臂裏，他的鉅大的肩膊壓着我的上面。「不要！」我的聲音悶住了。「不要……你看……」我的心不復能夠思索了……

我盡力掙扎，喘不過氣來，我的腰間繞着一種寒冷的可怖的顫動。使我冰凍似的寒冷！房子變成旋轉模糊的影象了，時而又清明，時而又旋轉。恐怖……黑暗的陰影，張着飛鳥的雙翼，猝然攫住……他把我帶在他的手臂裏……他的嘴唇和火一樣的熱烈……他的身體自己已經倒在我的上面了。

他在繞着房子走動，火燄的光芒照着他的黑黝黝的頭髮。我翻轉面去對着牆頭。他坐在我的旁邊，溫柔紆徐地搖搖我的肩膀。

「你爲什麼那樣的狂叫瑪麗……走前來……我就走。」

「滾呀！」

「自然，你不是要我走嗎？」在他的聲音裏有一種勝利的陰影，微笑的暗示。

「今天晚上我不能過了……我很害怕。」

「走前來，走前來！不要哭得這樣啊！」

「現在我明白你爲什麼到這裏來了！」

「不，不，我對你賭誓。我是來辭行的。但是你對我譏諷嘲笑……關於達爾華星的事你又說謊！」

「關於達爾華星我卻不說謊！」

時間一秒鐘一秒鐘自己啞啞啞地過去。

「饒恕我罷，」他懇求着，把一隻手越過來抱着我。「饒恕我罷，瑪麗……想想看……你……  
……饒恕我罷。允許我將把牠忘記罷。你將永不告訴人罷。」

「忘記牠！不告訴人！我爲什麼不告訴……我一點不羞慚。」

他立起來走開去。他的聲音傳到我的面前了。

「你一定不要告訴人。這在我的工作上會使我受到損害……你知道我們的人怎樣重視這樣一類的事情啊。你聽見嗎？」

「我聽得太熟悉了。」

我立起腳來，對着壁爐站着，我的背向着他。

他又在開始說：『你讓我來幫助你嗎……這間房子怪窮苦可憐了……你一定要有一間比較好的。』

『我不想要你的幫助呀！』

『我看我沒有理由不來幫助你……我總比你更多有一點錢。』

『你想要把我變成娼妓嗎？我覺得早就有幾分像了。』

『什麼！我僅僅祇想把你當一個同志來幫助。』

『那你應該在早就把牠提出來……而且就是那時候我也定會拒絕的。』

他很不安地在房子裏踱着，又在屋角上躊躇一回。我聽見他把汽盤上的氣門關閉。於是他的回轉身，停在我背後的桌子邊。

『我在離開以前我還要來看你。我還想警告你，誠恐你會用任何方法去幫助達爾華星，當我聽見他到過這裏的時候，我竟一直等着你回來家裏。』

「你爲什麼不肯說達爾華星到過這裏呢？」

他又沉默起來，好像在思索一樣，然後開始。

「你沒有權利做作這樣苦痛……拚命使我對於這一切都要負責任。回想回想你所說和所做的事情罷。你要求我住着——我不是一個傻子！而且你的對着我爭鬧祇是一種虛偽欺誑，你都很有知道。你是一個剛強的婦人，但是你突然地會變成柔懦的——那是爲什麼？你早就能夠驚呼——你又爲什麼要突然地叫喊！」

他的言詞刺入我的內心，很深切而且很苦痛。因爲給差澀的感情操持了的我，不免使相信牠們。我不能夠應付他，關於這樣的事情，是不能完全忠實和公開的——這是太令人震驚，太令人羞愧的；我不完全理解牠們的真實。我給羞澀和不誠實斲喪得太厲害，使我不能對於性的問題取一個光明磊落的態度，應付任何環境。這很容易使我覺得罪過，因爲我相信，那種常常使我苦惱的慾求，便是我的罪過。現在在他和他的強暴之前，我不能夠承認任何程度的責任，即使有時他的言詞部份的還是真的。我以爲沒有那個行爲端莊的婦女會感到性的要求的，沒有那個



行爲端莊的婦女會對牠肯承認責任的呀！這樣的意見早就成了我幾年來的思想上的模型。我自己想成是完全誠實無知，想成是絲毫不能負責任，這總比較更加愉快，更加冠冕啊。何況，即使我就故意說點不公道的話來抨擊男人們都是滿不在乎的。

現在距我和那天晚上經過這樣久的時候，我知道這種事情要是沒有我自覺地或不自覺地允許是不能夠發生的；如果在我對於他的男性沒有那種不自覺地感應，他也是會同他來時一樣平平穩穩和地離開我的屋子的。如果我還祇是十二歲，那遠可以說是被強制了；但我是那樣兩倍以上大的年紀。慾求使我的精神感着壓重是有好些年數了，而我一味地抑制牠痛恨牠。於是這個人來了，頭髮又光亮又芬香，五光十色的腰帶紐扣在爐柵上照得發亮。他是獸性十足的。這樣的一個人，他是能夠從幾句嘲諷的言詞，一瞬眼睛的流盼，一些手勢的表情和一種不言的含意，便預先揣摩出婦女的心思的。但我是太不誠實了，甚至連我是一個被動的共同犯都不肯承認。

「這是謊語！這是你的人面獸心！」

他站着注視我；無精打彩地微笑，好像對於婦女的欺詐和矯飾正在詫異。

「你常常誇稱你是一個自由的婦人……現在你行動倒像一個天真爛漫的渾渾噩噩的小女孩子，而不是一個婦人。」

「我想我應該發笑——和你一樣……因為你向我進攻呀！」

「我是不笑！但是你知道你自己常常都在嘲笑我。你有什麼權利向人挑釁，後來又責備我接受挑釁呢？」

「假如你不高興嘲笑，便不要站在我面前。請你馬上走開去，和和平平地離開我。我是厭惡——厭惡人生和你。我不想要活了！」

「瑪麗……我很慚愧……不要哭罷。我願意走。你不瞭解嗎……所有我所要求於你的祇是你必須永不要把這件事告訴任何人啊！」

「假如我是受責罰的，爲什麼你要害怕呢？」

「怕——我倒不怕。我祇不想以這樣的事情妨礙我的工作。」然後我們接着一陣長久的

沉默。

「好罷。我就允許不告訴人。」

「一個人都不嗎？」

「一個生魂都不。我允許了。」

「你爲什麼竟是那樣難堪的神氣……瑪麗……我想再要停留幾天。」

「謝謝！我很能夠照料我自己。喂……你還不走嗎？」

我的心裏和聲音都感着苦痛。他抬起他的外套，一言不發就走了。他的頭也不回顧。他的腳步走下扶梯，忽然又停着好像躊躇似的，然後又繼續。我對着門猛力一衝，盡力壓抑那不能遏止的悲楚的哽咽。這些事情即使就是在兩人想念，兩人悔悵的時候，都是不堪回憶的……這是不美麗的啊！外面的門開了而又輕輕地關上。不……不……我不能寂寞孤獨的……如果要使我離家索居，我寧肯死的。我蹣跚地走下扶梯，踏出街上……開始去訪人，但是終而又停止了。他正在走過這個街市，弧形的燈光照着他的黑暗的影子凸出在雪；他的肩膀走路的時候彎

着，寬闊的帽子壓在他的眼邊上。

我翻轉身，又蹣跚蹣跚盲目地走上扶梯。我的房子中間擺着一封信……這一定是從他的外套上落下來。我很機械地拾起來……這是寫給某個女士的，背面還有球安的回信地址。我翻轉身把牠放在檯子上。但是……檯子上擺着……錢呀！五十塊錢的鈔票呀！我注視着鈔票。這樣他就安慰了他的良心……他付過錢了，和他要付給娼妓的一樣喲！我昏迷呆了，把鈔票放在他遺落下來的信的旁邊，於是我自己倒在床上。把我的頭埋在枕頭裏去排解遺忘。或許我立刻就會驚醒起來，發覺那不過是一場幻夢罷了……幻夢發生得這樣快，但是好像永遠還在持續着。

不，這不會消滅……這不是幻夢！火息了，天寒冷。這完全是遲……太遲了。時間這樣一點鐘一點鐘挨着過去……出氣管在房子中間搖動。我立起來，消滅火焰，然後再把氣通開來……現在牠能夠繼續下去，或許清晨來到，我就會這樣沉沉地永眠，不管前途怎樣了。

「她是一個小傻瓜，讓氣管留着打開來！」我的房東太太的聲音從某一處地方傳進來。「假如窗戶不是打開了，她現在會已經死了……躺着那裏……衣裳不脫……椅子翻倒……」

這種聲音延長下去。一種惡心的煤氣味道充滿了我的嘴裏和鼻孔裏，我看見隔離此地很遠的一間很奇怪而又很特別堅實的房子，輪廓，兩種深沉的聲音正在談論。一個着白圍裙戴白帽子的婦人伏在我上面，她的面孔似乎帶着一種嘲笑。「翻過來！」我在拚命舉起我自己的時候，她命令着，我痛恨她，因為我要去服從，因為我出生在這世界裏又是這樣的殘忍無情。我已離開了那生存就是一種有拍子的啞嗒聲音，一種等待，等待某種事情發生的地方。現在那已經發生了，而我也已經送到了這裏，在這大地上供人當作試驗……有人在把我作試驗，我畏縮退後的時候又在嘲笑……有人站在一些地方注視，嗤笑，辱罵……為什麼他們要這樣辱罵……對着嘔吐……那也是試驗的一部份……在我上面那為什麼這樣慘白無情……從前那本是很奇異地歡欣的……但是這樣一種苦痛的等待，和一種永沒有休止的啞嗒聲音……人們正在對我作試驗，看着我將要怎樣……針在這裏刺戳……歡樂和苦痛……喧笑……人們又把我

送回到這大地上再來受磨難了。

我在醫院裏睡了三日。醫生走來總是說着千篇一律的問話，「喂！今天早上我們好了些嗎？」的時候我就翻轉面向着牆頭，等他離開。

寂寞孤獨……喬治常常總迫隨着我。沙打吉已經走了……我不很知道去幫助他。那好似我永遠都是寂寞孤獨的。至於那些人們，我的新的兄弟們——兄弟們行動都會像球安底亞一樣嗎？

爲什麼我要永遠寂寞孤獨……海倫曾經說過……「爲什麼你無論如何還要愛惜你自己呢？」這些說話在我的心裏跳躍。在球安底亞面前哭泣，我怎樣痛恨我自己啲……儂子那我是……爲着的一種純粹的肉的事情……這樣一種屈辱啊！爲什麼我不能夠行爲像他行爲的一樣……笑着付給他些錢呢？還有那種給女人的信——或許有人就和我一樣；或許還有許多這樣的人哩。他曾經笑過而且要我負責任……爲什麼他們又把我送回到這大地上來啲？

噴笑……我也會要笑了。他們把我來做試驗，要看我怎樣能夠笑……我怎樣能夠笑……爲什麼我要因爲一種純粹的肉的事情受着苦痛呢？對於男人們我要說：

「來罷！來罷！現在我去了。但是或許我能夠把點錢來幫助你呢！然後我就留些錢擺在櫃子上走開去啊！」

早上七點鐘的時候，一種敲擊的聲音在我門上響着。那就是我從醫院裏回到我的房間裏接着的這一天。敵擊聲音第二次傳來的時候，我很疲倦地聽着。這或許是達爾華罷……不，他走了……而且他敲得很輕地。

我很疲倦地站起來！打開這扇門。外面，直攔着門口站着的不是達爾華，星而是一個短而且強壯的人，戴一頂黑色圓球帽，斜歪在一邊的眼角上。他的牙床很險峻，他的臉上的表情怎樣的凶殘，所以我的心給恐懼嚇得停止了跳動。我很自然地向後退去，用力把門闔上。但是這個人已經把隻笨重的靴子攔入了這扇門和門檻之間，強迫把牠打開，我便恐怖地走進去。

「你一定要跟着我來，」他宣告說，從他的袋裏取出一塊金屬的徽章並且指示給我看。一個包探呀！

「我……我……我不能夠。我病了。我沒有着衣裳。我還沒有吃早餐。」

「你一定要跟着我來，否則我就拉你去。我在外面待著你等好衣裳，」他把門在他後面關上的時候，我站着，震嚇得驚惶失措了。

「你還沒有準備好嗎？」經過幾分鐘之後，他的聲音就在狂叫。

「再多等一分鐘。」

我想到黑色的日記簿了——不，我不敢把牠帶同我一塊。

「你在做着什麼呢？這足夠久了呀！他撬開門來，站着敵視我。『走出來！』我探手把我的帽子和短衫取出，他站在一邊讓我行走，然後捉着我的手臂，曳着我下扶梯。我不覺得他的沉重的手指捏入了我的手臂上的肌肉。因為我已突然想到了我的錢袋裏的通信簿上的兩個名字——

——達爾華星和佛倫。



在地道裏我打開我的錢袋取出這本通信簿。包探的小而圓而又無情的眼睛時時刻刻都在很懷疑地追望，我則惶恐地把他合上。神經錯亂似地我把牠啣啣塔塔地開了又關上，關了又打開……然後開始計算我的錢，一遍兩遍以至於無數遍——一元五角五分，一元七角五分。一元又……這個包探變成很厭煩的看守着，翻轉身注視那些進到下面市鎮上車站裏來的人們。……在他，他們好像都是可疑的人物；照普通原則他們有些人無論如何會是要被捕的。我趕快揭開這本通信簿，撕去有那兩個住址的頁子，等到這個人轉過他的無情的眼睛向着我的時候，我便把這頁紙塞進口裏，嚼成泥漿吞沒。

「咄，咄！」這個包探豬樣的聲音狂叫，他的眼睛變成更小更無情的了。

離開地道，他又捉着我的手臂，把我向頂上的朝着大道的一層樓上推去。我們乘電梯而上。他把我在他面前推進頂上最高一層的小小的候審室裏。房子裏經過門上的橫檔透進來的光線是很灰黯的，我們等了好幾個鐘頭。別些囚犯也都帶進來了，頸項牛樣的包探跟隨着，他們也坐着在等候。黯淡的小房子裏的沉默，祇給一個囚犯用靴子踢着地板和矚矚的蒼蠅飛躍撞着。

天花板上的聲音突破了。我很畏懼地恐怖地坐着等候。

內面的一扇門最後打開了，我給人領到下面的一間內廳，走進一間長房裏。在房子內遠遠的角上一個鐵面無情的乾涸的小人，嘴唇很薄薄的坐在寫字檯後面。他背後的牆上挂着一幅美國的大地圖。房子的另一邊靠牆放着一張檯子，三四張椅子環繞着。我就坐在這個小人的寫字檯面前的一張椅子上。

我把我的名字，住址，家世和國籍都開出來。不，我不是德國生的，我的父母也不是的。千萬確的。我父親是印度人的後裔，我母親却是土着的美國人。印度支那來的印度人嗎？不，美洲印第安人。我認識任何印度支那來的印度人嗎？除了前年一個老年的印度教授和幾個到他屋裏來的學生以外，我是不認識什麼印度支那來的印度人的——當我回答的時候，我的聲音是很微弱的。幾月以來我都不曾看見他們了。是的，我是十分真實，現在我沒有認識印度人。偶然憑機會不有一個達爾華星嗎？一個什麼，我反問着，我的心在我的耳裏鳴鳴地作響。這個人含糊帶諷地把這問題重述了一遍。

「不。」這個人望着我，很輕蔑地微笑着。

別的一個人走進來，坐下，聽着。一個人有時候問一個問題。在這角上還有一個紅面孔的人，很像一幅塞得飽滿的香腸。他的兩隻手深深地插進他的褲袋內。他把一個問題岔進來，打斷這個坐在寫字檯背後的人，我很快而且很惶恐地翻轉面去——他說話完全帶着一口英國人的腔調。我坐着注視他。他是一個鉅人，一腦黑頭髮，外貌有點像猶大人……或許就是佛倫所說的那些到處佈滿了的拘捕了許多印度人的英倫包探中的一個罷。自從那時以後我就打聽出他真是 C.I.D.（印度彭哥爾秘密偵探部）的機要包探的一個。他的腔調和他的態度更加充滿了我深切的恐懼。這樣就是沙打吉所說的這種運動是很危險的罷。應該怎樣去應付這樣的環境呢——我向來都沒有被捕過，向來都沒有到過巡捕房或者秘密偵探部。人們在這樣的環境之下怎麼辦呢——秘密偵探部會嚴刑拷打，這是真的嗎？——幾月以來我在報紙上早已聽過而且看過這樣的故事。我環顧四周的人們的時候，恐懼愈加擒住我緊緊地了。怎樣地沒智識，怎樣地不明瞭，怎樣地少經驗啊！

另外一些人走進來了。我房裏的一切東西都搬來了——我的書籍，我的衣裳，甚至我的靛靛了的洗衣機器。我默默無言地注視他們。他們把書籍聚成一小堆——我很恐怖地看見那本黑色封皮的日記簿也在裏面。我最初的衝動就是想走近櫃子面前，把牠搶出來，絕不讓他們從我這裏把牠取回去，假如他們要來強勉地爭奪，我就和他們鬥打，把牠撕成粉碎。但是我看見這些人四面站着——我要走到地下去，那還須要經過許多層的樓面。然後我便記出人要是被捕了，是有權利請律師的。

『我要求要有請律師的權利，』我站起來，說。

這些人彼此對着互相微笑。檢察官——答的時候也在微笑，『啊，這祇是一種小檢查，羅澤士女士——你不是被捕哩。』

『你們根據什麼權利把我的書籍和衣裳都搬到這裏來呢？』

這些人再三地微笑，當着檢察官說話的時候：『正要看看你是什麼類的人呢。』

『我要求要請律師！』

「你沒有權利要求任何東西啊！」

我是一個囚犯。於是這種檢查就開始：

「羅澤士女士：你抽煙嗎？沒有回答。你咒罵嗎？——這是一封信，在這裏面你用「遭天殺的」這句話更加放肆了。」他把我的私信正在讀下去——他們偷出了我的郵件呀！「你是屬於什麼教堂的呢？啊——你不是一個基督教徒哩。那末你信上帝嗎？不你信仰什麼，年輕的女人嘍！你的宗教是什麼呢——你是一個「若耶」教徒嗎？」

「我沒有宗教——際非幫助那些爲自由而鬥爭的人們。」

這些人交換地瞟了一眼。「我想是這樣！」這個檢察官含譏帶諷地大叫，他的嘴唇縮成一根薄而難堪的線似的。

他拾起一張卡片——這是佛倫給我的，一個印度人的舊像，上面的人曾經嘗過許多年的鐵銜風味。在這上面寫了這句話：「Brande mataran」——印度人的話「慶祝祖國萬歲。」

「誰是你的朋友 Brunde mataram 呢？」檢察官很懷疑地問。

我不回答。我的眼睛朝着那堆日記簿也在裏面的書籍迴環地瞭望——那裏人們的生命都寄託在這裏面的。

「這是一封信……牠怎麼會落到你的手裏呢？」

我朝上望着，看見……這封信那天晚上球安底亞遺落在我的房裏的呢！原來那是放在櫃子上的……這不是我住在醫院裏的時候，他們就到過我的屋子裏嗎……是的，那就是的……那天晚上以前牠就不會看見了。

「我不知道牠怎麼會落到那裏。」

檢察官拿着一張五十塊錢的鈔票在他手裏飄揚。「這些錢是你的嗎？這是放在信筒旁邊的哩！這樣你真沒認識印度人啊！」他在我眼睛面前搖擺着這封信和這五十塊錢的鈔票。

「我不認識印度人呀！我的聲音說出來怎樣的壅塞啊！」

「對於這還有更多着的呢，」一種聲音很急促地在說，我朝上望着，看見另外一個人緊挨

近我的肩膀站着。檢察官已經走近我面前，彎下腰去了。

「你會經住過醫院，羅澤士女士……好像是由於中了煤氣。前一天晚上兩個印度人還來看過你。現在你記得嗎？」

「我不知道你在講些什麼鬼話。」  
他生氣了。

「我願意進一步來幫助你的記憶——一個是球安底亞，現在你還記得嗎？你的房東太太把一切的事情都已經告訴了我們，爲什麼你房裏的椅子竟倒翻了，爲什麼你竟完全穿者衣裳睡覺了。」

我把我的脚立起一半……那天的晚上……倒翻的椅子……打鬧金錢……責任……煤氣……亘亘的長夜和永不停息的啞嗒聲音……

檢察官彎得近了，很用心地注視我。

「讓我一個人罷，你讓我一個人罷！我是很疲乏的呀！」我大聲叫喊。

「爲什麼你要企圖殺死你自己呢？」他捉着我的手臂。他們將要怎樣處置我呢……一種呼喊快到我的嘴唇邊了……但在呼喊出來以前，一種記憶又復湧上來了：這是一個很早的清晨，沙打吉和我在中央公園一塊大圓石的旁邊曾經休憩過；樹上的枝條帶着露水發光的葉子，飄在我們的頭上。我會滑過一脚，幾乎跌下去了。沙打吉跑出來捉着我的地方，剛巧就是現在這個人捉着我的地方；一直捻下我的手臂也像在捻着一樣。他把我放開，我們坐着休息，談論許久……他曾說過的那是什麼……那就是說他所參加的這種運動不是美麗的而是危險的啊……我不十分強壯而且不十分知道對於這種運動怎樣熱烈地去貢獻我的生命……他有一次談到一幕戲劇，說「心裏必須要有這樣忠實的信仰，那就是即使被殺了，仍然也不會拋棄……」

我向那間屋子的周圍望了一眼——望着那個肥肥的人，望着站在那邊角上的一個英國人，望着那個薄嘴唇的檢察官，於是就望到放在寫字檯上的那本黑色封皮的日記簿。我重新坐下。現在檢察官和兩個人站到我的近邊來了。



「那是這樣的，你還是趁着時候早說罷。」他們中間的一個說。  
我擡頭一望。「給我好好地走罷。我沒有任何事情要對你們說的。」

「年輕的女人——這是戰爭的時候呀！而與美國開玩笑是很危險的呀！」

「美國不錯，我和你一樣都是美國的一份子，比起站在那邊角上的那個說英國話的傢伙還不同一點！」

「你要這樣沒閱歷，那就沒有便宜給你呀！我知道你自己還以為這樣保衛着你跟着他們跑的那幾條黃狗，自己就真是了不起的人物呢。」

「黃狗！」

「亞細亞人——你明白了我的意思嗎？」

「什麼亞細亞人？」

「他按一按電鈴，一個人就從裏面室內跑了出來。」

「即時拘捕這個人來。」他喝道，一面從他的寫字檯上拿一張紙給那個人。我恐懼地聽了

這句話，疑問着究竟他們所講的這個人是誰……達爾華……佛倫……沙打吉……

「這裏有一封你不久以前寫給達爾華星教他如何逃出本國的信！你知道他是一個逃避法庭裁判的亡命之徒！你的做國民的義務就是告知警察。這人現在在那裏？」

他們的問話就表明達爾華還沒有被捕。我望着站在那邊角上的那個英國人——真的，我的做國民的義務！

「我不曉得你現在說的什麼，」我回答說。

「你在說謊！我們沒有心思來和一個德國偵探開玩笑！」

「你說誰是德國偵探，你們這些英國的探狗，你！」

那些人都站了起來，那個檢察官，兩臉紅得像我打了他的耳光似地，大叫道「我們必須立即將沙打蘭吉特辛拘捕起來！」

我跳了起來。

那時我看見那些人交換着閃速的眼光——我把持住我自己而防視着。

「咄！你硬認識些印度人！」

「我告訴你罷，我祇在去年認識一個志年的印度人，但是幾個月來都沒有看見他了，這就是他。他是一個老年的人而且是個學者——爲什麼你們要騷擾他？」

「你是不是住在他家裏？」

「我住在他靠鄰的第二家而爲他工作。」

「是不是他——一樣地——給你的錢——酬勞你的「任務」呢？」

「不要祇憑着你們自己來評判他呀！」

這個檢察官口裏哼着當作同答。

「而這個……達爾華星……你和他有什麼關係？」

沉默。

「來，告訴我們……十分公開地……你可將任何過去的事情告訴我們……你不會震忤我們的，我們都是結了婚的人。」

所有的人都站了起來，望着。結了婚的人——我不會震忤他們這樣的嘴！或者結了婚的人要比任何其他的人都更腐敗些罷，我不知道。我回轉身來走到窗子面前……如果他們發覺了那些地址又怎麼辦呢。窗外的太陽正在發着光亮，一片市囂輕輕地浮了進來。

「羅澤士女士，」一個結了婚的人在背後說，「我們知道你個人的生活比你自已想得到的還詳盡些。如果你把這些關於印度人的真情一起告訴我們，我們決不讓這些事實在新聞紙上刊載。」

他們使我感覺病起來了！我祇求站在那百事清新的街道上就謝天謝地了！窗子對面的屋子的壁上有許多長長的黑影子。

「羅澤士女士，你是一個美國女人呀！你的這種矯裝着一個殉道者的嘗試祇是一種傻事。祇要你把真情告訴我們，十分鐘之內你就可以成爲一個自由的婦人而離開此地。」

對面屋子上的太陽非常柔和，影兒也剛剛祇爬行一點點。

「自然你剛才走路下到這裏來的時候所吞下去的那些地址，我們是都知道了的。」

他們曉得了我所吞下去的那些地址，這於他們也沒什麼好處罷！這些結了婚的人們！

「很好，太太，我們將給你一些時去仔細思量一下……或者到了明天你將會改變改變你的心理！」

我向四周一望。他們已經叫了兩個人從外面房子裏走進來——紅色的，厚頸皮的人，頸頸牛一樣的人。一個走過來揪着我的手臂。我帶着恐怖地全身發冷，但是抵抗是毫無用處的。他們把我拖上到街道上，將我塞進一部關牢了的汽車裏。我們坐汽車坐了一個無限長的時間。於是車門一震而開，我又給他們拖了出來。上面橫着一座橋……我們是沿東江而下，正在橋下經過，他們強迫我走進一所鐵柵貫着窗子的屋子裏面去。「同盟犯」他們的一個吞吞吐吐地對着一個坐在寫字檯邊的人說。於是我就被驅進後面一間房子裏，在那裏有一個龐大的女警察來搜查我，她的大手抓入我的肌肉裏去，我當時就反抗了她。

當我再把衣裳穿好，那女人便啓開一扇厚厚的鐵門，將我放進一條寒冷的水門汀的廊道裏。隨即又啓開一扇裏面裝糊的門，我又被推進一間很小的牢房裏。她的褲帶上那一串鑰匙聲

鏗作響，牠們打着那些鐵柵的時候，使我爲之震恐。於是碎然一聲，鐵門關了，我就孤單單地關在那裏了。

牢房的地面是水門汀的，牆是鋼鐵的，門是裝着很厚的鐵柵的。一張長椅，交叉的扁平的鐵條織成的，就算是一張眠床。沒有毯毯也沒有任何種類的被蓋。室的一角置着一座破爛了的梳粧台；水溢了出來，撒在地上結成一塊薄薄的冰。

我最一量這間牢房……四步左右的長，剛剛有我臥下時伸張兩臂的寬。那短短的水門汀的廊道中間一股陰森的感覺，經過鐵門打了進來，鐵柵窗上祇能透露一小塊的光亮。我聽一聽……微微的一種鎚擊聲音從上面什麼地方傳來……在很遠很遠的一座橋上的喧嘩嘈雜之中。是有人在鎚打什麼……這一定是打在鋼鐵上……或許是在橋上做工的工人罷。他做了什麼好事，能夠得到這樣自由的權利啊……高高地像飛鳥一樣坐在天空之中！時間消磨過去，黑暗爬到我身上來了——像一個仇敵一般。人們被監禁的時候，不知怎樣辦法……我祇要知道

點就好了！我坐上鐵床上……那鐵床的冷氣刺入我的衣內，我站了起來。我走着路來保持一點溫熱……四步回轉來，又反走四步……走下那黑暗的廊道的是什麼東西啊！我停下來聽聽……那個東西也停下來聽！我走……牠也走！我再坐到鐵床上……這樣的觀念定不會打進我的頭腦了。我全身震顫而站立起來。他們對於沙打吉利和達華星有不有什麼舉動呢？假如他們發見了那本黑色封皮的日記簿……這些人就會被殺死……那末許多印度人就會以為我是應該負責任的了。這種思想使我苦悶。恐怕我將會長遠監禁在這裏罷！我祇要能爬越出去，或者恰恰能擠過這些鐵柵啊……或者我祇要僅僅達到那廊道的窗口傳一個信給達爾華星……不，他並不在那個地方住着！我怎麼能夠出去……我如何能夠取得那本黑色封皮的日記簿……一定的，有許多方法可以應付這樣一種環境……或者我能夠出去……我頭上的屋頂是鋼鐵做的，關殺得很牢，甚至我就站在那鐵床上用盡一切的力量往上推。門上鐵柵中間的空隙，剛容得下我的手臂……所有的簪釵都集攏起來迫進鎖裏去，也弄牠一開！

我走着……沿着那黑暗死寂的廊道而下也有什麼東西在走着！我停止了……牠也停止！

從很遠的地方傳來那微渺的敲擊聲。或者那個人會聽得見——他是個工人，他將會幫助我。我大聲地叫喊……沿着走廊而下我的聲音起了一陣迴響，再起一陣迴響，從門內蜂擁而進，在我的耳裏起了一陣嘈雜。

天色變成黑而且冷了。一種悽惶的寂寞籠罩了一切。祇要那女警察能來一下……祇要僅僅一副人的面孔，祇要小小的一點光芒呀！我絕望地搖撼着那些鐵柵懷着恐懼；鐵柵聲溜入廊道，向我衝回，我不禁掩起我自己的耳朵而瑟縮蹲踞。

我戰慄地臥在那冰冷的鐵床柵上，閉上眼睛……或者我的身子會使那些鋼鐵溫暖罷。長夜消磨下去。天氣是怎樣使人戰慄的寒冷啊！晨熹竟永遠不會來麼！明天將會帶些什麼來？假如他們發見了那本黑色封皮的日記簿……而那些人被殺，他們的同志就一定會以為我是出賣了他們……一本黑色封皮的日記簿在我心裏構成一個影像，一直到使我的頭腦自身也好像變成了一本黑色封皮的日記簿。

晨光慢慢地一步一步地走來了。牠簡直就好像我的一位朋友了。沙打吉會知道了我的被



捕，將會來援助我。但是現在我的頭痛起來了，兩腿疲乏又冷又僵了。時光悠悠地逝去……沿着廊道下的那小塊光亮也更亮些了。一個長時間之後，一串鑰匙的響聲來了，女警察打開門來，她後面站着兩個包探。

我們一言不發地走出來。我們再度坐在百老匯路的那間又小又髒的候審室內，於是又再度經過內面的廊道而走進檢察室了。那瘦削的嚴苛的面孔的人坐在寫字檯後面，還有其他的人在裏面。時針指着兩點鐘了——現在已經是下午了。我閃視着寫字檯上，那裏堆置着我的書籍，那本黑色封皮的日記簿也在裏面。

「喂，羅澤士女士，你現在對我們有什麼話說呢？」

「說麼？牢房像冰一樣的冷，梳裝檯壞了，水溢流得滿地；那裏沒有被褥，沒有吃的，又沒有水。渴，那些你都曉得的啊。」

「你早就應該想到那些了！你對於你所交接的這些人有什麼話說？對於你所寫的道封信有什麼話說……這個達爾華星在那裏！」

「你所講的我一點也不知道！」

「或者你知道那個蘭吉特星——我一心一意地聽着——……那個蘭吉特星在金山說，他除了知道你是一個愚蠢的小姑娘富有浮誇的領袖觀念以外，他也不太知道你……」

檢察官的嘴唇有種特殊的表情。我常常從人們的嘴唇上找出真理來。

「你是一個撒謊鬼！」我破口大叫出來。「蘭吉特星從沒說過這種話，而你却曉得！」

這個人發怒了。「你有一個兄弟在軍隊裏面，如果他的官長知道他姊姊是一個偵探的話，那就不會有客氣對待他了。」

「你自己應該爲你自己羞慚啊！你曉得我並非一個偵探，你也曉得，假如你什麼都曉得，我幾年都沒有看見我的兄弟了，他現在在什麼地方我都不知道——或許他已經死了——爲德讓克拉西而戰死了啊！」

「那是我們馬上就可以查出來的！」

「這不關我兄弟的事……他僅僅祇是一個小孩……他也許死了……因爲他餓餓了，不

然他也不會被迫到軍隊裏面去的。」

他對我冷笑道：

「你的朋友卡齡——你從前的妯娌，如果你還記得你幾次的結婚的話——已經被捕了。她給我們講了許多關於你私人生活的故事；這都是些登在報上不雅觀的……我們知道這些

亞細亞人常常會利用女人呢。」

「你們老是憑着自己的一方面來批判他們！」

「少奶呀！你想着你是在對誰說話啊？」

「你昨天告訴我說你曾經做過衆院議員，現在成了一個孜孜爲利的人……那就是說你是一個有錢的人了。」

「你的這種幼稚沒經驗，真是世間少有！」

我細看挂在寫字檯後面的那塊地圖；那裏是登府……海倫住在那裏，她或許從沒有見過

亞細亞人……僅僅祇有白種人……富有愛國心的人……

「你有一個朋友羅列塔她曾經和一個男人同住了十年，然而還沒有和他結婚哩……甚至有了私生的孩子呢……你還有其他這樣的「朋友」嗎？」

我的耳朵雖然聽着，但是我的眼睛却祇射在地圖上……在那邊下面就是阿克納河碼……現在那裏有三座孤寂的墳墓……我的父親老了……他的頭髮現在一定很白了，他的兩肩會更彎曲得厲害……

「你的大學教授們說，你寫出的一些東西都帶有一種暴亂的傾向。」

……在另外一堵牆上的那塊地圖上的暗色地帶一定會是法蘭西……我祇要再靠近看一看就好了；丹或許已經被運到那邊去死了……爲德謨克拉西而死啊……

「球安底亞……他在什麼地方除非你答覆出來，我們將要判定你幫助另一個現行犯逃走的罪罰……你曉得這種罪犯在戰時是有怎樣的意義嗎？」

……在那牆上，舊金山也擺在我眼前……那裏經常是帶着霧氣的灰綠色。球安底亞是要從那裏渡往日本，我想他或許早已離開那邊了。

「羅澤士女士，我們還可以給你一點時間去考慮各種問題！」

他們又將我拿回到橋下的監獄裏。當那包探將我放進牢房門的時候，我轉身走到他面前……當然他是一個人……當然他會幫助我！及我走出的時候，他不禁向後一跳，好像要防護着自己似的；於是他雙手用勁將我一推，推進門內，把門在我後面緊緊地關起。我們彼此站着，互相望着；我的喉嚨極度緊張，好像被人捏住了一樣；他的眼睛就像一隻野獸……兇殘而沒良心。『奇怪』我的聲音對他發出來了，『你很像一隻野獸——竟不是人……你不知道我們彼此活着也不過很少的一些時日嗎……我沒有做過甚麼事傷害過你……你爲着誰呢……』

他立即離開這座鐵門，好像我是着了瘋的人一樣。他害怕。我於是又孤孤栖栖地關在那裏了。

很遠地、高高的天空中，那鼓擊的聲音又來了。我祇希望他們能給我一點水喝！我並不想吃東西……懷着這樣的恐懼，這樣的疲乏，這樣的苦痛在我腦子裏，我沒有饑餓了。地上是有些冰……那是鏽的……人不能吃的。或者那包探明天會站在什麼地方給點水我喝罷。

我走着……鬼樣地一些脚步聲音也在廊道中走着。敲擊聲又從遠方來了。我把頭埋入兩臂裏面，想掙扎着忘記一切。我的喉嚨和肚子燃燒起來了……我頭裏一陣很可怕的苦痛。死寂……乾渴。思想……一本黑色封皮的日記簿，載着一些人的名姓……沙打吉會說那些事情嗎——他也一樣的嗎？是的，這或者是可能的，但他將怎樣解釋領導者的意義呢？最後他們將會怎樣對付我啲……那本黑色封皮的日記簿……沙打吉曾經警告過我……球安底亞，他那裏去了？——如果他知道或許要來援助我——他比其他的人更有些人情哩。那許多的面孔，龔治口裏眼裏充滿着泥土……丹一個十八歲的孩子，因為我而墮在危險的境地……或者死在法蘭西……海倫……我母親，她僵臥在土中了，她的眼睛很大而發着光亮。假定他們發見了那些人的住址……我跳了起來。這一切我都不能忍受……孤單地在這黑暗的岑寂之中，恐怖！一聲尖銳的慘叫像受了驚的野獸一樣向廊道底下竄去，又翻轉身向我衝來。我蹲伏下去，掩着我的耳朵而等待着。沉寂……黑暗……思想……那本黑色封皮的日記簿和些死人們……

一個無限長的時間過去了。一股灰色的霧氣浸上了廊道，一小塊昏昏的光亮。於是就是百

老匯路的候審室和那瘦削面孔的人了——那些除了結了婚這件事足以驚人而外便一無所有的人們啊！這個檢察官注視着我，和室內的人交換着眼光。我閃視着我的書——那本日記簿上面的黑色封皮看得清清楚楚。我深深地抽了一口氣。

「喂，你今天早上能夠講出來？」

「不要再把我送到那邊去了……那裏的地板上是有水，但是不能喝。我病了又受凍了。」  
一聲咳嗽從我的肺裏撕裂而出。那天晚上，太寒冷了。

那瘦臉的人變作非常和藹的了。「我覺得非常對你不起……我有一個女兒剛剛和你差不多的年紀，我覺得你就好像是我的女兒一樣。如果你能回答我的問題那末幾分鐘之內便可以讓你自由地出去。」

這撒謊鬼！一個女兒，或者她的一生都不曾勞動過……那樣的人根本就不懂得勞動是怎麼一回事……他自稱是孜孜爲利的人——那就是說他是有錢的人。「我」——他的女兒！

他溫和地辯論着。當他得到的回答祇是一種沉默的時候，他就離開這房子。如果我的口和

喉嚨不是這樣的乾燥，那纔溫存，愜意極了……或者他們以為我是沒有注意到他們會停止這一切——我要假裝着並不口渴。我望一望周圍……不，並沒有人把水放在室內。我斜斜地倒入那安樂椅內……我的眼睛閉上。

門啓開了，有人趨向着我。一副闊大的面孔，又紅又厚。「你是不是……一個……德國的……偵探？」聲音是冷峭而又命令式的。

我很困難地思索着——那裏一副厚重的面孔，一種可怕的氣息打在我的臉上。

「不是的。」

他的嘴唇和眼睛都很兇殘。我疑心他打人了，而且即刻就會打；但是看來事實上也並不怎樣嚴重。

「你把真情告訴我罷，你這野雞娘子，你！」他一雙粗重的手抓着我的兩肩，我半邊身體都感到一陣痛楚。我被他兇猛地搖撼，我的顛撞到椅背上。「把真情告訴我，你！」他又命令着。

「我沒有衝撞你……你為什麼這樣對待我……讓我去罷……你有什麼權利來動我，你



……遭天殺的，讓我走罷！

「把真情告訴我。」當他叫囂的時候，他的牙牀突露出來，兩手抓着我的肩膀。

「我已經把真情告訴你了……你也曉得這些……讓我走罷！我沒有做過什麼傷害了你的事情……不，我並非一個偵探……如果我是的，那我就不會這樣窮困了——那我也就會在這裏參加祕密偵探部做事了！」

他又將我打進椅內。「你這爛污的，撒謊的小娼婦！你自從到這裏的一秒鐘起，你就不斷地在撒謊！」

「野獸們……你們的職業就是撒謊與卑屈……將來我出了牢獄，我一定要把你們現在對待我的情形公佈出來——我將要到處把牠發表喇！」

「我們將來正要看那些，我的少奶！」

烈火般的憤怒蘊藏在我的腦筋裏，我沒有害怕了。這個人翻轉身走了，離開這房子。我倒下身去，戰慄窒息……神經病式的眼淚淌流下來，使我羞愧……或者所有這些都祇是一場幻夢，

一個怎樣的夢魔啣……

他們又將我送回牢房裏。我聽不到什麼也想不到什麼……渴思在我喉裏肚裏燒着，笨重的，痛楚壓在我的肩膀上和頭上。寂寞。黑暗。思想。沙打吉的面孔。那本黑色封皮的日記簿……球安的面孔，嘻笑與怨恨……煤氣……喬治……我的父親……達爾華……寒冷。寂寞。咳嗽。明天的恐懼。

這個女警察聽見了我的號叫和兇猛地震撼那扇牢門。她走近來向內一望。

「你爲什麼這樣號叫？」

「給我水渴！」我走到鉄柵邊，摸着她的手。

「我沒有這樣的權利。」

「那你就同我住成一道。」

「天氣太冷了。」

「那就請你打開這扇門來，使我看得見你。」

大地的女兒

「這裏的空氣也會使我受凍。」

「你不要走開了呀！我會發狂了……寂寞呀，黑暗呀，寒冷呀……乾渴在燃燒着，勞駕，謝，你罷！」

她走開了，讓她的辦公室的門微微地關着。在那裏面，床鋪是那樣地溫暖，那張可愛的棕色的字檯在電燈光底下發亮，那柔軟的靠手椅看來是多麼安樂舒服呀！

幾分鐘之後她又回身來了，後面跟着一個穿藍色制服的警察。

「你看她的眼睛，」她對他說，「和她的頭髮！」

那個警察隔着鐵柵望着我，他有一副好性情的愛爾蘭人的面孔。我就抓着這一個機會。

「請你聽聽……你是一個愛爾蘭人。我是因為幫助了一些印度人，他們是想從英國人手中奪取自由的，所以我就被關在這裏了。你是愛爾蘭人，你是懂得的，我病了而且感着寒冷，給我一點水喝罷。」

他和女警察兩人走進她的辦公室，站着談論。於是她走了，那個警察就跑到我的面前。

「你要什麼？」

「水。」

「飲一杯咖啡不更好嗎？這祇是我們兩人可以知道的呀，你懂得嗎？」

女警察來的時候，他就走了，兩塊破舊骯髒的暖被夾在她的腕上。她打開牢門來，把那兩塊東西給我。「拿是拿來了，但我明天清早便要將牠們拿走。」她警告說。「我們還是做了我們沒有權利做的事呢。」

「我一定守着祕密，」我答應她說，一面握着他的手臂，

警察也轉來了，拿着一杯汽蓬蓬的咖啡。我飲完那杯咖啡。這使我受到一陣頭暈，我就想倒下去了。我昏亂了，覺得更乾渴了。但是他們走了，我叫也叫他們不回。我於是匍匐在兩塊髒的暖被裏面，開始想睡覺了。

這次又到了那百老匯路的候審室。那裏祇有一個穿着官服帶着靴距的高高的溫雅少年在內面，坐在一個陽光充滿可以俯視街心的窗子旁邊。我站在門邊，隔那放我的書的櫃子不遠。

我的眼睛望着那一小堆的書——不，這裏並沒有了——有些書已經拿走了，那本黑色封皮的日記簿也不見了。我再把牠們仔細地看一回——或者我是過於病重和昏亂了，竟不能看得清楚；沿着那些書自上而下，再回轉來，望一路下又回轉來，然後再回轉來，我這樣仔細地看了一遍。但是那本黑色封皮的日記簿已經不見了喇。

「你在望着什麼？」這個人站在窗子內問。

我蹣跚地回向他，半是昏呆的了。

「你們把我的書怎麼辦？你們爲什麼把我的書籍擺在這裏——誰給你們的權利來搬我的書！」

我想去要那本黑色封皮的日記簿，但是不敢。或許他們還不會發見那些名字——假如他們發見了，我會任他們的問話中聽出來。並且那就永遠會被人說我出賣了那些名字呀。沒有藉口去要那本黑色封皮的日記簿——一個人總不會在牢獄裏讀西班牙文的。

我繼續地咳嗽，而我的頭給苦痛弄得笨重的了。

「走出到太陽裏來」這個指揮官邀請。「望着下面的街道。」

我站在太陽裏他的旁邊。「我騎馬，」他開始說。「你會騎馬嗎？……來罷，結束這裏這件笨事情，同我一道到外面去騎馬罷。那祇消幾分鐘就夠了……把他們所要知道的東西告訴這夥人。我相信你和我能夠相處得很好呢。」

他捉着我的手袖，把牠輕輕地調戲似地一推。「來，瑪麗……你讓我那樣的叫你嗎？吃頓飯把這些事情都去忘記，然後穿過公園騎一次長途的馬。不然，如果你覺得不喜歡騎馬的話，這還有我的一部小的舊的輕便汽車……你正好睡在後面，沿途看風景。」

我很疲倦，我的身體發痛。他的用意能和他所說的一樣嗎？我記得我三日沒有洗漱了……我的頭髮沒有梳理了……我的衣裳很凌亂……一個美麗的少年的指揮官對我如何能夠作這樣的提議呢？他的聲音繼續着，撫近着我，在太陽底下這是很愉快的啊。我不知道……或許這是一種詭計……我不知道。

「先給我一點水罷，」我說，先試驗他。

「那末你將對他們講，把那件事結束。你願不願呢？」

「我要……考慮考慮……先給我水罷。」

「啊。把那件事結束，然後你所要的水都可以得到了……來。」

他彎着下來，輕徐地戲謔地彷彿親愛地辯論着，他的精壯的身體的熱氣傳達到我這裏了。他的眼睛灰黑色，他又是很漂亮的。他的整個態度和身體都現活潑愉快，小心。他的光滑的額下一條軍官的領頭緊緊着項間……哈幾呢……哈幾呢……丹也穿着一套哈幾呢的制服。他們或許會已經把他殺死了……而其他的孩子們正和他一樣。哈幾呢衣服的手臂伸出來了，輕輕地在我肩上接觸。我向後退縮。

「讓我自在些罷，你！」

「我對你說些『情話』呀！」

「那末給我一點水，你不會！昨天一個人搖撼我，傷壞了我的肩膀和我的頭。你們都是——夥劊子手……你們已經把我的兄弟殺死……你們還想把別的人們正要殺死哩。」

「不要歇斯迭里的呀！」

「你們這夥子已經使我是歇斯迭里的了……你們已至使我病了……你們要把我殺死……你們都是些英國的偵探喇！」

我跌在一張椅子上，我的頭埋在我的手臂裏，很厲害地痛哭。這個人離開這間房子了。

回轉到牢房裏。乾渴在燃燒着。又復沉默，又復黑暗，又復是那些我所愛慕的面孔……又復是那本一頁一頁揭開的黑色的日記簿，割裂揭開的背面，人們的名字通電到印度，通電到世界其他的地方……那些我從沒有見過的人們，我永不會看見了……那些人們他們的主要的犯罪便是他們要為他們的人民的自由奮鬥……那些思想敏捷、處世慈靄溫雅的人們喇……他們會信託過我……他們會以為我出賣了他們罷。我坐在鐵床的柵上……塞進齷齪的棉被裏，我的頭埋着靠在我的膝上。我必須鎮靜……為着明天。

時間一分鐘一分鐘啣啣地挨過，一隻鑰匙塞進鎖裏在開着，愛爾蘭人的警察站在那裏擎着一杯熱咖啡，微微地發笑！他從袋裏取出兩塊大麵包，和熱蓬蓬的香腸。



「我想熱昏了的狗不敢傷害你的，」他的微笑穿過鐵門。這個女人把鎖打開，我就走出到廊道裏。我吃着，撫近到警察的手臂，急想問他，究竟他想他們已經發覺了那些黑色日記簿裏面的人的名字嗎，但是又不敢。

第二日又在百老匯路的檢察官面前。日記簿再沒有放在櫃子上了。檢察官開始說：

「現在，羅澤士女士，我祇問你一個問題，然後你就能夠自由出去了。解釋那封你寫給達爾華星的信。」

我的頭腦正感着一陣昏玄。我怕說話。我或者必須說些事情幫助這些人們……咳嗽使我的身體苦痛。然而……他們爲什麼祇問那一個問題……僅祇那一個呢？爲什麼不問達爾華星的住址呢？我須要時間慎重考慮。

「讓我想，休息一回罷……我是在發冷。」

「是的，」他很溫和地說，「你正好休息休息罷。我聽說昨天你要點水，沒有那個給你……他們的罪過呀！他很快地走進另一間房裏，對着人叫。幾分鐘之內一個女子就走出來，端一杯

咖啡放在我的面前。一隻薄薄杯子……上面繪着紅色的日本人物。日本人……日本……地球底亞在本日呀！

「請喝茶啊！檢察官很慈和地督促着。」

「茶杯很……醜……又可怕呀！」

他很奇怪地注視着我，並不說話。我倒回椅子裏眼睛閉上。如果祇要我知道是他們爲什麼不問達爾華星的住址……啊，是的……他們一定捉着他了……那就是這末一回事啊！正是的啊！他們現在很慈和也就是爲着這回事罷！今天他們把我帶到這裏的時候，他們不把我帶到經過外面的小小的候審室，而要經過另一扇門……那是爲什麼……爲什麼他們避開那間房子……是的……達爾華星或許就在那間我常常坐着的小房子裏罷！這種思想苦惱着我……這會是不錯的！我翻轉身對着檢察官。

「假使你放心的話，我想要到女候審室去一轉，請你准許罷。」

「一定，一定！」他叫着兩個女速記員，她們和我一道走下道裏面的廊道。她們走出到外面

的總廊道裏去了。剛好在我前面的又是那灰蓬蓬的小候審室的門，那裏關着犯人……恰好祇隔一步……我可說是錯誤了罷。我趕快地走向前去衝開這扇門……

那裏，橫穿過房子，靠着牆頭，達爾華星坐在兩個包探的中間呀！他很快地朝上望着……我看見他的眼皮瞬息地作顫動，然後他很悽厲地望着我，好像望着陌生的路人一樣，他的眼睛仍然呆瞪在地板上，好像不會看見一樣。這些包探自他而至，我很厚厚利地張望。然後有人自後面很蠻橫地強推我，我便被迫地又拉入檢察室了。

「現在我們從你這裏所獲得的已儘夠了！」檢察官大叫起來，我便看出一切怎樣虛偽的同情和仁慈都已消逝了。他立刻離開這間房子，一個包探站在我的旁邊。我拾起一張紙頭來。這個包探把牠從我手裏打落。

檢察官回轉來了。

「把這個女人帶到那裏去！」他大聲呼叫，對我點點頭，兩個包探走上來，他們的手便攔住我的身上。

他們把我倉卒地趕過街市，一言不發，然後他們又帶我穿過街市下面，一幢大樓房的門口我驅使進去。環繞着最後我們走進的那間長房子，一排人都在那裏蹲着……後來我打聽出那些都是報館裏的訪員。在我後面我聽見了別的脚步，一種鋼鐵的微弱的答案聲。我翻轉面來。達爾華星一邊白色的臉龐上垂着一條流血的創痕，他走進來，兩個包探夾着他的黑眼睛正在燒得通紅，他的嘴唇又薄又白，他的手臂上帶着鋼的鐐銬。迅速的，不可控駭的憤怒帶着一種猛烈的熱力的波浪衝現我的頭上和面上。我衝上前去，撕裂鐐銬，毫不思索。一個包探從後面來捉着我，我覺得我的肩膀又被擒住了。

達爾華星的聲音從門宇中傳過來了：「你們的手從她那裏拿開去！」一雙鉅大的手在疾轉着我，我忽然看見達爾華星戴着鐐銬的手在他的頭上揮動，然後使盡他的脆弱的身體的重量打在那個捉着我的包探的身上。

「站回去！」這種聲音在大叫，我很惶恐地看見一個包探的鎗在對準達爾華星。  
達爾華星的面孔便和冰凍了一樣，創痕在顫動的頸頰上流血。人們捉牢他，把他拖着穿過

這間房。多手多脚地把衣強迫向前走到一個坐在房子一頭的白髮軍官面前，他受到這種刺激，使他站立起來。他仍然又回到他的坐位上。他的蒼老的面孔，當他翻轉來對着我的時候很戰慄寒顫。

「對於你的國家你沒有愛戀嗎？」他很感動地大聲呼叫。「你不願幫助我們暴露這種反對你的國家的陰謀嗎？」

冷峻的情感仍然操持着我。

「你是一個白種女人！在簽這張對你的公訴狀以前，我給你一個最後的機會；假如還是簽了，你將會受審判，而且你一定會要送到牢獄裏去。我問你——你將會幫助你的國家嗎？」

沉默。

達爾華星橫過這張檯子正在注視，創痕在他的面孔上流着血，他的黑眼睛發着閃光。我的眼睛從他的面孔上的傷痕一直望到鋼鐵的錠鏽。他們告訴我，我是一個白種女人！白種人我母親也是的，她永眠在大地上了……海倫也是的……一切的海倫和我的階級的母親都是的呀！

我的國家喲！他們的國家喲！

「思念思念你的國家罷！」這個軍官又在大叫。

「你們不是我的國家喲！」

「你是什麼意思……你是什麼意思啊？」

「我沒有犯罪……你要控告我，幫助了那些努力爭取他們的自由的人們——就和美國也會爭取過牠的自由一樣的呀！」

「這些人都是德國的偵探呀！」

「不——不都和富蘭克林之爲法國的偵探一樣罷了。」

「我從沒希望活着看見一個美國女人出賣她的國家啊！」

「你是誰，敢說那種話！祇有你們才是賣國賊！你們一夥子都是英國的走狗呀！」

這個老年人無詞可說了。他很憤怒的，神經緊張的彎下去，把那張在他面前的狀紙簽過字。他的白而且老的面孔，立起的時候，給情感衝動得戰慄顫動，翻轉來好像對我說了些什麼，然後

半聲不響地走出這間房子。我注視着他走去。現在我沒有一點怒氣了。這純然好似怎樣的奇怪啊，這道鴻溝橫亘在人們中間的會是怎樣的淵深啊——就和在那老年人的中間一樣。我的國人——不，對於我就是一個陌生的路人；這些人們會是我的國人嗎？不，陌生的動物我不會了解的。」

「Bahini」達爾華星的聲音傳過來了，我即翻轉面對着他。他的眼睛又熱又黑，他的黑滯的稗氣的面孔灼灼地發着熱。包探的兩隻笨重的手壓在他的肩上。

「那是什麼……你在那裏說些什麼？」

「讓他走開，」我大叫道。「Bahini 就是姊妹的意思啊！」

「墳場」監獄——這是情性兇殘的人這樣稱呼的。而這名字就很貼合牠的陰慘的灰暗的環牆。矇矓出現在距金城街十分鐘的路遠。這是金城街的縮影，因為這是拘留那些貧窮人的地方，他們的犯罪就祇為是貧窮。這是很陰慘而又乖戾的。殘酷的人類殘酷的紀念物。男人們婦

女們進到這裏面——垂頭喪氣，挫抑，貶賤。內面，石炭酸的臭氣散滿在一切的事物之上，而灰暗的夕陽依稀和霧散落在一事物之上。內面婦女監獄是一連三層高樓的房屋，一道寬闊的廊道圍着，而這廊道又給慘白的石牆高拱轟起。牆頂一排小窗戶。在這監獄裏婦女們關着幾個星期或者幾個月，等候審判宣告她們的決定或到省裏任一監獄去服務，或恢復自由送她們還到茫茫無情也和這監獄一樣的世界裏。因為她們等着，有些在哭泣；有些坐着幾個鐘頭都在暗淡失望的苦痛中，比較起來死還會是一種慰藉；有些在病態的恐怖中等着；有些則在卑鄙地狂誇。

我是出出進進經過這「墳場」門的無窮的流水裏的一個。我進去會是很好的。我們能夠互相了解彼此覺到的苦痛；如果我們早已知道了，我們就不應該忘記；在法官面審我們被迫上男人們最可憐的水平線之上，我們衷心再三再四地經驗了被剝奪者的苦痛，這都是很好的。我是病了。當我行走或我睡下的時候，我就想起一切經常磨難我的事情：丹——究竟他還活着嗎。沙打吉……卡齡……羅烈達。然後就是這本黑色封皮的日記簿了。我坐在小牀的稻草



墊和黑烏烏的毛毯上的時候，黑暗追進爬上我這裏，我就想起這一切了。自那天晚上球安底亞到過我的房子裏以後，時間好像度日如年似的。有時候夜裏我從小牀上立起來，站着捏緊門上的鐵柵，注視黑暗的廊道。萬千幻想雲集我的腦海裏——我的爬出牢獄，跑上百老匯路，踏上進到偵探部房裏的扶梯的階級，找出日記簿，把牠藏在我的衣服的前面，然後就和玩弄魔術一般尋出我的道路又復回到街市的幻想。

於是我就清醒覺悟了，發見我自己握着門上的鐵柵，我又猛烈地搖撼。女看守脚步沉重神志昏呆地跑來，問我半夜裏那樣的行爲是什麼用意？我的視線越過鐵柵注視着她，一點也不回答。我的思想，我的信仰困頓了我！我翻身，對着牆頭一拳一拳地打擊；一種黯淡的回聲便是唯一的反應。我進攻門上的鐵柵，深信我的思想的結晶能夠鎚碎牠們。

清晨到了，我是很病重的。幾星期以來我都睡在狹小牢房裏的粗惡的黑毛毯裏面。後來幾日我站立起，在我的鐵柵貫着的牢房門的前面，像衝衝樣的長而寬闊的廊道裏踱步。婦女們，老大的，年青的，和我並肩地行走，我坐在一排一排粗而且矮的檯上。她們的面孔都渲染着絕望的

死氣妓女，凶手，盜賊，初犯和老犯。通通都是貧苦的人啊。大多數都是愚昧的，有些還是很鄙賤的，她們都給她們的下流習氣毒害了的啊。

他們都是天然的婦女——就如我過去也是天然的一樣。但是現在我有相當的思想，相當對於意識的力量；我所以異於她們僅僅就在這一點。世界上的飲食和睡眠，跳舞和歌唱，美色和歡笑都從這些婦女裏剝奪了的時候，她們沒有了解也沒有抵抗。這樣的婦女成爲野獸是很容易的。她們沒有什麼支配她們自己啊。

這是因爲我和她們一樣，不知道我的命運會怎樣——究竟幾個月呢，還是長長的幾年——然而我知道監禁對於她們的影響。典獄官不知道，監獄視察員不知道，法官也不知道。監禁對於心理，對於精神比神對於身體還要厲害。這可使之呆鈍和貶賤。這樣的婦女待遇像野獸的時候，她們行動也會像野獸。第二次犯罪便視爲不相干——第一次戕害了的啊……

但是有一個上層階級的婦女也來在我們的中間——一個穿黑絲襪御黑玉的大學校的女子，被控以鉅大的盜竊。一千五百元的貨物，被偷去了。兩日之後她不受審就釋放了。她的家庭

的勢力，那樣，可以看出。這年青的黑色的和她同居的女子因為極小的盜案，判決下星期送到工廠裏去——偷了一雙綠色的絲襪呀！她是貧窮而顏色又是黑的啊……

一天清晨，一個凋疲的年老的愛爾蘭的，臉上一些麻子，聲音又像霧角樣的妓女，站在我的牀邊，道：

「你爲什麼也到這裏這個客寓裏來了呢？」

「即使我告訴你，你也不會懂得。」我回答說。

她倒進挨近我的粗劣的踏腳檯上，她的手在她的老了的突聳的肚皮上橫着鬆開；她坐着注視鐵柵就和一隻傷壞了的野獸一樣。然後她的聲音，啞而又低的，傳到我這裏：

「我曾經能夠懂得；我也會會是純潔的。」

她的眼睛蘊藏着當她年青而又驕柔時代的紀念，一個柔弱的在愛爾蘭青草地上跳舞的女子——那些在她到美國做侍女以前的黃金時代。她原是很貧窮而又很愚昧的。但是因爲這種美德——不是上帝的，而是在我的粗暴而又自私自利以爲的——我或許會要喜歡她。

無疑地曾經是很馴服而又很可愛的，她至今仍然是很虔誠的天主教徒。一切男人們贊美婦女的东西曾經也就是她所有的。

牧師有一次輪着他的班次，打開我的門，走進來坐在粗劣的踏脚櫈上。我們閒談着。我不喜歡牧師最後他說：

「這要像你這樣的婦人纔會入獄的——你們這些相信讀書而不要家庭和兒女的婦人。」

我把肘節撐着立起來，望着外面這個年老的愛爾蘭婦人。她坐成一個四十五度的角度，倚在廊道內的熱氣管上，唱着一種說不出來的酒肆裏的小曲。

「看外面那裏的老尼奈罷。她是很講究三從四德的婦女，我敢確定。她像你一樣也是一個天主教徒，而且她很柔美又很溫和，無疑地信仰家庭和兒女的。你爲什麼不對那樣的婦人去說些你對於我所說過的那樣的事情呢？她們沒有讀過書。」

「你是一個受過教育的婦人啊！」他回答說。

「是的，我是受過教育的婦人——受過這樣的教育啊，那就是說，終有一日我會要幫助着毀滅一切你們基督教徒建築起來，破壞我們的民族的牢獄的教育啊。」

「你同時還是一個社會主義者。」

「是的，甚至還有更甚於那樣的罷。」……

那裏有個老年的偽造犯——肥胖而又很豔麗的，她坐着和我攀談。在他的錢袋裏的小夾子裏藏着一張青年男人的照片——一個她會愛戀過，多少年數爲他而工作，而偽造，而諂媚而入獄的人兒的啊。他們判決她做七年苦工的這一天，他竟不來，她痛哭得怎樣地厲害。因爲一切的婦女都是有愛情蘊蓄在她們的心坎裏的。

「或許他不知道我今天會宣判罷，」她說着，故意掩藏她的面子。

我十分衷心地說着說：「是的，那就是這樣。他不知道你是今天宣判……他怎麼能夠知道呢……這又不是載在報紙上的。」……

那裏有一個十七歲的年青的女子，一個未婚的母親，手裏抱着她的孩子。她們的眼睛很清

亮而又非常的黝黑，她們的皮膚和滑潤的花瓣一般的柔軟。她們的形像怎樣像是她們竟是彼此分不開的整個一體的啊。阿麗絲是她的名字，她不肯再替別的人取名字。她是過着天真爛漫的生活而且是很屈強的。她坐在我的旁邊，她的孩子匍匐在我的全身上，滔滔不絕地談論，逸興橫生竟忘了我們是在牢房裏。因為她生了私生子，家裏把趕她出來，阿麗絲最後偷了五十塊錢維持她自己和她的嬰孩。她不肯把她父母或她所愛戀的人的名字給她的孩子——她不肯再玷辱他們啊。

「假如他知道，」談論到這孩子的父親的時候，她說，「那他永不會娶我。」  
一個女人便大笑了。

「聽這個安琪兒——她想他將會娶她啊！爲什麼，孩子，你不知道如果他要娶你，他早就會娶了你呀？事情就是那樣，在他成功之前，沒有那個城裏的孩子被他騙着了，他不存心怕要娶她呀！」

阿麗絲送入威化院去禁錮三年，我知道等她出來的時候，她便不怕什麼會侮辱她的父母

了……

這裏有一個剛巧二十歲的女子，一腦紅頭髮，一副很可愛的面孔。她也是一個未婚的母親，因為她的雙生孩子患病咳嗽，進了醫院，她因偽造了一張支票付醫藥費而被拘捕。兩個孩子死的顯耗慘來的那天，我在廊道裏。兩個女囚犯半抱式地把這女子拉上鋼鐵階級送到頂上一層的她的牢房裏。她的頭髮映着灰暗的光亮顯出柔弱鮮紅。她的面孔死一般的白色，她們把她抱着的時候，她的頭很軟弱地倒回去攔在她們裏面的一個的肩上。她的眼睛也沒有眼淚，但是愁慘的潑泣熬着她很痛苦。女囚犯和女職員同樣地站着，靜悄悄地仰視天空，她們的面龐充滿着哀憐。

「啊……遭天殺的賤狗種喲！」女囚犯裏的一個叫了出來。

紅頭髮的女子因為偽造罪判決做三年的苦工。她們說當法官宣判的時候，她似乎沒有聽他一樣，她也似乎不很留意。她的白色的面孔昏呆了，她們把她帶走的時候，她更不回頭反顧我們……

六個月過去了，我眼看着她們來去，不幸的，可憐的，鄙賤的人們喲。她們都是貧窮的啊。

大戰已經結束，我發見我自己沒有審判就被釋放了。我給牢獄的戾氣壓倒了。我的心充滿了婦女們的眼光，她們從偉大的鐵門之後早就看着我走出了她們的生活圈之外，我沿着街道行走，注視那些自由人們成羣的擠着飛跑。我覺得我應該大叫：「停止！想想看！聽我嘗過來而又撇棄在我後面的事情罷！」他們或者會要奔走得更快，如果我那樣幹了，他們會相信我是着了瘋。後面對着黑暗的黯淡的墳場的牆垣——人們甚至竟沒有看見喲！

佛倫和卡瑪在監獄門前遇見我。不等我說話，他們便告訴我，他們其他的國人的命運。佛倫被捕過，監禁幾日便釋放了。達爾華星和希堆阿理兩人都在監獄裏。二十多個其他的印度人已經被捕了，審判了，送到監獄裏。現在他們還判決了要充軍到印度去——充軍就是等於死刑啊。

「然而沙打吉呢？」

「自然，他是自由的——他離開了這個國家。球安底亞也沒有看見。」



我沒能力支持我自己了，我開始神經失常地痛哭。街市上疾走的人們，人羣的擁擠和喧嘩，這種種的消息，一切都使我心腸寸裂了。

我們乘上一部街車，到佛倫的房子裏去，那是在一幢大房子的頂層的高處。內面除了一張行軍床，一張小的有抽屜的書桌，一隻汽爐和幾件燒飯的器具在角裏以外，別的用具一點都沒有。我睡在行軍床上，他從一隻櫃子裏取出一張記載着我被捕的故事的報紙。他們中間的一個讀着：

「美國女人和黑色印度人在一二二街裏捕獲了！再讀下去我就接在手裏：「羅澤士女人穿着平常暗黃色的衣裳，但是她的眼睛却有一種狂妄的氣概。包探捕獲她的印度的情人帶到法庭去的時候，她竟向他們進攻。問她是否願意幫助她的國家，她則很輕蔑地回答她是不會。問她其他的印度情人的時候，她則拒絕談話。問她是否在她的什物裏發見的誓死願書上簽過字，她則始終保持頑強的沉默……」

「捕獲的時候，在她的印度情人的袋子裏，他竟藏有小瓶的毒藥。把他帶到法庭去的時候，

他便對着羅澤士女人大叫一種秘密的口號，她也以同樣的口號反應這一對都是隸屬印度無政府主義者的秘密結社的，他們正在與凱撒和托洛斯基進行陰謀反對美國政府囉！」

卡瑪一直等到我讀完，然後便說：「這是一種血的記述，這不是嗎？」但我則早已又復開始在無意識地痛哭了。

「瑪麗瑪麗」他繼續地狂呼，對着我的流淚驚恐。佛倫行近窗子面前，連續地踢着牆頭。

第二日我們就到吉爾柏特的事務所去。他是他們聘請的法律顧問，他已取得了我的釋放。他來歡迎我的時候，我看見他是一個結構很堅實的，獅子頭似的人，將近五十歲以上，他的頭髮滿散着斑白——一種快將棄世的人——一個西部的努力為少年美國的黃金時代的遺傳而奮鬥，而又信仰一切人類的自由的人；一個很鎮靜，態度很沉默，眼毛叢下帶着一雙灰黑色的眼睛的人；我和他作一次深切的握手。這種情形的他決不是惟利是視的——我們談起他的酬報的時候，他微微地笑了一笑。他是那種為他們既經學習了是寶貴的主義而戰鬥及挺身而出的稀少的人們裏面的一個；這個握着重要地位，希望一個新時代突起的人滿具着他少年時代——

——美國少年時代的精神。他的一切智識與權力——他這兩件都兼有——通都用在防衛他。所信爲他們是在作良善的戰鬥的男人和婦女。

「他們不是拘捕你；他們是綁架起。」他告訴我說。「你的拘捕是不合法的，我們要讓他們明白——我們將要取回他們從你這裏帶去的各種各樣的東西。」

他說話的時候，我想起了沙打吉。這兩個人很不相同。然而他們說話根據的精神似乎是同出於一個來源。祇不過這個人有權勢而又地位穩固，更鎮靜更自信，負擔更沒有那樣的壓重罷了。這似乎很奇怪遇着了這樣的一個美國人——一個雖則或許過去也是赤足、農家孩子，而我們早就把他列於上等階級的人。他的忠誠的灰黯的眼睛，他的寥寥幾句的言詞，在他面前我覺得很卑下和無知；因爲我在言詞、判斷和行爲上都是不恬靜的，神經過敏的，不能自持的，急躁而沒有形成的；現在更是常常動輒要哭泣的。但從這事的整個而論，我看見他眼睛裏和態度上的尊敬和仁慈，然而這使我更覺得卑下。尊敬我嗎？或者這是憐惜？我很懷疑——但是很感謝。

「不要煩悶，」他安慰我。「他們會驅逐這些人。這裏曾經是一塊避難的樂土——我們

看爲什麼不能再是那樣。」

「你的兄弟曾經到過這裏，」我的律師在我們的談話中間停一歇又很溫和地說。「我想我應該告訴你那件事。」於是他繼續說。

我聽着不很容易了解。大約六個月以前丹運到法國去了，而且正是我闖進「墳場」去的一兩星期之後，他便打紐約城經過。這個孩子曾經找尋過我，從這個住址走到那個住址。最後他到了「墳場」，他在那裏和獄卒爭辯。沒有檢察官的書面允許，沒有那個是能夠看到我的。丹跑到他那裏去了。檢察官看見他——一個着士兵制服的孩子，等他知道他是誰的時候，他便從秘密偵探部裏叫了這個檢察員來。他們說了些什麼，吉爾柏特君不復能記憶，祇知道他們告訴他我是一個德國的偵探，我「曾和印度人同居」和所謂一個着制服的士兵，假如他是愛國者的話，應該拋棄這樣的一個姊妹。

「他是一個很質樸的孩子，」我的律師說。「是的——他的眼睛藍的，他的頭髮黑的；他還

半帶兒童氣色。但是他們所說來攻擊你的，對他沒有半點印象。」

他被拒絕來看我。他從「墳場」的檢察官走到獄卒那裏，來來往往地躡着，爭論辨駁。他站在「墳場」面前幾個鐘頭，在探訪室門前並立着，和衛兵爭論。他在街道上狂跑，尋問我的朋友，要求他們幫助，他們帶他到我的律師這裏。但是官廳不僅拒絕——他們恐嚇他，如果他要繼續地奔跑。

我靜默地聽着這個故事，追隨着我的弟弟街道上狂跑，看着他站在「墳場」門前幾個鐘頭，用簡單的率直的方法和那些他們的職業本身就是奸詐殘忍的人們辨論。他曾問過我的律師我的形容怎樣，說話時我的聲音怎樣，和我怎樣生活。別的人們都允許去看我，他說——爲什麼他不可以於他們把他運到法國去。幾個月過去了，得不到他隻字片紙。我想假使他還活着，他定會寫了信給我。在他們送他去當砲灰死了以前，這似乎是他們定不許他這樣。

冬天過去了，春天來了。吉爾·柏特君從牢獄裏帶出希堆阿理和達爾華星。我告訴他們黑色

封皮的日記簿。他們不相信書內的名字會已經發見——我們會早就聽得到；我們唯有等着看就會明白，如果吉爾伯特君的計劃要求一切我的書籍和報紙發還成了功。

我的家現在是住着一家公寓裏，和一個少年的猶太女子同居。她是我的朋友，一個棕色眼睛，棕色頭髮成團的女子。她是一個學生和詩的作家。她從不為她的生活而工作，而且不知道那是怎麼一回事。佛洛能是她的名字。她是一個愛我，但不了解我的朋友。在她，生活便是詩，音樂，文學，愛情的園地。她對我的生活方式提出抗議：「爲什麼你要把你自己迫上十字架去？」

嗣後時間一星期一星期地過去，吉爾伯特君在法庭上奮鬥，辨護印度的流氓，努力營謀他們從監獄裏釋放，阻止他們的充軍到印度去。他提出向曾經綁架我的祕密偵探部支部的控告，勒令他們歸還我，他們從我這裏不合法搬去的一切東西。終歸到了一日，他和我跑到百老匯路辦公處，我們手裏執着法庭的指令，於是我又遇着面龐削瘦的檢察官了——這個因爲他繞了婚什麼都不能震忤他的人兒啊。他牽着法庭的指令。一切東西都命令還給我。幾件東西搬出來了。他說他沒有別的了。我澈底檢察一遍——皮面的日記簿不在了。關於這件東西我甚至吉爾

柏特君都沒有告訴。我堅持着還有別的書籍應該還給我。

過一回他們又把更多的書籍和報紙還出來，在牠們裏面我看見這本黑色封皮的日記簿。盡力做作不現出太匆忙或驚慌的樣子，我便說那纔完全了。吉爾柏特君整理書籍送到下面楊車上，但我挑選一些報紙和這本日記簿攜着便走。我很敏捷地跳上楊車，讓他去整理書籍。打開日記簿，我呆瞪着，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因為牠還沒有給人觸動過呀。我遲不敢相信，從袋裏取出一把削筆刀，很快地割下內面的封皮。這些柔軟的薄紙片擺在內面。不敢相信，我使用手指在上面摩擦——牠們真正和達爾華所放下的一樣啊！我對吉爾柏特君說明了第二天再去看他，我便指揮着楊車的車夫盡可能地快法趕到在那裏可以找到達爾華的地方。

我從監獄裏出來的時候，我不能找到工作，我的名字在報紙上登載過，那又不是一種職業的介紹。繪畫雜誌社提議要我回去，但是這個位置仍然是個舊的，和英國人的負批評責任的編輯在一塊。我再去找工作。我侍着吉爾柏特君的鼓勵，寫了一些初期的短篇小說發表，材料就是

依據我在監獄裏遇着的婦女。這些小說在各種雜誌上登載，我使得了些報酬。一個美國女人讀過牠們之後便來看我。她是生育節制運動的領袖。

「我不知道什麼印度，或你所做過的工作，」她告訴我，「但我相信美國須要有毅力的婦女。我們有了幾個。你願意來替我的雜誌工作嗎？」

於是我替她的雜誌工作了幾個星期。在那裏的時候我知道許多她的工作，知道許多那些東部來的爲求助阻止她們生產過多的赤貧的婦女的工作。有一次兩個男人跑來，極力引誘我以這種智識給他們，告訴我些他們大家庭的很愁苦的故事。我對於祕密偵探部沒有不審慎，現在他們來了，我便知道他們。祇要一個人把這種最簡單的智識傳出去了，便會要被捕。我們的辦公室給這些偵探纏擾不清，總想把爲人類的犧牲者捉去。

我的新的美國女朋友希望把我從印度工作中奪回來，拉進她的工作險裏。這是不可能的。有人說過一個人受過苦痛的地方，便是他最愛戀的地方。那可會是真的。但我不知道是否我在監獄裏受的苦痛會比我在兒童時期和少女時期受過的還更厲害。我除了生活上的苦痛以外



不復記憶什麼了。印度工作是我最初由於選擇爲着主義曾經受過苦痛的事情，這不剛祇是生活，剛祇是爲着生活的反動——這是表現。這且給我一種自尊、高尚的意義，那是沒有別的什麼曾經給與過我的。

現在我的工作完畢的時候，我便直接走到達爾華和佛倫設立來進行他們的工作的小辦公室去。佛倫有半日工作的事情；達爾華不能找到事情。他寫了許多文章而且賣了一些出去。我們三人分着用我們所賺來的金錢，然而那是不很多的。達爾華和我兩人每隔一日必須去向警察報告，他則從不離開他的蹤影。他甚至跑去認識這個他的任務便是跟隨他的警察！有時他們共同行走，共同談話。這個警察是一個漂亮的少年，達爾華說他是失了業的，迫不得已纔去做他現在所做的事情。這有過好幾次，當他帶着他的女兒去上戲院或是散步的時候，後來他便問達爾華在那時間他做了什麼，這樣他便能夠去報告。達爾華告訴他，他祇做着照常的工作——替報紙上寫文章，衛護他的在監獄裏的國人；這種文章都登出在報紙上。這個警察就照着去報告。在這個時期我遇着許多自由主義者。他們都是教員，著作家，講師。我記着他們在一個很長

的講演上，討論什麼我應該做或不應該做，當我被捕的時候，什麼我應該做或沒有做。我應該佩服章而且驕傲的，是我的兄弟已經許身民主主義，我應該虛心下氣，以我能夠採用的最好的方法去尋求前途。一個女人，我和她討論過禍之將至的印度人的充軍的，使我經過一次試驗，發見我是否對於任何印度人都有性的興趣。唯有等她發見我不是那樣的時候，她會願意幫助印度人嗎？有一個人視我不過是一個狂妄者而已；我應該多讀幾年書，學習推理而不用感情，他說。有一個人讀過幾本書之後，他便裝作心理分析家一樣。有一天他跑到俱樂部的圖書館內找這裏，站在門內觀察我一些時候，最後說：

「你爲什麼常常縳着眉頭？你的面孔爲什麼常常這樣愁縮？」

我不回答。我以爲任何人都會知道，自我經過監獄生活以後爲什麼我不舒暢。

「我以爲你在和你的父親戀愛，」他繼續說，「那會對你是冤枉嗎？」

我瞪視着他。他坐下，用這種腔調談了一回，一直等到我立起來離開這個房間。他對着我走開了，的背面談話：「你不能用逃走的方法避免這點——這是你的下意識呀。」

我對亂的、快暢的處在他們的中間。他們大家都想要從出發的立場上來改變我。他們是很仁慈的，用意對我也很良善，但我如果遵着他們的勸告，我立即便會向着許多不相同的方向前。我是太倔強不容易改變的，他們說。我知道他們得着了個人幸福的鑰匙——因為他們能夠修正他們的頭腦和行動以適應任何的環境啊。

有一天卡齡，她預備到丹麥去住一年，帶着一個少年人和他的妻到我的作工的事務室裏來了。這個少年人是一個呼聲報——主要的紐約社會主義者的日報——的記者。他最後和我談話，我便變成這同一報紙的記者都是由於他的努力。

我是「呼聲」報館裏的唯一的女職員。我開始工作，全體職員都把眼光集中在我身上的時候，這不免有種鉅大的恐懼。城廂記者是一個由法國皈依的美人，一個瘦削的，而龐白色的人，他從前是一家偉大的紐約日報裏的歐洲通信員，但是因為他的意見不同，他已被開除了。他工作得十分緊張，他的語氣就像是刺諷。他最激烈地反對婦女，而他自己不幸的戀愛後來竟造成他的自殺。他對婦女的批評最能夠使我恨他，然而就從他和我談論關於分配我最初工作

的一頃刻起，我便高興他。我第一次交出我的新聞記事的時候，他的苛刻的批評對我沒有什麼印象——這些似乎都不是對我而發。我覺得很沮喪而且很可憐，我甚至不能夠寫一篇愛爾蘭人羣衆大會的報告，但我知道他所說的話都是對的，我對於寫新聞記事什麼都完全不知道。我很可憐地站在他面前，注視着他的白色的緊張的面孔和苦痛的嘴唇——於是他告訴我，我要走近他去。他離開他的檯子，坐在我的打字機面前，盡一點鐘的工夫重新作過我的新聞記事，一段一段地改下去，教訓我所重新寫過的是什麼而且爲什麼。接着幾個星期他再三再四地做着這件事，始終不倦地忍耐。他特別嚴厲批評我的工作，但是他的嚴厲怎樣地至公無私啊，所以這就從不會傷害我。

這是有過好幾次了。當他以許多似乎超出我的能力以外的工作分配給我堆積着的時候，我說他竟是一個奴隸的監督。他把各種和印度或中國有關連的事情都拿來給我。然後又把那種因爲他們是××黨而放逐的俄國人有關連的工作來給我。後來四個人裏面的兩個，英國××黨的創始的叛逆案子也分配給我。這些人裏面的一個是愛爾蘭的勞工領袖。我每日坐在法

庭上，用速記術摘取口供，在這些證據之後加上我的敘述。這位城廂記者是很準確的，因為我們的報紙冒着一種被封閉的危險。每天下午在法庭裏我總看見呼聲報在法官的手裏。這位囚犯最後判決而又送到「新新監獄」去的時候，我便要根問，等我知道他是乘那一部車子。我不告知這個城廂記者就在大中央車站候着，搭車，趁機會尋他，一直等到我們同在一道。然後我穿過所有的車箱找到這位愛爾蘭的勞工領袖在最後的吸煙車裏，坐在兩個武裝的包探中間。

我坐着很遠好一回，注視着兩個包探顯然地都是愛爾蘭人，他們也正在和他們的囚犯談話。利用一個機會我或者就可以下車，我便走近他們。我認識這位愛爾蘭的領袖，他也認識我。他很驚恐地注視着我行近前去。我直接對着包探講話，我說我是他們的囚犯的一個朋友，心願伴送他到「新新」。

「我更要看到他，這恐怕會要一個長時間。」我知道，他們會以為我是他的戀人，我便說。一個包探微微地一笑，對着其他的一個說了幾句。這個囚犯看着這種光景，也就說，「是的，十年是一個長時間不易再看到她喲——你們能夠讓她坐在我的旁邊嗎？」經過一番討論和辨駁，最

後他們同意我能夠伴送他們的囚犯到「新新」。

我們坐着談論愛爾蘭和愛爾蘭的勞動運動，直到我們到了他要在那裏送進「新新」監獄裏去的鎮上，包探把他扶上村莊那邊的大道，然後對他說他可以在前面和我慢慢地行走。包探在我們後面離開一些路的時候，我們手挽着手行走，深切地談論。這位勞動領袖彎下他的高肩，膊和我暢談。我的肩膀藏在他的肩膀的前面走着，我用速記術寫下他致愛爾蘭工人和美國的勞動階級的最後消息。我們到了「新新」。他們以爲我是他的戀人，他們允許我看着他過秤，量高和打指印，登記名字和履歷。然後他們領他穿過一扇大鐵門，走下一個長廊道。我站着把面孔壓在鐵柵上，注視他的偉大的形貌消逝。我從淚如泉湧的矇矓的眼睛裏看着他舉起他的手，在他們領他到看不見了以前致着最後的敬禮。於是我走出「新新」的牆外，坐在路旁的地上，我便記述關於他的判決，他的監禁，和他最後消息的新聞。

我再站在城廂記者面前的時候，時已將近半夜。呼聲報是社會主義黨的機關報。××黨領袖的最後消息包含着黨的批評的，我們仍然發表這個新聞記事。

在這時候我不再是一個黨員。俄國革命的應聲傳達到了我這裏，同時黨內也有許多的反應。黨已分裂成左派和右派，但我任何派別都不參加。整個右派的意識和我都不相入，因為牠沒有生機，沒有力量；一步一步地緊逼，使我似乎更處爲了近視。我之沒有加入左派，這是因爲黨內的許多領袖都是些漂亮的智識份子，他們先前曾引起我十分的忿恨。他們都是領袖，我用不着這些領袖。我不想要他們來領導。我也不能相信俄國革命便是他們的私產。他們演劇似地很自信地鬥爭着，而且無疑地他們的意見都是對的。但我不想要他們領導，讓他們來告訴我些什麼或做些什麼。就在這個時候我遇着許多工團主義者的份子，聽他們講演，和他們談論，而我也變成了他們的組織裏的一份子。牠的意識和牠的形態比之任何別的組織對我似乎都更自然。在表現我自己的生活和思想的態度上，這千萬萬確是更接近。在社會主義者的黨內有一件事，情在我以爲那怎樣完全無用，怎樣說不出地無效的，那就是選舉。但我雖然參加了工團主義，無論在當時或後來，我都沒有過積極活動，我繼續我的工作和平常在呼聲報一樣。

我的工作很艱重。有過這樣的時候，××黨的囚犯送到加拿大湯境附近的登尼納獄。

這是國內最惡劣的監獄，嚴重的犯人纔會送去；這是因爲那牢監裏的情形都是中古時代的而著名。挨着那裏又有一個瘋人院——常常囚犯必須轉送進去。

城廂記者告訴我，要我設法打進登尼摩納監牢去考察情形。我利用在紐約的愛爾蘭的政治連繫，取得給看守的書信，然而我有些恐懼不敢出發。他們不知道我代表一家報紙。我的信上說我是一個研究犯罪學的大學生。夕陽西下的時候我使到了近加拿大邊境的小鎮上。牢監的灰色石牆高矗起突出市鎮之上。那邊便是瘋人院的所在。我的信的一封是給牢監裏的一個愛爾蘭的衛兵，我使向他走去。他毫不疑慮地竟在他的屋子裏給我一間房住着，就在那天晚邊我們環繞着牢監的牆垣，圍繞着瘋人院散步，閒談他在那裏二十年來的服務。

第二天清晨。他介紹我去看牢監看守的時候，我却有點恐懼。這個人讀着我的介紹信，而且很高興地把他的監獄指示給犯罪學的學生參觀。他引導我穿過這個監獄——走下這長而且矮的石廊道，兩邊夾着兩排狹而且低的石牢房。他領我到那些囚犯單獨關着的牢房面前。我靜悄悄地站在那裏，有時聽到鐵柵後面一種運動聲響，脚步的推移，被捕獲了的人類動物的呼吸。



當他告訴我『布爾塞維克』囚犯的一個關在那裏，臥在稻草上，日以麵包和水餵養着的時候，我想這個看守一定會聽見我的心房在跳動。我站着靜聽，長久一回，我的腦筋疾轉，正和我被捕的時候曾經站立過，心想那必須要有方法應付這種環境一樣。我的眼睛回環地在這鐵門上，笨重的鎖上，上上下下打量——我的後面站着這個看守，全幅武裝。我有這種衝動要對囚犯大呼，告訴他一個同志正站在外面。

於是這個看守領我走到這個舊的，潮濕的，水汽涓滴的牢房裏的廊道。囚犯有時判定了死刑，在這裏等候他們的命運，而且據說他們也是在等候着。這是真的，看守說。在一個牢房裏一張稻草床，一個錫盤上面擺着一塊乾麵包。最近有人住過那裏啊。

然後我被引導到電椅面前，放在那裏不復用過的。『試試牠，』他們說。我向後退縮，隨即又迫令我自己登上坐去坐着。我的手臂沿着這寬的直的椅臂放下。這些衛兵，對着研究犯罪學的大學生也有這種的嬉戲大笑，用皮帶縛牢我的兩手和兩腳。他們推下這鋼蓋甲放在我的頭上，告訴我說平常先還要放一塊濕海絨。我幾乎恐懼得連話都不敢說，但我坐在死刑的椅子上，我可

以經驗一點這大地上不幸的建立了奇動的人物所經驗過的。

然後他們領導我去看那些在紗廠裏工作後帶回來的囚犯。他們一個接着一個行走，一排排地在我面前經過，進到他們的牢房裏去。有些還是孩子——他們不會超過十六七歲以上。我觀察他們的面孔，這些我們的文化的出產，而我的心竟是像鉛一般，在一排的下面我看見一個高的灰色頭髮的囚犯走近前來。面孔白色而又繃縮，眼睛垂視在地板上。我退縮到扶梯的陰影裏，這位愛爾蘭的勞働領袖或者不會看到我。我等着，注視其他的囚犯，因為我認識他們所有的人的面孔。又有兩個走過去了。一個是單獨的不相連屬。那天晚上我不復能夠睡熟了，衛兵坐在前門口，敘述些他曾認識的囚犯的軼事。他所說的我却沒有聽到一點。

第二天我問這個看守，囚犯裏面有幾個我可否去會談。他不高興這樣。我說有幾個少年囚犯我很歡喜，我更願意去看一二個政治犯人。他站着注視我一回。然後他要我第二天再轉去，因為這一天是不可能的了。

這一天過去了，第二天清晨我又站在看守的面前。我看見他的面孔，我的心便不禁瑟縮。

「假如你是個男人，」他聲明說，「我會打死你去見閻王，然後把你踢出這個市鎮。你是個女人——火速滾開這個監獄，並且滾開這個市鎮。」

後來我知道他已打了電話給全紐約城，打聽我是誰。我趁着到來的車子便回紐約，寫出登尼摩納參觀的記事，因此損失了我的愛爾蘭的政治朋友，但是鼓勵了羣衆大會的舉行。終究這些囚犯遷挪了登尼摩納。

我做了另外一件同樣的工作。有一天一個工人跑進辦事室來告訴我們沿「東江」停着一些裝拉屑的駁船。我即被派去視察。我發見十二至十五個長的駁船載着從城裏運來的沒遮蓋的拉屑，停靠在近河的岸邊，預備拖到海裏去。這些東西停着很久了。從這上面飛出來的蒼蠅成羣結隊地走進工人的可憐的住宅，落在熟睡的嬰孩的面上，器具上和食物上。嬰孩有已死了的，我也參觀了三個大家庭的屋裏，兒童都已病了或死。我到處都遇着成羣結隊的反抗的婦女。男人們把請願書指給我看，千千萬萬的人都簽過名，他們也曾到市政廳去遞過，祇是不准去見市長。我持着請願書，和那些被市政廳趕出來的人們晤談。這個曾經接見他們的書記力說駁

船並不危險，因為他們已經灑過消毒的藥水。一個人很沉痛地說：

「我們從富有的人家那裏把這些拉屑拖來；他們把牠置在我們的眼面前；如果這是哈遜河，而又超出河岸，他們會要把拉屑拖入海裏。」

我攜着請願書跑到市政廳，那裏有人告訴我說，曾經有人帶着他們所謂關於駁船的請願書來過。我更明白這種駁船在短期間的幾日內是不可能運出海裏——因為偉大的國際遊艇競賽正在海口外面繼續舉行啊！這個遊艇競賽美國的和歐洲大陸的富翁都在參加，完結的時候，駁船纔會拖到海裏去傾倒。

我們發表這個新聞記事。這件事情不使我們被人稱為社會主義者的撒謊和搗亂專家的是：第二天偉大的資本主義的報紙也不得不去視察而且發表這同樣的記事。於是駁船拖走了。但是死了的嬰孩便不可復生，這事件的引起大眾注意也祇是偶然罷了。

佛洛倫在假期內離開這個城市的時候，她把我們公寓裏的房子租給一個理爪匠。這個女

子的名字便是瑪格利特。她很美麗，一腦紅頭髮，一身可愛的皮膚。她有一套頂雅緻的衣裳。她起床很晚，她和我常常在廚房裏共同飲我們的咖啡。她在紐約城內一家理髮店裏做理爪匠已經三年，她告訴我。在那時期以前她過着上等生活而且曾經結過婚。她從她的丈夫那裏逃走，依她的解釋說是因爲「他手持小刀繞着房子追逐我，他說……他說我曾經……啊……和別的男子漢也幹過這一套勾當。」

她修理男人們的指爪，她說，我更看出她對於婦女不肯尊敬。她的言談僅限於她和主惱的理髮匠的口角，以及她和「紳士們」的當差的會話。一天清晨她說：

「自然，我從不夢想到會要講起我的男朋友——他是一個挑着行走販賣紙煙的，你知道——但是今天一個男人望着我，並且說像你這樣美麗的女郎穿着粗布外衣，那是很可羞恥。」

「你回答什麼呢？」

「我告訴他，我常常都願意接受絲織的綢緞。」

她從不肯夢想到要讓男人知道她是下賤，她繼續說。男人們有一種習氣總想獲得便宜的

女子，但是假使一個女子有合式的風尚而且知道怎樣穿着她的衣裳，男人們也從不會錯誤而不愛她。一個漂亮的女子，她說，從不會讓男人環繞着她玩弄，因此他以後便不會尊重她。她很神祕地談起某個女朋友，她和一些男人們出去，但祇要他們如果肯給她一個二十五塊錢以上的禮物——自然她的意思不是說，因此她任何事情都肯幹。有時候她懷疑我回到屋裏的時候，聽得昨夜她房裏的男人的聲音，她便告訴我她的男朋友又在城裏，但是她想我不會多心，他會深夜裏坐起來和她談話，因為我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她又聽說社會主義者的信仰較之那樣還更惡劣——甚至自由戀愛。

『我猜想你僅僅替報館裏做事賺不到很多的錢，但是如果我是你，我甯肯每日吃一頓，使我自己夠買一套豔麗的絲衣裳。你如果把頭髮燙好，穿上一套豔麗的衣裳，你便像一個百萬富的太太呢。當我到紐約的時候，我慣常穿着棉襪子，但是現在我穿着絲的，沒有那個男人除了尊敬我以外會轉任何念頭，而且他們請我到豪華的酒席館裏，化費許多的金錢。你如果看着像是下賤，他們也就會以下賤來待你。』

她問我「孟雪維克」是什麼，我便告訴了她。她批評說：「啊，論到『布爾什維克』或『孟雪維克』，我想他們待遇女子，也不過像其他的男人們一樣罷。」

佛洛倫一月之內回來了。瑪格利特不肯付她的房租，說是她沒有錢。我們用簡單的方法把她的東西擯出廳堂裏趕她出去，她對我們說的話，她的男朋友們都會震驚。佛洛倫和我互相感詫地注視着。

「這樣的婦女將來生活會很優裕，」她最後批評說。「誰都知道——或許她將來會要嫁給銀行家哩。」

我手裏握着兩封沒有打開的信。一封印着丹麥的郵戳，這是卡齡寄來的，和平常一樣極力引誘我去看她。她住不久以前已經到丹麥去了。

其他的一封從新墨西哥寄來，而且是沒有受過教育的人寫的。我先前曾經看過一次這樣哥書法——那就是我兄弟丹寫來報告喬治的死的消息的。我不能相信這能夠會是他的，我

把信撕開。信上開始便是「親愛的姊；」我翻開厚厚的頁子發見末尾署着——「敬祝愉快，丹上。」

我早以爲他死了。吉爾柏特君告訴我他們把他運到法國去以前，他的看我的企圖失敗的時候，我幾乎以爲完全證實。自從那時以後時間一月一月地過去，雙字片紙也不曾得到他的。他現在寫的這封信是他自在紐約設法看我以後的他的生活的故事。他對於表現他的感情並不精練，但是我看出了他會是怎樣的可憐喲。我讀信的時候，我把他的行動和我自己當我的兄弟喬治在牢獄裏的時候的拿來對照。丹不會要求過什麼問題，對於官廳所說過攻擊我的事情也沒有受到半點印像。我則曾經寫過一封自是其是的譴責的信給喬治。

這封信繼續談到「大戰。」丹自他在法國上岸以來即在前線作戰。他曾參加過幾次最殘酷的戰事。他不曾提起半句民主主義，光榮或愛國主義。相反地，他所寫的祇是他在沒及後臀的水和泥裏面前進和戰鬥的生活——而水和泥又混和着他的同志的鮮血；祇是傾盆而下的大雨的礮彈；祇是在他眼前打感粉碎的人和他們的慘呼的故事；祇是那些沒有休息的日子，常常



踏着死境的戰況。他寫着當他被驅使前進既不知爲什麼又不知上何地方的時候，他的恐怖和絕望。他不能忘記他所看見過的，現在他從夜裏夢中醒來，仍然過着大戰的生活。他的不死祇是憑着機會，因爲所有他四面的人都已不復存在——他的朋友；甚至失望無知正和他一樣。

他最初會編入科布林士的駐屯軍隊，後來道經新奧爾良運回美國。他是那些在新墨西哥給了土地的士兵的一個——新墨西哥乾燥荒涼的土地，沒有水的可能，沒有一文錢去汲水或發展水道——等這於誰需要麵包則投誰以石塊。他沒有什麼，僅憑一雙光手在荒地裏工作。

他運回來的時候，他們把他編成預備隊——統治階級準備牠的利益再感覺危險的時候，便又召集去打仗。

丹的信上結論說：「我已決定和蓬住在這裏並且和僧共同工作。我不知道你對於大戰怎樣主張，但我不想你會贊成，否則你便不會下獄。然而我能夠告訴你這一點——第二次戰爭暴發的時候，我能夠打仗。他們可以把我立起靠着牆壁，鎗斃我，但我決不會去。」

呼聲報是一種晨報，我們在夜裏工作。我們半夜離開辦公室，走進附近一家酒席館裏吃飯。我們常常坐在那裏海闊天空地談得幾個鐘頭。我的同志都是些青年的男人，很懇切地相信他們在做着的工作。除了兩個是因為他們的意見曾被大報館開除的人以外，其餘的都是出身勞動階級。我從他們那裏學習了許多。

我常常在清晨將近四五點鐘的時候走到家裏，但是第二日正午以前便在達爾華和佛倫工作着的這間小的印度人的辦公室裏工作。我們正在進行一種釋放那些將要充軍到印度去的囚犯的鬥爭。他們的充軍就是等於死刑，而我們始終不倦地運動。

我們社會主義者的朋友不能了解我爲什麼要替印度人工作。我是勞動階級出身的，他們說，我應該自己獻身於勞動階級。我不會，我問——像他們這樣獻身努力嗎？這祇是我不會停止在那裏罷了。印度人，他們回答說，都是國家主義者，而且祇高與純粹地國民革命。他們裏面有一個回答我的辯論說：「是的，印度是在受着許多蠱蟲的苦痛——英國僅是這種蠱蟲的一部份。印度人民必須不僅擺脫英國，而且還要擺脫印度的資本家和封建地主，他們僅僅希望蹈入現

「統治者的靴履。」

「那有任何理由，他們不應該努力去謀脫離英國麼？」這却不是的，他說，但我應該把這點弄清楚。

「對喲——那末讓我們姑以爲我對於他們都很清楚罷。不管怎樣我仍將繼續替他們工作啊。」

「唯有糊塗蟲纔能爲這樣一種飄渺的事情去工作，而且替這樣的人民，」他大聲說。

「我不以爲這種理想很飄渺。我也不問這些人民像什麼——我不爲着個人工作啊。我在爲着自由的理想而工作……至于我自己則以爲這是我追求幸福和表現的大道。這或許我會是一個糊塗蟲——凡屬一個不是爲着現實而又不能從中獲得金錢的理想而工作的人，或許都是糊塗蟲呢。」

「在你自己的國家裏正有許多的事業須要你做啊！」他繼續說。

「我沒有國家……我的國人都是些反對壓迫的男人和婦女——這不關乎他們是誰。」

什麼地方。我和他們覺得就像是在家裏——我們彼此互相了解。別的人在我都是外國人。」我們站着一回考慮着，然後我繼續我的辯護：「即使就從你的觀點來說，我也是在替這個國家做事情——工人們一點都不知道印度；我能夠以我所知道很少的一點教訓他們……這於他們知道了是很好的。」

最後一層是他完全能夠了解的。這是我大多數同志完全能夠了解的。他們常常迫着我出而自衛。我爲什麼參加印度運動？這或者在他們是對的，而我一天一天深入這種運動，使之這種運動愈加成爲我的思想和犧牲的中心，這並不是常態。我的朋友迫着我出而自衛，那些時日我和我的印度朋友談論許多，每日盡力去說服我的同志，使他們了解沒有亞細亞人民的自由，歐洲或美國的工人便不能得到他們的解放，而且世界資本主義的主要柱石便是在力求亞細亞人民的奴役。在我寫字檯上面懸着一幅地圖表明印度是爲使中國、近東和中部東方，和阿非利加的一部份被人統治的險要的根據。我也對他們解釋俄國彷彿和印度一樣的飄渺，然而他們的眼光常常追隨着「俄國的革命」。印！終有一日會是革命的國家，我說那時候他們對

於那裏的情形會是茫然無知。

他們使我遇着許多苦痛的真理——大多數最上層階級的印度人對於婦女、性和勞動階級的態度。多數的美國人正是一樣的原始，我回答說：美國人，像印度人一樣，視婦女為肉的動物。她為性的經驗所破壞，同時男人之為男人亦憑着這同樣的經驗。多數印度人視勞動階級為先天的下賤；美國人以為任何人之有價值在貴乎「自立」，倘使他不能夠，那就是他自己的過錯；他並不考慮所謂「自立」，你必須站在他的背上，他人便為着你這樣的目的而被征服。

我讀書，談論，爭辯。然而我和印度人工作，和他們頗接近。為什麼？迫着我尋求解答，我便更加被驅使去研究印度的歷史和情形，更加分析我自己的動機。但我不能夠告訴我的美國的朋友那種使我貼牢印度人的羈絆——愛的羈絆。他們會要譏笑，因為他們早已看成僅僅是性的愛了。然而那却不是性的愛。在我一生我曾需要而且渴望人類的愛的熱情。我曾常常不自然而然地力求愈加接近人民，追尋熱意，慈愛，溫情。大多數人在這點所看到的祇不過是肉的渴慕。我很少為他們的提議所侮辱，因為這好像祇是我的被他們所造成的過錯。

在印度人裏面我發見了我所追求的許多東西——熱情那不僅是性的親密的接近仁愛，沙打吉便是這種的化身。我置身這裏面。我要是已經真正成熟了，沙打吉又不是他這樣的智慧，我的生活的途徑定會另是一個方面——或許我也祇會記念他和我記念其他的人一樣。但是他是一個智慧而良善的人，並不誤會我的愛需要和寄託我的精神的場所。那使我接近他的愛，恩惠的，仁慈的羈絆，從這裏疾馳赴他的人民和他的運動。這種羈絆曾經忍受過階級的政治的和智識差異的創傷。我現在寫着歷年來經過的景象；我參加這種運動的歷程並不沒有苦痛，屈抑和失望。在這裏面和在任何別的運動裏面一樣有着不幸的事情。然而牠的鉅大的意義在這人類解放的鬥爭裏曾經俘虜過我的意識，猶如在這運動中的人們的理想和溫情俘虜過我的靈魂一樣。

少數的人們懂得這點。我常常感覺像似一座被圍困的孤城，站在朋友和同志們的中間，他們要求我對於我的興趣和活動作一種解釋。他們最不好的視我爲瘋癲；他們最好的亦祇視我爲神經錯亂。那種更加顛倒黑白的則姑妄承認我在和某印度人戀愛，並且和他秘密地同居。他

們至少也是和平的，很老練地避免問題地離開我。他們認定我幾個月之後必然會從事意大利人的或俄羅斯人的或南美洲人的活動——而且從同樣的動機出發。我參加到印度人中間的時候，我從所有這些人們找得了寄託。我們常常不同意——有過熱烈的討論，不一致，甚至爭鬧——但是我們分裂了又能結合。

我們衛護印度人的運動一天一天前進。我工作得像我從來沒有工作過這樣的厲害。我的心，幾個月來又病又受損傷的，現在變成像鋼鐵，我的身體則堅韌和野草一樣。所有我這個活物的信仰和情感現在都集中在這個工作上。所有我對於警察或社會反對的躊躇和恐懼漸漸都拋開了。我在和我的同志一塊講演寫作，我覺得我被鑄成了土著的美國的泥土。我和他們工作，察覺我是怎樣地美國氣，怎樣地鄉土氣，我又怎樣能夠天然地適合美國人民的理想，遺傳和主義呀，當着這些僅能成爲智識手段的時候。Bahrin 他們裏面有幾個這樣稱呼我，這倒足以鼓勵我的心情，提起我內心的力量和堅決。因爲在這裏面不僅包含着愛情，而且還有同志的情誼。

我用對於我的兄弟，對於我的父親，對於我的階級不能給予的愛情愛着他們。

我來認識另一個美國；這是小的，但是爲自由的事情活着而鬥爭的，而且這是大無畏的。有幾個是工人階級的男人和婦女，他們幫助着我們；有幾個是愛爾蘭的男人和婦女；我回想這些很少幾個高尚的靈魂，他們的基礎建立在財富地位和家庭，但他們拋棄這一切來幫助我們，幫助這些監禁着的美國的勞動工人。我彷彿回想出他們一種清楚的物質的形態：高的，受過教育的男人和婦女，他們從不會知道饑餓的日子，他們曾經讀書遊歷和創造，他們且被他們的家庭視爲怪物或態度惡劣的惹人憎惡的體面的叛徒。他們是寥寥的少數，但他們很高尚。

我讚美這些美國人。我還愛戀這種印度人。但我沒有一個人能夠親密地談心。我和人們之間有一條鴻溝——我自己造成的鴻溝。假使任何時候尊敬表示在我面前，我對着他便退縮，覺着可憐。即使就是這一天到了，所有的印度囚犯都恢復了自由的時候，我也知道我幫助過恢復他們的自由，仍然我要對着他們的任何尊敬的表示退縮。

他們，像美國人一樣，對於婦女有一種物質的規條。我也有這些物質的規條，雖然我的心理



拒絕牠們。我蔑視這些規條，但是對於我的朋友們我則假作我不蔑視。我過着兩重生活——一種祕密的生活和一種公開對大眾的生活。相信性的經驗是一樁羞恥的事情，惹人唾棄的事情，然而仍有詭祕的戀愛事情，我感覺朋友對我所表示的尊敬不值。我感覺尊稱「姊姊」的不值，吉爾柏特君用牠的眼睛注視我的尊敬不值。假使所有這些人們知道我有戀愛事件，他們便不會尊敬我。至少印度人不會尊敬我。

我的心很冷酷而且清明，我以穩定的堅信而工作。但我的靈魂負着很沉重的罪過。我不聽從我的靈魂。我看見到處環繞着我的男人，我又知道他們的祕密生活必定是什麼。為什麼他們應該這樣恣意自由，這樣快活，而婦女就必定要服從別的規條呢？我一點都不願，而且也不會。我渴望着溫情，渴望着戀愛，但是這些我都害怕。一個人在戀愛的時候，便容易被人制服；我却願被人控制。自由比愛情還更高尚。至少是在今日。或許終有一日這兩者將會合而為一。

我的隱秘生活的智識的評判，就和那種做着同樣的事而又為社會這樣高尚尊榮的任何商人的一樣合理。我的生活和商人的生活之間不過有這種的不同：我不提出要付錢。這些和

我同居的男人；我保全他們那種羞恥，我不盡力要買他們的身體；我們的關係建立在友誼上面，而不是建立在購買。在醫院裏很久以前的那天晚上，我曾以為我要提出付錢當作一種侮辱；但是時會到了的時候，我認識的這種人都是太慈愛，太有人性，使我不能那樣。他們都是我很尊敬的

的朋友。

這是開始在和一個與我共同工作的新聞界的男人。他是一個健康的，秀麗的，滑稽的，不會和我一樣給清教徒主義攪擾過的蠻漢。

「你是胆怯，因為你是制慾的人，」有一天他笑着，彎過我的寫字檯上。「現在我完全願意——啊——你明白，願意供你驅使。」

「贊成，我的朋友，」我回答說。

「祇要記得，」我繼續說，當他問我是否真的嚴重的時候，「我不是私有財產；你也不是的。不過這必須是要秘密。」

我為什麼脫離他，我不知道……我會知道比我經過那種事之後為什麼要脫離任何一個

人更多些嗎。他是一個友愛的，志趣相同的人。但是因為我們保持着祕密，那就似乎對於那種事含有毒害；自然美麗的事情不必要保守祕密啊。

我不能够應付我自己任何一個長時期，所以我要離開他。後來有些別的男朋友，或許認為我是他所喜歡或愛戀的人兒，或是把我的友誼解作想要變成進一步的親密，便成爲我的侶伴。我常常很簡單地牽入一種境地。於是我的病態的精神，怎樣和我的智識衝突；又復起而背叛。我那時候和後來一樣在我內心常常給這種感情的衝突打得粉碎。我不能得出無論那一方面的結論，不能獲得清爽或和平。我現在物質上已經成熟；但是那種和成熟俱來的衝動又玷辱了我；我有美國人的風氣，不自然的清教徒的態度，謝謝這些啊。對着這種羞慚挺立着我的智識，知道我的生活便是我自己，知道環繞着我四面的規條都是虛偽。但我太好動而沒有哲學的反省，不能化些時間分析我的生活和我的困難。我抵抗着而不用考慮和分析。我的抵抗自身會對着那些我所認識的人們宣示出來。有一個人他愛我而我和他同居。

「結婚嗎？」我一個深晚，當我們沿着黑暗的街道踱向我的家裏的時候，對着他大叫。

不，我不願結婚。我沒有把我屈伏在一般婦女所過着的生活之下的要求——織補襪頭，烹調，洗濯，依靠一個人當作我的生活——換言之，僅僅爲着存在。」

「我不要求你重視這樣一種的生存——你是殘忍的婦人，瑪麗，曾用這種名詞來考慮。」

「你是一個殘忍的男人會談到結婚。有許多的婦女，她們不想要別的——到她們那裏去；  
和和平平地離開我。」

在他的苦痛中，他曾說過他願結束這一切。我便回答：

「這樣你正強迫我去和你結婚嗎？滾出去……這還可以從更深入的苦痛裏面打救你。我憎惡男人，我必然會是殘忍的對付。」

他已變成蒼白的了。自從那回以後我們從沒有再會見。或許他遇着了——一個對於婚姻比我還更尊重的婦女。但是當他去了的時候，那天晚上想着他和他的憔悴的面孔不會睡熟。然而我爲什麼要覺得惡劣呢，我再三地詰問我自己——多少的男人比那還更惡劣地對付過婦女啊。世界上充滿着哭泣的給婚姻制度和牠們對於男人的愛情束縛了的婦女啊。

有一個男人，他哭泣而我仍然微笑。他是一個著作家，我知道他會利用我們離別的苦痛寫成這種情景的故事。所以我坐着，望着他哭泣，以批評的好奇心觀察他。他哭得很自然。他並且喜歡哭泣，哭泣是很浪漫的美麗的。他演講長遠存在的回憶，把他自己形成恰是那樣的——一種境地。他是一個很豔麗的男人，一雙灰色的眼睛和一腦可愛的褐色的頭髮，他自己以主人翁出現在他的一切的故事裏。我對於他的稚氣有種恬靜的愛慕。

「不要學得這樣，」我安慰他。「正好想想——我已給予你一個故事的新感想。」

「你再要回到我這裏來，」他使我確信地說，把這句從前至少三個人曾經對我說過的同樣的話重複一遍。因為這個人他相信他自己會被她拒絕的這個人真是渺小的動物啊。

我是很乖戾的，所以我回答說：「啊，是的，我可以回來，因為你是很動人的喲。但是你固然氣息都可以停止，等到我回來。」

我相信我反對婚姻很有保證，因為我會和許多的男人同居，沒有那個男人經過那種事之後會要娶我的呀！自然，女人是會嫁給從前曾經行過獨立性生活的男人——但是男人決不要

妻從前曾經行過獨立性生活的女人。我即使在熱戀着而又想要一個孩子，我都不容易結婚，這真給我不少的安慰。因為我害怕我可有一天會十分愛着一個男人，想要長遠跟隨着他，忍受一切的事情。我現在的生活很可以消除那種的不幸。

怎樣的奇怪，我應該是很寂寞和恐懼的，但——那發出的聲響怎樣的空虛——自那整個而論又很清白。那裏有任何這樣的人，他會相信一個女人能夠和許多男人同居，自那整個而論仍然覺得很清白和沒經歷的嗎？然而我就是那樣——如果我要想避免真情，我便會開始在我寫着我所寫過的東西以前。我很驚訝爲什麼現在我感覺這樣。那在我似乎是我覺得不會性的經驗接觸過，因爲我不會戀愛。愛情是種力，在精神上留着不可磨滅的痕跡。我認識的人們都是很親睦的高尚的人物。假使在他們的天性上有着另外的一方面，我可沒有經驗到。我真實相信他們是高尚的，清潔的，良善的人。我和他們的經驗不是像人類冒險的那樣厲害的一種物質的經驗。他們把他們的工作的和智識的興趣教訓了我許多，而我從這樣的經驗上學習了比我從書本上還要學習得更多的東西。於是我漸漸開始追尋一條普通他們每一個人所經歷過

的路程；他們都是還有小孩子氣的大人，而我從不能想到他們，把他們的兒童時期和孩童時期分開。他們常常告訴我些他們生活上的更早年代的故事；在這樣的故事裏而我纔瞭解他們的做人。我是一種母親的天性，多數的人們感覺到這點。這不僅是我的智識工作的基礎，並且是我個人的血統關係的基礎。這在我現在好似倘使我的這部份的天性容許發展下去，而沒有受到損害，我便會有比我現在遠更可愛的生活——有時候我還會更厲害地愛牠——我會已經是很快活而又很能富於創造的。因為這些情感和智慧，友誼和同志之誼相結合能夠造成生活的最愉快啊。

但是正因爲這樣，我便牽入了和那種根深蒂固地深入了我的靈魂的規條經常相衝突。我追求和平，調協，然而均不可獲得；因爲在我心裏是沒有和平的。我追求安息，然而也不可獲得。雖然有許多人給過我安息的地方。在清晨很早幾點鐘的時候，離開我的工作，我常常踱過寂寥的街道。有時我聽見婦女哭泣的聲音。「她或許是一個結了婚的婦人。」我想，匆匆地趕上，她的聲音在上面徊翔。「爲什麼這個婦人哭得這樣……我不能夠忍受婦人的哭泣啊！」

我決心跑回家裏，穿過佛洛倫房裏的黑暗，她睡着叫道：「時候很晚了。你工作得太辛苦……這樣你活着會沒有生命了。我想你應該清晨八點鐘起頭——或者那可會是七點了嗎？」

「那可會是六點罷，你啊！」

「你正在盡力要洗脫你良心上的什麼罪過，所以你工作得像瘋瘋癲癲的婦人一樣啊？她問道：『你是有些像基督教徒，爲着犯了罪過而虐待他們自己哩。』」

「罪過嗎？我從沒犯過罪過——我不是一個基督教徒啊！」

於是我卷曲着我的邪教徒的身體縮入眠牀裏睡着。

清晨到了，她站在我的眠牀旁邊。她用溫柔的手安慰着我的前額的時候，我埋怨說：

「讓我睡罷。」

「起來工作，補贖補贖你的罪過呀！」她回答說。

有時候晚上她靜默默地站在我的眠牀旁邊，朝下望着我。

「不要太癡情了……去睡罷！」我大聲呼喊。



「我想你如果找得了一個男朋友，和他同居，你便會更快活，而不會過着這樣一種瘋狂的生活了。」她抗議說。

「那末，你呢？」

有一次她站着，光線在他的頭髮上變成紛亂的。她的眼睛又溫和又黝黑，她徵引克柏的野天鵝的詩句，牠從這個湖飛到那個湖，不曾建築一個香巢。我希望那會是隻雌大鵝，我大聲呼喊……雄的把這種視為他們的特權由來已久了啊。

她會說過：「我愛你，因為我不會愛過別的朋友。」

「愛是對於弱者的，」我很流利地回答，一種苦痛的激刺紛呈她的臉上。「你是這種女子的典型，終有一日會要戀愛，結婚，變成一個主婦和你的丈夫遷就地同居着。」

「啊，」她反辯着說，「你纔是這種終有一日會要戀愛，很簡單地便完結了的女子。我願意長遠過着我自己的生活，因為我不十分重視男人，以為他們值得永遠去奮鬥反對。唯有等着看你的戀愛喇！」

我很暢快地大笑道。「你寫的抒情詩太多了啊。」

「你甚至戀愛這個名詞都很害怕——我們怕這回事，祇在當我們在他們面前成爲弱者的時候。」

秋天的時候我逃到亞底朗德克去了。城廂記者最初則抗議。但是後來他同意了，因爲我近來工作成績不好。爲什麼，他曾問過。我告訴他說，因爲他是奴隸的監督。那時他追尋着在他面前的棹子上的木紋，像他和我談話的時候，經常地追尋着一樣。

「那不是你這些日子寫出的文章帶着一種「哀怨女子」的風格的理由，」他宣言說。我們爲着「哀怨女子」這個名字爭鬧，後來他又告訴我，要我領取這個星期的薪水，然後離開，但要養息回來，好照我的舊日狀態工作。

佛倫和達爾華不能瞭解我爲什麼要單獨地離開。他們和許多印度人一樣都是些社會動物，須要人來環繞。我則想要獨居，拚命下決心度着我個人的生活。我曾經有過一種空虛的理想，

我如果單獨走進深山萬嶺好些時候，我便會感覺更安好，能夠計劃我將來的行動和生活。我能夠對着談話的，一個靈魂都沒有。我一定要去安排我自己，那是十分困難。任何人能夠對我說着什麼——做這個或不做這個嗎！那種事情祇有我自己能夠說——而且至今都是沒有兩樣。我純粹地在避免一種悵惘不快的思想或回憶，把這些推回我的心坎裏的黑暗深處，更把這些鍊成毫無感覺。

當那晚我踏遍了亞底朝德克的時候，一切都清爽。遺忘似乎是最好而且最易的方法。我在活着一種癡狂的生存——禁慾，然後性生活，然後再又禁慾。將來——或許就是沒知覺的繼續。我對於衝突已經很疲乏困頓了。禁慾不會給我安息。性生活不會給我安息。那便有了我的大眾生活——一種好的生活。那裏有尊敬我而我亦欽佩的美國人；那裏有愛我尊敬我的印度人——不很瞭解。爲什麼這兩種人還不該滿足——爲什麼我的身體還應該這樣苦，我的精神這樣沉重地，着重累啣……於是又復回轉到城裏，疲乏得像我離開的時候一樣。

幾日後的一天下午，佛倫在五馬路遇着我，邀我到他的房裏。那裏在開着一種會議——許

多人從各國正在趕着來討論他們將來的計劃。我們爬上扶梯進到頂層的佛倫的很樸素的房間裏。他搬進了幾張摺椅，兩三個人已經到了。一個老年人立起來和我會面。

他的脚跟並擺來敲得啾啾的響，和一般德國人介紹他自己一樣地說：「哈森阿理康。」他翻轉身對着另外一個人，介紹他說：「剛納底佛洛強得」——巴黎來的，我們鞠一個躬。別的人開始在到，我們都很歡迎。後來我聽見後面一種很熟悉的聲音，我便很快地翻轉面。球安底亞站在那裏，聳着肩，帶着一副揶揄的面孔，在他和佛洛強得談話的時候，很驚奇地望着我。他走向我面前，伸長他的手的時候，我心裏神經過敏的掙扎着。

「你的形像還沒受到影響喲！」他大笑道。

「我爲什麼要呢？你竟希望看到我沉在悲哀悔恨裏面嗎？」

他的笑在我的諷刺的聲音中消逝了，我們站着彼此的眼睛互相注視着。在我們任何人還未講話之前，一種快而輕便的脚步進到了這間房裏，一種快活的歡迎聲音在這房間裏呼喊，而我翻轉身看見一個印度人立刻快要擁抱過兩三個人了。別的人團聚圍繞着他，然後又分開。

我便看見這個人翻轉身朝着我。他很瘦弱，一種淺褐色的皮膚，他的頭髮又黑又光滑。他的給鄭重的眼毛叢蔭蔽了的眼睛，使我想起星光高懸着的極濃厚的紫金色的天空的黑色印度之夜。眼睛之上便是一層微弱的愁苦的帷幔——面孔這樣輝煌的人怎樣會有愁苦的眼睛！他或許還在他的壯年的三十歲罷。

這個人用很敏捷的動作大踏步朝我走來，他的說話很神速，他的聲音很深沉。「你是瑪麗嗎？我知道……是的，是的，那我明白……我早已有人告訴過了呀！」

他握着我的兩手，不講絲毫禮儀，望下垂視着我的面孔，而我整個的生命響應着他的青年的熱力。他說話的時候，他的嘴唇在微笑，但是他的眼睛並不——牠們都是黑色的緊張的眼睛，不帶半點溫情或仁慈地搜尋着我的面孔，好像檢察我的內心和我的精神。我正遇着另外一個印度人啊，他滿具着爲他的國家尋求幫助的希望，細心研究一切的人們和一切的事情。

『你是……』

『我是阿蘭孟維卡。』

「啊，是的！你是從杜剛埃到來的！大戰期間你會監禁在牢獄裏！我知道你，你明白你怎樣離開那個國家呢？」

「那就有方法！」他的嘴唇微笑着，他的眼睛細心地考察。「並且我也知道你。佛倫曾經告訴過我了。」

他的手指仍然緊握着我的上面；牠們都是很纖弱的然而不很柔軟——長，粗，而又纖弱。他們和他的面孔不很和諧，和他這樣的年紀也不相稱。因為在他入獄之前他的舌和筆會替他的國家闢開了他們的衝破謊言之城的大道。我會渴望的是要看到一個微弱的人，一個老年的人。但是他很年青，他的態度是一個有經驗，很持平並且能自主的人。他的動作和他的說話敏捷得像亮光一樣。

黃昏過去了，最後阿蘭和我一塊兒坐在角裏的行軍床上。這間安着活動形像的房子似乎搬得很遠去了。這個人兒纔是唯一的真實。我會整個黃昏靜聽着他的聲音——靜聽着他對那會出現在印度水平線上的甘地的防衛或批評；他對阿木里、昔爾屠殺的描述；他對世界大事的

討論；他所說對於婦女的事情——他的革命論擴張到婦人的問題——婦人不能得到自由，世界便不能前進；我的耳捉住了他所說的一字一句。他攻擊安底亞的意見，而我聽着，不相信一個能夠固持這種意見的人竟會存在世界上。於是他走過來，坐在我的身旁，我們開始談論。我落脫了我的錢袋，他拾起來，坐着握在他的手裏旋轉。我看見那樣時，內心有些顫動，一種叛逆的問題像嚇怕了的動物似的穿過我的心房——我很驚訝他是否結了婚！一種愚笨的譏諷的訕笑對着我自己的懦弱而發的，很快地使出現在我的思想上……然後嫉妬一類的東西驅着熱浪浮現在我的面上，在我想到沒有這樣的男人能夠在印度仍然不曾結婚的時候。我彎過去，從他的手裏取過我的錢袋。他把牠放棄，但是他的手指接觸着我的，在那上面留戀一歇很短的時間。我的內心又在顫動，而且恐懼，我朝上望着他的面孔。他的眼睛正注視着我，他的面孔的確非常地熱誠。

「原諒！」他曾大聲叫喊……但是他的眼睛並不要求原諒。

我立起便走……他是印度人，這種事情從不會做，他跟着我立起。我們停在窗子內面望着

那邊屋頂的海洋和頭上的青天，談論我們心裏所能想到的一切事情。

「很奇怪，我們纔來自世界的兩個盡頭的時候。我們竟會這樣地完全一致。」他說，我便翻轉身望着房間裏面的人……球安底亞正站在房子中間的燈光底下，他的眼睛瞪住着我的。

「我要走過去，和佛倫談話，」我告訴我自己說。但是我並不去。阿蘭仍然和我談論，我也仍然望着他的面孔和青天，而且靜聽，知道我正踏着危險的境地，然而不能脫離……

那是一個星期後的一個黃昏，他和我走到佛洛倫的家裏。她還在加利福尼亞旅行不會回來。這間房空着。阿蘭曾對我赤裸裸地談過。我們進到門邊，他又說：

「假使你還不立刻就去睡。我們可以再談一回。」於是我們走進這間房裏。他問着我的生活。

「這是很奇怪的，你願意爲我們工作，」他說。

「奇怪——爲什麼這樣？我想這很自然。我給饑餓，貧窮和寂寞累得很困乏了。我迫切地需



要友誼，瞭解，和安息的場所。」

「你在我們的工作裏將不會找到任何安息。」

「不——但是我得到了熱誠和親密的情感，那便會給予我安息。因此你們的運動的光明偉大把握住我——你們大家努力工作而不投降，你們努力工作而不懷着苟且立刻成功的希望。我聽過而且讀過這許多關於你們的國人對於這種工作犧牲他們的整個生命，被鎗斃或被絞死，仍然熱烈地相信他們在做着的事業的故事。這運動在牠的偉大裏面有時候也是很恐怖。」

「但是你不像一個女人——而且是像人類一樣——要求愛情嗎？」

「我不知道是否曾有像我所視為愛情的這樣一種的東西。我曾追求過——不，我不想要愛情。老實說，這祇有性，但是我所稱為愛情的這東西並不存在。」

我們站住佛洛倫的小的工作房的中間，談論。我把我的外套急急地望鈎上一推，他伸出手來從我的肩上把牠舉起。他的手觸着我的頸項，很溫和地。我的眼睛不自由地向後閃視，朝上望

着他的面孔。他微微地轉向前來，他的面孔帶着很熱誠的嚴肅，映着烏黑的頭髮又很蒼白。我們站着互相注視着，經過一個無限長的時間……外套輕輕地落到我們腳邊的地板上，我聽得他的聲音，溫和而又熱誠的，在說……

「愛呀……你必須相信愛情……我想我早就常常希望找着你……」他的手翻過我去，等到我對着他，他的面孔又很近便要挨着的。「你不能够愛我嗎……我瞭解一切的東西……愛呀，這裏是你的安息……」

他的手臂環抱着我。我的內心自己盡力掙扎，但是我的身體很軟弱。一種光明捲掃過我的全身，解脫那種似乎束縛到了我的一雙脚的笨重的壓力。一種感情，好像我能夠掃蕩這種星光似的，輕輕地溫柔地使我着了魔而又和那攔住我的恐懼戰鬥。光明獲着勝利，在他的手的接之下，我覺得那塵我多少年來建築起防禦我的靈魂的保衛的城垣開始打得粉碎。

「我是害怕……讓我想……你不知道。」

「知道什麼？」他很從容地笑着。

「你不知道我是誰或什麼人呢。」

「你也是不知道我的……但是我愛你……那就夠了。」

「不……不……我不能夠喲！」

但是他的嘴唇從我的口上把一些言詞塞住，我便靜默了。

阿蘭和我一星期之內便結了婚。對於結婚那似乎沒有問題；結婚就是結婚罷了。我發了一個電報給佛洛倫說：在她回來以前，我們暫住着這間房裏。她的回答是：「我早已告訴了你這  
樣！」

大地突然便已變成人類藉以生存的很美麗的樂土，人們也是很良善的。甚至球安底亞我都覺得是一個善人，我們再見到的時候，我對他也很有親愛。他的面孔上的習常的臭氣現在現出一種新的顏色——他似乎對於我們很藐視……或許我在人人的微笑中都覺得含有藐視罷。因為我是再度的結婚，而且有時候我記得所謂結婚就是——一種獸性的關係。好些時候我總

忘記，因為我愛阿蘭。而他又解釋了一切自我心裏發生的反對和反動。

我對於一切人們感覺很仁愛，我常常驚詫一個人甚至竟會不能站在印度的英國官吏面前，對他們解釋：我們在這轉眼即逝而又很寶貴的時間內活着的所謂生活正是怎樣，而且那不是要藉着使別的人類被征服來維持生存的尊貴，千真萬確地我能夠鑽入他們的心裏，使甘那一般人類的良心所在的地方，使他們信服。

「不，不，」阿蘭大笑道，「不要讓愛情毀滅了你的理智的能力！」

「或許愛情比智識還更強而有才能。」

「那或者會是的——但是那要用在一般有人民性的人面前。我們談論英帝國的時候，我們不是談到人類，那不過是一種鐵和鋼的制度罷了。」

「喂——我看見你坐着，和各種各色的人們談論；昨天在俱樂部你還正想說服一個在交易所而不用正當方法弄錢的人。」

「啊，是的，假使誰要走上我的路上，我便對他演說我所想到的。」

「愛情不僅是個人的行爲，我有時候相信，」我告訴他說，「那是和思想一樣——那會捲入任何的方向，而且影響人們的行爲。」

「是的。但那必須和別的事情結合。你還記得你告訴過我的——你在「墳場」的最初的夜裏，當你發現你的思想不能打破鐵柵的時候嗎？」

「但是甘地相信愛情的威力喲！」

「是的，那或者是因爲我們印度人被迫着而啓發一種新的鬥爭的武器——我們沒有鎗，所以我們必須用別的東西。但是在甘地哲學的大部份都像是耶穌的哲學——那便是絕望。他宣傳個人的全德，因爲他是給可怕的政治困難所震嚇。他正在努力去聯合這兩種東西，但是自他的全部政治生活而論，他祇要宣傳個人的全德，而不曾宣傳社會的和政治的。他對於社會不清楚，而且一點也不知道經濟學。他是英國憲法訓練出來的，那在印度領袖的系統裏常常盡了一種毒害的作用。一種可怕的毒害，使他們滅除努力，更使他們爲着英國方面的空言一再出賣我們的人民。」

「但是甘地對於印度，比之任何革命的還更做過一些事啊！」

「是的。那就使他整個更加危險——假使他在決絕的時機要動搖。我很害怕。這種運動正在開始。但是他即使在現在還有可驚的威力。我想他對於全世界比對我們還更重要……他是一種國際傾向的綜合……並且因為這樣，他失掉了他的印度人的顯然的界線。」

光榮的，渲染着愛情的，美的，工作，讀書，無窮盡的討論的日子過去了。我時常想起我們的偉大的幸福便害怕。誠然，這樣的所有的事情都叢集在兩人身上的混合體不能長遠維持啊。

「瑪麗，」有一天他對我說，舉着我的下頷在他的手裏，並且把牠放在那裏，「你會告訴我你追求過愛情——而且找着了性的解決。我想你的意思是那樣說。告訴我……在你的生活裏還會有別的人，有有呢？」

「是的，」我瞪視着那雙我所認為瞭解一切的眼睛。

「多少個呢？」

「請你，阿蘭，」我覺得我的眼皮有點顫動……「請你不要問我這樣的問題。那是關於個

人的私事——那時候你和我的生活還沒有關係。唯有請你愛我，而且相信我的愛情……我不曾愛過人唯有你。我……我不是一個惡劣的……婦人。」

「惡劣？」他很奇怪地捉住這個暗示。「惡劣？我不會說什麼事情關乎惡劣的呀！」

一種波動浮現他的面上——一種微弱的陰影。在我自己的心裏我相信我是一個惡劣的婦人，和我兒童時候一樣的惡劣。或許這是因為我相信我是惡劣，所以阿蘭纔捉住我這種思想。「我不願再追問你，親愛的。我問一件事，而且就那末打止：我希望那些人裏面不會有一個是我的國人——他們是嗎？」

我的心把握着這一句——他「希望。」在他的沉重的眉毛之下便是這黝黑而且溫柔的，充滿着愛情和永遠沉思的眼睛，那在注視着我。他「希望」啊！

這顆心運轉得和亮光一樣地敏捷。而我的心也在運轉。一幅畫圖構成在我的心裏，一幅我的整個帶着苦痛和漂泊，追逐那遠在彼岸的畫圖。那便是饑餓。我對性的表現有過一種畏葸的恐懼的態度，一種規避，一種羞恥。然而我敢姑妄承認別的人也有過這樣——那就是說

阿蘭也有過這樣。在這最短的頃間，球安底亞的同情忽然走上我的心頭——我避免這回憶，把這回憶推入遺忘的深坑，我更把握住我會給予的允許的回憶。那祕密是屬於死亡了的年代的。

我站着，面對着阿蘭，望着他的面孔，驚疑着他是那一種的人。他和我不同，不同就是因為他的民族和那民族的特別的發展嗎？自他問過他的疑問，自他說過他希望之後，這纔不過一歇工夫。於是我便回答他：「不，沒有一個人是你的國人。」

「我很高興，」他說，而且我也明白他是高興。

「爲什麼？」

因爲我不願意在任何知道你那種事的人面前出現……我的意思就是說我的國人的任一個。這樣的事情必須遠離開我們的運動……你知道我們的同志和他們對於這樣婦女的觀念。我們的工作即使沒有任何這樣的事情混雜裏面都是十分困難的。請你不要誤會——我相信婦女的個人自由——那是你知道的——但是我們的同志便不相信。他們最像是任何地方



的人們。

「我不明白爲什麼你不要和這樣一個人在這同房裏，阿蘭。爲什麼你覺得那樣？我認識過的人是很清潔而且聰明靈敏的。你明白……這裏你是一個人……我知道你不是一個孩子而且你不會等到遇着我纔生存，纔戀愛。我不想到我應該反對知道任何你會戀愛過，或同居過的婦人……這樣一個婦人必定是一個好人，因爲你是一個好人，究竟，過去對你或對我的的是些什麼男人或婦女呢？我們互相愛戀……我們倆，自獨立而結合。」

「是的，我們倆互相愛戀……我們各，獨立而結合；但我是有人性的；我高興沒有那個參加我們這種運動的人曾經捲入你的生活裏面，捲入那種親密的方向。」

「你的態度使我感覺很罪過……好像我曾經犯過罪惡呀！」

「犯罪！你的犯罪的標準，和好或壞一樣，純粹是基督教徒的。我不會有這樣原始的觀念。我僅僅知道什麼是——什麼是社會的或反社會的。」

「我不知道你究竟有過沒有啊……你對於一個曾經度過獨立的性生活的婦女，像我過

去一樣，會視爲是反社會的嗎？」

「不。那純粹是一種私人的個別的事情，假使你不曾損害過人。」

「那末爲什麼你要關心，假使……」

「我關心僅僅爲着政治的理由啊！許許多多的西方婦女對於印度人除了一種戀愛的興趣以外沒有別的用意。我不會娶過這樣的一個女人，我更不想要利用這樣的事情在政治方面來反對我們。」

他即使說得這樣漂亮，這樣合理，我還注視着他而且懷疑。我不相信那種民族有過任何東西會使男人採取原始的態度對婦女視爲純粹的物質的人。並且因爲我自己給這種性的表現便是罪惡的信仰毒害過，一種恐懼把捉住我。這種恐懼從那頃間便發生，常常愈進愈深更變成驚駭。球安底亞常常在我心裏。阿蘭觸動我的不安，我的恐懼；因爲我們彼此是很接近的，而他又和光亮一樣的無微不照。態度，面孔的表情，眼睛的閃光，手的動作較之言語還更顯而易見。

「我不喜歡球安底亞」他有一次對我批評說。

「爲什麼？」

「因爲他望着你的神氣。」

我變成阿蘭和我自己的很可注意的人——而他更看清了這點。有時候他的眼睛追隨着我，好像我是一個陌生的路人，搜求着他所十分不能瞭解的事實。於是我變成害怕的了，過分地害怕的啊。有一次我介紹他給一個美國的男朋友，他竟敵視的對着這個人。

「你爲什麼行動像那樣的呢？」後來我問他。

「這是和你同居過的人的一個嗎？」

「不爲什麼？」

「我不想要遇到任何這樣的人。」

「你從前告訴我這是祇有關於你自己的國人，你纔感覺那樣。」

他翻轉身用種突然的嚴肅對付我說：「你敢推想我是嫉妬嗎！」

我們互相凝視，陌生的路人。我知道他是嫉妬；他也知道我明白那回事。但是他是一個男人，

他不能適應他自己內部的弱點。他憎惡怯懦和奸詐的感情。他，像我一樣，不能夠應付他自己呢。

有一個晚上，我醒了發見他彎着壓在我上面的時候，我便注視着。我默默無言地凝視他的奇怪의 綳縮的面孔。

「告訴我，人們對你說過什麼，」他問道。

「什麼——什麼人們？」

「這種你曾同居過的人呀！」

我因受着震動和驚恐在發抖，我立起捏開燈光，然後站着橫過這間房凝視他。他拚命地拖出他的手不知不覺地很苦悶地蓋下他的面孔上，於是一言不發地翻轉身，離開這間房，闔緊他後面的房門。我睡着連晚發抖。白天到了，我們彼此又見面的時候，他不提起這場風波。我怕提起這場風波。因為他自己痛恨這樣的事情非常厲害，所以他甚至回憶和討論都不願意。我現在知道他和我彼此並不很認識，不能彼此瞭解，那種瞭解又是愛情的基礎。

雖然我們之間發生過隔膜；在我，他總是整個愛的象徵，整個那種好似表現在工作上和生  
活上的同志之誼的具體化，整個友愛的象徵；一個人類心理上的溫情的表率，他對我也是這樣。  
我在他身上追求那在我的生活上感着空虛的一切。我們之間似乎沒有隔膜……除了那些在  
我自己的精神上的；除了那些在他的精神上的……除了那有男朋友來和我相見的時候……  
除了球安底亞敵視地遇着我的時候。除了啊！

有幾天夜裏，我睡在眠床上的時候，經過窗戶，視着黑暗的滿佈着星光的天空。生命中最  
可寶貴的是什麼呢？我默然思想。那便有許多事情——男人和婦女們戀愛的，和那種用點方法  
使他們獲得幸福來度過他們的生活的自由；一種真實偉大的工作，例如像似我們的一樣，或者  
例如像似勞動階級的那種一樣——他們都曾被壓迫者爭取自由的同一鬥爭的部份。我渴望  
着別的事情——普遍的瞭解和容忍。誠然阿蘭和我能夠共同把這些件到結果。否則我能夠嗎？  
我似乎知道容忍太不夠——對我自己或對他人的瞭解嗎？我瞭解得太淺。我所渴望的祇是阿  
蘭應該瞭解我的一切行為和反動，錯誤和成功，愚笨的悖逆的生活。

在那些夜裏的靜寂中，我考慮着阿蘭：我是什麼意思。我知道假使要有一個孩子在我身體內曾搖動，唯有他應該是牠的父親。那就是說我的毀滅的時機到了的時候，我必須要他的手環抱着我，他的敏捷的聲音會是我在大地上聽到的最後的東西，他的接觸會是我良心上最後的記憶——縱使這年代隔離我們，而眼淚的海洋又在我們之間衝洗。那就是我對他的愛喲。

一個很晚的下午，我對呼聲報的城廂記者作報告的時候，他說

「這星期兩次你都說你不能夠做點應該分派的工作哩！我們面前擺着一本鉅大的書，一個罷工報告，而我被指定寫一篇節錄牠的內容的大綱，選擇最重要的段落發表。我坐在這本書面前幾個鐘頭，再三再四地讀着一行，然後搖醒我自己，又復讀這個原行。書頁子的那邊便是阿蘭的面孔，他的眼睛，他的聲音哩。」

城廂記者不能忍耐了。「把這大書你帶回去，兩日之內把大綱交還來。」但是那竟化了我五日的工夫纔做成。這篇文章出現的時候，阿蘭問道：

「你爲什麼署你自己的名字呢？這是下賤的——沒有什麼祇不過下賤和美國人的自私罷了。」

「他們把我的名字署在那裏。」

「告訴他們把牠取消。這是下賤和美國人的氣味啊。」

我和他辯論，但是藐視代替了他的不高興。我給他的態度和言詞刺傷了心，我便離開這間屋子，獨自走到街上。我並不關心我的名字——這是我被稱爲下賤和美國氣味的——好像我能夠助長那種習氣。那天黃昏我要求城廂記者以後的論文不必署我的名字。他拒絕了。阿爾每日注意，看見我的名字。他的沉默更使人難堪。我再堅持我的名字必須不要署在我的論文中，後來這個城廂記者也同意說：「這或許正是一樣——如你正在寫的這類的東西。」

這些日子我的工作都沒有快活。我會痛恨我的名字必須從我的論文中取去——不是由於所謂自私啊。因爲個人的壓迫並不由於我的確信出而做這種事情，使我感覺屈辱。所有的力量，所有的生機現在都從我的工作上喪失了。我是不愉快，可憐，有時候還很苦痛的，在我的同志

面前，我更感覺羞慚。現在阿蘭和我之間有過長時間的緘默。我從不知道剛好在他的什麼一點上我觸動了，竟會使之不能和諧。常常我的心充滿着愁苦而不能說話。有一次他問道：

「爲什麼你這樣常常保持沈默呢？」

我很苦痛地望着他，也不回答。他再問我時，我便回答：「我不知道。」

「你在想着什麼呢？」

「沒有什麼。」

「那不是真的<sup>！</sup>，爲什麼你把事情盡力規避我<sup>？</sup>，你常常好似都有一些祕密。」

我們同在酒席館裏，但我突然地不禁苦痛地悶悶地痛哭。這是一種誹謗，他帶着一副雪白的纏縮的臉孔付清賬款，我們便離開了。

有幾次在家裏，我旋轉去發見阿蘭站在我的背後，笑謔，偷偷地爬上把手抱着我，做出一種驚駭。但我永不能忘記不幸或苦痛——那渲染了我整個生命的東西啊。我覺得他在我後面，我，



便很恐懼地旋轉去他抽回身當着我的面前。

「什麼事頂撞了呀！」

「請你愛呀，不要像那樣地跑近我面前——我很害怕啊！」

「害怕！怕什麼呢？」

「怕……啊，阿蘭，我害怕你呀！」

「怕我爲什麼怕我呢？」

「我不知道。我害怕各種各樣的事情……怕你要從後面打我呀……當我不知道的時候。」

「瑪麗啊！」

「饒恕我罷，阿蘭……我不知道爲什麼……這是瘋癲了罷。」

「打你！饒恕你！你從什麼地方得到這樣的觀念……瑪麗，你過什麼事情，那竟使你害怕甚至說出這樣的事情呢？」他站着注視我，好像我是一個陌生的路人，我看出他想知道，但是

在說謊罷了。一個人什麼事最喜歡說謊呢……愛情的事情罷……他以為我爲着那種事情在說謊——他在懷疑我對他的愛情呀！然而我並不因爲他曾愛過別的女人們而懷疑他對我的愛情。誠然愛情纔認識愛情，我以為，誠然他將直覺地知道我愛他超乎一切別的東西之上呀！他怎樣能夠懷疑我呢？

我愈加愈加決心要保全我們的愛情。我們走進房裏的時候，我的眼睛便朝着整個房間張望。誰在那裏呢？阿蘭始終注視着我的眼睛，兜着我的閃視，他不說話。我們的愛情繼續維持，打開了愛情的大道，有時候忘記了別的事情，戰勝了一切的事情。這有過幾次了，我看見他的眼睛保持無限的信賴，無限的愛情；那時候我便覺得很屈辱。那就是說他以他的智慧，他的經驗，他的生命應該愛我的——不，有時候那還似乎不可能呢。我回憶他對於一切苦痛事情的溫柔；這些苦痛事情啊，常常在奇怪的地方和非常的時候自身對我默示；這種溫柔啊，在我內心掀起一種深切而熱烈的防衛的意識——好像他是我的兒童。這個人兒我的丈夫，我的同志，我的朋友——不啊，有時候那竟好像一場幻夢。然而那是真實的，而且那是我決心要繼續保全的幻夢。

當我想起那印度人大會的時候，我便想起這永遠存在的生命的矛盾。我記上許多婦女了，她們曾經戀愛，受過苦痛，仍然對這男人保持忠實，而這男人並不愛或對她們仍然忠實；我記上一個男人了，他曾背叛許多好的婦女，爲了一個痛恨而又殘忍對他的女人。我想起偉大的戀愛，那就好似因爲他們是絕望才成爲偉大；想起苦痛，那是經常伴着快活的；想起黑夜，那是接着白天的，想起愛情和憎恨，那是「其間不能容髮」的不可分開。而我想起毀滅，那就不能更改地接着創造。但是最要的我更看到對於一種經驗我沒有絲毫責任的，而我必須以我生命的愛力來担負。

這個會議繼續了多日。球安底亞坐着我的對面，他的眼睛不懷善意。爲什麼我却不能瞭解；現在我明白那一定是因爲我，一個婦人，走着我自己的道路，和他一樣；在他那似乎是最不合禮。他是那些相信性經驗祇是加強男人的生命，而毀滅女人的生命的人裏面的一個。

我和他的衝突會議終止的時候爆發了。在其他男人的眼光看起來，那不是一種個人的事

情；在球安底亞和我看起來便是不然。他所說出的每一句話的背後都帶一種輕蔑和怨恨的線索。有一次我看到阿蘭的眼睛很疑問似地從他望到我。我的內部便有些顫動。他將發見——他是十分精明能夠發見任何事情的啊！

「我反對這裏提出的第四點，」我說，我便立起，對着球安底亞提出的決議力持反對。阿蘭聽着，附議，並且贊成我的反對。他說完的時候，球安底亞卽把他的雙腳暴跳起來。

「我反對外國人影響我們的運動。我不僅僅反對外國人，我還反對婦人和妻影響我們的運動。」

我氣憤得面無人色地站立起來。「外國人嗎！你不要反對那些幫助救出了你們的人的生命的外國人呀！妻嗎！你不要侮辱我呀，球安底亞！我在這裏不是一個人的妻，而是一個同志，一個共同工作者，我要求以那樣待我呀！」

阿蘭也很忿怒：「我們這裏不要說起妻，底亞同志也不要說起外國人。我參加我們的運動有年數了，任何人曾經極端無禮地提議些我自己不能想像的事情來抨擊我的，這是第一次。我

反對第四項決定，就和這裏那些不和羅澤士同志結婚的同志一樣的行動。除非你，底亞，對這種侮辱道歉，我要退出會議。我作這種要求並非以丈夫的資格而是以一個革命者的資格。」

「我也一樣，」佛倫從角子裏走出來。

「我也一樣，」希堆阿理的聲音當他立起的時候發出來。

阿蘭和佛倫也站起來要離開這間房，而我準備跟着去。一個人站着門前攔住去路。

「孟維卡！如果你走了，這會議使會破裂呀！你是唯一的直接從家鄉來的人呀！」

「請底亞走，否則便是我走……聽你們的便。」

「我看沒有理由，爲什麼我要走，」球安底亞回答。「婦人常常都是搗亂的原因。讓婦人從

我們的工作中廓清出去罷。」

「留着，阿蘭，你願意的話——我寧肯走。你走了比我走了還更重要得多呢。」

「什麼……這種侮辱之後朋友們！」——他翻轉身對着這個房間——「除非你們趕出

那個人去，我便要離開。」

在他的肩膊的那邊我看見球安底亞望着我們。所有的人們都已站起來了。球安彎下去，對着哈森阿理康談話，而康的面孔很震動。另一個皮膚漂亮面孔團團的商人，他來參加會的，也走過去靜聽。於是阿蘭、佛倫、希堆阿理和我離開這個會議，我們走下扶梯的時候，我們聽見接着一陣軋轆的脚步，和椅凳的混亂。

我聽見阿蘭去看我們的門上有人按電鈴的時候，這是那天黃昏已經很晚了。我沒去看那是誰。阿蘭回轉他的房間裏，然後又離開這屋子。顯然地和幾個來看過他的人做一件。大約一點多鐘之後，於是沉重的脚步又在上扶梯，並且在我們的門口暫停不動。那不是阿蘭，因為他來的時候，他總走着跑步，好像要趕着我面前似的。現在停在我們門口的脚步却沉重像鋼鐵一般。仍然……鑰匙塞進鎖裏了！沉重的脚步行近我的門前，把門打開，阿蘭站着門檻上。我嚇了一跳地立起腳來，我的心積着一種極大壓迫的重累。阿蘭的面孔帶着死灰色的蒼白。

「阿蘭……什麼事情發生了？」

他呆呆地站立不動，望着我，希望和失望混合而爲一了，愁思壓在眼睛上。

「瑪麗——你曾愛過球安底亞嗎？」

「不！」

「那末我聽到的這些是什麼……這是真的嗎……你們倆之間有過任何事情嗎……好些時候以前？」

我的心確實停止了跳動。我不能夠相信這種……那是從渺茫的地方傳來的。我愛的這個人站着這裏面孔和死人一樣的冰冷，對着我談話的聲音，那是在對着一種否認作熱烈地辯駁。我呆瞪着他的面孔，希望他會不用多言便能看清我的心，而且瞭解……誠然解釋是不須要的啊！

「答覆我，瑪麗……是的，或不是！」

「我不能夠回答是的或不是。」

「那末這竟是真的了！現在我明白你這些日子的態度了！」

「你必須聽我。」

「我不要聽你……從此以後！」

「我用我們的愛的名義來請求你……」

「不要再提起我們的愛了！」

「那末我以一個同志一個人的立場來要求！」

他站着等候，我告訴他寥寥的幾句……

「……他取得了我的信誓，因為這會在他的工作中傷害他，我永遠決不告訴人……現在他來了而且告訴你來損害我，毀滅我們共同的生活。」

「那告訴的並不是「他」……他還不至這樣惡劣，但那是哈森阿理康。他要求我不要聽從你，而要以一個國人的資格和他們站在一塊。他說你反對球安底亞是因為你愛他而他願和你結婚……你是一個放蕩不稽的女人！」

他的聲音很遠地傳來，好像來自大空中一樣，我的聲音也就這樣回答：



「然則你……你回答什麼呢？」

「我說我不相信……即使那是真的，對於我的決定也不會發生影響。」

「我謝謝你。」

「但是在他說話的頃間，我便相信他……你的態度使我。在他說話的頃間，我知道我必須回轉到會場上，否則他們定會破壞我們兩人。」

「阿蘭！我要到會場上去，當着所有的人面前，告訴這回事的真相。我要把我的所謂「放蕩不稽」在各地來的人面前陳述，並且證明以人類爲人類而論，我是和那些行走着的最好的人一樣的良善！」

「好啊……你再到那裏去……那是我痛恨的你還要站在一羣人的面前，敘述這樣的事情呀！你知道那些人沒有一個會相信你或者即使他們相信你，即使你是對的而球安底亞是不對，他們都不會尊重你嗎？因爲他是一個男人而你是一個女人啊。」

「這種我在和他們工作着的，竟是這類的人嗎？」

「是的他們比較別的人沒有更好——除了他們更忠實更坦白而他們對於這樣的事情又裝作不像自由主義者或摩登人一樣以外像美國人裝作的一樣啊。」

「你是說球安底亞應該有權利撒謊嗎……」

「如果我承認你站在那些人面前，我便不能活下去。你不知道人……你必須不要說什麼……或許他們因為對我和我的工作十分尊重不會讓這事情擴大……特別是我如果回去和他們工作！」

「什麼！你的工作阿蘭我不願倚賴你的工作，你的名義，或者你的名譽，也不要倚賴我做你的妻的地位對「任何」人來保護我自己！我要站在我是人類應該有的權利上。」

「我願保護你……我知道怎樣……你不知道人呀！」

「我要保護我自己！」

「如果你要這樣，你以你的意見，祇有傷害你自己——並且我——更厲害的。我因為你已經受夠了苦痛呀！」

「因為我受夠了苦痛……你是什麼意思，阿蘭！」

「你已經把我當作一個敵人待遇，不是一個朋友。你的行為好像我是一個平庸的，愚笨的基督教徒的丈夫，對我必須撒謊！這是很髒污的！我永不能忘記這種事情。你常常都在把些事情瞞蔽我呀！」

「瞞蔽事情——那不是真的！我對於一個在我遇着你的好久以前我便認識了的人，守着信約。甚至我如果把他告訴你，像我把別的男朋友告訴你一樣……」

「朋友——你那樣的稱呼他們！」

「是的，別的男「朋友」——像你現在說話，你決不會瞭解。我把他們告訴你——但是你的行為便已不對！」

「為什麼你對我撒謊……為什麼你讓我沒有防備地到球安底亞這樣一個流氓面前去呢？你不能够真實瞭解在我從一個生人那裏聽到這種事情竟是怎樣的難過——不能回答關於我自己的事呀！」

「阿爾，你不能够瞭解嗎——我不告訴你爲着兩件事：我對他的信約；和我對你的愛情。我恐怕失去你的愛，我生命中我們工作以外的一件可寶貴的事。」

「我願意告訴你任何事情，因爲我知道你和我之間沒有分別。我在你面前沒有祕密。現在我知道你撒過謊了，我又怎樣知道你關於每一個別人的事都撒過謊呢……或許所有別的人都會是我的國人……我每天坐在他們的面前，任何時候我要取一個單獨的立場，他們裏面的一個便可以立起來，而且爲着你便可以盡力來打擊我呀！」

於是我明白這種猜疑已經進到了很深——這種自球安底亞發生的猜疑。我啞口不言。一切希望和信仰都從他這裏消失了。他站着像一隻受了酷刑的動物一樣。我們沒有一個人說話。由於那種緘默我的心回到那間小的球安底亞坐在我背後的火光裏的房間。苦痛，輕蔑，愛情的猜疑和我血液裏參雜了毒害的生命的否定，與歲月跟着增長……那時曇花一現的幸福……

……至於現在……

那時我知道我所痛恨的了！

「你似乎以為這完全是我的責任呀！」我對着阿蘭抗議。「好像球安底亞完全是對的，我則完全是錯誤。」

「我對他能夠想得到的，最好說是用得着一枝槍來對付，如果那不是永遠人們會說我這樣做法僅是爲着個人的話。我對你說得更厲害的是因爲我愛你罷了。」

他翻轉身，走到他的房裏，時間繼續地過去。我打開他的門，走進去。他睡在牀上，彎曲地卷着，他的頭深深地埋在棉被裏，好像盡力要使之沉入忘懷一切的境地。我靜悄悄地站着，注視他的黑暗的外形。於是我彎下去，觸着他的肩膀。他彎屈得更深地卷入棉被裏，好像我的接觸給了痛苦。黑暗的陰影張開着鳥的羽翼在我的記憶上疾馳橫掃：什麼地方啊，遠在渺不可及的天際。我要使他瞭解……這會不可能罷！我屈膝跪在他的床邊，我的頭埋在枕頭裏，因爲我不能夠說話了。靜寂籠罩着我們。一個長時期過去了，於是一隻手很溫柔地撫慰着我的頭，他的聲音，沉重地帶着苦痛，對着我在說，「去睡，親愛的時候已經晚了……我不應該這樣忿激……我也犯了錯誤……讓我久靜一回。」

那樣便一切都好了。

我立起，走到我的房裏。黑夜還在繼續，我從窗戶裏窺視着天空的條紋。然後一陣熟睡壓着我了。

我做着夢。

我站着觀察在我的張開着的手中的木球……一個削成很美麗的花球，屈曲得很文雅，寬而且低，環球繪着花草的圓圈，纖細和古代中國的藝術一樣。這樣美麗纖細的啊，所以我把牠拿着離開很遠，注視牠的閃光，就和日光射在這上面的一樣。我站着驚異牠的美的時候，一種軋軋的聲音爬到這邊，下到底層，又復上來繞着頂層。這些破爛的碎片亂轉，放在我的掌上。我已經把這木球打碎了……任何人都未曾打碎牠……但是那是破了，給些我不知道的什麼東西不可挽救地打破了啊。

失望徊翔我的上面。我翻轉身便醒了。天很黑暗。我撐着一個肘節側起來，靜聽。阿蘭的房裏沒有聲音出來。死的靜寂徊翔在一切的事物之上……比死還更甚的惡劣……失望的靜寂啊。

我知道我必須或者更加盡力我的工作，或者便向報館辭職。我寫的東西都是沒有生氣的，死的。我現在進到編輯室的時候，全場靜默地歡迎我，和我共同工作的男人們也不朝上望。我常常完全不作報告。我用心考慮我的地位。要是我放棄這個位置，我能夠做種什麼工作呢——我應該回去記錄那種人的思想，然後又化些時日把牠們打成文章嗎？我應該坐在屋裏，做一個妻，一個主婦，除了那種我所痛恨的以外沒有事做——最後便成爲一個十足的女性嗎？我努力地爲我策劃，於是工作得比前更加刻苦。倘使我必須倚靠別一個人吃飯的時候真要到了，我甯肯不要活。

一個很晚的夜裏我從辦公室回來，發見阿蘭在寫字檯邊工作。我站着挨近他，注視着……光線射着他的黑色的頭髮上，現在我看見他鬢邊都是斑白的了。

他翻轉身對着我：「我們的朋友有些人……我們的印度朋友，要我明天去聚餐。」

「球安底亞也到嗎？」

「是的……停着不說下去，瑪麗！你一定要來！我已經談過而且這事現在完全解決了！」

「解決了……怎樣呢？」

「他們允許了我這事不再喧揚……並且我們回到會場上去……他們對於我會十分尊重實踐他們的允許。」

「這樣就是你所謂的解決了呀！尊重你呀！對我怎樣呢？」

「這是最好的處置……你必須來。」

「你希望他們實踐他們的允許，是不是呢？是的，自然……那末你為什麼不瞭解我對球安底亞應該實踐我的允許呢？」

放棄這種鬥爭是很困難的。於是我瞥見他的面孔，我的眼睛又復注視他的鬚邊。他已明白我為什麼對他撒謊了……已經屈服了，然而仍不相信……他的心反對他的感情。在他有些事情很難解釋，他對於我的愛情的決絕……為什麼我不能夠找到充分的愛呢？假如他能夠繼續，為什麼我不應該也一樣呢？他已屈伏了……為什麼我不能夠呢……我對他必須報答一些罷。



「我去阿蘭，但是我憤恨地去。」

「是的，你似乎抱着憤恨和報復。所以我不瞭解你。我要你來，要你忘記一切發生過的事情，表示他們看這在你和我之間沒有半點介意呀！人們就需要這種教訓。」

「我們之間沒有介意……我立刻便要笑了！」

「第二天我們進到酒席館裏的時候，一羣的人都坐在檯子上。他們不會看到我們到了。有一個敲着檯子，而我聽到這些話：

「……我們是革命的呢，抑或我們是巖洞裏的野人呢？」

他們看到了我們的時候，這種談話突然地停止。

阿蘭談話好像沒有什麼事情發生過一樣，他有一次伸長來，把他的手輕輕地放在我的上面。或許他是對的……我的態度常常都是錯誤……我必須信任。他對球安底亞在解釋一些事情，球安聽着，他的眼睛翻轉看着檯子上，其餘的人也靜靜地聽着。但是我的眼睛射着阿蘭的手上。這雙手是很長而又瘦又強的，現在他說話的時候，那竟是很戰慄的而又握緊的……不停地

移動，撕裂着布巾，撕裂着檯布。他的手向來從不曾這樣戰慄過呀！我望上看，而我的眼睛呆隨着他的變成了白色的髮邊。

我們預備離開的時候，阿蘭仍然在談論，他的手並且仍然很戰慄。我們走到了柏油馬路，大家互相話別，向家裏的路上走去。阿蘭和球安分開地站着，談論。我加入他們，我們三人面對面站着。雖然阿蘭的手伸出來了，挨近着我的，我不能夠停止我的談話：

「球安底亞！你爲什麼破壞你的誓言——你要求我實踐的誓言？你爲什麼利用這事當一種政治的武器來攻擊我們阿蘭不是盡了很大的力氣保持你的體面嗎？我不是盡了很大的力氣保持你的體面嗎？」

他的面孔當他微笑着答覆的時候，表現很傲慢：

「我沒有意思要傷害孟維卡……我祇是偶然對私人朋友談起，便把牠漏出來了。」

他的嘴唇上的微笑正是撒謊者的微笑。

「祇是漏出來的！你要求我嚴守祕密，你反而把這些事妄自矜誇。你對於這回事的宣揚——

「唯有天使知道那究竟是怎麼的真相。這是不名譽的啊。」

「爲什麼這樣尊貴事情已經過去了，而且我正在對孟維卡談論，我是萬分地抱歉呀。」

「過去……抱歉這些都是無聊的。」

我注視着迤迤而接着黑暗的幽遠的灰色的街道。阿蘭的聲音吹到我面前了……我甯肯好像全然聾了一樣：

「你曾允許過球安！如果你稍爲有點心思要尊重我，你便不應該把這件事透露一點——否認這回事。」

尊重他罷！履行約言！他的手很感到刺激似地急拉。我注視着這個高個的人，帶着一副瘦而又長又傲慢的面孔，我也很驚訝爲什麼我沒有這樣的勇氣，就把他在他站着的地方勒死。假使不因爲他是印度人一分子的話……假使不因爲他是參加了這種運動的話！

阿蘭和我各自分開。他現在鬱鬱地走着。無論什麼時候我望着他，我便看見蒼白的頭髮。那天晚上我盡力地想要睡好。時間一點鐘一點鐘地過去，始終更睡不熟。於是黑暗中傳來一種聲

音……一種奇怪的聲音哩。我不響動地用我的肘節撐起我自己，靜聽着黑暗裏……對着阿蘭的房間靜聽。是的，那是在哽咽的哭聲啊！我從牀上跳起來，赤着腳跑過黑暗，跌下他的床邊。他的眼睛濕透了。我的面孔給他不斷地眼淚滴下來，我捉着他的頭伏在我的手臂上，把他壓在我的心坎上。他拚命地推開我；我很野蠻地猛烈地執着他。『他們決不會，阿蘭！他們決不會呀！』

他很鎮靜地躺著。然後他的聲音吐出來了，和黑夜一般地淒涼。

『我覺得殘廢了，親愛的。我是手和腳都束縛了的……我先甯無論公開或祕密從不怕任何人……現在有人在我面前站着回答我的時候，我永遠都要害怕……永遠啊。』

這些話在我的腦筋裏再三再四地回轉。還有任何事情比那更甚的嗎……甚至畢生的寂寞會更甚於那樣的罷。我會經戀愛過一個時期……誠然沒有那個能夠對於生命作過分地強求。

『那末你一定離開我能，阿蘭。把些事情解釋解釋……一切的咒罵都推在我身上。祇說你離開我就因為這個問題。那時候他們便會尊重你。你的工作比我重要得多哩。』

「我不能夠去。我幾年來好似祇在等着你的到來。現在我的生命沒有你便會是空虛。即使那就不然，我的生命以後會是失却了主宰。」

我爬進他的手臂裏，縮在他的心坎上。他的心對着我的面龐不變地跳動，我便昏昏地沉入一陣紛亂地睡着了。

我做着夢：

我站在世界外面的邊緣。大地在我後面和底下。我懸在空中以我自己的重量撐持着。環繞着我的便是宇宙——深遠的青色中，突出一種灰白色。不變，從未終止。我面前，我頭上，我底下除了這種顏色便是渺渺茫茫地沒有什麼。這是「無窮」我想。

於是我站着微微地向上仰視，渺茫的大空中淚珠不斷地在滴落。這正好落在我的面前，一排大的，黑暗的，灰白色的連珠，在他們的旁邊又一排小的，薔薇花色的連珠。我靜聽着……牠們都滴在我下面的空虛中，沒有聲音……沒有什麼東西會構成聲音的。我沒有聽到牠們的來，我也沒有聽到牠們的去。怎樣紆緩地，怎樣沒終止地牠們是在滴落啊！

這大的灰白色的連珠便是痛苦的眼淚，我記出無可懷疑的最終一滴；而這來得這樣紆緩的，小的薔薇花色的，便是快活的眼淚。

我上面展開着「無窮」沒聲音，沒邊際的穹蒼。一種模糊的嚙嚙聲傳來了……模糊的，永沒停止的宇宙的嚙嚙聲音。宇宙的不可瞭解的空虛充滿着我的靈魂。

我不停地展轉着，便醒了。「無窮」徊翔在我的精神上。一種沉重的失望曳着我。阿蘭的心對着我的鬢邊正在跳動。

阿蘭正在坐着寫字檯邊寫文章。我在他面前放着一篇論文，那是我已經寫好了而他的同志又決定在雜誌上發表的東西。他把他讀了一遍，我站着望着他的頭髮——白頭髮映着黑頭髮，清清楚楚可以看見。再過一個月，那便會完全是白色的了。我的眼睛不願離開他的頭。我再度回憶那間小的球女底亞亞坐在我的背後的火光中的房子了——接着的歲月，我的乖戾，我的愁苦。

「這不是一篇好東西，」他開始說。「允許我，親愛的，你應該停止寫文章，至少一個時候。你

在做着不可名言的工作。而且那好似更是爲着另一種的理由。」

「那一種理由呢？」

「你所寫的會沒有影響——人們唯有說你的觀念祇是企圖辨護你自己的生活罷了。」

「你在對我怎樣呢！我大聲叫喊說。」

「你會對我怎樣呢？」他大聲叫喊回答，跳着起來。

我們倆之間又起了激烈的辯論。最後我屈伏了，然後回到我的房裏痛哭。

那天晚上我做着夢：

一個大的白色的手張開在我的面前，手掌向上，手的周圍都是黑色，比最黑暗的夜還要黑。手慢慢地不變地翻轉，手背在黑色裏面潛匿，手掌在光明的亮光裏發光。仍然繼續地翻轉，手掌在黑暗裏消逝，手背又復變成光明的翻轉，永不終止地翻轉。在牠翻轉的時候，我聽見一種偉大的心跳的斷續聲音……斷續聲音……斷續聲音……每一次心跳，白色手掌便出現，然後又消滅，出現，消滅，出現，消滅。我很迷惑地注視着，知道我在凝視着生命和死亡，生命和亘亘的終古。

這白色發光的手掌便是從黑暗裏轉瞬間的閃光般的生命。黑暗便是亘亘的終古。

生命和死亡……生命和死亡……生命和死亡……我感覺心在跳動。

我醒了便大聲叫喊。失望又復捉着我成爲囚犯了。

阿蘭站在我面前的門口。

「最親愛的，我們的同志有兩人想要和我們借點錢，一個月便還。他們即刻就要到歐洲去……他們從那裏會還給我們。我身邊有點錢……你這裏有些錢在家裏嗎？」

我朝上望着。我的眼睛呆瞪着他的變成了白色的頭髮。他不高興問到金錢……所以我很快地並不遲疑地給了錢。

「請他們進來。」

「他們在下面……他們說他們沒有時間跑上來。」

他立即轉來了。



「那是誰呢？我就便問。」

他翻轉他的灰白色的面孔對着我，說——球安底亞和哈森阿理康，那天晚上曾經到過阿蘭這裏的這個人。

「阿蘭……這是敲竹槓呀！」

「你將怎麼辦呢？」

「踢出他們去！」

他很憤懣地望着我。「啊，我不能夠容許這樣的個人感情搗亂我的工作呀！」

「他們經過那樣的對付我們之後，他們沒有權利到這裏來呀！他們可以到別的人那裏去借錢。」

「你的方法會使他們把你宣傳到全歐洲和全印度去——你要到那裏去的時候，你便會在印度的市館商場都聽得見你的故事啊！」

「那時候我便把真相宣布出來！」

「誰會聽或相信呢……他們的故事傳播得更快——利用口頭的接談你宣佈你的真相的時候，沒有人會要聽了。謊言謠傳常常總比真相傳播得更迅速的啊。我確實勸你——你必須要讓這可憐的故事埋沒下去——隱瞞起來啊。」

憤怒，失敗使我不能再容忍。我想去站在屋頂上，宣佈這回事的真相，不使陷入像這樣的圈套。一種酸素的苦味注入到我的身上了；我想到那末一個可憐的性的故事，竟會造成這樣的痛苦——完全不是對球安底亞，而是對阿蘭和我的啊！我憤怒地站着默默無言，面對着阿蘭。但是我的眼睛看見了他的鬢邊的斑白，和他的面孔愁苦地繃縮的時候，我的憤怒便變成苦痛了。罪和混亂，沒理性的情感捲掃着我的全身，使我力竭筋疲。

那天晚上我幾個鐘頭都不能睡熟，自我的窗戶裏望着黑烏烏的天空裏的參雜的浮雲和星宿。這問題的解決我便得到了——離開阿蘭；走開去而不回來。但是我又把這種思想放棄——必定還要有別的方法。走開去——除我之外再沒有人會感到苦痛，因為男人們敘述性的歷史不肯承認相互的行動，除非在他們妄自尊大的時候；這祇有婦女們，她們怎樣地受着生理的

影響啊。我定會給人視爲是一塊純粹的肉。那裏使我懷喪啊。假使這樣繼續下去，我的生命又必然會遭受戕害啊。雖然，我如果離開阿蘭，我必定也要放棄我種工作；而這種工作在我又和阿蘭一般地寶貴啊。這兩者是二而一的呢。

那天晚上我做着夢：

我站在那間小的房子裏，火光正射着一副人的面孔。有人坐在火的面前。我愈近，愈近地望着。不，那不是他……那是……「死神」的面孔……而「死神」又正是一個鉅大的婦人帶着我死了的母親的面孔呀！但是帶着屈聳的肩……那個人的呀！顴頰膨腫好像從墳墓裏提出來的一樣，口張開着……可怕啊。

「死神」掉轉牠的頭去，可怕的口微笑着……沒有話說。微笑是對着我的恐懼的一種挑釁……我慢慢地行近前去回答這種挑釁……恐怖地彎下去……最初在「死神」顴頰的一邊接吻，然後又在牠的另一邊。

我又筆直地立起。但是「死神」再度地在微笑……再度對着我的畏怯挑釁。我合上眼睛

避匿這恐怖的面孔，於是彎下去……又在「死神」的嘴上接吻了！

我驚呼一聲——於是醒了。

我周圍的夜色很淒涼。我把棉被往後拋開，我便跳起來，推開我的房門，踏過冰冷的地板，走進阿蘭的房裏。他睡着把頭深深地埋進棉被裏，好像要使連夢都不許侵入。他正睡得很酣熟。我彎下去，壓着他的肩上……他的肩即使在他的睡夢裏，觸着我便回縮轉去。

「阿蘭！阿蘭！」我很惶恐地搖動他。「阿蘭，我不能夠支持了呀！」

他駭得一跳便醒了。我把我自己面向下朝着他的枕頭倒下去，很戰慄地躺着。

我是病了。我的頭很麻木，我的心很窘迫。一隻手似乎在扼緊我的咽喉。我上面的天花板搖擺動蕩。我已病了好幾星期；於是起來了，回轉去作工，旋即又臥床不起了。那是開始在當我突然地倒在地板上移動不得，躺過一個長時間的時候。說話能力我都沒有了。所有我的身體上的或意志上的強制能力都消逝了。我的心茫茫地漂浮着空間。我已恢復了，又回轉去作工；再又害病，

而又恢復了。現在我再臥在牀上，又會快要起來。我知道這種磨難永無終止。

「我想你以為這是我的過錯，」阿蘭說，蒼白而又很可憐的，他談起我的病的時候。

我翻轉我的面孔對着牆頭，並不回答。我不知道這是誰的過錯——或者這竟是任何人的過錯。這就正是那樣。這種是什麼病我不知道——但是這却充滿了我不可控制的恐懼。瘋癲！——這會是那種病嗎？阿蘭看護着我——很慈祥地，不厭倦地。他請了醫生。他們找不出病源。歇斯迭里罷，或許，有一個提議說：這些摩登的婦女似乎最會犯神經的病症啊。

「我須要休養；我須要和平，」我對阿蘭說。

「你是什麼意思呢？」

「我想要離開。」

「不和我——或者和我呢？」

「不和你。我有一個朋友……聽着，阿蘭……我有一個朋友在丹麥。她會常常要我到她那裏去。或許我在那裏會更好一點。」



我坐起牀上……那張牀上……和這冷冰冰的灰白色的在我腳下的身體談話。「你的兩個肩屈聳的，」我毫無意識地告訴牠說，「而且腰帶的紐子都被偷去了。」

我的聲音散滿着這間房裏。這個死人的面孔微笑着回答說：「我買給你的衣裳請你還給我啊！」

我尖聲叫喊便醒了。阿蘭穿過黑暗走到我面前，我很戰慄地惶恐地緊抱着他。

「這是怎麼，親愛的……這是怎麼了喲？」

「我做着夢……我做着夢……爲什麼，阿蘭，我已忘記了呀！」

我對着他很愁苦地痛哭。

於是我又沉入一陣昏昏的酣睡。突然地由於這黑夜，或者由於我自己的心的深處，吐出這些清朗明晰的言詞：「算算……這……年數罷！」我的眼睛張開，我輪着恐怖地注視着靜聽着這黑暗裏，靜聽那似乎是命運之神的聲音。「算算……這……年數罷！」那是什麼意義啊！我的生活的年數，阿蘭的生活的年數，這些年數的苦痛，這都是我們正在流逝的年數啊。

我經過幾個鐘頭纔又睡熟——這會是瘋癲的開始嗎？阿蘭的頭髮正在變成白色的了……「算這年數，什麼年數！……什麼年數！什麼年數！貧窮的寂寞的年數，前途蕭瑟的年數！……」  
——和阿蘭呢，或者……「不和」阿蘭呢？不和我所愛戀的這個人兒。假使我仍然和他做一塊——他的生命政治的個人的都會破壞無餘。這年數！那天晚上我數着牠們。於是我決定了。當我得到了最後的，那會剝奪我素來期望的爲着奮鬥的而又爲着說謊的愛的決定的時候，那甚至將會剝奪在這我所愛慕的運動中的工作上所有的希望的決定的時候，這好似我已決定要拋棄生命的本身一樣。但是那時候我已幾個月來便沉入在最初的夢都沒有的睡眠裏了。

這是第二天清晨很晚的時候，一隻溫柔的手搖撼着我的肩，阿蘭正在說：

「醒來，親愛的——聽聽什麼事情發生了——醒來，瑪麗！你覺得更好了一點嗎？聽聽我——我有消息呢。這裏，請用你的咖啡罷。」

我慢慢地恢復了意識。「謝謝你替我做咖啡。」

他的手撫弄我的頭髮，我想要他坐得離我很遠，等到我告訴他我的決定。



「最親愛的，我有嚴重的消息！」他的手越過我的頭髮。或許，我究竟祇有過可怕的幻夢罷。日光則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在決定以前我唯有等待。

「一個人新從印度經過日本已經到了這裏。他控告球安底亞是一個偵探。」阿蘭的聲音向下送到我這裏。我默默無言地聽着。

「所有這些年數都是一個偵探。大戰期間他在印度。沒有那個革命的人能夠到那裏去了。又來。然而他却很安全地隨處來往。」

他的聲音繼續着，現在更苦悶——「他或許拘捕過你。」

我回憶被捕以前的醫院……被捕以前的夜裏……球安跑來問達爾華星——我會以為這是因為他不能夠容忍一個婦人知道他所不知道的東西。我回憶祕密偵探部和這種檢察官問過我的事情——於是又想起沙打吉的奇異的表情，當他告別的時候。

阿蘭的聲音接着說：「正想想他對我們做過什麼，和他將來會對我們有什麼舉動。現在我們知道，他將公開地誇張他和你的關係——他要用這樣來破壞我們。」

我輪着經過一個很長的時間，阿蘭的聲音也是一個長時間的沉寂。我起來了，披上我的浴衣，靠着一把椅子站着。

「喂，阿蘭，他不會利用這事來打擊你，因為我不願給他這種機會。我快要離開去。我再不能夠忍受我們的生活。男人們不會利用這樣一種武器打擊一個男人——他們祇有用來打擊一個女人。球安祇有爲着我纔能傷害你。他不能夠傷害我——因為我會拒絕不被他傷害。」

「你是什麼意思——離開去……！」

「我快要離開去而不回來——否則你必須去。我們不再會快活。我是在病，而我的工作已經被破壞了。我的報館在我的病中幫助着我，但他們不能永遠幫助我。我正要去辭職而且離開去。」

「快要離開去——你到什麼地方去呢！」

「到丹麥卡齡那裏去——自她到那裏以後，她會有過一個時間鼓勵我去。我正是要去。」

「你不能够啲！你說你愛我呀！」

大地的女兒

「愛是的。但是看看你——看看我罷。我們之間沒有信任或瞭解——而且沒有這些便沒有愛情。我們倆都是太可憐的。我不能夠往下繼續。」

「我們曾經很快活。」

「這未免化的代價太貴——那些很少的頃刻。」

「我們可以改變……」

「改變球安底亞的故事嗎？那永遠會是一種打擊你的政治的武器。從此以後我甯肯獨

居——」

「至於我們的愛情——和我們想要的兒女呢？」他的聲音很苦痛的。

我閉上我的眼睛，大聲呼叫說：「不要使我再受更多的磨難罷！我痛恨人生……我痛恨愛情啊！」

他用一種癱瘓式的動作把手遮蓋他的面孔。「你痛恨人生——你不要在我遇着你的時候痛恨人生啊！」

這不是我痛恨愛情，我祇是痛恨人生，那竟使他怎樣的恐懼啊。於是我明白他對我的愛情比對他自己還更偉大。我們站着一個長時間都不說話。然後他說：

「你知道我們的人從此以後不會和你工作了。」

「如果那一定是這樣——那一定是……我便必須單獨離開去……」

「至于我在你的生活裏將會是另外的一個人了呀！」

「阿蘭！」

「我很慚愧，我說……我不快活……你會使之我不快活，愁悶，苦痛……」

「那會永遠都像這樣。請走罷——否則我就走了。」我覺得沒有生氣了，不能夠思想或感觸，在我說那些話的時候。

「天啊，天啊，你要拼命來殺我嗎，瑪麗！」

「我在盡力挽救你——立刻走罷，否則我就走了。」

我聽見他碰着椅子上，當他翻轉身離開我的房間的時候。在他後面把門鎖上，我便翻轉身

把我自己面向下地倒去橫着牀上。他的房裏有過一陣長時間的沉寂。於是我的心追隨着他，當他的脚步四周躡着的時候——走到他的衣箱邊又復翻身回轉。這是一個長時間；他離開這間屋子，然後帶着人回來——衣箱搬出去了。他的脚步行近我的門前——他在聽的時候很沉寂。他的脚步蹣跚地向着廊道走去，門便關上了，他在下扶梯。外面的門鏗鏘地響着關上了。沉寂。空虛。幾個鐘頭過去了。我的牀邊的咖啡早已冷得冰冰的了。我很淒涼而又麻木。我慢慢地，很困難地立起來，開始捲束我的行李。跑出這間屋子——跑出這個國家……

## 譯 後

這本書譯完了，今天居然能和讀者諸君見面，這不能不使我感到意外的欣慰。這好像是一個『長途旅行』的成功，回頭一望，自然有一種輕鬆、安逸、爽然地愉快，雖然身體還在感着些疲乏。

可是這本書的出版，一直延到今天，超過了當初的預計很多很多，這却是不能不首先對作者道歉的。

在這愉快的『長途旅行』的完成的時候，譯者覺得在『旅行』中的經歷，有簡單說明一下的必要，關於本書的內容，牠有怎樣的價值，牠有些什麼地方值得我們注意，這種有系統的介紹與批評，這裏是不可能的，這最好還是讓讀者去翻閱各國學者的批評，滲以讀者自己的讀後感來得一個結論，這裏所要說的是『旅行』本身的故事。

我譯這本書的動機是這樣的：

十八年秋天，我從無錫鄉下回到上海，正是溽暑全消的時候，引動了我的譯書的興趣；那時我得到G. C. 先生的介紹，讀完了這書的原文，一種讀後的餘味使我起意去譯牠，同時他也很督促鼓勵。其次，本書女主人（我們的作者的化身）的刻苦奮鬥的精神和作者文筆的深刻健美，都提起了我不少的勇氣。再次，是我的好友博浪君讀了這本書非常歡喜，屢次慫恿我翻譯，而且允許和我合作，這使我更有了決心。最後，我有一次遇到作者談起這件事，她也很高興我來開始這個工作，而且允許我特為中文譯本做一篇序言；於是，我就決計翻譯這本書了。

人事推移，我們還是延到十九年正月纔開始翻譯。而博浪君又因事剛剛開始便離開了這個工作，讓我一個人來擔負。四月間，我便譯到三分之二了。可是我自己把譯稿檢閱一番，覺得不很滿意，一種責任心使我躊躇，於是把這工作停頓下來，專門去應付我自己的職業。直到十九年年底，博浪君又很熱忱地督促我繼續譯下去，務期使牠完成，於是纔又開始動筆。二十年春天，得到我的朋友F. 大學的老同學T. S. 君（現在他已作古一年了，我特在此誌哀）的幫助，使我這個工作的完成更加捷速。就在那年夏天，南風習習，著氣重來的時候，這「長途旅行」纔完畢了，

也可說是「唉，延到那時纔完畢」了呢！

我譯完這書的時候滬上的——也可說是我國的——唯一的大書局願以我的譯稿來出版。不幸正在排印期間，國難臨頭，日帝國主義者的火燄把這大書局付諸一炬，我的譯稿也就化為灰塵，蒙着國難葬身敗瓦頽垣的荒土中了。我的朋友們又再三督促我，要我鼓起勇氣，從新翻譯，務求本書能夠出版。荏苒時光，經過幾個月的工夫，我纔把這「長途旅行」周而復始地又完成了。誰知正在再度排印的時候，承印的書局發生了糾紛，一擱又是四五個月，延到今天，纔能出書。在這浩劫繁重的國度裏，本書畢竟能和讀者諸君見面，這是何等地欣幸啊！

我的先生G. G.，我的好友博浪君；他們這樣熱心地督促幫助；楊杏佛先生為本書作序；「杞柳」先生為畫封面；P. 女士為我辛苦地鈔寫；T. 女士為我忙碌地奔走。這裏我都應當表示深深地感謝！作者文筆的美妙，逐譯不易，我的才力又很菲薄，謬誤地方，在所不免，願讀者多所指教，我更竭誠歡迎！

最後，我祝作者健康，本着她的刻苦奮鬥的精神繼續前進，將來能給我們寫出更美麗更偉



大地的女兒

四

大的故事；我祝讀者——特別是女讀者們——讀了這書，能夠增加他們的興趣，鼓起他們的勇氣，激盪他們奮戰進取的意志，以取得人們的幸福！

宜生二十一年秋日於上海。

274.577  
5032=3

大地的女兒

(美)史沫特列著 林  
年 上海湖風考局

556+4頁

992728 :1

書 號

登記號